

# 平妖傳

繡像通俗小說





通俗川說庫

精校大字足本

繡像

平

妖

傳

襟霞閣主人精印

上海中央書局總經售





通俗小說庫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繡像平妖傳

全書一冊

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校點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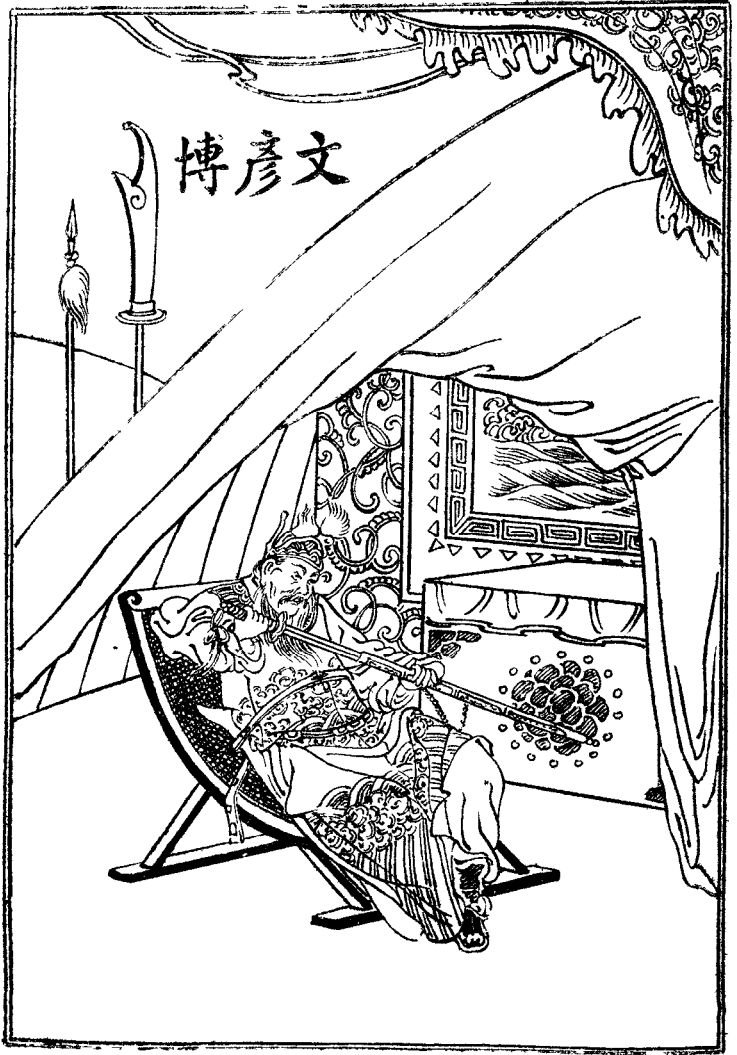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中央書店



文彥博

平  
妖  
傳  
靖  
俊





雷太監

夏竦



狄青

曹偉



劉彥威

楊巡檢



茹剛

王信



遂馬



生春柳

夏有守



遂李



宗田

顯必陶



輔孫

王珪

董元春



冉貴

溫殿直



張成

竇文玉



胡大洪

趙無瑕



嚴本仁

冷公子



陳善

賈道士



楊興



趙大郎

杜七聖

朱能





聖姑姑

白猿神



太白金星

玄女娘娘



慈雲長老

諸葛遂智



彈子和尚

張鷟



遷任

張琪



胡永兒

王則



吳三郎

慶石



卜吉



黜左

# 平妖傳目錄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一
第二回	修文院斗主斷獄	白雲洞猿神布霧	六
第三回	胡黜兒村裏鬧貞娘	趙大郎林中尋狐跡	一二
第四回	老狐大鬧半仙堂	太醫細辨三支脈	一八
第五回	左瀾兒廟中偷酒	賈道士樓下迷花	二三
第六回	小狐精智賺道士	女魔王夢會聖姑	三〇
第七回	楊巡檢迎經逢聖姑	慈長老汲水得異蛋	三六
第八回	慈長老單求大士籤	蛋和尚一盜袁公法	四三
第九回	冷公子初試魘人符	蛋和尚再盜袁公法	五二
第十回	石頭陀夜鬧羅家販	蛋和尚三盜袁公法	五九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訪師	遇天書聖姑認弟	七一
第十二回	老狐精挑燈論法	癡道士感月傷情	八二
第十三回	閉東莊楊春點金	築法壇聖姑煉法	九一
第十四回	聖姑宮紙虎守金山	淑景園月夜來妖女	一〇〇
第十五回	雷太監饑服娶乾妻	胡媚兒痴心遊內苑	一〇七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張院君怒產妖胎	一一三
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鸞祈雨	五龍壇左黜鬥法	一二〇

第十八回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胡員外冒雪尋相識	二九
第十九回	陳善留義雙贈錢	聖姑永兒私傳法	二七
第二十回	胡洪怒燒如意冊	永兒夜赴相國寺	四一
第二十一回	販綵帛員外重興	戲草豆永兒作法	四七
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焦愁哥洞房花燭	五一
第二十三回	焦愁哥誤登城樓脊	費將什怒碎遊仙枕	五八
第二十四回	八角鎮永兒變異相	鄭州城卜吉討車錢	六四
第二十五回	衆水手撈屍驚鬼	推車漢下井遇仙	七一
第二十六回	野林中卜吉遇救星	山神廟張鸞幻雙月	七六
第二十七回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左禰師大惱任吳張	八一
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禰師人佛肚	任吳張夢中逢聖姑	八五
第二十九回	王太尉大捨募緣錢	杜七聖狼行續頭法	九二
第三十回	彈子僧變化惱龍圖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九八
第三十一回	胡永兒賣泥蠟燭	王都排會聖姑姑	〇五
第三十二回	了夙緣永兒招塔	散錢米王則買軍	一一二
第三十三回	左禰師顯神驚兵衆	王都排糾夥殺州官	一一八
第三十四回	劉彥成三敗貝州城	胡永兒大掠河北地	一二三
第三十五回	趙無瑕拚生給賊	包龍圖應詔推賢	一三一
第三十六回	文相國三路興師	曹招討唧筒破賊	一三七

第三十七回	白猿神信香求玄女	二四三
第三十八回	多目神報德寫銀盆	二四九
第三十九回	文招討聽曲用馬遂	二五五
第四十回	潞國公奏凱汴京城	二六〇
	小狐妖飛磨打潞公	二四三
	文招討失路逢諸葛	二四九
	李魚羹直諫怒王則	二五五
	白猿神重掌修文院	二六〇

# 平妖傳

##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生生化化本無涯。但是含情總一家。不信精靈能變幻。旋風吹起活燈花。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澤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會做諫議人。夫因上文字劾宰相李林甫不果。棄職家居。夫人會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搶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爲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不樂。害成一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稍覺舒適。便吃了點粥湯。養娘收粥碗時。見那銀燈昏暗起來。便道：夫人且喜好個大燈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落得眼前明亮。心上也覺爽快。那養娘向前將兩指拈起燈仗。一剔。剔下個紅燄蛾的燈花蕊兒。落在桌上。忽然燈背後起陣冷風。吹得燈花左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燈花兒活了。話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旋得像盃兒大。一個火珠。滾下地來。啞的一響。如爆竹之聲。那燈花爆開。散作火星滿地。一眨眼。火不見了。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向着夫人叫萬福。又說：老媳婦聞知夫人貴恙。這裏有服仙藥。贈與夫人吃。那夫人初時也驚怕。聽他說出這樣話來。認做神仙變現。反生歡喜。正是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當時夫人吃了那藥。雖然病可得痊。後來這婆子竟纏住了夫人。要做個親戚往來。常常坐着一乘四人轎。前呼後擁。來家咕噪。遣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話兒拗了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撲然倒地。不知什麼法兒。血漉漉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衆人苦苦哀求。他才把心肝望空一擲。那心肝就自自然然的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了下去。死人便甦醒過來。因此一事怕人。劉諫議一家煩惱。使私下遣人尋其住處。却見鑽人鶻。脰湖水底下去了。你想鶻脰湖是什麼樣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然是個妖怪。

屢請法官書符念呪，都禁他不得。反吃了虧，直待南林菴老僧請出一位揭帝尊神，布了天羅地網，遣神擒來，現其本身，乃三尺長一個多年作怪的獼猴。那揭帝名爲龍樹王菩薩，劉諫議平時供養，這尊神道極其虔誠，所以今日特來救護，斬妖絕患。詩曰：

人生切莫畜獼猴，野性奔馳不可收。若說燈花成怪異，尋常可耐是淫偷。

那獼猴似人之形，性最靈巧，就是尋常爬窗上桌，開盤倒甕，扯袖牽衣，搔蟲子，弄雞巴，氣質十分不雅。況且多年豈不作怪？又有長大一種，其名爲猿，尤爲矯捷。那猿內又有一種通臂的，兩臂相通，隨他伸那邊一隻臂，這邊一隻就縮進去了。做一條臂膊，舒將出來，所以善能緣崖登木。人若把箭去射他時，右來右接，左來左接，近來近接，遠來遠接，全然不怕。還是年深得道的，善曉陰陽，能施符呪，神通廣大，不可盡述。怎見得，但見。

生居申位，裔出巴山。生居申位，申陽官子孫聚居，裔出巴山。巴西侯宗族蕃衍，柔腸易斷，見月明誰不含悲。長臂能通，登樹杪何愁善射。數學傳風后，誰知是前代曆師。刀法授雲長，錯認做人間劍俠。神通却是降龍祖，變化平欺弼馬溫。

話說春秋周敬王時，吳越交爭，吳王夫差圍困越王勾踐於會稽山之上，虧得下大夫文種、卑、詞、厚、禮去請行成。吳王依允，將越王夫婦摘去冠服，囚於石室之中，替吳國養馬三年，方始放回。因此越王臥薪嘗膽，一心要報大讎。那時有上大夫范蠡獻計，挑選六千君子軍，朝夕訓練。又訪得南山有個處女，精通劍術，便奉越王之命，聘請他爲國師。那處女收拾下山，行到半途，逢着一個白髮老人，自稱袁公。對處女說道：「聞小娘子精通劍術，老漢粗知一二，願請試之。」處女道：「妾不敢應，但憑老翁一試。」袁公觀着樹梢頭，透出一竿枯竹，便一跳把那枯竹拔起，撇向空中墜下。那根竹迎着風勢，咕喇一聲折爲兩段。處女接取竹梢，袁公接取竹根。袁公就勢去刺那處女，那處女不慌不忙，將竹梢攔住，轉身刺那袁公。袁公飛上樹梢頭，化爲白猿而去。

原來處女不是凡人，正是九天玄女化身。因吳王無道，玉帝遣玄女臨凡，助越亡吳。那袁公是楚國中多年修道的一個通臂白猿，因楚共王校獵荆山，他連接了共王一十八枝御箭，共王大怒，便宣第一善射有名百步穿楊之手，喚做養由基的，前來射他。白猿知養由基是個神箭，躲避不及，一溜烟走了。共王教大小三軍圍住山頭，搜尋無蹤，把一山樹木放火都燒了。至今傳說楚國亡猿，禍延林木，爲此也。那白猿從此躲入雲夢山白雲洞中潛心修道。今日明知玄女下降，故意變作袁公，試他的劍術。後來處女見了越王，教練成了六千君子軍，也不回復范蠡，也不拜辭越王，逕自飄然而去。有詩爲證。

玄女神機豈妄投，六千君子只凡流。要知天上些須妙，已是人間第一籌。

先是處女下了南山，來到越國。越王差來迎接人衆，香車寶馬，自不必說。今日不辭而去，却未免孤零。他半雲半霧，行至舊路，只聽得茂林之中一聲叫玄女娘娘，一聲叫師父。他便按住雲頭，將慧眼一看，原來正是袁公。雙膝跪於路傍，手捧着一個石盤，盤中列着四般長命果。口中只叫道：師父可憐弟子一片誠心，收留教誨，則個那四般長命果品是：榛子、松子、榧子、核桃。假如東南橘柚、楊梅、西北柰榴、梨棗，此等並爲佳品。但是只算時新，不堪長久。只有那四般藏穀中，風吹不乾，雨打不濕，久而如新，所以謂之長命果。永爲山家之積糧也。後來丹青家有白猿獻果圖，正此故事。當下袁公放下石盤，連連磕頭，又喚道：師父是必收留弟子，則個那處女被他識破，是九天玄女娘娘化身，便想道：不期這老兒到也利害，又見他十分至誠，便將他所獻四般果品，每一件取他一個。這是領他的意處。當下袁公就茂林中，端端正正，雙膝跪拜。玄女受了，向袖中取出圓眼般大兩個彈兒，付與袁公。袁公將雙手接住，安放掌中，看這彈丸兒，好似生鐵鑄成，不甚光彩。袁公口雖不言，心中疑惑，想道：若是粉做的，兩個團子，到好充饑，便是銀打的，也不上二兩多重，不濟甚事。若只是兩個鉛彈兒，我老袁不學得打彈兒，要他做什麼？袁公心下躊躇疑惑。玄女早已知道，就向那彈丸上吹一口氣，叫聲疾，只見彈丸放出光來，須臾之間，左一跳，右一跳，如兩條金蛇，纏繞盤旋，只在頸邊一往



一來迸出寒氣萬道，凜冽難當。耳中如聞千刀萬刃擊刺交加之聲，嚇得袁公緊閉雙目，口中只叫好師父。弟子已知師父神威，饒怒弟子則個原來這兩個彈丸，就是仙家練成雌雄二劍，能伸能縮，變化無窮。若攝了光時，只兩個鉛彈大小，倘跳躍起來，能於百萬軍中橫行直撞，來如箭去如風，所以仙家飛出鉛彈百發百中。今日玄女只是小小弄個神通，恐嚇袁公，雖然利害，却只削去些顧毛眼毛，其他並無損傷。若心不至誠時，一萬顆頭也取下來了。玄女當時把袖一拂，攝了劍光，依然兩個鉛彈收入袖中去了。袁公在這時嚇出一身冷汗，半晌開不得口。從此死心塌地，跟隨玄女直至南山，終日摘花獻果，供奉玄女，憐他小心謹慎，把劍法盡傳與他。袁公依樣練成雌雄二劍，歡喜不盡。此時越王已將君子軍六千直入吳國，伐了夫差，獨霸江東。思想起玄女前功，再遣人於南山尋訪，更無踪跡，即令建仙女祠於南山之上。歲時祭祀不絕，你道如何尋訪不着，因這裏越國成功，玄女便上天回覆玉帝去了。況且神仙妙用，要現便現，要隱要隱，亦非凡人可測也。且說玄女帶袁公上天，朝見了玉帝，玉帝見袁公好道，封爲白雲洞君，教他掌管着九天祕書。何謂祕書？凡是人間所有之書，天上無不備具。但這天上所有之書，人間耳未聞目未見的，不計其數，所以就喚做祕書。有金匱玉篋收藏着，每年五月初五日，修文舍人來查點一次。此乃修文院之屬官也。袁公雖然掌管，因見許多封條禁約，等閒不敢私自開發。忽一日，正值西天王母蟠桃勝會，玉帝引着一班官將吏都往崑崙山瑤池赴宴，怎見得有古風一篇爲證。

崑崙乃在赤木陽，古稱地首天中央。星辰隔障掛天柱，日月引避行其旁。瑤房積石開玄圃，寶樹琪花顏色古。中有蟠桃萬丈高，含蕊千年纔一吐。千年結實千年熟，渥丹斗大如紅玉。此時王母開壽筵，十萬仙真共歡祝。壽筵高啓碧琳堂，鳳鸞舞紛迴翔。玉童前驅執羽蓋，嬋妃後列吹笙簧。瓊漿飲罷顏婀娜，玉盤托出神仙果。食之壽與天地齊，安得儉嘗一二果。

袁公雖云修道未登正果，且是天宮有執事的人員，因此不得隨行。他本是個好吃果子的，聞說蟠桃如斗

之大三千年方始開花結果一次吃此桃者壽與天齊如何不口內流涎心中納悶便於袖中取出兩個彈丸吹口氣喝聲疾化成雌雄二劍左一跳右一跳飛舞了一回將袖兒一拂攝了劍光依舊收藏袖中袁公就借此解悶袁公正任無聊之際猛然想道我掌管着許多祕書一向未曾展閱今日且偷看一看便怎地一頭說一頭便把雙眼溜去只見那金匱玉篋都編得有三教九流各類字樣袁公觀着許多儒字號口中喃喃的道那秀才買賣莫去纏他又指佛字號道那黃臉老兒也不好相處看到道字號道這是我老袁的本業只見有個小小玉篋兒面上橫着無數封記原來這篋兒每年修文舍人來檢視時加上御封一道從來不見開過袁公暗忖道這重重封記必有妙處便扯開御封把雙手去揭那篋蓋却似一塊生成全然不動袁公大叫作怪若是鐵打的篋兒只恐年遠鏽結了這是美玉琢成的直恁牢緊不知那個玉工做下的若與老袁商量再細細光去一層開好開閉了說罷抖擻平身的精神又去很揭一下那玉篋兒恰是似先釘釘再用金鎔休想動得一毫看官聽說若是尋常獼猴兩番揭不起未免焦燥拿起手去搥腳去踏頭去搯都是有的那袁公畢竟多年修道火性已退的如何肯造次當下慌得他雙手捧着玉篋屈下兩隻老腿叫道吾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緣揭開了蓋永作護法不敢爲非連磕了三四個頭爬起來把玉篋再揭那篋蓋隨手而起內有火焰般繡袱包裹打開看時三寸長三寸厚一本小小冊兒面上題着三個字叫做如意冊裏面細開着道家一百零八樣變化之法三十六大變應着天罡之數七十二小變應着地煞之數端的有移天換斗之奇方役鬼驅神的妙用袁公心下大喜道只此一書够我老袁受用矣一世從師修道今日到手時還是我自家找得正是蚤知燈如火飯熟已多時袁公手中捻着如意冊兒長嘯一聲飛下雲端竟往雲夢山白雲洞中鑽去那裏猿子猿猴和一派大小獼猴之類跳舞歡欣都上前拜見袁公道我今得這本冊兒做個傳法教主得道之日你們一個個都好了你們可把洞中兩邊峭壁與我削平我有用處衆猿聽了便踴躍上前擊的擊磨的磨霎時將兩邊峭壁弄成一片鏡面相似袁公取出筆墨放

在桌兒上磨得墨濃，蘸飽了筆，向西壁上寫着三十六天罡大變法，又向東壁上寫着七十二地煞小變法，却教衆畜動起錘鑿，刻成三分深字樣。袁公笑道：「人說天上無私緣，如何也有私書？你做三十三天老大皇帝，恁地私利我老袁，且與人爲善，你們衆弟子孩兒要學法的，儘着去學衆畜道，苦也，俺們怎理會得？」全仗老公公教導。袁公道：「丫頭做媒，私身難保，我老袁但能配誦，尙未得手哩，且稍等，等他半月十五，玉皇老頭兒不言不語時節，我老袁給個寬假，回到本洞，逐節與你們演習，說猶未了，只聽得轟轟的一片聲響，衆畜道：雷鳴了，想是天變也。」袁公道：「這不是雷鳴，乃是天門上報鼓響，凡天宮有刑獄問斷之事，便鳴着鼓，你們緊守洞口，我老袁且上去點個卯，探聽個消息，說罷縮身一跳，早出洞口，冉冉望天門而去，只此一去，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修文院斗主斷獄 白雲洞猿神布霧

茅山萬法總虛浮，如意從來不可求。寶冊誰人能會取，刻時羽化上瀛洲。

話說玉帝在瑤池宴會，守天宮的執事人員都來接見，單單不見了袁公。當下有修文院舍人彌衡上前啓奏道：「白雲洞君私發祕書，竊了如意冊下界，已七日矣。玉帝大驚道：『這如意冊乃九天祕書，不許泄漏人間。只因世上人心不正，得了此書，必然生事害民，那畜生獸心不改，有犯天條，不可恕也。』當下鳴起天門報鼓，百神俱至。玉帝傳旨，命雷神豐隆遣本部雷公電母，火速下界，擒袁公赴修文院，仰本院舍人會同北斗星君、鞠問正法，却說袁公正到天門打探，聞知此信，自言自語道：『那個多嘴饒舌的，開在這裏不去打瞌睡，却去報新聞，搬起這樣是非，我且把如意冊包裹停當，仍舊放在玉篋裏面，臨時與他圖賴則個。』一頭走，一頭伸手去摸那袖兒，却是一個空袖，吃了一驚，原來放在石牀上，不曾帶來，便慌忙撥轉雲頭，回到白雲洞，這夥猿子、猴兒、見袁公回來得快，一擁前來問信。袁公此時那有心情回答他一言半字，只見他舒着雙臂，逡

奔石牀上，取了如意冊兒，翻身上天門去了。袁公到天門時，正撞着雷公電母一羣聖衆，駕着雷車，飛奔前來。電母將電閃亂掣，火鞭飛舞，如金蛇疾躍。袁公大驚道：「這婆子好利害哩！他到曉得幾分劍術，正要採取雌雄二丸，與他賭鬥，只見雷部謝仙等擊起連鼓，如山崩地塌之聲。這時四圍電火焰焰，把袁公分明困在火城之中，險些兒燎去了皮毛，嚇得袁公掩着耳，閉着眼睛，口中叫道：「列位，有話好講，不要出粗。」雷公道：「奉上帝法旨，與你取討如意冊，有無？」到修文院回話。袁公道：「有，有，心中暗想道：『既是上帝有旨來拿我，如何却到修文院？想是着我尋取原書。』」這修文院是我老家屋裏，只消我出諸袖中便了。此時他十分驚恐，已鬆了七八分。當下謝仙取鐵鍊套在袁公頸上，乘着雷車，頃刻進了南天門，投修文院來。正是青龍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且說那修文舍人彌衡，早已升座，怎生品格，有西江月爲證。

作賦平欺時彥，挾才敢傲王侯。懷中刺敵不輕投，只有孔楊好友，鸚鵡洲前夢慘，漁鮓鼓裏聲愁。一生剛正表清流，天府修文職受。

不多事，只見旌旛寶蓋，簇擁着北斗星君到來，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七政樞機有準，陰陽根本寒門。攝提隨柄指星辰，斗四杓三一定。天道南生北運，七公理獄分明。招搖玄武擁前旌，不數人間法令。

當下修文舍人降階接入行禮，讓星君坐於上首。這裏雷公電母將袁公解進修文院來交割，一面繳還帝旨，自回本部去了。却說袁公被雷電鬧吵得不耐煩，到了本院，已如醉如夢。左右吏卒押他跪於階下，高聲稟道：「拿到偷書賊，當下袁公擡頭一看，只見兩行擺列得旌旛整齊，棍棒森嚴。觀上面時，端端正正坐着兩位問官，右首修文舍人是本院職掌，還不在意。左首皂衣玉簡，分明認得是北斗星君。這一驚非小，原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隨你顏回楊鳥，這般壽夭。若求得南斗星君添上幾豎幾畫，便活到一百九十閻羅天子，也不敢去想他會一面。倘若着北斗星君性氣，把筆尖動一動，即時了却性命，便是玉帝御旨降一千道赦。」

書也。休想他起死回生。袁公今日定是凶多吉少。如何不驚恐。當時袁公不等上面開口。雙手擎着如意册。獻上。連連磕頭。只稱死罪。北斗星君喝道。孽畜。你擅啓天封。私偷祕書。比監守自盜加等。合當擬斬。袁公只叫饒命。磕頭不止。彌衡舍人問道。你有無泄漏天機。從實說來。袁公道。我老袁一生不作誑語。那如意册上。諸般變化之法。已整整齊齊。鑄在百雲洞兩個石壁了。若說泄漏。却不會見過生人之面。當下星君暗暗想。皇這畜生。到也老實。又喝問道。你把祕册鑄在石壁。是何主意。袁公道。常聞說上帝無私。却不料有個祕字。既說個祕字。就不該留下文書。既留下文書。便是要流傳萬古。玉帝篋藏。我老袁石刻。同是一般意思。舍人喝道。畜生。休得強辭奪理。袁公慌忙叩頭。連稱死罪。道。我老袁一生愚直。只是據理直陳。豈敢強辯。那時舍人道。聞得這玉篋。是天庭法寶。有三不開。無混元老祖法旨不開。無九天玄女娘娘法旨不開。無玉帝法旨不開。你這毛畜。如何開來。袁公道。起初時。實是三番二次。展開不得。末後志心皈命。吾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緣。永作護法。不敢爲非。這篋蓋就登時揭起。若到底揭不起時。我老袁也罷了。終不會喚個碾玉匠。碾開來看。早知天條如此森嚴。玄女娘娘也不該作成我這個罪名。往時常恨着世路狹窄。每每在一封柬帖。一篇文字上。坐人罪過。不道天庭浩蕩。這三寸長短小小册兒。也不瞞我以好德之心。反坐以偷書之罪。悔之無及。死不甘心。彌衡舍人聽說到世路狹窄幾句。愀然動色。想着自家得罪於劉表。也只爲着孫策一封書上。舍人生死性剛。直今見袁公情辭慷慨。涕淚交下。心中十分不忍。便向着北斗星君道。這毛畜所言。儘自可聽。論起道法流傳。也有因緣在內。况他又是九天玄女娘娘高足。有煩星君同在玉帝面前。保奏許他改過自新。不知星君意下如何。星君道。原是先生屬下人員。但恁裁決。只是這番鞫問。百神盡知。也須成個招詞。以便覆奏。舍人道。星君之言甚當。便教左右將紙墨筆硯。付與袁公。袁公此時已知舍人有心出脫他罪過。歡喜不勝。連忙取筆寫道。

供狀袁公不知年歲。向在雲夢山白雲洞住居修道。因本師九天玄女娘娘舉薦。蒙帝恩封爲白雲洞。

君掌管九天秘書，典守多年，並無過失。近因九天仙真，俱赴蟠桃壽宴，自念道德微薄，不得從行，殊深悵恨，惟不合私發天封，欲窺祕冊。兩次揭取籙蓋，不得遂心，後祝禱本師九天玄女娘娘佑護，方始開籙。見書妄意天上無私，欲作人寰不朽，輒將冊文鑄於白雲洞壁。緣法自信，專擅難辭，然皆好道本心，並無私毫邪念。倘蒙赦宥，情願專心護法，不敢妄洩凡人。如有違心，天誅地滅，所供是實。

北斗星君看罷供狀，笑道：「說得身上十分乾淨，袁公跳將起來，說道：『我老袁不但身上乾淨，心裏也乾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比他人言三語四。舍人和左右都笑起來。當下星君和舍人起身，引着袁公逕到靈霄寶殿，回奏玉帝道：『袁公犯罪雖深，情詞可憫。況且混元老祖曾遺下四句云：『玉籙開緣當來，玉籙閉緣當去。』或者袁公有緣，所以玉籙自啓。他既無邪心，又立誓懺悔，宜看九天玄女面上，從寬釋放，爲便。』玉帝准奏，免其死罪，革去白雲洞君之號，改爲白猿神，着他看守白雲洞石壁。又先發下天符一道，着本境的城隍土地，逐去猿子猿孫，一切族類，十里之內，不許停留。單單只容一個袁公居住。如若妄傳凡人生災作耗，立即治罪。袁公謝恩已畢，玉帝傳旨，將御前的白玉寶爐，賜與袁公。這爐名爲自在爐。若袁公在洞修行時，爐中香煙繚繞，自然不斷，直透天門。倘或袁公離了洞門，香煙便熄，分明把爐中這點真火降住。袁公野心，使他不敢散亂。袁公謝了恩，奏道：『所居雲夢山白雲洞，雖則險僻，却與塵世未嘗隔斷。聞仙官張楷能作五里霧，願乞借來，遮掩此洞。』玉帝便喚掌天庫的，取一件希奇無價之寶出來。這寶名爲霧母，原來上有四母，都是天生至寶。第一是氣母，藏着先天一氣，大千世界，轉輪其中。卽今彌勒祖師手中提着的布袋，便是。有詩爲證：

和尚肚皮如甕，眼兒笑得沒縫。布袋早暮提攜，手中不知輕重。問渠袋有何物，一氣陰陽妙用。笑他世界衆生，袴內蚤虱亂動。

第二是風母，藏着八方風氣，東方滔風，南方薰風，西方颯風，北方寒風，東南方長風，東北方融風，西南方巨

風西北方厲風。這八方消息於風囊之中。風伯飛廉掌之。亦有詩爲證。

人間尙有司風史。况是天庭豈無主。鹿身蛇尾號飛廉。風伯從來功配雨。少女前驅孟母狂。拆丹指點封姨忙。縱使共搖千里勢。不離噓吸一風囊。

第三見雲母。乃混沌初分時。山川之氣所結。團團如華蓋。五色不一。廿歲時豐稔。雲色則黃。有兵寇。雲色則青。有死喪。雲色則白。黑雲主水。赤雲主旱。若五色葱青。此爲祥瑞之徵。雲所屏翳掌之。亦有詩爲證。

白衣蒼狗雖無意。紅蕊金翹亦有徵。假使雲師無職掌。保障雲物辨何因。

第四是霧母。狀如一副布帘。約長八九尺。亦名霧幙。只展開一點。便如初起蒸籠一般。執騰騰噴出氣來。若展盡時。便瀾漫百里。把個乾坤都昏罩了。及至捲起。那霧氣卽漸收藏。當先軒轅皇帝在位時節。有一個諸侯。最爲無道。名曰蚩尤。他得了這個霧幙。能致大霧。又創造刀戟大弩。便自恃天下無敵手。鼓衆造反。要奪黃帝的天下。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大軍都被霧氣迷目。東西不辨。三日三夜不能取勝。賴得九天玄女下降。授黃帝陰符祕策。造成一車。名指南車。車上站一個木人。木人伸一隻手。手伸一個指。隨你車兒左旋右轉。這木人一手一指。準準的對着南方。當下遂破了蚩尤。追而斬之。其血流地。變而爲鹽。卽今陝西慶陽府城北鹽池便是。因他創造兵器。罪孽深重。故今萬世百姓食其血也。這霧幙是九天玄女收得。獻上玉帝。收藏天庫。亦有詩爲證。

黃帝神靈是聖君。蚩尤狂惡亦凶星。不將霧幙歸天庫。安得天開日月明。後人又有詩云。

四母珍奇古未聞。誰知天界假和真。風雲聚散陰陽理。不道成形各有神。

此詩是駁那氣母風囊雲蓋霧幙四件奇寶。乃荒唐之說。不知此乃坐井觀天。淺見薄識之言。試看鏡能取火。蚌能出水。猛火生風。蜥蜴致電。在世間也多有奇奇怪怪。不可思議的事物。何況天界。且說玉帝見哀公



一心護法，並無虛狂。且是九天玄女弟子，就取這霧縠交與袁公，以爲洞口永鎮之寶。囑咐道：「此縠只可展開尺餘，便有十里霧氣，不可全展。恐於世人不便。」又道：「你自今改過遷善，專心修道，還有上昇之日。不然，天誅不赦。」永隨無間地獄矣。袁公不住口的唯唯拜辭了玉帝。當下修文舍人再拜奏請御封，仍將玉篋封記。供養本院。北斗星君亦拜辭而去。袁公往修文院拜謝了舍人，到北斗司拜謝了星君，便右手擎着白玉寶爐，左腋下夾着霧縠，離了天界，望着雲夢山白雲洞中攢去。那一般猴子猿孫，猱獾之屬，早已被本境城隍土地驅逐已盡。袁公單單一身，不勝悽慘。但喜有了性命，又得了兩件至寶，也自稍得安心。袁公將寶爐陣設於石室之前，只見香氣氤氳，直透九霄雲外。又將霧縠展開尺餘，懸於洞口。果然白氣騰空，須臾之間，散成十里濃霧。把一個山洞，如白麵包裹着，一點也看不見洞外了。袁公大喜道：「世上事多半是有名無實，只個洞名向來亦是虛傳。今日方不枉喚做白雲洞也。」說罷，覆身到寶爐前，磕了四個頭，以謝天恩。從此日日如此，不敢懈怠。每年五月端午日午時，便把霧縠捲起，收到天庭。朝見玉帝謝罪一次。過了午時，仍舊還洞。又將霧縠展掛，真個內外隔絕。別是一個世界。且說那洞中，到也寬大，各色名花異果，四時不絕。儘夠袁公受用。袁公自此次只在洞中修真養性，閒時便採取雌雄二劍，戲舞消遣。兩壁鑿着一百單八條變化之法，仔細參求。都是偷天換日，追魂攝魄的伎倆。其中却有豆、紙、馬、鬼、刀、神、劍、種種害人之術。袁公道：「怪道玉帝十分祕藏，不許泄漏人間。這般法術，分明是金剛禪外道，與自家心性無與。早知如此，便不開得玉篋也罷了。」當下袁公心中懊悔無及，便取筆添數行字於石壁之後。云：「此係九天祕法，上帝所惜。倘後人有緣得之者，宜替天行道，保國佑民。每年臘月二十五日夜半子時，銜刀披髮，登屋跨脊，向北斗設誓。弟子某修持道法，於今若干年，並無過失。倘生事害民，雷神殛之。一共七十六字，照前鑿就。看官，這是甚意思。只因袁公在修文院成招立下誓願，恐後有得法之人心術不正，帶累非小。又因他自己曾經雷神擒拿，北斗星君詢問，所以說持法者通陳北斗生事者受報雷神。至於臘月二十五日，乃玉帝下降之辰，到此纔見袁公心中。」

並無邪念。雖然如此，依我說來，還是鑄在石壁，多了這一番事，想是緣會當然，所以天庭亦不會教他銷毀。只因這有分數，白屋岩中，再遇偷書之賊，紅塵世界，忽生變法之殃，正是。

有事不如無事好，人心怎比道心閒。

畢竟後來何人盜法，生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胡黜兒村裏鬧貞娘 趙大郎林中尋狐跡

橫身變化亦多途，妖幻從來莫過狐。假佛裝神人不識，何疑今日聖姑姑。

話說諸蟲百獸，多有變幻之事。如黑魚漢子，白螺美人，虎爲僧爲嫗，牛稱王，豹稱將軍，犬爲主人，鹿爲道士，狼爲小兒，見於小說雜書，不可勝言。就中惟猿猴二種，最有靈性，算來總不如狐的成妖作怪，事跡多端。這狐生得口銳鼻尖，頭小尾大，毛作黃色，其有玄狐白狐者，則壽多而色變也。按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爲人，百歲能知千里外事，千歲與天相通，人不能制，名曰天狐。狐性善惡，變幻萬端，所以從古至今，多有將狐比人的。如說人容貌妖嬈，謂之狐媚，心神不定，謂之狐疑，將僞作真，謂之狐假。三朋四黨，謂之狐羣。看官，且聽我解說狐媚二字。大凡牝狐要引誘男子，便變做個美貌的婦人，牡狐要哄誘婦人，便變做個美貌的男子，都是採他的陰精陽血，助成修鍊之事。你道什麼法兒變化？他天生有這個道數，假如牝狐要變婦人，便把那死婦人的髑髏頂蓋取來，戴在自家頭上，對月而拜。若是不該變化的時候，這片頂蓋骨碌碌滾下來了，若還牢牢的在頭上，拜足了七七四十九拜，立刻變作婦人之形，再扯些樹葉花片，遮掩身體，便成五色時新的衣服。人有見他美貌華裝，又自巧言善笑，不親自近，便無不願之倒之。中心好之，除却義夫節婦，其他十個人，倒有九個半着了他的圈套，所以叫做狐媚，不止如此，他又能逢僧作佛，遇道稱仙，哄人禮拜供養，所以唐朝有狐神之說。家家祭祀，不敢怠慢。當時有諺曰：無狐不成村。此雖五代時消息，然其種至

今未嘗絕也。詩曰。

世間事事皆成假。那得妖狐獨認真。若使人情無假偽。妖狐仍自得天真。

話說大宋咸平改元。真宗皇帝登極。那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自不必說。却說西川安德州有個梓潼村。村中住個獵戶。姓趙名壹。原是敗落人戶。人家因他行一。都稱他趙大郎。這趙大郎有個妻子。姓錢。是府中錢員外女兒。年方二十二歲。頗有顏色。趙壹靠打獵爲生。這錢氏只在草堂中做些針黹。幫家過活。因其稟性貞潔。故人人敬重。一日。錢氏出門汲水。被個妖狐窺視了。這妖狐動了邪心。要去引誘他。便變做俊俏秀才模樣。身穿一件齊整的衣服。每日只等他丈夫出門。便去到他門首。或立或坐。或假裝饑渴。去討漿乞水。引得婦人開口。他又故意說些風流話。那婦人心堅如石。全然不動。因此魅他不得。趙壹一連兩日。在自己門首掃見了這秀才。見他踪跡有些奇怪。就問他姓名。秀才答道。在下姓胡名黜。在前村看書。閒步至此。趙壹有心到前村訪問。却並無此人。心下便愈加疑惑。忽一日。錢氏早起梳粧。不見了一只定髻的銀簪。衫兒袖兒。籠兒。箱兒。減粧兒。被窩兒。各處都翻遍了。只牆角下有個老鼠穴。也點着燈照過幾遍。那有些影像。到午時煮飯熟了。揭開鍋蓋。只見這枝簪不歪不斜。插在飯鍋中心。拔起看時。却又作怪。這滾熱的飯鍋裏。面簪兒還是冷的。錢氏恐丈夫不信。瞞過不題。又一日早起下牀。正要穿繡鞋。却不見了一隻。趙壹道。想是貓兒啣去了。另換一雙穿罷。這日趙壹出門。不多時使回。袖裏摸出一隻繡鞋兒。與妻子看道。可是你的錢氏道。正是那裏拾來。趙壹道。在三里之外。一株石榴樹上掛着。却不是怪事。錢氏方纔敢把銀簪之事。對丈夫說了。趙壹道。此必山魃野魅所爲。常言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莫睬他使了。自是趙家怪異不絕。夫妻兩個只不理他。亦不見有傷損。其時重陽節近。風高草枯。正是秋涼的時候。趙壹和幾個一般的獵戶。帶着鷹犬。帶了弓箭。各執使慣的器械。出了梓潼村。到山中打獵。但見。

人人逞勇。個個誇強。逞勇的道。一箭可貫雙雕。誇強的道。一人能斃二虎。嗚的嗚。叫的叫。聲音悽慘。驚

駭的無非是野獸飛禽，死的死，活的活，血肉淋漓，束縛的總只是披毛帶角，鷹犬媚人，偏作勢，刀槍遇物本無情，只圖多獲你生涯，一任旁呼鳥賊。

趙壹同衆獵戶打圍，天將晚了，便把所得的貓、鹿、兔之類，大家分了，正收拾轉身，忽然山門裏趕出一羣獾來，衆獵戶道：「我們各逞本事去趕那獾，先得的衆人出來相賀。」趙壹道：「說得是，便留幾個沒本事的獵戶看守着鷹犬。」趙壹提着一柄鋼叉，便同五六個各執了槍棍的好漢，飛奔上去。那一羣獾被人趕急，四散走了。衆人便分頭追趕。趙壹覷定一個絕大的豬獾，盡力趕去，趕了二三里路，那獾已不見了。趙壹心中不捨，跑上高處望時，只見那獾還在前山坡下的亂草中，東跳西鑽，要尋個孔洞藏躲。趙壹盡力又趕，轉過了幾個山坡，那獾走得沒了，只見一個大角鹿在坡下吃草，那鹿見有人來，便跑。趙壹道：「雖趕不着，若得此鹿也好遮羞。」慌忙脫下布衫，拴在腰裏，飛奔上前，趕了好一程，那鹿又不見了，只聽得泉聲亂響。趙壹跑得口渴，正要尋水吃，看看幾處澗水，都是小小去處，不甚潔淨，便依着流泉來路，捱尋上去，又行了一程，直到那山凹之中，有一股清泉如珠簾噴薄下來，下有個水潭，潭內都是石子，其清澈底。趙壹放下鋼叉，將手掬起，呷了幾口道：「噫，眼見天色已晚，提了鋼叉回身便走，却不知已來了二一多里之地，此是九月初八日，日光纔退，使現出半輪明月。趙壹正是乘輿而來，敗興而去，不由得一步推一步，約莫行不上一二里，月光之下，遠遠望見前面樹林之內，有些行動之影。趙壹站住腳頭，定眼看時，却原來是一個野狐，頭上頂了一片死人的天靈蓋，對着明月不住的磕頭。趙壹道：「奇怪，常聞人說狐能變化，莫非這孽畜弄這道兒。我且停停，看他怎地。」那狐拜了多時，趙壹望去，竟像是先時所見胡黜秀才的模樣，不覺心中大怒，便輕輕的放下鋼叉，解下弓來，搭上箭，開滿了弓，看正狐身聽的射去。正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那箭正中狐的左腿，那狐大叫一聲，把個天靈蓋掀將下來，復了原形，帶箭而逃。趙壹一來見天色已晚，二來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不敢追趕，便掛了弓，把布衫展開，披在身上，倒提鋼叉，飛走舊路而回，却說衆獵戶回村中，沾了些濁酒，煮熟了。

野味。在山下涼棚內圍坐吃着。等那趙壹的消息。一人說：大郎來得遲，一定被他得手了。一人說：兩隻脚趕着四隻脚，也把穩不得。一人說：趙大手段，原是好得。又有一人說：此時不見回，莫非趕不着獾，反被獾趕去。衆人正在談笑，內一個很快的指道：這不是他來了。衆人都走出涼棚迎着，只見趙壹空手而回。衆人道：我等已趕得兩個狗獾烹煮在此。大郎何故許久方回？眼見得來有分了。趙壹道：我雖趕不着這獾兒，却也撞着一件異事釋了一股大大的疑惑，就把狐精拜月被射之事說了一遍。衆人道：虧得老兄除了地方一害，似此說，我等反該出來相賀。衆人中間却有不信的道：趙大郎趕不着獾，却裝這篇鬼話來哄我。我如何肯信。除非是我親眼看見方准。又有一個年長的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一面扯着趙壹進棚內坐着，把大盃斟酒送他。一面又引着幾個狐狸精故事與衆人閒說。衆人到底疑信相半。趙壹道：我一箭射中彼腿膀，大叫而去，想必地下血點尚存。我等明日同去一看，就依着血跡尋取狐穴。我料不止一隻兩隻，盡數拿來，剝他皮做件襖子過冬，却不好衆人道：如此再沒話，若果有些證見，我等出來相請。沒有時，便是說謊，少不得擾你大大一個東道。趙壹應允，常晚吃了一回。大家拿些野味回家。趙壹到家，把前項事說與渾家聽了。渾家口雖答應，心中也不十分相信。趙壹一夜無眠，巴得天明，便跳起身來，只聽門前樹葉亂響。趙壹道：今日重陽，真個起了落帽風了。他推窗看時，只見絞得水出的一天烏雲，便着急道：天變了。趁這未下雨時，我且扯衆人同走一遭。回來早飯未遲，他忙忙的梳洗完了，穿上布衫，走到東鄰西舍去敲門時，一個個都還在牀上翻身，叫得他起身。東家又等洗臉水，西家又等吃點心，把趙壹等得不耐煩。看看天已下大雨，趙壹起初還只指望雨止，一口說：不妨事，不妨事，過一會兒，一發下得大了。料是行走不成，只得回轉家中，吃了早飯，在草堂中坐着，兩隻眼睛，呆看着天。這雨自早至晚，竟不住點。有一篇苦雨詞道得好：

雨兒雨兒，下得好沒撻熬，又不要你插秧，又不要你澆花，又不須你洗面，又不消你煎茶，急忙忙不住點，爲着什麼，簷前溜緊一番慢一番，細一番大一番，刮得人耳朵裏害怕，心兒裏愁緒如麻，把個活動

動的人兒都困做了籠中之鳥。就是路上個日行千里的馬兒。也討不得出脚。皇宮天子。你在何處閒耍。恨風伯偏不起陣利害的風兒刮刮。雨師呵。你費盡心力。有甚奢遮。只落些兒呪罵。索性你下個無了無休。我到也無說話。只怕連你也有那厭煩的時節。這些濃濃淡淡的雲兒。少不得收拾還家。勸你雨師呵。何不早一刻收拾了罷。

趙壹那時恨不得取一根幾萬丈的竹竿。撥斷雲根。透出一輪紅日。又恨不得爬上天去。拿個幾萬片絕乾的抹布。將一天濕津津的雲兒。抹個乾淨。渾家見丈夫晚飯懶吃。只是納悶。便將儲得的兩瓶好酒。打開暖下。和那煮下的野味。搬來與丈夫吃。趙壹不覺吃得爛醉。進房來衣也不解。襪也不脫。倒身便睡。睡至四更方醒。擡起頭來。已不聽得有雨。想是晴了。又捱一個更。窗上漸有些亮光。趙壹起身。便去推窗看天。却還是烏洞洞的。且喜雨却住了。趙壹道。這些害睡癆的料。還未醒。索性吃了早飯去不遲。忙催渾家起身。燒湯梳洗。安排早飯。吃了飯。出門看時。又在下着濛濛的細雨。趙壹道。這些狗毛雨。却不濕衣服。怕怎地。行上幾步。見地下十分泥濘。趙壹復轉身來。脫下襪。套上一雙蠟底的脚履。走到東鄰西舍家去。拉伴時。一個個都不肯動身。道什麼緊要。拖泥帶水。跑許多路去。若果有野狐被你射着。此時正在害瘡。料不會得連夜搬去。忙他怎的。趙壹見去不成。又悶了一夜。到第三日。天色清明。趙壹道。今日料無推託了。侵早先到各家去約了一聲。回家早飯過了。又去東邀西拉。有幾個老成的。回不去。道這般半濕不乾的地下。讓你後生家走罷。其餘衆人道。我們跟大郎拿得野狐。却來回話。一行二十餘人。各執器械。趙壹當先領路。彎彎曲曲。走過了多少山坡。衆人已是走得個不耐煩。比及到了林子裏面。各處搜尋。并無半點血跡。原來被這日大雨衝沒了。趙壹也是這般解說。衆人那裏肯聽信。道這茂林中。上有樹枝遮蓋。終不會雨衝得這般乾淨。就是血跡衝沒了。少不到他的穴洞。也在左近。如今那裏有個影兒。趙壹引着衆人。見神見鬼。尋覓了半晌。只管走遠了去。衆人道。吓。青天白日。打這樣鬼官司。我等不去了。轉去擾你的東道罷。氣得趙壹啞口無言。到得村中。

這個道趙大說慌。那個道趙大亂說。清平世界。什麼狐精狐怪。只趙大便是個說慌精。至今人遇說慌的。還是趙精。又說亂趙。都爲此也。有詩爲證。

妖狐拜月本爲真。趙壹原非說謊人。雨洗血跡無覓處。世間屈事有誰論。

趙壹回來。衆人都到他草堂上坐定。要他出來做東道。趙壹無可奈何。只得將渾家幾件衣衫向解庫解些錢鈔。備酒與衆人吃。連幾個長老的。都請來。衆人咬嚼了一番。臨起身道。既擾了大郎。今後別人問時。你們便答應。一聲有狐精。也能趙壹愈加憂忿。從此更不提射狐一節。話分兩頭。却說被箭的牡狐。是個老白牡狐所生。那老狐也不知年歲。頗能變化。自起一個美號。叫做聖姑姑。就在這雁門山下一個大洞中做個住窟。這山東西兩峰突起。其高接天。北來南去之雁。都從兩山中間飛過。所以喚做雁門。這聖姑姑生下一牡一牝。牝的叫做胡黜兒。牝的叫做胡媚兒。原來狐精。但是五百年的。都是姓白。姓康。但是千年的。都是姓趙。姓張。這胡字是他的總姓。當晚聖姑姑同媚兒有月明之下。講些丹術。只見黜兒拐着後腿。一步一顛叫。嗚而來。到得土洞邊。使倒在地。上打滾亂嗚。老狐上前觀看。已知左腿上着了一箭。慌忙去拔時。這箭頭入得深了。不能動。聖姑姑心生一計。叫一聲。我兒忍痛着。便屏一口氣。將牙關緊緊的咬住箭幹。用雙手把他的腿盡力一推。撲的一聲。這箭幹便抽了出來。那牡狐却暈去了。原來這箭剛剛射中左腿彎裏。筋絡已經斷了兩條。又自捨命奔回。跑了許多路。如何不會死。聖姑姑對着流淚。只得和媚兒擡他到牀上。睡着。經兩個時辰。黜兒方醒。這老狐煮些草藥替黜兒洗治。却全無功效。兩日之後。看看待死。老狐正在悲傷之間。忽想起益州城中有個太醫。姓嚴。諱名嚴三點。此人有起死回生手段。若求得他藥來時。有何虞哉。便分付媚兒好生服侍哥哥。自己扮做有病的老丐婦。提一條百節竹杖。逕望益州城而來。只因這番。自教老狐半添一段兒識。重啓無限的事端。正是。

法是有緣終到手。病當不死定逢醫。



畢竟嚴太醫如何用藥救得小狐精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老狐大鬧半仙堂 太醫細辨三支脈

從來子弟錢無種。且喜君臣藥有方。若欲養生兼積德。虛心問取半仙堂。

話說益州城中有個名醫。姓嚴名本仁。乃嚴君平之後裔。他看脈與人不同。只用三個指頭略點着。便知病源所投之藥。無有不愈。故此傳出一個諱名叫做嚴三點。他原是大醫院的御醫。只因景德年間。蒙古看李宸妃之疾。他伸着三指一點便走。宸妃只道他不肯精細用心。訴與真宗皇帝知道。真宗要治他不敬之罪。賴得衆官保奏道。他得個異人傳授。非常醫可比。雖然饒他計較。畢竟不用他的方藥。遂回原籍。以此他就任益州行醫。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施藥不取分文。就是平日取藥的。有藥錢也不拒。無藥錢也不爭。所以其門如市。更有一件奇處。別人看脈。只看得本身的病患。就是精通得太素脈理。也只看得本身的貴賤壽夭。偏他三指一點。合家爹兒。娘兒。妻兒。女兒。但係至親。有災無災。盡可懸斷。便是算命先生。排着十二宮星辰。細細推詳。也沒這樣有準。只是他怕洩了天機。不十分肯輕易說出一日。州守相公傷了些風寒。接他去。看脈。他點着了脈。便道。尊官所患。不須服藥。只消濃煎六安茶一碗。乘熱服下。到三更出汗。自然沒事。且喜令正夫人。目下當有生男之兆。但令長子婦。秋間主有產厄。州守相公大笑。想道。我夫人果是懷胎。或者衙內人露了消息。他就奉承一句。說是個男喜也不見得。只是我兒婦在襄州家中。三千餘里之外。有孕無孕。連我也不知道。况且媳婦的禍福。如何在公公脈息內看出。萬無道理。當夜知州。只一盃熱茶。病便好了。後來夫人生產一男。知州也還道是偶中。十月內接到一封家書。是他大公子親筆。說他媳婦八月二十七日。小產身亡。知州從此把嚴三點敬之如神。呼爲半仙。以此外人又稱他嚴半仙。其名天下聞知。有一闕臨江仙爲辭。

世人切脈皆三指。輸他一點仙機。合家休咎盡皆知。回生須勺飲。續命只刀圭。問切望聞俱不用。隔垣見腑非奇。從來二豎避良醫。若數人種杏花。滿錦江西。

却說老狐扮做有疾的老丐婦。晝夜行走。到得益州城內。已知嚴半仙住在海棠樓相近。這日正是九月十五。該輪施藥之期。却因是知州生日。半仙早已往州裏賀壽去了。紛紛的看脈求藥之人。何止百數。都四散等着。也有在海棠樓上去游玩。帶看州前動靜的。海棠樓在州衙之西。乃唐時節度使李回所建。爲僚佐燕遊之所。四圍遍植海棠。至今茂盛。每次新官到任。必葺理一番。極是整齊。那婆子無心觀看。一逕走到半仙門首。只見門面是一帶木柵。柵內有一座假山。四五株古柱。裏面三間小小堂屋。匾上寫半仙堂三字。這匾乃是知州所送。兩旁掛板對一聯云。切脈憑三點。驅病唯一方。婆子眼快。都看在肚裏了。他見衆人都五散四分。便拄着兩根竹杖。只在對門簷下站着。午牌時分。只聽得人說道。來了。來了。婆子走到街上一望。只見半仙騎個白馬。家僮跟着。從東而回。因知州留他早飯。所以回得遲了。那時衆人等得不耐煩。三分裏頭。已散了一分。半仙到柵欄內下馬。也不進宅。逕在堂中站着。衆人推三頂四。簇擁將來。一個個伸出手來。求太醫看脈。也有傳說家中病源的。半仙捱次流水般看去。一面口中說方。一面命家僮取藥。也有煎劑。也有丸劑。也有內科外科。十來個家僮分頭照發。不到兩個時辰。都已散完。那半仙早是切脈憑三點。若依着平常醫者調起息來。糖餅般撞起日子。也看不了許多脈。又早是驅病唯一方。倘若依着時醫動了藥箱。便是兩三袋。十來劑的方法。時隨你茅柴一般的堆起藥料。千人包。萬人配。也打發不開這一起病人。半仙平日施藥。只以午時爲限。過午便不發藥了。因今日回遲。特地忙到申時方畢。有詩爲證。

神隱無如西蜀嚴。仙醫仙卜一家兼。只因乞藥門如市。也學君平早下簾。

婆子見衆人捱推擠。攢攢明明知自己有些蹺。而蹺之古而怪之。不敢搶前。且暫在假山下打盹。比及衆人散了。急跑上前時。半仙已進內去了。那婆子還望他出來。便呆呆地靠着柵門口死等。看看到晚。只見老管家手

中擎一巨鐵鎖出來要關柵門。婆子着了忙，使迎上去，深深道個萬福。老管家道：「你抄化也須趕早。如今關門閉戶的時節，誰家有這等便當，拿着錢米在門口等你布施。」婆子聽說，雙眼流淚道：「老媳婦不是抄化，是求藥的。」老管家道：「就是求藥，也有個時候。俺老爺忙了一日，纔討得半個時辰清閒，終不能爲你一個老乞婆，壞了俺家的規矩。俺就是進去稟話，也乾討老爺噴責。」婆子道：「老身德安州居住，來路甚遠，趕遲了些兒，只因有個奇症，求太醫醫療，望老公公方便些兒，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且醫家有割股之心，老公公若肯稟知太醫，或者太醫見憐，肯出堂來，也不可說罷。」一手揹着竹杖，一手扯住老管家衣袂，屈着一隻腿，跪將下去。老管家焦燥起來，發作道：「你這老乞婆，好不曉事，這般與你講明了，還要歪纏做甚。你便有奇症，料今晚也不會死，就是皇帝老官兒敕旨宣召，好歹也等明日動身說罷。」便把手扯起那婆子，推他出去。那婆子雙腳跳地，叫起屈來。嚴半仙聽見外面吵鬧，便教個書僮傳話出來，問道：「何人喧嚷？」婆子正待上前分訴，被老管家一手扯開，向書僮說道：「這老乞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般時候，却來問老爺取藥，叫他捱過一夜也不肯，好意勸他出去，到叫起屈來。」書僮道：「那裏走來這老婆子，直恁不達道理。你又不是三次兩次的好主顧，作成俺門進錢的，又不是什麼夫人小姐，使死了，只當少了一隻老母狗。」州守相公是一州之主，他取藥也須按着時候，不敢敲門打戶，你却如此撒撥放刁，快快出去便休，不出去時，惹惱我家老爺，寫個三寸闊的帖兒，送你到州守相公處，只怕病到病不死，打倒要打死，一頭說，一頭幫着老管家將手劈胸推那婆子。那婆子發賴起來，大叫一聲，把拐杖拋在一邊，轟然倒地，只見面皮漸黃，四肢不舉，正是：

身似三秋墜葉，命如五鼓殘燈，縱然未必便死，目下少吉多凶。

老管家見勢頭不好，到埋怨書僮起來道：「我老人家數說了他一番，你來收科便好，却來助興，罵他一場，又去推推搡搡，這病怯怯的婆子如何當得。你自己去稟復老爺，不干我老人家事。」書僮也慌了，只得去報與半仙。半仙正在書房內靜坐聽書，僮稟報，不覺大驚，便慌忙走出前堂，到假山邊看時，那婆子已被老管家喚

醒，睜着雙眼呆看，只不動彈。半仙叫老管家扯起，就用他右手三個通靈入妙的指頭，向他寸關尺三支脈上一點，又教扯起他左手一般點過，叫道：「怪哉！此脈不比尋常，便回身到後面公事廳裏坐下，吩咐書僮，去喚老媽媽扶那婆子進來。我自有的說話。」老媽媽見了婆子，說道：「老爺因你脈氣有些古怪，喚你進後堂去，有話和你細講。」那婆子起先還直僵僵的，躺在地下，得了這個消息，分明似木做的跳虎，撥動了機括，一跳跳將起來，就地，下拾起拐杖，也不用人扶持，把三步并作兩步，鬧鬆鬆的走進後堂來。連老媽媽到趕他脚跟不上，老管家看着笑道：「這老乞婆，原來會詐死，嚇壞了人也。」却說嚴半仙在後廳，明晃晃點着一枝臘燭，坐着，見婆子進來，慌忙屏去衆人，喚他近前問道：「你那裏居住？」婆子道：「老媳婦德安州人氏。」半仙道：「你休要瞞我，我看你人之形，獸之脈，其中必有緣故。」婆子暗暗想道：「好個先生，料是瞞他不過。」見四下無人，慌忙跪下道：「實不相瞞，老身是雁門山下老狐，因慕半仙大名，特求診脈。」半仙道：「你的脈我已知道，你不害別病，只害些救兒女的病，慌得婆子連磕幾個頭道：『太醫是真仙，何止半也。』」老媳婦親生，只存下一男一女，今兒子被人射傷，腿只要死不要活，便將黜兒箭瘡利害，細說了一遍。半仙道：「瘡却不妨，事只是筋骨有傷，使好起來，這左腿已是小似右腿，只怕要做過癩子。」婆子道：「若得了性命，便損却一隻腿，也是小事，待兒子瘡口合時，老媳婦還要領他到恩官宅上拜謝。」半仙道：「這個斷不消得，我還有句話，據你脈氣，你女兒也有災厄，那婆子心頭，又像被棒槌毆了一下，他見半仙以前語語靈驗，又說出這句話來，如何不慌，便連忙道：『我女兒災厄，當有何時？有煩恩官做個大方，便索性救取他則個。』」老媳婦生死不忘，半仙道：「你女兒的災厄，却又奇奇怪怪，連我也推詳不出也，只在這一年半載上，便見大抵你們將獸假人，哄弄愚民，上無超形度世，驚天動地之術，一旦數窮命盡，鷹犬皆爲勁敵矣。比如你兒子，早是射了左腿，若中着之學，下無要害之處，雖盧醫扁鵲，也只好道個可憐，似此却不枉送了一死，看你右手尺脈，命根牢固，左手寸脈，心竅靈通，大有道緣，况你等生於山谷，入世不深，七情六慾，牽累尚多，何不趁此精力未衰，求師訪道，一家兒脫落皮毛，永

離苦厄豈不美哉。只這一席話說得婆子淚下如雨。又磕下頭去道：「多謝指教。半仙喚一個掌外科藥的。家僮出來。吩咐取一九九靈續命丹。又取兩個膏藥。各將紙來裹好。把與婆子道：「此丸用好酒調服。自然沒事。只是箭既入骨。只怕箭簇還留在內。若不取出。一生在裏面作痛。可將溫水洗淨瘡口。將此拔毒膏貼上。待他紫血流盡。淌出鮮血來。然後換這神仙接骨膏。百日之外。便可行動。又道：「我方纔囑咐之言。都是好話。你須記取。便喚老媽媽送他出去。那婆子接了藥。謝了又謝。隨着老媽媽隨過前堂。出了柵門。歡天喜地的去了。這裏半仙心中也自駭然。更不向人說知。有詩爲證。

回生起死未爲奇。獸脈人形那得知。心話一番終不洩。始知醫術卽仙機。

却說那婆子連夜踰城而出。路上買了一大瓶無灰的好酒。回到德安州雁門山下。這裏黜兒呻吟不絕。媚兒寸步不離的伴他。兄妹兩個。一見婆子鑽進土洞。歡喜無量。婆子將酒燒得滾熱。把這九靈續命丹。用酒薄薄的調在磁甌裏面。扶起黜兒。灌了下去。又如法將拔毒膏貼在患處。只見黜兒一覺睡去。足足有三個時辰不醒。婆子和媚兒守着看他。都道：「他有好幾日不曾合眼。這一番睡着。想是不疼痛了。這就見得藥力。少停黜兒醒來。叫道：「瘡上好生奇。癢難過。婆子看見他腿彎裏流下一堆膿血。膏藥已自浮了。揭開膏藥看時。膿血裏面隱隱露出一件東西。婆子將細草揩淨。腥腥。把指爪去撥時。一個鏢頭箭簇。隨手而出。原來趙壹用的是個鏢頭箭。起初只將出了箭幹。那箭簇刺入骨中。未曾拔出。因當時心忙意亂。不及細看。到此方知半仙識見之高。亦見拔毒膏的妙處。婆子煎些解毒的草頭湯。輕輕的與黜兒洗。只見骨損筋傷。肉開皮爛。淋漓的流出鮮血來。慘不可言。使忙將神仙接骨膏烘開貼上。用些布絹之類。緩緩紮縛。過了一夜。明日又解開收拾一遍。如此七日。膿血便盡。從此不去動他。調養到四五十日。裏面長出新肉來。筋絡也就和順。勉強掙扎得起。到百日滿足去了。膏藥全然不覺。只會經膏藥貼處。赤光光的精肉。半根毛也不生出來。行動之時。左腿比右腿已是短了二寸。婆子兀自歡喜道：「嚴半仙說。只怕不免做個癱子。今果然矣。可改姓名。

爲左癩兒。以譏半仙之功。自此喚做左癩。亦名左黜。去了胡姓不用。一日左癩兒出了土洞。閒走一回。走到林子裏面。正是舊時中箭之處。想起一箭之仇。如何不恨。特地跑回洞中。與母狐商議其事。那婆子正倚個土案坐着。聞說此語。忽然掉下淚來。你道爲何。這便是母道狐緣深處。正是。

富貴場中反召陰陽之患。災殃受處翻開道德之緣。

畢竟婆子說出甚麼話來。這癩子仇還報得成報不成。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左癩兒廟中偷酒 賈道士樓下迷花

警報警時冤報冤。冤冤相報枉牽纏。請君莫作冤警想。處處春風自在天。

話說左癩兒對婆子道。孩兒五體俱全。只爲一箭之故。做了個癩子。行動時左長右短。拐來拐去。好像不像。此譬如不報婆子道。冤仇宜解不宜結。你自不小心。把個破綻露在別人眼裏。受這一場苦處。天幸與嚴半仙有緣。救得性命。就損了一足。不過外相稍虧。當初七國時孫臏軍師。唐朝婁師德丞相。也都是個跛子。便說上界八洞神仙。也有個鐵拐李在裏面。我兒這個不足爲恥。婆子因提起嚴半仙三字。猛然想着他。囑咐之言。不覺淒然淚下。癩兒道。娘。我依着你說話。不記懷便了。你却爲何掉淚。婆子道。凡得道者。神不能制。鬼不能禍。人不能傷。我等身無道術。只是裝點人形。幻惑愚衆。少不得數有盡時。萬一此後再有二長兩短。終不能靠着太醫活命。況且嚴半仙說我女兒也有災厄。不知到底做個甚麼散場。因把半仙勸他尋師訪道的一席話。細述一遍。說得兩個兒女毛骨悚然。當下婆子便要離却土洞。出外求道。癩兒媚兒也都願跟從。三個就商量進行方向。癩兒道。只有東京汴州。乃當今皇帝建都之地。花花世界。人烟稠密。多有異人在。彼婆子道。這般繁華之處。怕你們心神不定。惹出什麼是非。我聞得鄧州一帶。有三江七澤之勝。你家祖公。公傳下四句道。要做法中王。除非到沔陽。要出法中弄除非。入雲夢。雲夢是兩個澤名。正在沔陽。萬山環繞。

聞其中有個白雲洞。乃天書所藏。有白猿神守之。我等道法因緣。若得到彼。必有所遇。獼兒道。常言出處不。如聚處。東京是三教聚集之所。若到那裏時。便不能夠傳道得法。看也。看些好景致。吃也。吃些好東西。婆子道。恁樣說。就不是專心求道之人了。獼兒道。此去郢州甚遠。哥哥現在一隻腿不方便。要他跑許多路。不知何日可到。依我說。不如打永興一路去。那裏有西嶽華山。是陳搏先生修行去處。我們一來在聖帝前燒炷香。二來就訪陳先生。求他的五龍蟄法。其餘終南九天石樓天柱幾個名山。都是神仙來往所在。尋訪無時。便往東京那裏。也七八近了。到了東京。又商議郢州路。却不是一舉兩得。這獼子聽了此言。正合其意。連聲道。妹子說的是。便一力攬掇。婆子也就點頭。允當下獼子扮個村農。獼兒扮個村姑。老狐仍扮做老貧婆子。離了土洞。望西京一路而來。此時正是二月初旬。天氣。但見。

真山真水。名草名花。灣環碧浪。幾行嫩柳。舒眉。森嚴青峯。數樹天桃。露頰。雙雙粉蝶。翩翩對對。青蜓點水。乍晴乍雨。養花天。不暖不寒。遊玩日。踏青士女。歌連袂。選勝遊人。醉解貂。

却說獼兒。雖扮做村姑。自是妖麗。但獼子行走不便。別人兩步。他只一步。不時的落後去了。走不上十來里。便要歇脚。娘女兩個。只得依他。每遇歇息處。村中女眷們。張姑李嫂。互相喚呼。聚集觀看。都道。這個老貧婆。到有恁般好女兒。若肯把與人家做媳婦。百來貫錢鈔也肯出。這獼子不知是他甚麼人。有的說道。這獼子。必是老婦人的親兒。這女子一定是養媳婦。又有多嘴的。上前問他。纔曉得是哥妹。便道。一個店兒。搬出兩樣貨來。同是這老婦人。肚皮裏出來的。男的恁醜。女的恁俊。亦有輕薄子弟。故意盤問。答話。捱捱擠擠。獼兒也到老成。總不理他。只低着頭。以後纏得不耐煩了。便只揀僻靜所在方歇。他三個本是狐精。飢餐花果。渴飲清泉。夜間揀長林茂草中住宿。路上就擔擱幾日。不算大事。不比做客商出門。便有許多費用。就是日裏吃盃稀粥。夜間一條草薦。若沒有錢文錢鈔在暖囊裏。也盼不到手。說到此處。反是畜生便宜。三個狐精。行了數日。且喜都遇着晴和天氣。忽一日。刮起大風。濃雲密布。降下一天春雪。原來這雪有數般名色。一片的。

是蜂兒。二片的是鵝兒。三片的是攢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喚做梅花。六片喚做六出。這雪本是陰氣凝結。所以六出。應着陰數。到立春以後。都是梅花雜片。更無六出了。癩子在好天好地。兀自一步一頓。遇着恁般大雪。越發動彈不得。只管叫苦叫屈。婆子道。此去離劍門山不遠。那裏好歹有個庵院。可以安身。說不得再捱幾步。當下摘些樹葉。頂在頭上。權當箬笠遮蓋。癩子也不免把着滑。逐步捱去。約莫又走了兩個時辰。看着劍門山相近。這劍門乃五丁力士所開。有西江月爲證。

大劍插天空翠。嵯峨小劍連雲。天生險峻隔西秦。插翅難飛過嶺。一自五丁開道。至今商賈通行。蜀王空自鑿窗門。畢竟金牛沒影。

來到山下。只見前面林子裏。隱隱露些紅牆頭出來。婆子指道。到這個所在暫歇。却不好。三個努力走上前去。只見金字牌額。原來是座義勇關王廟。前面門道三間。中間朱門兩扇。半開半掩。捱身進去。再看時。右一間塑的猊獠軍漢。控着一匹赤兔胭脂馬。左一間豎起一道石碑。兩旁都有柵欄。第二層正殿三間。極其宏麗。一帶朱紅柱子。閉着殿前右邊砌一座化紙的大火爐。左邊設一座井亭。四圍半牆。朱紅欄杆。只留個打水。的道兒。婆子道。殿內必有個流居住。我們莫驚動他。只在井亭上安歇些時也好。他們走進亭子。見中間是個八角琉璃井。兩旁有石椽。便在椽上坐定。這時雪越下大了。癩子道。這天也會作弄人。又不是臘雪報豐年。沒要緊下着許多做什麼。我們也好沒來由。那兒得死期。就到尋什麼。訪什麼。如今受這般苦處。婆子道。當初達摩師面壁九年。藤蘿穿膝。他只不動。那九年之內。不知受了許多雨雪。終不會有房子蓋着他。這雨雪是大概天時。那在爲你一個。却抱怨他。不是罪過。說猶未了。只聽得大門呀的一聲響。癩子便向欄杆漏空處張看。只見外面走個人進來。頭上裹着破唐巾。身穿白補褐襖。腰繫黃繩。脚曳草履。你道是誰。正是本廟管香火的道人。那人一隻手。拿把雨傘。一隻手提着一個繩絡的大瓦罐子。約莫容得五六斤酒。口中喃喃的道。出家人却把酒當性命。這般大雪。要我村裏去買這膿血。跑上了許多路。老天有眼。只教



他吃了肚痛。一頭說，一頭把傘和瓦罐子放下，却拿那大門門子去門門。癩子心下想道：正在寒冷得些酒吃也好。這癩子時常只是懶走，到此偏僻，說時遲，那時快，他出了井亭，做三、四步拐去，早把那酒罐兒提起，嘴對着嘴骨咯咯的吃一個不亦樂乎。道人聽得聲響，回頭一看，大喝道：那裏窮鬼，來在這裏做賊偷酒吃。我辛辛苦苦向村裏多少路買來的，你却現成受用。癩子忙把酒罐放下要走，被道人劈面打上一掌，打個翻筋斗爬起來，拐着腿向井亭亂跑。道人不捨，趕到井亭裏面，只見娘兒女兒一窠子坐着。那婆子慌忙起身，道：個萬福。說道：我娘兒三口往西京省親的路中，遇了大雪，權在此躲一時。我這村兒是個愁子老媳婦，賠禮莫計較罷。道人正變着臉，還要發作幾句，一眼瞧見婆子背後遮隱隱站個俊俏的女兒，心腸就軟了。把一股熱騰騰的氣，早拋向爪哇國去了。他忙改口道：你兒子忒不懂理，做出恁般手脚。既是愁子，也能了。只是吃去好多酒哩。若裏面師父問時，你老人家照樣答應則個。說罷，出了亭子，復身向那柵欄邊取雨傘拍乾，仍提了酒罐，望大殿東廊下，笑嘻嘻的帶笑而去。這裏婆子向癩兒埋怨道：直恁貧嘴惹禍，大罰你帶個殘疾。若生下兩隻快腿，連這井欄子都偷去換酒吃了。媚兒取笑道：只這翻筋斗的本事，也換得酒吃。癩子笑道：雖然翻個筋斗，落得肚子裏比你們暖和。正在說話，只聽得廊下脚步響，裏面走個後生道士出來。原來這廟中有個老道士，姓陳，道號空山，年紀雖不上七十，却得個痰火症，終日靜養，飲食起居，都在房裏，再不出門。只這後生道士，便是廟主。他姓賈，道號清風，年方二十四五，雖是羽流，平生却有些毛病，專好的是花和酒。因這劍門山是個偏僻去處，急切要見個婦人，面也不能夠，聽得也道說有個俊俏村姑，在井亭內坐着，便罐子內酒多，酒少，也不去看，連忙走出殿前，踏着雪地，一逕到井亭內來問道：你這一家眷屬，那裏來的？婆子道：老媳婦是雁門山居住，至親三口，因欲往西京華山進香，途中遇雪，到此打攪。適才村兒不知進退，偷了些酒吃。老媳婦已埋怨他半日了。望法官休責。賈道士道：小事何妨，不勞掛懷。說時，他兩只眼睛骨碌碌覷定背後的小牝狐，一似失了魂魄，怎見得有一鬮驢馬聽爲證。

堪羨村姑兩鬢烏雲巧樣梳。生得不長不短，不瘦不肥，不細不麤，芙蓉爲面雪爲膚。看他衣衫上下皆濟楚，曾否當釭相如若遇，錯認了卓家少婦。

賈道士又道：這雪天出路極是難爲人的，你娘兒受過辛苦了。癩子跳起道：便是辛苦，再得口酒兒下肚，好。婆子噴着眼，他便住了口。道士又道：這井亭也不是安身之處，日裏還好，夜裏風咕咕的，怎過得。殿後有潔淨房子來往客官常來借寓的，請老娘得裏面去煨些炭火，烘烘這些打濕的衣服也好。婆子道：不消得，胡亂過一夜，明日便走路的。賈道士道：這天倒還不像晴的，況這裏山路不比別處，極是崎嶇難走，使晴了，路上也還泥濘，我們兀自害怕，教這小娘子如何行得。這廟宇是個公所，就住上十來日，那個要你房錢，只管等天晴了，日色晒幾日，再上路未遲。婆子道：多謝法官，只是打攪不當。道士道：說那裏話，誰個頂着房子走，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就是粗茶淡飯，小道也供給得幾日，若不嫌怠慢，胡亂吃些，不用打火，癩子道：娘難得法官如此善，我們便在房子裏去住，夜裏睡着，也做個好夢。婆子看着媚兒道：我兒心下如何。媚兒道：但恁娘做主，賈道士見他依允，歡喜無極，便道：小道引路了，隨我進來，當下娘兒三口，隨着道士從東廊下去，轉過正殿，又過了齋堂，打廚下穿過，直到後邊，只見新起的兩間小小樓房，天井裏種幾棵花木，三口兒到樓下，站定，道士從新見禮，一個個都作過揖，方纔看坐問道：老娘高姓。婆子道：老媳婦姓左，這村兒原名左黜，因他損了一足，喚做左癩兒，這小女叫做媚兒。道士道：家師老病，幾年不見客了，方纔殿後西邊這小小角門裏面，便是他的臥房，如今只是小道掌家。婆子道：法官共有幾位。道士道：還有個小徒，正月裏喪了父親，往俗家去了，末來方纔買酒的道人，姓也，也是新進廟門不多時的。廚下還有個老相公，單管香火羹飯，此外並無他人，三位一路來的，怕肚裏餓了，有現成素齋可用些。婆子道：不消得，帶有乾糧。道士道：乾糧留在改日路上吃罷。道士連忙到廚下去，忙了一回，弄了些素齋麵飯，叫也道捧出，擺上一桌子，又向自己房中

取幾碟乾果也擺着。婆子謝道：「何勞盛筵。」道士道：「山中之物，怠慢休笑。」只見乜道旋了一大壺酒來，把四個酒杯，一套子放着。道士擺開三個杯兒，滿滿斟酒，對婆子道：「請老娘居中坐了。」小哥居左，小娘子居右，寬心請一杯消寒。婆子道：「老媳婦母子大膽相擾，也請法官坐地。」道士道：「怕小娘子見嫌，不敢奉陪。」婆子道：「但坐何妨。」道士道：「既蒙老娘吩咐，小道理當執壺，便取一個杌子，在癩兒肩下隨身兒坐了。」媚兒害羞，還站在婆子背後。婆子道：「在客邊比不得家裏，我兒只管坐下，休虛了法官的盛意。」媚兒方才坐下。當時媚兒不坐，猶可一坐之時。道士斜對着，看得十分親切，比前愈加妖麗，把這三塊七魄，分明寫個護身帖子，盡數送在他身上了。有詞名黃鶯兒爲證。

仔細觀妖嬈，轉教人神思勞。看不言不語微微笑，貌兒恁姣。年兒尙小，不知會否通情竅。小身腰，若還攬抱不死也魂消。

婆子叫黜兒也斟一杯酒，回敬道士。飲了數巡，說了些閒話。只見乜道也精精緻緻的，戴了一頂新帽子，身上換了一件乾淨布襖，又旋着一壺酒，到樓下來說道：「熱酒在此，多用些兒。若要吃飯時，廚下也有。」婆子道：「够了，不消得。」道士便將壺內餘酒，斟上一大磁甌，拈個火燒，與乜道吃。又取他手內這壺熱酒，放在桌上。換那空壺與他，叫拿向廚下去。這分明嫌他礙眼，打發他出去的意思。誰知乜道年紀雖不大，也是個不守分的。他原是劍州一個宦家的書僮，因偷了本家使婢，被鄉宦打個半死，趕出來的。他父親也老兒在日，與本廟香公會做過舊鄰，所以老香公在道士面前，多了這嘴，收留他在廟裏。但他的舊性尙存，見了這如花似錦好女兒，怎肯轉脚。當下那個小鬼道兒，仍暗站在道士背後，只是不走。道士也忘壞了，只顧其前，不顧其後。大家又坐了一回，只見婆子起身道：「蒙賜酒食，俱已醉飽。天色晚了，告止罷。」道士觀着媚兒正在出神，聽說告止，便道：「再請一杯兒。」慌忙取壺斟酒，却不知酒壺已被癩子在手中取去，吃個罄盡了。當下娘兒三口，下席稱謝。道士也起身答禮，只見乜道手中捧着一把空壺，兀自呆呆的站着。道士問道：「你幾時來的？」

道答應道。我何曾去的。道士一肚子氣。又不好發作。只得忍性教他快快收拾。又向婆子說道。這兩間樓房。是小道春間自家造的。雖說蝸窄。却極是幽靜。就是過往客官借宿。也只在前面齋堂兩廂房住下。並不會到此。因怕小娘子要穩便。特地開來奉借。婆子道。多承過愛。我娘兒們無可爲報。道士又道。這樓上有涼牀。這裏也有個小木榻。儘你們隨意自在。又指着天井側裏一個小門說道。這裏而便是小道的臥室。倘或缺少東西。只煩小哥呼喚一聲。就是。婆子見他十二分殷勤。甚不過意。便道。法官請自便。改日再來相謝。道士去不多時。忙忙又取個燈兒來放在桌上。又泡些茶來道。請三位吃茶安歇。又叫也道。到老道房中。借個淨桶送到樓上。原來這道士有個老姑爲尼。在淨真庵住持。這尼庵去這劍門不遠。這老尼隔幾個月。便來看他姪兒。或住一日兩日方去。每次來時。借慣淨桶用的。所以今日老道更不疑惑。買清風也防也道。有些饑臉。直等他下樓去了。方纔轉身。且說婆子對兒女道。難得這法官如此用心。處分得恁精細。明日若沒雪時。我們快走罷。顧不得路滑難行了。出家人的東西。一個便是兩個。莫要太打攪他。不當人事。癩子道。有心打攪他。便老着臉再住幾日。索性等個晴乾好走。莫待走不動。又回轉來。反被他笑話。你們若執性要去時。我是只在這裏等。媚兒笑道。哥哥吃得快活。不肯去了。癩子道。閒常趕你們不上。你只是焦燥。此去劍門這一路上。好不險峻難走。哩。拖泥帶水的。弄甚把戲。我也是從長計較。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你却說我吃得快活了。不肯走。終不見得在此處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法官今日也只是敬着新客。難道日日如此破鈔。我吃得快活。偏你不曾動口。媚兒道。我是耍子。你便認真起來。婆子道。你兩個休對口。到天明我自有個計較。這癩子趁着些酒意。便向榻上倒頭而睡。婆子便攜着燈和媚兒上樓去了。道士在房中暗想道。天生這般美麗的女子。若肯嫁我時。情願還俗。又想道。這女初時害羞。以後却熟分了。老天若好。再降幾日大雪。留得他多住些時。不怕他不上手。明日料行不成。我且再陪些下情。着實鉤他一鉤。人心是肉做的。難道他的心是鐵打的。這老娘又是個貧婆。癩子只貪些酒食。都不是難處之事。那賈道士準準的想了一夜。眼縫也不

會合這還不足爲奇。誰知那乜道也是痴心妄想，神魂顛倒，分明是癩蝦蟆想着天鵝肉吃，怎能夠到口。正是。

痴心羽士，專盼着握雨攜雲，老臉香僮也亂起心猿意馬，劍門不是巫山廟，錯認襄王夢裏人。畢竟這些道家與小狐精弄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六回 小狐精智賺道士 女魔王夢會聖姑

從來色字最迷人，烈火燒身是慾根。慧劍若能揮得斷，不爲仙佛亦爲神。

話說賈道士因看上了那媚兒，心迷意亂，一夜無眠，不到天明，便起身開了房門，悄悄的走到樓下打探。只見癩子在榻上正睡着打鼾，樓上絕無動靜。於是回到房中，却又坐不住，一連出來走了四五遍。好似螞蟻上了熱鍋蓋，沒路跑投處，後來跑到廚下，喚起老公公，叫他燒洗臉水，打點早飯。廟中只有一隻報曉公雞，也教乜道宰了。乜道已知這道士的心事，便忙忙收拾，老香公却還在夢中，便道：「阿彌陀佛，留他報曉不好，沒事壞這條性命做甚。」乜道笑道：「師父新學起，早不用報曉了，且說婆子和媚兒兩個，在樓上商議道：『我們出外的日子多，行走的路程少，都爲着癩子帶住了脚，不得方便。』這個法官恁般好意，不如把癩子與他做個徒弟，寄住此間，我們自己去。倘然訪得明師，有個住脚處，再來喚他不遲。」一到天明，就叫癩子上樓對他說了癩子正怕走路，恰似給了一個免帖，歡喜無量。一個商議已定，只聽樓下賈道士說道：「婆婆，可曾起來？」我叫道人送洗臉水上來，婆子應道：「起動了。」待癩兒自來擔罷，癩兒下樓取水，沒拐得四五層梯子，那乜道早已送到癩子接上。大家梳洗了，當賈道士走上樓來，作個揖道：「昨夜好睡。」婆子道：「多謝。」這時媚兒的容貌，又與昨日不同。昨日冒雪而來，還帶些風霜之色，今番却丰姿倍常，真是桃源洞裏登仙女，兜率宮中稔色人。道士看了，沒搔着癢處，恨不得一口水，把他吞下肚子裏頭去。當下道士殷殷勤勤的問道：「婆婆高壽，小娘

子青春多少。婆子道：「老媳婦齊頭六十，小女一十九歲了。」道士道：「是四十二歲上生的。」婆子道：「正是。」道士道：「這小哥幾歲？」如何損了一足。婆子道：「村兒二十三歲了。」這是在幼時頑耍跌損的。因是他跑走不動，帶遲我們多少脚步。」道士道：「昨日雪下得大了，要銷鎔乾淨，也得四五日後纔好走路哩。」既是小哥不便，多住些時也無妨。」婆子道：「老媳婦正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奉稟。」道士道：「有話儘說。」婆子道：「老媳婦亡夫，當先原是火居道士，與法官同道，只是法術不高。這村兒雖然醜陋，有些道緣。去年一個全真先生會麻衣相法，說他是出家之相，要他去做個徒弟。是老媳婦捨不得，今見法官十分憐愛，意欲叫癩兒拜在門下，伏侍焚香掃地，不知肯收留否？」道士有心要勾搭那小狐精，正沒做道理。這一節非親是親，正合其機，便應道：「得小哥在此做個法侶甚好。只是小道也有句話：小道從幼父母雙亡，沒個親戚看覷。若蒙不棄，願拜婆婆為乾娘。」婆子道：「老媳婦怎當得起。」兩下謙讓了一回。道士拜了婆子四拜，癩子也拜了道士四拜。從此癩子稱道士做師父，道士稱婆子為乾娘。道士又與媚兒重見個禮道：「今後就是哥妹一家了。」却說也道煮熟了鷄，切做兩盤，又烹幾色素菜，將早飯擺下樓上。道士同婆子娘兒三口下樓，照先坐定。只因癩子這番做了徒弟，却讓道士坐於上首。道士道：「雪天沒處買東西，只宰得個鷄兒，望乾娘賢妹隨意用些。」便揀着那好的鷄肉，將篾夾幾片送上。婆子道：「老身與小女都是奉齋的。」只這村兒用葷，不知法官這等費心，不會說得。道士道：「奇怪。」賢妹小小年紀，如何吃素？」婆子道：「他是個胎裏素。」道士道：「改日嫁到人家去，好不便當。」婆子道：「那裏嫁出不了時，反為不美。」孩兒有個嫡姑，現在淨真菴做主持。乾娘賢妹若肯離塵學道，逕到那裏去修行也好。這菴離此處止四十多里，小哥又在這廟中相去不遠，又好照顧，免得兩下牽掛。」婆子道：「如此甚好。」只我媚兒許下西嶽華山聖帝的香願，必要去的。老身伴他去進香，俟轉來時，再到廟中商議。」道士道：「這個却容易。」吃過飯，婆子見道士好情，已是骨肉一家，也不性急趕路了。道士將自己身上半新不舊的道袍，與癩子穿。

了。叫衆人稱他做癩師，又把自己隔壁的空房與他做臥室，喚個木匠收拾，做些窗櫺，却叫癩子監工。夜來癩子也不到樓下來睡了。到了晚上，道士又整些茶菓在房裏，請乾娘、賢妹到房中閒坐，說話中間捉個空，就把個眼兒遞於小狐精。媚兒只是微笑，因此道士越發迷了，有詩爲證。

一腔媚意三分笑，雙眼迷魂兩朵花。只道武陵花下侶，却忘身是道人家。

道士託熟了兄妹，緊隨着媚兒的脚跟，半步不離。兩個眉來眼去，也覺得情意相投。再過些時，便捏手捏腳都來了。只碍着婆子無處下手，正是折腳鷺鷥立在沙灘上，眼看鮮魚忍肚饑。一連的過了三日，天已晴得好了。婆子打點作別起身。道士苦留再過一日，婆子被央不過，只得允從。道士回到房中，悶悶而坐，想道：「有這一日了，若再不用心弄他上手，却不是枉費無益。」皺着眉頭想了三個時辰，忽然笑將起來道：「有計了。便慌忙在箱籠內面尋出兩疋絕細的綠色縐布，抱到樓上來。對婆子說道：『乾娘和賢妹，這一去不知幾時才回轉，揀得兩疋粗布，各做件衫兒穿去，也當個記念。』已喚下裁縫了。明日做完，後日行罷。婆子道：『重重生受，甚是惶恐。』便教媚兒謝了師兄。道士轉身出去，就吩咐道：『到村中去喚兩個裁縫，明日侵早要趕件衣服。』也道答應去了。那也道一點淫心，也不輸與賈河風。因見那道士手忙脚亂，不得上手，自己明知不能了，却也每日留心去覷他的破綻。那時也道想道：『這番喚裁縫，一定又做甚麼把戲，且冷眼看他怎地。』却說賈道士那日又白想了一夜。一到天明，又着也道去催喚裁縫。不多時回覆道：『裁縫已喚到齋堂了。』道士慌忙跑到樓上，教婆子將這布出去。道：『不知合長合短，須乾娘自去看裁。』就吩咐他如何做樣。我這村裏的裁縫，沒有高手，若隨他去弄，怕不中意。婆子真個捧着兩疋布，隨着道士出去。一到齋堂，道士忙覆身轉來，跑到樓上，趁着媚兒獨自一個在那裏，便上前抱住道：『賢妹，我留心多時了，乘此機會，快快救我性命。』媚兒道：『青天白日，羞人答答的，怎使得我娘就進來了。』道士道：『你娘處分裁縫，還有好一會，一刻千金，望賢妹作成做哥哥的罷。休要作難，便假着臉去親嘴。』媚兒也把舌尖兒度去，叫道：『親哥哥做妹子的，也不是無情。』怎

奈不得方便。日間斷使不得。今晚下半夜。母親睡着。我悄悄下樓。在這榻上。與你相會。如何。道士便跪下去。磕個頭道。若得賢妹如此。此恩生死不忘。說猶未了。只見老香公叫賈師父。前面老媽媽問你討線。道士慌忙答應。又叮囑媚兒道。適纔所言。賢妹自必休忘。便回身到自己房裏。取線去了。當道士和媚兒在樓上歪纏時。不提功也。道正在樓上擔淨桶。聽得賈道士的聲音。便悄悄的伏在樓梯邊聽着。雖然兩個說話不甚分明。這個肉麻光景。却已看在眼裏。料是有過私情了。道士一出去。他便走上樓來。將媚兒雙手抱住。道。你與我師父有情。我都知道了。不說破你。只要拈個頭兒便罷。井亭上是我起手。少不得謝一謝媒人。媚兒終是性靈心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道。你放手。恐怕人來瞧見。不好意思。包你有好處。也道放了手。便道。你怎生吩咐我去。媚兒道。恰纔被你家師父纏不過了。教他夜間開着房門。我到半夜。到他房裏去。你今夜等師父進房去了。悄悄就先到樓下榻上睡着。我下樓先與你勾帳。纔到他房中去。却不好。也道也磕個頭。道。小娘子果然如此。便是救度生命了。說罷。也道出去了。媚兒暗笑了。機關泄漏。大家不成了。我且耍他一耍。教他今夜裏一場沒趣。却說婆子吩咐裁縫了當。喚癩子到樓下囑咐他道。你在此間。須要學好。我與你妹子明早定是行了。若有些好處。便來挈帶你。你休只貪圖酒食。討他厭惡。好等下次做娘的到此處。也有光彩。當日道士又來陪吃晚飯。兩個裁縫趕完了衣服。送了進來。道士向婆子道。乾娘明日准行了。也不須十分早起。用些早飯再去。婆子道。多謝厚意。來朝總謝。道士有了媚兒的私約。十分快活。回到房中。煖起一壺酒來。自家吃個三分醉意。坐在醉翁牀上。打個盹。養些精神。預備下半夜去行事。却說也道收拾完了。偷個空先走在天井裏芭蕉樹下。蹲着窺見道士房門已閉。娘女兩個也上樓去了。便悄悄地走往榻上睡着。只聽樓上的消息。等了半個時辰。不覺睡去。這裏道士打了一回盹。不知早晚。只恐失了期約。便急急將雙手抬着房門。輕輕扯開。做個鶴步空庭。一脚一脚的趕步兒走去。到得榻邊。將手向榻上摸時。知有個人。在榻上睡倒。心裏想道。這冤家果然有情。已先在此等了。慌忙脫了鞋兒。倒身做一頭睡去。也道被他驚醒也。



只想小娘子不失信。果然來了。兩個並不說話。抱着先親了個甜嘴。當下道士十分快慰。便伸手去摸奶兒。不料觸手之處。硬板板的。分明是個男人身子。心中不免疑惑。恍恍起來。便低低問道。你是那個。也道已認得是道士聲音。便應道。師父。是我。道士也認得是也。道了。於是各自不好意思起來。只聽得纏纏牽牽。各自悄悄地溜下牀去了。早晨起來。那道士雖然夜裏失望。還想他西嶽進香轉回。尙有相會之日。這個相思擔兒。便不肯拋下。當時叫也道。安排酒飯。陪他娘兒吃了。婆子把新做的兩件布衫。與媚兒各穿了一件。收拾起程。又囑咐癩子幾句。教他小心。癩子答應道。我都曉得。道士和癩子送出廟門。婆子又殷勤稱謝。道士道。乾娘轉來。是必到我廟裏來。看看小哥哥。孩兒明日便寄信到淨真庵。姑娘那裏去。倘或發心修行時節。無如那裏清靜。又對媚兒道。賢妹。你重相見。有日說時。不覺兩眼含淚。險些兒哭將出來。但怕人知覺。便掩着眼。急急的跑進去了。媚兒心裏也覺慘然。看官牢記話頭。這左黜自在劍門山下。關王廟裏做道士。再說娘兒兩個。離了廟中。望劍門而進。此時沒有癩子帶脚。行得較快。一路無話。看看永興地方相近。天色已晚。遠遠望見前面有個林子。約去有十里之程。婆子道。媚兒。趕到這樹林裏面歇宿。此去西嶽不遠了。娘兒兩個又行幾步。忽然對面起了陣大黑風。刮得人睜眼不開。立脚不住。那風好很。正是。

無影無形寒透骨。忽來忽去冷侵膚。若非地府魔王叫。定是山中鬼怪呼。

風頭過去。只見兩個戎裝力士。上前躬身道。天后有旨。請聖姑相見。婆子道。天后何人。力士道。唐朝則天娘娘也。婆子道。則天娘娘棄世已久。如何還在。且與老媳婦素不識面。有何事相喚。力士道。娘娘現居此地。與聖姑姑有段因緣。數合相會。便請同行。聖姑姑到彼處自知。那時婆子心下有些害怕。欲待不去。怎奈兩個力士左右的夾幫着。不由得不走。纔動身時。便覺得腳不點地。不一時來到一個所在。古木參天。藤蘿滿徑。陰風慘慘。夜氣濛濛。過了兩重牌坊。現出一座大殿宇來。那時力士却不見了。只見兩個宮娥侍女。提着紫紗燈籠。前來引接。道。娘娘候駕久矣。婆子進殿看時。中間却設個盤龍香案。並無人坐在上面。侍女道。聖姑

姑在此少待。去不多時，便出來道：「天后有旨，請聖姑姑殿後相見。」婆子隨着侍女進去，但見珠簾高捲，裏面燈燭輝煌。天后居中坐下，兩旁站着幾個紫衣紗帽的女官，口中喝拜。婆子朝上依喝拜罷，方纔平身。天后傳旨賜坐，婆子謙讓道：「天顏之下，怎敢大膽？」天后道：「不須過遜。今日之會，亦非偶然。朕方欲與卿細論因緣，豈僅立談可盡耶？」便叫取錦墩相近，御手相攙而坐。婆子又道：「山野醜陋，人所不齒，過蒙娘娘俯召，有何見諭？」天后道：「卿勿以非人自嫌。卿乃狐中之人，朕乃人中之狐，讀駱生檄，至今心寒而增愧也。」遂吟詩一首，詩曰：

朕本百花王，權作人間帝。應運合龍興，作態非狐媚。國法豈不伸，文人亦可畏。不敢照青銅，對面徒增愧。

天后又道：「朕那時甚惜駱賓王之才，獻俘時，聞有他首級，竟不忍視之。誰知首級是個假的，駱賓王却已逃去爲僧。從來做官的，欺蔽朝廷，都似此類。外人猶以爲朕誅戮太甚，公道何在？又嘆口氣道：駱生做了和尚，反得昇天。朕今猶滯於幽冥，黃巢之亂，百年朽骨，重被污辱，金玉之類，發掘一空。致朕今日冠佩殘缺，誠羞見卿之面也。」婆子抬頭看時，果然天后頭上挽個朝天髻，絕無簪餌，身上有袍無帶。婆子道：「黃巢之亂，無禮娘娘，神靈何不禁之？」天后道：「凡殺運到時，天道魔王臨世。朕生在唐初，黃巢生在唐末，女男現身不同，爲魔一也。朕當權之時，天下誰能禁朕？朕獨能禁黃巢乎？」婆子道：「聞天后在日鑄像造塔，廣作佛事，功德不小，爲何尚滯於幽冥之途？」天后道：「凡人先發滄淨心，後發布施福。朕居心不淨，修成魔王。當時享盡女福，單恨不得爲男，佞福祈求無非爲此。今因緣將到，已蒙上帝遣作男身矣。」婆子道：「娘娘此番託生，富貴還如舊否？」天后道：「既成魔道，必乘魔道而生。若無權勢，魔力安施？」朕前是女身，且爲帝王，何況男乎？卿女媚兒，冥數爲合魔妃，卽今已託之冲霄處士。卿勿慮也。」婆子道：「娘娘旣轉男身，復得稱孤道寡，豈少三宮六院，美麗妖姣，而乃擇取異類之女乎？」天后道：「卿有所不知。媚兒前身，乃張六郎。當時稱他貌似蓮花者，朕與六郎恩情不

淺。曾設私誓云。生生世世。願爲夫婦。不幸事與心違。參商至此。今朕爲君。彼得爲后。鴛鴦牒已注定。豈可變哉。朕之發跡。在河北。從今二十八年。復與卿於貝州相見。卿宜琢磨道術。以佐朕命。婆子道。吾母子正爲求道而來。不知道術在於何處。天后道。朕有十六個字。卿可記取。必有應驗。就是逢楊而止。遇蛋而明。人來尋你。你不尋人。天后又道。卿三年之內。必有所遇。行住一般。不須性急。若得道之後。可往東京。虔取卿女。雖然改頭換面。亦自能認也。天機宜密。不可輕洩。倘八十翁聞之。爲禍不小。婆子問道。八十翁何人。天后道。漢陽王張柬之也。他爲五王之首。與朕世世作對。卿宜避之。說猶未了。只聽得殿前一片聲響。吶喊侍女驚惶。傳報道。漢陽王聞娘娘有圖王之意。統領大軍十萬。殺將來也。天后嚇得面如土色。起身向坐後。便跑。婆子道。娘娘挈領老媳婦。一路躲避。則個這時。婆子心忙脚亂。起身想跑。却把錦墩踢倒。撲地絆了一交。驚出一身冷汗。睜眼看時。原來臥在一個大墳墓下。殿宇俱無。身邊却不見了媚兒。四下叫喚。全無踪影。不由得一陣心酸。哭了起來。後來想道。嚴半仙說我女兒有厄。今果有此不明不白之事。這也只能聽天由命。時已天曉。只見墓前荆棘中。橫着一片破石。上鐫着大唐則天皇帝神道字樣。婆子道。原來夢中所遊。乃天后幽室。他吩咐許多言語。一一記得。此事甚奇。我且看這十六個字。有何應驗。忽然又想起。初離土洞時。母子三口。如今劍門山留下了。黜兒到此。又失去了媚兒。單單一身。好不悽慘。既道是行住一般。不須性急。且到太華山。尋個僻靜處。住幾天。再作道理。因這一節。有分教。老狐精再遇一個異人。重生一段奇事。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畢竟那媚兒何處去了。這聖姑姑有甚麼人來尋他。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楊巡檢迎經逢聖姑 慈長老汲水得異蛋

座有閒人堪說鬼。胸無奇字莫吟詩。但將談笑消清晝。閒是閒非總不知。

話說聖姑姑似夢非夢，見了武則天娘娘，說起一段因緣。原是媚兒是張昌宗轉生，那一世則天娘娘爲男，張昌宗爲女，相會在貝州，復得配合，稱王稱后，則今媚兒已不見了，又不知託與那一個冲霄處士，好牛奇怪。他既說行住一般，明明教我歇脚，找如今想來，那裏是住處，思量一會道：有了這華山嶽廟的香願，原是媚兒說起。我且到西嶽廟，聖帝前進炷香，保佑媚兒，就便看那裏有甚僻靜之處，可以棲身。好歹等他三年，再作區處。癩子既把與道士做徒弟，看這道士十分美意，諒不知於失所，到是放得下的。當下婆子隻身獨自往華陰縣，太華山去進香，怎見得太華山景致，有西江月爲證。

峭壁聳突如削，危崖仙掌遙擎。蓮花湧地燦明星，屈曲蒼龍臥嶺。太白攜詩欲問，昌黎買勇先登。不如收拾利和名，睡個希夷不醒。

婆子到得山上，向西嶽聖帝殿前撮土爲香，拜了幾拜，磕了幾個頭，通誠了祈求道緣早遇。母女重逢，的說話下得殿來，觀看景致，訪問陳搏先生，有人指道：這個希夷峽，便是他解尸的處所。方知陳搏已仙去了。婆子愛這個希夷峽幽靜，夜間就在峽下存身。日裏只借化緣爲名，來山前山後行走。有時化得幾分錢，換些素食受用。一日，婆子同着一般樣的貧婆，開站了半日，不會撞見個肯布施的香客。看看午牌將過，只見兩乘小轎，抬着一個婦人，一個丫環，上山燒香。衆貧婆等他們出殿燒紙過了，便去上前抄化。婦人道：今日沒得帶錢來，婆子聽得他這話，便閃開一邊。那些貧婆因早起，到今不曾討得一文錢，算定這女眷定肯開手的如何放過，便拚死纏住，要他發心善捨。你一句我一句的說道：明中去了暗中來，今生布施來生福。那見海龍王沒寶，婦人焦燥道：我又不是楊老佛，楊奶奶，你有本事，你到那裏用去。大請大受，纏我怎的。分開衆人，下了階上了轎，轎夫抬着飛奔去了。衆貧婆歎聲，悔氣沒興沒致的四散走開。婆子看個老實知事的，便去問他道：方纔說甚麼楊老佛，楊奶奶，是甚意思。貧婆答道：這裏華陰縣裏有個楊春巡檢，出名叫做楊老佛，乃大富之家，夫妻兩口都好佛道，各處燒香布施，不拘僧尼。但是有本事的，與他說得來，講得合，他便整

年供養這奶奶一年也到這山上兩遍。見了我們，每人整十來個錢這樣捨，又把大食籠抬着火燒醮，散給我們吃。今年二月中來過一遍了，到秋間定是又來。你少不得看見的。婆子聽在肚裏，當晚過了一夜，明日早起，打扮個貧乞老道姑的模樣，下山到華陰縣前問了楊巡檢家，逕到他家門首去，只見門前貼着謹慎出入四字，又有兩行告示寫道：一應僧道尼姑，止許於每季首月初一、西園赴齋。本宅門首例不布施。婆子暗想道：却又作怪。只見鎮門的石獅子上，靠着一個老門公，解開布衫，在那裏捉虱子。見了婆子進門，慌忙把布衫披上，喝道：快走出去。婆子上前打個問訊道：貧道是四川人氏，發心來朝西嶽，經由貴縣，缺少了回去盤纏，特來布施。則個這管門的張公道，老道婆，你沒造化。十日前來，還沒有這告示。如今不布施了。婆子道：久聞巡檢老爺夫婦好道，四方那個不傳說好個楊佛子、楊奶奶。如今怎的就灰了這善心。張公道：本宅老爺奶奶當初果是歡喜施捨，四方僧道若能講經說法的，便把房子與他住下，不論年月供養。臨動身時，又勸助他盤纏衣服之類。這門首時刻有人募化，不是這般冷靜。只爲一月前南路來一個尼姑，約莫四十多歲，會說些因果，奶奶聽的是因果話兒，留在宅內住了半個多月，又有十四五個遊方和尚，做一班兒念佛抄化，也有頂包的，也有拈指的，有點肉身燈的，本宅也齋了他一遍。布施他些錢帛，誰知那一班是大夥強盜。這尼姑正是個引頭，暗暗裏漏個消息，做成裏應外合，明火執杖，打劫了若干東西去。老爺和奶奶因走得快，才躲了這性命。他兩個老人家商量說：是前生欠了那和尚尼姑的債，莫去告官，免得帶累地方鄰里。從今以後，也不布施，也不許放進門來。只每年正四、七十這四個月，初一日在西園設齋一遍。如今四月初一日又過了。老道姑，你不如別處去罷。我這縣裏除了本宅，也少個慷慨施主，就化了一兩個錢來，也濟得甚事。婆子道：出家人裏面，好歹不同，只爲他歹的帶累了好的。張公道：正是。婆子道：貧道也不指望布施了。只聞得老爺奶奶是兩位現世的菩薩，特求一見他日西方路上，也好做個相識。說猶未了，只見宅裏有人開第二重門出來。張公道：老爺出廳了。你快些躲避，莫累我們受氣。便慌忙向自己腰纏邊的破褸袋

裏頭，拈出個銅錢來，放在石獅子頭上道：我自把這文錢捨你去罷。婆子那裏肯走，當下只見裏面一個安童，牽一匹高頭白馬，到大門前帶住韁繩，站着。隨後楊巡檢出來，頭帶金線忠靖冠，身穿暗花絹道袍，脚蹬烏靴，手執一柄川扇，背後一個安童打傘，一個安童抱着交牀，一個安童捧個盒子，盒內無非香燭之類。盒子上又放個紫檀空盒兒，又有一班家用的吹手，各帶樂器，隨着出門。那巡檢老爺踏着交牀，跨上雕鞍，乘人一擁望西而去。張公走來埋怨婆子道：你不見老爺出去了，早是他沒看見你，若看見你時，又嗔怪我門上人，不遵他的告諭，我把你這文錢，你不收了，還要怎地？婆子道：那要你老人家破鈔，沒有得布施，便罷。這錢貧道決不敢受。兩下裏正在你推我辭，只見慣買山亭兒的壽哥，挑着擔子，打從門首經過，側首門房裏，跑個四五歲的小廝出來，扯住張公叫道：老爹爹，我要個山亭兒玩耍。張公見這婆子不肯收受，便扯住壽哥，擔子在石獅子頭上取下這文錢來，買了一個山亭兒，把與小廝道：好好玩耍，不要弄壞了，再不買與你。那小廝笑哈哈的跑向門房裏去了。壽哥挑着擔也自去了。婆子問道：這小廝是你老人家甚麼人？張公道：是老漢第二個孫兒，方纔抱交牀，跟隨老爺的，是大孫兒，就是那小廝的親哥。婆子道：怪道一般嘴臉，生得伶俐，是你老人家好善積下來的。張公道：老爺身邊許多安童，只歡喜我的大孫兒，出去不拘遠近，定要他跟隨。婆子道：方纔老爺往那裏去，却用着一班吹手，張公道：西門外迎取梵字金經哩。婆子道：這經是那裏來的？張公道：是個哈密僧帶來的，這哈密僧又啞又聾，在這裏西門外觀音庵內借住，活到九十九歲，無疾而逝，身邊別無一物，只存留下這部梵字全經。庵裏長老說：有人造個龕子，斷送了他，就將這部經送與他去。是我家老爺替他造龕燒化，又請僧衆做些法事與他。今日到那庵內，請這部經，供養在西園佛堂裏去。婆子又道：是甚麼經？張公道：知道他是佛經，竈王經，誰識得半個字來？婆子道：若那經是梵書，貧道到也辨得出。張公笑將起來道：聞得此經是西域天竺國來的一片泥金寫就，與世間字體兩樣，所以叫做梵字金經。先在庵中經過了許多人的眼睛，並無人識。你這老婆子，調這樣謊罪過，罪過。婆子道：不瞞你老人家說，

貧道曾跟普賢菩薩受過一十六樣天書。所以諸經梵字無有不識。原來這老狐精多會與妖狐往還。果然能辨識天書。說普賢菩薩乃是鬼話。張公聽了大驚道。普賢是觀世音一輩。你如何看見他。婆子道。貧道與這位菩薩有緣。不時相會的你老爺要瞻禮他。也極容易。張公道。是真還是假。婆子道。千真萬真。張公道。若果然如此。等老爺回來。老漢即便稟知。但不知女菩薩尊姓。安歇何處。婆子道。貧道叫做聖姑姑。若老爺有請我時。向東南方叫聖姑姑三聲。貧道即便來也。這婆子說罷。飛也似地的跑去了。常言道。一人吃齋。十人念佛。因這楊巡檢夫妻好道。連這老門公也信心的。今見婆子說罷。有些古怪。使認真了。當日楊巡檢到庵中拜了佛像。請出了梵字金經來。解去舊繡袱。揭開細看了一回。然後換個大紅蜀錦袱兒包了。放在紫檀匣內。自己捧着上馬回來。那時一班吹手奏起笙簫細樂。迎入西園中佛堂內面。楊巡檢就把梵字金經供奉在觀音菩薩面前。燒香點燭拜了四拜。臨去又吩咐那園公。莫放閒人到佛堂裏面。恐不潔淨。然後四個安童跟着騎馬而回。有詩爲證。

笙簫一隊擁雕鞍。手捧金經心裏歡。識得如來真寶意。唐書梵字總一般。

且說張公見楊巡檢下馬。便跟進廳來。稟道。老爺賀喜了。今日請得金經。就有個能識梵字的。到此求見。楊巡檢問道。是何等樣人。張公道。是個女菩薩。法名聖姑姑。他說是普賢菩薩的徒弟。能識一十六樣天書。老爺若要請他相見。只向東南方喚他三聲。便立刻便到。楊巡檢似信不信道。有這等事。且待明日。看他再到我門首來。否。楊巡檢進了內宅。把這迎取金經。和那聖姑姑的一些話。一一對奶奶說了。奶奶道。適纔有件怪事。正要說。知我到天井中去。看石榴花。只見東南方五色祥雲一朵。冉冉而來。雲上現一位菩薩。金珠瓔珞。寶相莊嚴。端坐在一個白象身上。我心裏以爲是普賢菩薩出現。慌忙禮拜下去。抬起頭來。就不見了。我只道是假相。這般說起。真個是普賢菩薩。同着這聖姑姑來的。這聖姑姑定不是凡人。據這菩薩出現看來。是他徒弟。也不見得。明日只依他叫喚。他若來時。把這梵字金經教他識認。看他怎地。若果是普賢菩薩的。

徒弟定不說謊的。看官這雲端裏的菩薩是誰，就是聖姑姑變來的。他是多年狐精，變人變佛，任他妖幻，只沒有甚麼大神通，所以成不得大器，有詩爲證：

藤蘿牽攀爲瓔珞，樹葉披來當道衣。堪笑世人無法眼，認爲菩薩且皈依。

常夜無語來日，楊巡檢喚當值的備下香燭，擺在廳上。自己穿着一身潔淨衣服，走出廳前，對着東南方，誠心的叫了三聲聖姑姑，聲猶未絕，管門的張公也稟道：「昨日的老道姑又在門外了。」楊巡檢心中驚異，便道：「請進。」請進兩字還未說完，只見廳上立一個老道姑，向下邊打個問訊道：「老檀越，貧道稽首了。」楊巡檢已知是聖姑姑，但不見他走進門來，何得就站在廳上？心中又疑又怕，慌忙磕下頭去道：「我楊春有何能德，敢煩聖姑姑下降，有失迎迓。」婆子道：「不須老檀越過禮，你夫妻都有佛緣的。」貧道承普賢祖師吩咐，特來相見。楊巡檢看那聖姑姑模樣，雖然髮白面皺，但兩眼如星光，比凡人精神不同。衣服襤褸，却也乾淨。當下楊巡檢分明見了個活佛，歡天喜地，接人後堂，請奶奶出來相見。夫妻二人便拜爲師父，整備素齋，款待。席間捉起金經一事，婆子道：「不是貧道誇口，任你龍章鳳篆，貧道都知當下齋罷。」楊巡檢教安童備馬，備轎，自己夫妻二人和那婆子共是兩乘轎，一個馬，少不得男女跟隨，直到西園。這西園雖不比金谷繁華，端的也結構得好，但見：

地近西偏門，南面行來夾道，兩行宮柳間疏槐，步人迷踪。一帶竹籬盤曲徑，前面設五間飯僧堂。中間造處留賓館，樓窺華嶽，亦數他巖石成山。水引渭川，不枉了築亭臨沼，迴廊雅致。到書書疑是仙家，淨室幽閑，傍佛堂如遊僧舍，開徑逢八宜罍酒，閉門謝客可逃禪。

到得園中，楊巡檢吩咐園公引路，逕到佛堂，拜了佛像之後，楊巡檢教安童擡過一張黑漆桌兒，抹得乾乾淨淨，親手拈那紫檀匣兒，安放桌上，開了匣蓋，解開紅錦包袱，將經取出，請聖姑姑觀看。這婆子合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便將那經文展開，前後看了一遍，說道：「原來是一卷波羅密多心經，因是天竺梵書，又後面



脫了菩提薩摩阿五個字。所以世人不能理認。楊巡檢不信。教取一卷唐本心經。把與聖姑姑逐字配對。說果然少了五字。楊巡檢夫婦因此愈加敬重。當下楊奶奶要請聖姑姑到家中居住。早晚講論。這婆子允許。就將佛堂後邊三間淨室。打掃清爽。收拾舖陳器具。逐日三餐。供養這聖姑姑。在內。這婆子只是獨自一個。住着夜間也不要個丫環。養娘作伴。他對楊奶奶道。素齋素酒。有便送些來吃。若不便。也不消得。貧道可以十年不飲不食。楊奶奶道。這飲食豈可一日少得。便束緊了肚皮。怎過得十年。我且推過事忙。不供給他。看如何。便吩咐園公家來鎖了園門。一連七日不去照顧。第八日。楊奶奶乘了小轎。親到西園。望他。只見聖姑姑在靜室中。安然不動。坐在蒲團上。念佛。楊奶奶道。聖姑姑可飢麼。婆子搖首道。正飽哩。楊奶奶回宅對丈夫說道。聖姑姑七日不吃東西。全不妨事。越有精神。有恁般異事。夫妻二人越發道是活佛了。從此華陰一縣。都傳說楊巡檢家中供養活佛。論起理來。若是活佛。他也何求於人。要受人供養。到底有見識的。少咧。那縣裏若男若女。每日成羣。逐隊到西園去求見。也有願拜他做師父的。過了一兩個月。福州外縣。都知道了。這話來的人就越多了。楊巡檢恐怕惹是非。便對聖姑姑商議。只說閉關三年。一概不接見外客。把佛堂前門鎖斷。貼下兩層封條。却在後邊通個私路。暗地裏送東西。楊巡檢又向本縣知縣討一道榜文。張掛。禁絕外人混擾。衆人見了縣衙禁約。再也不來纏擾。只本宅老夫妻二人。時來園中游玩。或到淨室中。整日整夜的談論些因果佛法。自此這老狐精只在華陰縣裏受楊巡檢家供養。他自家想道。則天娘娘所言。遇楊而止四字。已應驗了。只不知遇蛋而明四個字。又是如何。那媚兒又不知下落。也只得由他。單說涇州城界內迎暉山。有座迎暉寺。寺內住持老和尚法名慈雲。只一個房頭。大小到有三四衆僧。內中有一個老道。叫做劉狗兒。這慈長老年近六旬。到是個至誠本分的。一日。州裏有人家請他看經。慈長老想道。身上衣服有個多月不曾漿洗了。又沒得脫換。且燒鍋熱湯。淨一淨也好。便拿個桶到寺前潭中去汲水。正汲水時。只見圓溜溜的一件東西。在水面上半沈半浮。蕩到桶邊。乘着慈長老汲水的手勢。撲通的滾到桶裏來。

當下慈長老只道是蛋殼兒，撈起來一看，到是一個鵝卵。慈長老道：「這近寺人家，沒見養鵝，那裏遺下這個蛋兒？且看他是否有雄的，若有雄的，就送與東鄰朱大伯家，拖了出來，也是一個生命。佛經上說：好吃蛋的，死後要墮空城地獄，倘或貪嘴的拾去吃了，却不是作孽？」慈長老把蛋兒向日光下照時，只見裏面滿滿地是有雄的。於是忙到朱大伯家，教他放在鷄窠裏面去拖。拖到七日，朱大伯去喂食，又見母鷄死在一邊，有六七寸長一個小孩子，撐破了那蛋殼，坐在窠內。別的鷄卵都變做空殼，做一堆兒堆着。朱大伯慌了，使去報與住持知道。慈長老聽說，吃了一驚，跑出去看時，連呼作怪，作怪。是老僧連累了你，這窠鷄卵都沒用了。等明年蕎麥熟時，把幾斗賠你罷。朱大伯道：「不消得，這也是各人的命運，只怕東鄰西舍傳說開去，鬧動了官府，把小事弄成大事，記得前村王婆家，養一窠小豬，內中有一個豬的前面兩隻腳，全然像個人手，被保正知道，報了州裏，說民間有此怪異。州裏差幾個公人，押了保正，到了王婆家，要這個豬去審驗。這一夥人到時，要酒要飯，又要詐錢，連母猪都賣了，送他，還不够用。如今老師父快快拿這怪物去撒下了，休得要重累我家。」慈長老聽了這般說話，默默無言，只得脫下皂衫，連窠兒蓋着，帶回寺裏，也不告訴徒弟們，逕到後面菜園中，把鷄窠做了小孩子的棺木，深深的埋了。正是：

一坯濁土埋藏不滅的精靈，七日浮生斷送下無常倏忽，死生二字皆由命，禍福三生總是天。  
若是蛋中的小孩子死了，到也絕了個禍根，只不知能遂長老的意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慈長老單求大士籤 蛋和尚一盜袁公法

伊尹空桑說可疑，偃王卵育事尤奇。書生語怪偏搖首，不道東鄰有蛋兒。

話說慈長老在菜園中埋了小孩子，方欲回身，只見那孩子分開泥土，一個大核桃般的頭兒，鑽將出來。慈長老慌了，手脚急得鋤頭打去，不料用力過猛，撥地跌了一交，把鋤頭柄兒也打脫了，爬起來看時，那孩子

端端正正坐在鷄窠裏面。對着慈長老笑容可掬。慈長老心中不忍。便道：「小廝，你可惜了個人身。你若投在求男女的富貴人家，夜明珠也養不過你。如何鑽在蛋殼裏去了？你自走錯了路頭，不干老僧之事。今番聽老僧吩咐，別投生路去，休得成精作怪，恐嚇老僧。」便把鋤頭柄兒將鷄窠翻上，冒着添些泥土，堆得高高的，又取幾塊亂石壓在上面。料是出不得頭了。慈長老忽又想到：「倘走過狗子進來，爬開石塊，怎麼好？」我且把園門關上幾重。這怪物不是悶死，也爲餓熬。當下帶轉門兒，搭上鐵鈕，回到房中，取一具新銅鎖來鎖上。又吩咐衆僧：「不許開此門。」這長老生性有些固執，衆僧不知他甚麼意思，也不去問他。一連過了十來日，慈長老心下終是掛念，想道：「眼見得這孩子不活了。我且看他一看。」便取鑰匙去開了鎖，推開園門，走到西邊牆角頭看時，只見亂石四散拋開，鷄窠兒也拋在一邊。內中不見了小孩子。慈長老吃了一驚，便四下尋看。只見那小孩子赤條條地坐在一棵楊柳樹下，身上並無傷損，且已變做二尺長了。生得面目清秀，只是不見言語。他見慈長老近前，便笑嘻嘻的一手扯住他的布衫角兒。慈長老心下愉快，把他推開，轉身便跑。再也不敢回頭。慈長老離了菜園，心頭還突突的跳，暗地想道：「我恁般埋了他，又是甚麼神鬼，弄他出來，不然一點點小廝，有多大力氣，自會掙扎，便泥裏鑽出來時，這些石塊如何連得開去？況且十來日裏頭，就長了一尺多。若過二三十年，怕不撐破天哩。」恁般怪事，古今罕有。這堂中觀音大士靈籤極準，我且問個吉凶。若是該留上撫養，或者到是個聖僧，不是我們滅得他的。若不該留時，再做商議。原來禪堂中供養的，是一尊檀香雕的觀音大士。案前設個籤筒，多有人來求籤。吉凶有驗。慈長老那時也是無計可施，只得取了籤筒，在大士前磕頭祝告道：

弟子出家多年，小心持戒，不合潭邊汲水，把個蛋兒攜帶，送與鄰家老母鷄。誰知拖出個小無賴，埋之不死。餓之還在，忽然一尺二尺，恁般易長，易大，來歷甚奇，蹤跡可怪。不是妖魔，定是冤債。若還天遣爲僧，留下並無災害，乞賜靈籤上吉，使我不疑不駭，特地祈求，誠心再拜。

口疏已畢，便將籤筒向上搖了一回，撲地跳出一根籤來，拾起看時，是個第十五籤，果然計個上古一字，那籤訣上寫道：

風波門外少人知，留得螟蛉只暫時。來處來時去處去，因緣前定不須疑。

慈長老詳看籤語道：螟蛉乃是野子，我僧家徒弟便是子孫。這籤中明明許我收留，料也沒事。當下就喚老道劉狗兒來到禪堂，吩咐道：不知村裏甚麼人家，養多了兒子，撇下一個在我家菜園裏，方纔我到那邊看見他在楊柳樹下，倒是個好小廝，可惜我們僧家不便收養，你可領他在身邊撫育，倘或長大成人，便剃髮爲僧。你老人家也有個依倚，原來這劉狗兒是本村一個莊戶家中，也有得過活。因年老無子，老婆又死了，才進入本寺，做個香火。當下聽得慈長老這話，便一脚跑到菜園內楊柳樹下看時，果然好個清秀孩子，連忙抱在懷中，把布衫角兒裹着，剛轉身到門口，只見慈長老也走將來了。慈長老見老道抱着孩子，心下倒也歡喜，便對他道：你進自己房裏去，我就來。老道忙忙的去，慈長老帶轉園門，取下這副銅鈿帶回屋中，便向牀邊衣架上，揀一件舊布衫，一條破裙子，拿到老道臥房裏來，把與他包裹孩子。老道道：舊衣舊裳，倒也有幾件在這裏了，還存幾尺藍布，恰好與他縫個衫兒穿着，只是沒討乳食處，怕餓壞了。慈長老道：乳食那裏便當，早晚只泡些糕湯餵他。若是他該做你兒子，自然有命活得，倘然沒命，也沒奈何，却也強於拋他在菜園活活的餓死，舉心動念，天地皆知。你老人家肯收養他時，也是一點陰騭，神明也必然護佑。我先前在觀音大士前求下一籤，是個上吉日，後長城，喚他叫做吉兒罷。老道道：且喜這小廝歡喜相，只會笑，不會哭。從菜園裏抱進來，直到如今，也不見做聲。慈長老道：是不哭的孩子好養，二人正在講話，只見一個小沙彌進來，看見了小廝，便去報與師父師兄知道。不一時，三四個和尚都跑進來，把老道半間臥房，擠得滿滿的。衆僧問道：這小廝那裏來的？慈長老道：不知是誰家兒，拋在我園裏，我見他好個小廝，又可惜他一命，因此教老劉收養，做個兒子。只這幾個和尚中，也有好善的，也有惡的，那好善的便道：阿彌陀佛，養得活時，也

是我寺中陰德那惡的道。誰家肯把自養的孩兒拋却。一定是沒丈夫的婦人。生下這不明不白的小廝。怕人知道。暗暗地拋棄了。我們惹甚麼是非。却去收他。好善的又道。莫說這般罪過的話。多有年命刑剋。爹娘不肯留下。或是婢妾所生。大娘子妬忌。將來拋卸。也不見得。那小廝額上又沒有姓。張姓李字樣。有甚是。非那惡的又道。撫養他也罷。只是寺院裏房頭。哭出小孩子聲音。外人聞得。不大雅致。老道道。這小廝只有這件好處。再不哭的。衆僧便不言語。慈長老道。我出去。讓你們在牀鋪上坐坐。莫要擁倒了這間房子。說罷。走出房去了。衆人見慈長老有些不悅之意。也各散訖。有詩爲證。

收養嬰兒未足奇。半言好事半言非。信心直道行將去。衆口從來不可齊。

再說老道自收了這小廝。愛如己子。早晚調些糕湯餵他。這小廝也從沒病痛。自此老道每日省些粥飯。養着這孩子。過了三五個月。外人都知道寺裏老和尚在菜園裏拾個小孩兒。交與劉狗兒養着。把這件事做新聞傳說。東鄰的朱大伯聞着這話。暗想道。菜園裏那有甚麼孩子拾得。莫不是鵝蛋中拖出來的。這個怪物。老和尚沒有安排殺他。撫養在那裏。當時因壞了我一窠鷄兒。曾許下賠我幾斗麥子。不見把來與我。我如今只說少了麥種。與他借些麥子做種。只當提醒他一般。料他也難回我。順便就去看他。孩子是甚麼模樣。是那怪物也不是。當下朱大伯取個叉袋子。走進寺來。正遇見慈長老。在廊下門檻上坐着。手中拈個針兒。在那裏縫補那破褌衫。朱大伯道。老太師。多時不見了。慈長老一見朱大伯。便想起舊話來。慌忙放下褌衫。起身問訊道。老僧許你的麥子。還不曾相送。朱大伯道。怎說這話。老漢并不是來與老帥討債的。只因自家藏些做種麥子。被一些親眷到我家住下幾日。都吃去了。少了麥種。只得與老太師借些去。待來年種出麥來。做饅饅送老師父吃。慈長老道。我許下了。少不得送你的。那論你有沒有麥種。你且回去。我叫人送來。朱大伯道。不消送得。老漢帶來有叉袋在這裏。若方便時。老漢自家背去罷。說罷。便把叉袋子提起。與慈長老看。慈長老辭他不去。便道。既如此。你且在這廊下暫住。等老僧進去取來與你。朱大伯道。老漢還要尋劉

狗兒說句閒話。慈長老恐怕這老兒進去，看見了小孩兒，口嘴不好，講出什麼是非來。便道：「狗兒在園裏鋤菜哩，待老僧喚他出來罷。」慈長老左手拿着叉袋，右手檢起這件沒補完的破褌衫，也放上左臂上，對裏頭便走。朱大伯劈脚也跟隨進來。慈長老焦燥道：「這裏禪堂僧院，你俗人家沒事走進來做甚，祇不過要幾斗麥子，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你，教你廊下等一會兒，你却依我說。」朱大伯張開了口，笑嘻嘻的道：「老漢聞得劉狗兒領下個小廝，要去認一認，看他是否胎生卯生。」慈長老聽得「卯生」二字說着了筋節，便面皮通紅，發作道：「你這老兒好笑，胎生卯生，干你屁事，他自在路上拾得一個小廝，初時便有二尺多長了，難道是大鵬卵裏頭拖出來的，你看他怎的，終不然看中了，意認做你家的孫兒去罷。」便把叉袋子擲在地下，又道：「你既要認你孫兒，我也沒氣力與你擔麥子。」朱大伯見慈長老發怒，便道：「不要我看這小廝罷了，直得恁地變臉，只怕這野種子做不成你徒子徒孫哩。」拾起叉袋子，抖一抖抱着，轉身便走。慈長老道：「不要麥子也由你，難道教老僧央你帶去不成。」冷笑一聲，把門閉了。朱大伯走出寺門，口裏喃喃的道：「再沒見這樣個出家人，偌大年紀，火性兀自不退，便問得這句胎生卯生，也只當取笑，他便着了忙，發出許多的說話，好不扯談。」衆鄰舍見朱大伯氣忿忿的從寺中出來，便問道：「大伯，你討甚麼東西不肯，直得如此着惱？」朱大伯道：「告訴你說話長哩。」去年冬下，這慈長老拿個鵝蛋到我家來，趁我母鷄拖卵，也放做一窠兒，拖着誰知蛋裏拖出一個六七寸長的小孩子，鄰舍道：「有這等事？」朱大伯道：「便說來也不信，拖出小孩，還不打緊，却母鷄也死了，這一窠鷄卵也都沒用了。」我去叫那長老來看，長老道：「不要說起是我連累着你，明年麥熟時，把些麥子賠你罷。」他便把這小怪物，連窠兒掇去，我想他不是拋在水裏，便是埋在土裏，後來聽得劉狗兒撫養着一個小廝，我疑心是那話兒。今日拿個叉袋去，寸畧借些麥種，順便看一看那小廝，是甚麼模樣，他不與我看也罷了。他竟這般發怒道：「你屁事。」又道：「認做你家孫兒去罷。」常言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這小廝怕養不大，若還長大了，少不得尋根問蒂，怕不認我做外公麼？」衆鄰舍道：「到底是你老人家口穩，有恁樣異事，再不見你捉。」

起。既是這老和尚做張做智的，你只看出家人分上，忍耐些罷。老人家着甚麼急，討這樣閒氣。再過幾日，我們與這老和尚說，討些麥子還你，你莫着惱。大家三言二語，勸那朱大伯回家去了。有詩爲證。

別家閒事切休提，提起之時惹是非。麥子不還翻鬥氣，何如莫問小孩兒。

再說慈長老因朱大伯這番瀰氣，便吩咐老道再莫抱小廝出來。到了週歲，便替他在佛前祝髮。從此廢了吉兒的小名，合寺都叫他做小和尚。和因朱大伯與這些鄰舍說了鵝蛋中拖出來的話，便三三兩兩傳揚開去。本寺徒弟們都知道了，因此又都喚他做蛋字和尚。俗語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光陰似箭，這蛋子和尚看看長成一十五歲，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證。

鮮眼濃眉隆準，肥軀八尺多長。生成異相貌堂堂，吐語洪鐘響亮。葷素一齊不忌，勇力賽過金剛。天教降下蛋子王，不比尋常和尚。

這蛋子和尚資性聰明，諸般經典，雖不肯專心誦習，若是教他一遍，便能流水般背誦出來。有人不識起，倒與他賭記。閒時乾自把東道折了。老道因此將他愛惜，自不必說。只這慈長老一條心兒，也未免偏在他身上。看官，你道爲甚的，一來愛他聰明，二來可憐他沒有俗家看戲。三來又肯聽話，服從教訓。且說這蛋子和尚從幼不忌葷酒，好的是使槍弄棍。雖這寺中沒這家伙，時常把大門槓子舞上一回。若教他鋤田種地，做一日工，抵別人兩日還多。只是氣性不好，觸着他，便要廝罵廝打，且喜聽人說話。或是老道和這慈長老隔壁喝一聲時，他便氣也不敢呵了。因這幾件得了住持之心，所以他吃的穿的，每每比人加等。於是那些徒弟徒孫，漸有不平之意。常時合計商量，要攆他出去。只是沒個事頭，便有些無禮之處。老道又一口埋怨，下情陪禮。那慈長老又說他是個孤身異種，勸衆僧讓一分。所以衆僧只得忍耐下去。這蛋子和尚聽得人說是蛋殼裏頭出來的自家，也道怪異，必不是個凡人。要在世上尋件驚天動地的事做，一做衆僧背地裏都叫他畜生種。又叫他是野和尚，鷄兒菹的狗兒養的。因此他中心憤恨，常想走出寺門，雲遊天下。只爲

慈長老看待得好。老道又有父子之恩，所以割捨不下。忽一日，老道得了一個危症。蛋子和尙衣不解帶，看湯看藥的伏侍。老道在牀數日，竟嗚呼哀哉死了。蛋子和尙哭了一場，少不得棺木盛殮，又與慈長老討菜園旁邊一塊空地埋葬。慈長老允了。衆僧唧唧嚶嚶的說道：「老法師越沒志氣，一個香火道人，也把塊葬地與他。若是死了個和尚，必須造個大塚，傳下兩三代，休想剩半畝菜園，終不會把這寺基廢了。」都做墳墓罷。慈長老只做耳聾，由他們自言自語，只不作聲。不一日，擇吉入土。衆僧們也有推傷風的，也有說肚痛的，都不肯來幫助。只一個老和尚把鏡鉸髻着送葬。到第三日，蛋子和尙要做老道的羹飯，因念老道是奉齋的，特地買一塊豆腐，把碗盛着，放在廚下，又去買些紙錢。他轉來取豆腐時，不知那一個移在燒火的矮檯上，被狗兒吃去了。蛋子和尙明知是衆僧們故意如此，又惱又苦，對着竈下哀哀的啼哭。衆僧出來攬事道：「這廚房須不是劉氏門中祠堂孝堂，只管哭甚麼？早知這塊豆腐恁地值錢時，老法師也該替你看守好纔是。如今也不消啼哭，左右不是張狗兒吃，也是李狗兒吃，與你乾爺差不多。」蛋子和尙被衆僧一人一句，欺侮一場，也不回言，拋却紙錢，一逕走出寺前，向水潭邊一塊搗衣石上，氣忿忿的坐着，想道：「這班禿驢，欺我也够了。我如今死了，養爹更沒個親人了。老和尚雖好，許多年紀，也是風中之燭，朝不保夕，到底是個不好開交。不如半夜三更，放把火燒死了。」這班禿驢，方出得這口氣，只愁長老這條命，要留下他的，怎的哄得他出寺門使好。千思百量，心頭火按納不下，提起拳頭，向那搗衣石上只一下，把一邊角兒打個粉碎。此時東鄰的朱大伯也故了，有個兒子喚做丑漢。大伯死後，老和尚念其前情，把五斗麥子去助他喪事，又領着蛋子和尙到他靈前磕頭，所以蛋子和尙與丑漢一向相識來往。這日丑漢正在潭邊低着頭洗菜，只聽得石頭碎響，擡起頭來看時，認得是蛋子和尙，便問道：「蛋師，爲甚有這裏試力？」蛋子和尙坐着，只不做聲。丑漢又道：「你與誰鬥過氣來？」出家人戒的是酒色財氣四件，酒是沒要緊，就是色財二字，這裏沒有甚麼婆娘與你偷錢鈔兒與你搬口，這氣是日日有的。第一要戒的是他。」蛋子和尙聽了這話，十分氣已降下三分了。使



道。老哥好話。我別無他事。只受這一班禿驢欺侮不過。丑漢道。我父親在日。常說你是不落血盆的好人。怎的與他們一般見識。自古道欺一壓二。他先進寺門一日。自比你大。你又是單身。除非別處去。不住這寺中罷了。若要同鍋吃飯。後日慈長老去世。還要在他們手裏討針線哩。思前想後。總不如耐氣爲上。說罷。提着一把菜向東去了。蛋子和尙因這一席話。把放火燒寺的念頭拋開。決意出外遊方。只是想着慈長老待我甚好。不對他說一句。如何使得。又想道。若對他說。一定不放我去。不如硬着心腸。就今日撒開罷。依舊進寺。到廚房去看時。紙錢還在碗櫃上。就取來焚在竈前。然後走到慈長老房中。暗地裏將衣服被單。打個包裹放着。等到天晚。溜出寺門。趁着月光。拔着脚步便走。有詩爲證。

不分南北與西東。大步行來去似風。未必前途都稱意。且離此地是非中。

且說慈長老當晚不見蛋子和尙進房。問着衆僧。都推不知。過了一夜。明日看他的衣服被單都沒有了。心下疑慮。對衆僧道。你們那一個與小和尙鬥口來。他衣服被單都收拾去了。也不對我說聲。定是賭氣去的。衆僧那個肯認。都說。我等並無口角。他立心要遊方久了。只牽挂着劉狗兒。昨日燒些紙錢。是打算出門的意思。長老不信。吩咐四下裏尋訪他回來。衆僧口裏答應。那個去尋。只在寺前寺後閒蕩。了個把時辰。來回覆道。沒處尋。想他去得遠了。吃了早飯。慈長老又催促衆僧分頭再去。自家拄個竹杖。也去村中走了一回。轉到寺前。見這些徒子徒孫們在水潭邊。一行兒擺着。險些瓦片兒賭打水鼓耍子。慈長老發個喉急道。我老人家也自家去奔走一遍。虧你後生們看得過。在這寺裏相處幾時。全沒些情分。就不去訪問他。個下落。衆僧見慈長老認真。越發不在意。一個道。不消尋得他。他想着老太太恁地牽掛。決不去遠的。只兩日三日。自要來看你。又一個道。老太太。你便牽掛他。他到不牽掛你。若是他心地好時。不走了。就去。也得對你說一聲。又一個道。他將來是一寺之主。我們都沒用的。怎教老太太不牽掛。又一個道。他又沒有俗家。原是個滄來僧。老太太有處尋他麼。又不是我們作中。過繼到寺內的。認得他何州何縣。向海底下撈針去。老太太

你必定曉得些蹤跡。對我們說知。待我們寫個長帖請書。請他到來便了。慈長老被衆僧七嘴八舌。氣得開口不得。回到房中落了幾點眼淚。以後也不教衆僧去尋了他。每日鎖了房門。自家各處找問。每遍回來。衆僧背後做手勢裝鬼臉。慈長老只做不知。過了月餘。毫無音耗。慈長老又在觀音大士前求了好幾遍籤。都是不吉話兒。於是想着。起初求的籤上說道。螟蛉只暫時。又道來處來時去處去。是一定尋不着了。那籤是第十五籤。剛剛撫養到一十五歲。想是天數已定。無可奈何。正是世上萬般辛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况天下無有不散的筵席。這段話繳過不提。再說蛋子和尙出了寺門。立心要遊各處名山。訪個異人。傳個驚天動地的道法。便一路化緣前去。走到全州湘山光孝寺中。拜了無量壽佛的真身。又往衡州朝見南嶽衡山。把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都遊個遍。忽一日。蛋子和尙同幾個僧家。來這沔陽生夢山下經過。到個所在。絕無人烟。都是亂山。因貪着僻靜。只顧前走。忽見白霧漫漫。前途不辨。心中正在驚疑。只聽一僧在後面叫道。快轉來。錯走了路。蛋子和尙隨着僧伴轉去。問道。這是甚麼所在。那僧一頭走。一頭說道。聞得這裏有個白雲洞。乃白猿神所宿。內有天書法術在內。怕人偷去。故與此大霧以隔絕之。一年之內。只有五月五日午時。那一個時辰。猿神上天。霧神暫時收斂。過了這個時辰。猿神便回。霧氣重遮。內有白玉香爐一座。只香爐中煙起。便是猿神將歸之驗。曾有個方上道人。趁着這個時辰。進去將到洞口。看見一條石橋。甚是危險。不敢過去。只得罷了。這霧氣不知許多里數。若誤走進去。被霧迷了。四面皆無出路。就是走得時。受了這霧氣在肚裏。不是死。也病個夠。這雲夢山共有九百里長。本地還有不曉得白雲洞的。蛋子和尙聽了。心下想道。原來真有這個法術在內。我若沒緣時。便與那個有緣。過了幾日。撇却了同行僧伴。獨自到雲夢山舊路來。他便旁着近霧之處。折些枯木。摘些松枝。低低的搭起一個草棚。日裏出外投齋化飯。夜間就在棚中歇息。專等端午日。要到白雲洞中盜取白猿神的天書道法。若是。偷就偷着了。那一個不去走。一遭兒。那末也不見得天書妙處。正是。

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畢竟蛋子和尙怎麼樣去盜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冷公子初試魔人符 蛋和尙再盜袁公法

道法緣流各一宗。白雲洞裏最神通。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話說蛋子和尙在白雲山下草棚中棲身。專等五月端午日霧氣開時。便去白雲洞中盜法。此時已是四月初旬。算來還有一個月。心下十分焦燥。雖然求法的念頭甚誠。但還在半信半疑。恐怕那僧伴所言。乃道聽途說。未必是真。但說是假時。這霧氣那裏來的。於是便時常跑在山巔上去探望。只見忙忙蕩蕩的一片白。止不知中間是怎樣光景。一日吃飽了飯。又買些酒來。吃個半醉。說道。聞得醉飽之人。霧氣傷他不得。我頭頂着天。腳踏着地。怕什麼袁公。袁婆。等甚麼端午。端午只管向他。要這天書罷了。他便乘着酒興。冒霧而行。約進去還沒有一里。那霧氣漸漸加濃。眼也開不得了。只得轉身出來。到此方知。僧言不謬。到了端午日。看看已牌時分。霧氣漸開。交了午時。天氣清爽。蛋子和尙道。慚愧。果有此話。今日被我守着。便穿雙把滑的多耳麻鞋。提根檀木棍兒。抖擻精神。飛也似的奔去。行過二三里外。只見高高低低。都是亂山深澤。草木蒙茸。不辨路徑。只中間一綫兒。略覺平穩。似曾經走過的。他便依着這路行去。約莫行了十里之程。果然有個石橋。跨在闊澗之上。足有三丈多長。祇一尺多闊。橋下波濤洶湧。亂石縱橫。如刀槍擺列。蛋子和尙初時看見。未免駭然。一念想着道。既到此間。如何生退避心。死生有命。怕他怎的。便把眼睛看着前面。大着膽子跑去。不覺竟一溜烟的跑過去了。走過了那邊。便是石洞。洞口上面鐫白雲洞三字。進得洞時。好大一片田地。別有天日。但見。

平原坦坦。古木森森。奇花異草。四時不謝長春。珍果名蔬。終歲不栽自足。楚王遊獵。馳騁未經。司馬辭

章形容不到。避秦假使居斯地。縱有漁郎難問津。

蛋子和尙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行到前去。見一座大石峯。峯上供着一個白玉爐。瑩潔可愛。蛋子和尙道。且莫論天書法術。只這般景致。這般寶貝。都是世人夢想不到。我今日得到此地。也是宿緣有幸。他爬上峯頭。正待飽玩。忽聞得香氣撲鼻。轉眼看時。只見爐中一縷香烟已裊裊而去。蛋子和尙大驚道。莫非午時過了。白猿神歸來也。便撲地跳下了峯頭。也不回顧。一心照着來路狂奔。連這根檀木棍兒也遺失了。到得石橋邊。只見霏霏靄靄。霧氣漸生。這和尙着了忙。在橋上打個腳絆。險些兒跌倒落下去。且喜過了石橋。膽便壯了。放開脚步。十來里路。須臾走到。回頭看時。一天濃霧。把洞門依舊遮藏。蛋子和尙回到草棚中。坐了一個多時辰。喘息方定。心中納悶道。特地這遍辛苦。只看得些景。却沒討得一點兒消息。還不知這天書。真個有也。沒有。正是貪看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夜珠。到另一個端午。整整的還有三百六十日。怎生捱得過去。又思想了一回道。一遍生。再遍熟。再等一年。我也不看什麼景致了。一口氣跑到那白猿神的臥室。隨他藏得天書多多少少。滿擔的挑他出來。任我揀選取用。却不好麼。從此安心息意。把這草棚兒。權當個家業。整整月整日的四處去閒逛。暮化一日。行到一個地方。名曰永州。其地有個石燕山。有個涪溪。都有些奇處。怎見得。其山堆滿的零星碎石。狀如燕子。若風雨時節。遠遠望去。就像飛燕一般。人若走近。也撲到身上來。及至拿到手中看時。却還是一塊石頭。風息雨止。便不飛了。那涪溪石崖上。天然嵌一塊鏡石。高一尺五寸。闊三尺。厚三尺。其色如漆。明澈異常。雖比不得秦時照膽鏡。把臟腑都照出來。却也一根根鬚眉。朗然可數。蛋子和尙因愛這兩處古跡。便在永州多住些時。一日。蛋子和尙又到石崖邊去看時。却不見了石鏡。單單留下個窟窿。正當驚訝之際。只聽得山坡一陣鸞鈴聲響。一羣人乘飛奔前來。蛋子和尙伏在一株大松樹傍。偷眼看時。爲首馬上的。是一位年少郎君。生得唇紅面白。頭戴唐進士巾。身穿吳綾道袍。騎下一匹黃櫻馬兒。後面跟着十來個家童。那郎君下了馬。步到崖邊。看石這個窟窿。便指天畫地。不知與家童說些甚麼。隨後

四個莊家牽繩帶索的扛着一塊黑色大石頭來。蛋子和尙心下想道：一定是這郎君取了那石鏡去了。把石頭照樣做一塊來嵌着哄人。當下只見莊戶擡到崖邊。衆家童道：趁這繩索方便，不要歇手。衆人一齊上前助力。也有在上面牽的，也有在下面推的，也有將槓子幫襯的。不一時，將一塊石頭弄得窟窿跟前。相看地勢安頓停當，才慢慢的扯起繩索。那石頭却恰好嵌下。衆人便發起一聲喊來。原來那塊黑色石頭就是石鏡。却說這郎君姓冷，是本處冷學士的公子。雖然生得標致，但爲人刻薄，諷名叫做冷剝皮。他家有個田莊，只在這五里之內，叫做冷家莊。這冷公子一心愛那石鏡，驀地教人偷回莊上去。誰知此鏡有神，離了石崖就如黑炭一般，全無絲毫光彩。方纔送還舊處，剛剛嵌入，便明朗如故。蛋子和尙聽得衆人發喊，伸出頭來看時，冷公子早已瞧見，喝道：喂，那個和尙獨自一個在此探頭探腦，莫非是剪徑的毛賊麼？蛋子和尙只得出身向前，打個問訊道：貧僧稽首了。貧僧是泗州城人氏，發心要朝各郡名山，經遊貴地，不知貴人到來，失於迴避，請勿見責。衆家童道：這行脚僧無禮，見了大爺，頭也不磕個兒。蛋子和尙正待回言，到是冷公子說道：出家人不須行禮，動問長老尊姓大名。到敝地幾時了？掛搭在何處？蛋子和尙道：貧僧在迎暉山迎暉寺出家，叫做蛋子和尙。到貴地雖然將及一月，並不會落個寺院。只是風餐露宿，冷公子便道：難得有緣相遇，敝莊不遠，欲屈長老到彼素齋，是必勿拒。蛋子和尙道：多承大檀越厚意。當下冷公子上馬先行，吩咐兩個家童跟隨長老。隨後慢來，却說兩個家童在路上對長老說道：我大爺好的是道家，不信佛法，從不會齋一個僧。布施一文錢的，今日了見長老，便請莊上赴齋，是十分敬重，破格相待了。蛋子和尙道：你家大爺姓甚？家僮道：姓冷，諱辛闕的冷字。我家老爺在朝，官拜翰林院學士，祇生下只一位公子，留在家中讀書。他新近娶了個小主母在莊上，因此這幾日只在這莊上住，說話之間，已到莊前。蛋子和尙看時，果然好個冷家莊。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路列着幾樹槐陰，面對着一泓塘水。打麥場，平平石碾，正好蹴球。放牛坡，密密草

鋪又堪馳馬層層精舍似齊孟嘗養客之居處處花臺疑石太尉娛賓之館定是宦家良別墅非同村戶小莊園。

蛋子和尙到了堂中，冷公子出來重新講禮看坐。問道：長老出家幾年了，青春多少，不像有年紀的。蛋子和尙道：貧僧虛度一十九個臘子，從幼出家的，原來僧家不序齒，只序臘。冷公子道：俗家端的姓甚，難道真個姓蛋不成？蛋子和尙道：貧僧在佛門長大，並沒有個俗家相認，只這蛋子二字，姓也是他名，也是他。冷公子道：聞得命犯華蓋的，定要爲僧爲道。長老從小入空門，是十二分的硬命了。冷公子又道：是那月日生？蛋子和尙道：貧僧是月內領進寺門的，說起來，像是十一月的光景。日子時辰都不曉得。當下只見一個家僮出來問道：素齋已完，擺設何處？冷公子沉吟了一會，答應道：擺在採蓮舫裏罷。冷公子先起身道：請長老到後園赴齋。蛋子和尙道：多謝了。冷公子道：方纔失問了，敢也用些葷酒麼？蛋子和尙道：葷酒到不會戒得。冷公子笑道：怪道長老恁般雄壯，恁地時，小莊到也便當，便吩咐家童把些現成魚肉之類，煖一大壺好酒，一同素齋送去。又道：在下有些俗事，不得相陪了。蛋子和尙道：不消費心，少停再謝。當下蛋子和尙別了冷公子，隨着家僮彎彎曲曲走到後園。這園中有個魚池，約莫數畝大，正中三間小小亭子，彷彿江南船樣，一順兒造進去的。亭子四圍種些蓮花，此時是深秋天氣，沒有花了，只有些敗葉橫斜水面。亭上有個匾額，寫採蓮舫三字，是傍江探花馮採題。池南邊三間大敞廳，兩旁都是茂竹，廳前大石頭砌就一個月兒臺，臺下繫一隻小小渡船，家童請長老下了渡船，解了纜，把個槳兒划着，頃刻便到了亭子邊。和尙進了那採蓮舫內看時，果然與船舫無異，一間間都有照壁隔斷，都是開關得的。第一層是個小坐起，第二層又進深些，擺有桌椅等件，旁邊都有朱紅欄杆，檐下掛着斑竹簾子。第三層四圍暖窗，中設小榻，分明是個臥室。蛋子和尙心裏暗想道：要請我吃齋，到處吃得如何？送我有水池中間，敢是怕我走了去不領他的盛意麼？不然，難道他不信佛法，怪我們僧家，哄我到這絕路來餓死不成？正在傍徨之際，只見兩個家僮，擡着食盒，送到亭子間。

中桌上擺着看時。是一碗鵝肉。一碗臘肉。一碗豬蹄兒。一碗鮮魚。一碗筍乾。和那香蕈煮的一碗油炒豆腐。一碗青菜。共是四輩四素。另外一大壺酒。一錫撥子白米飯。蛋子和尙也不謙讓。便恣意飲啖。衆人等他吃完。收拾過了。抹靜了桌子。却待轉身。蛋子和尙問道。你家大爺在那裏。貧僧作別了好去。衆人道。大爺還沒有主意。想是要留長老過夜哩。說罷。下船去了。蛋子和尙道。留我過夜是甚麼意思。我且耐性住着。看恁地看看。天晚。又見兩個家僮。一個抱着一副鋪陳。一個拿着茶食點心之類。下了渡船。到亭子上。一個擺着茶食說。請師父用茶。一個擺設臥具。叫聲師父安置。他兩個又下船去了。蛋子和尙道。且快活睡他一夜。明日却再理會。第二天天明。兩個家僮又來送湯送水。擺設早飯。整整齊齊的兩輩兩素。蛋子和尙吃罷。便道。貧僧無功食祿。今日是必要去了。家僮道。大爺還要與長老面會講話。只這幾日不得工夫。只叫我們好生款待。長老且寬心住下幾日。怕他怎的。蛋子和尙道。你大爺有甚話說。索性說個明白。我住在此也安穩。家僮道。大爺肚裏的事。我們手下人怎曉得。長老莫非夜間怕冷靜。要個人作伴麼。若是要時。莫說別的。就要個婆娘。也是容易。去年大爺養個全真道人。也在這個亭子上。他講甚麼採陰補陽的法兒。夜間少不得婆娘相伴。大爺會喚過了三四個娼妓。陪伴與他。我們也鬼混了一個多月。如今往洛陽去了。說是今年又要來的。蛋子和尙道。貧道從不曾破色戒。也不怕冷靜。只是一件。既承你大家爺美意。相留。就放我在這園中閒走閒走。散澹一時也好。家僮指着南邊的敞廳道。這廳後一帶樓房。就是娶的新姨住下。常時有了環們下樓採花。恐怕婦人行走不便。蛋子和尙聽得這話。便不開口。話分兩頭。却說冷公子生長富貴之家。迷花戀酒之事。到也不在其內。只有一件不老成。頗好師巫邪術。四方薦來術士。無有不納。恰好這幾日前。鄰縣王樞密的公子薦一個人來。叫做鄭淨眼。自言眼睛能見鬼神。更有覲人之術。十分厲害。且說漢時有那巫蠱之事。乃是刻成木人。手持木棍。埋於地下。夜間祀鬼咒咀。可使木人往擊仇人。唐時呂用之在高駢門下用事。專權亂政。無所不爲。他就將銅鑄就高駢一個小小身軀。眼耳俱用物蒙着。藏於篋中。埋於自己臥床。

之下。就是使他耳目昏亂。惟我所制。如今酆淨眼之術。又自不同。他要醜誰時。只在僻靜處設立祭壇。供養神將。壇前畫一大圈。圈內放個磁罈。將那人姓名籍貫。生年。生月。生日。生時。開寫置放罈內。他在壇前書符念呪。攝其生魂。三日攝不來到。五日。五日攝不來到。七日。生魂來時。祇長一尺二寸。面貌與其人無異。若他走進圈內。把令牌牌一下。便攝入罈中。書符固封埋之坎方。其人立死。有詩爲證。

當年老耄說高駢。太子曾否巫蠱冤。口使呪人人便死。誰個不握死生權。

這四句詩言人生死有命。就是魘魅之術。弄得死時。也是本人命盡。祿絕。俗語道得好。棺材頭邊。那有呪死鬼。雖然如此。又有一句話道。寧有屈死。沒有冤生。若是那人福祿正旺。便遣個天雷。也打不死他。若是庸常之輩。一般也有屈死的。不然。陰間設立枉死城。爲着甚麼。閒話休題。且說冷公子聞酆淨眼有這家法術。急欲學他。但未會試得真假何如。今見這蛋子和尙是個遊僧。又不曾落個寺院。便一心哄他到家。要將他試法。已問得他名字籍貫了。只這生辰就單有年月。却沒有日時。便着人到酆淨眼下處。請他到來商議此事。淨眼道。若沒有生辰。須得本人貼身衣服一件。及頭髮或爪甲。也是一般。冷公子道。這却容易。便吩咐家僮取匹新布做成衫兒。送與那和尙。只說大爺恐怕長老身上不淨。教送這件布衫來。換下舊的。你便拿來。再去喚個待詔。與他淨頭。吩咐暗地收拾他剃下的頭髮來。回話。那和尙只認作好意。那知就裏。便是家僮也不曉得主人之意。當下家僮哄他脫下貼身布衫一件。又收拾得剃下一頭短髮。獻與冷公子。冷公子不勝之喜。就同酆淨眼到東邊一個收米的倉廳。上來如法擺設壇場。辦下些紙馬香燭之類。只留兩個極小的家僮答應。又將倉廳門兒下鎖。每日辦下三餐。家人們都在門口聲喚。安僮開鎖接進。並不許進去窺看。真個鷄犬不聞。甚是秘密。却說酆淨眼。巴不得鬻死那個和尙。顯他法師有靈。便傳接與冷公子。得他一大財。所以極其用心。當下取一幅黃紙。寫下供奉追取生魂一名。乃蛋子和尙。泗州城人氏。迎暉山迎暉寺出家。今遊方到本處緣由。將他頭髮裹做一個包兒。又將他貼肉布衫。書下許多追魂符。在上面納做一



個放在淨罈內。壇前將石灰畫個大圈，將淨罈放在圈內。鄆淨眼一日行香三遍，夜裏在壇前書符念呪，步罡踏斗，每夜弄到二三更。到第三日，這裏全無影響。那裏蛋子和尙已覺有些頭痛身熱。到第五日，蛋子和尙已病到起身不起。鄆淨眼見圈子外微有黑氣往來，已知是遊魂蕩漾，次日叫冷公子問取和尙消息，得知臥病不起，便越加用心做張做智的施設。到第七日黃昏以後，那團黑氣往來甚頻，不住的在圈邊打旋。交至三更，果然聚成一尺二寸一個小和尙之形，或進或退，徘徊圈外，只見鄆淨眼圓睜怪眼，把令牌向案桌上很擊一下，喝道：「值日天將，城隍土地，這時候不奉吾法旨，更待何時？」說猶未了，那和尙一滾滾進罈來，對着罈中便鑽下去，不鑽時猶可，一鑽下時，壇前忽起陣怪風，空中霹靂作響，罈兒迸做了七八塊。那鄆淨眼口吐鮮血，死於壇前。可憐他做了一世的術士，到此未能害人，先害自己，有詩爲證：

邪術有驗害他人，無驗之時損自身。圈外遊魂仍不滅，壇前淨眼總非真。法隨靈破兒童笑，咒與人空公子噴。萬事勸人休計較，舉頭三尺有神明。

後人又有詩云：

毀人還自毀，呪人還自呪。譬如逆風火，放着我先受。呪詛神如靈，祈禱福且厚。冥冥司命者，大權寧倒授。願發平等心，相安庶無咎。

當時冷公子驚倒在地，半晌方纔甦醒。兩個十來歲的安童，嚇得啼哭不止。當下冷公子慌忙自去開鎖，喚起家人收拾壇場尸首。到來朝買下棺木盛殮，一面寫書與王樞密公子，只說中惡身死。一面叫人打聽蛋子和尙時，那和尙出了一身冷汗，病已好了。冷公子十分沒趣，雖然機關不曾漏洩，却也無顏見他之面。便封下二兩銀子，叫原服侍他的兩個家僮，打發他起身。自己只推遠出，不與相見。蛋子和尙只道見他有病，不留他居住，却不知借他試驗。險些兒送了殘生。當下蛋子和尙接了銀子，千恩萬謝道：「多承布施了，他刺着光光潔潔的頭兒，貼肉又換了一件新布衫，便歡歡喜喜離了冷家莊，往四處遊方去了。却說王樞密公

子接得冷家書信，打發回書，也免不得報與酆家家小知道。他家妻兒女兒親兒眷兒聞知此信，即趕上一大隊過這冷家莊來，守着棺木只是哭哭啼啼。冷公子自知事不正氣，央過王文先生出來，處些殯葬之費。與他又把些盤纏銀兩送與衆人，內中有個出尖的奸猾老兒，與王文先生私講，得了些偏手，就於中一力擔當，攬撥擡回棺木，方纔清淨，却也廢過百十兩銀子。冷公子一生刻薄，慣要算計別人，不道這一番做了折本的買賣。地方鄰里見是宦家，又是有名的剝皮公子，誰敢出頭開口，只是背地裏暗笑。正是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不在話下，再說蛋子和尙閒遊度日，光陰易過，不覺又是一個年頭。看看自春而夏，又近端陽，已是五月節氣。蛋子和尙一月前又轉到雲夢山下，將那草棚添蓋完好，依舊住下。他先預備些素糧，自初一日起便不出去化緣，只在棚中打坐，養定精神。等到端午，他便一早起來，扎縛停當，拿一條搭膊，將布衫兒緊緊束着，穿一雙多耳麻鞋，約莫午時將到，他冒着霧氣走到洞邊時，剛剛霧氣斂盡。蛋子和尙喜不自勝，這是第二回了，所以越發膽大，信步行去。早過了那三尺長一尺闊的不測橋梁，蛋子和尙進得洞門，無心觀看景致，只望着那座供白玉鑪的大石峯，一直走去。原來石峯對處是個天生石屋，約有民屋五六間之大，中間空空洞洞，並無鋪設，穿過石屋後面，又是個小小石洞。蛋子和尙想這洞內，必是白猿神藏書之所矣，便低着頭鑽進洞去，正是：

不思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領下珠。

只因這一番，竟把個蛋子和尙空費一片精神，重受一年辛苦，畢竟幾時纔盜得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石頭陀夜鬧羅家畝 蛋和尙三盜袁公法

休將懶惰負光陰，鐵杵勤磨變繡針。盜法三番終到手，世間萬事怕堅心。

話說蛋子和尙暗想道：這小洞內，必是袁公藏書之所，便低着頭鑽進去，只只裏面彎彎曲曲，或明或暗，或

寬或窄。有好幾處像屋的所在。內有石床。石椀。石椅。石桌之類。亦有石筆。石硯。石碗。諸般家伙。俱生成形像。拿不起的。並不見有甚麼書籍。再進去時。洞漸小了。地下低窪。約有一二尺深的水。料是盡頭處了。覆身轉來再看一回。已知天書不在其內。便鑽出洞來。蛋子和尙走到前面石屋內。周圍細看。只見他叫一聲。阿也。遠不遠千里。近就在目前。這兩邊石壁上。鐫滿許多文字。不是天書。又是何物。只是一塊天生石壁。撥又撥不去。要抄錄時。紙墨筆硯。又不曾帶來。如何是好。且憑着自己記性。看他幾件下肚。也不枉辛苦走這兩番。他方才站定脚頭。抹一抹眼角。仔細從頭辨認時。忽聞得一陣香氣撲鼻。走出屋外。瞧時。白玉鐘中早已烟起。慌得蛋子和尙不敢回頭。拽開兩腿。脚不點地。一口氣直跑過了石橋。到了松林裏面。打坐良久。喘息方定。那時蛋子和尙想着兩遍。到白雲洞中。擔了多少驚怕。受了多少辛苦。不曾掏摸得一些子在肚裏。不覺的放聲大哭。一連哭了三日三夜。兀自哀哀不止。忽聽得門外大聲問道。棚中何人。如此悲切。蛋子和尙聽得人聲。抹乾眼淚。鑽出棚外看時。却是個白頭老者。但見。

眉端抹雪。頰下垂絲。聲似洪鐘。形如瘦鶴。頭裹着一幅青絹巾。腦後橫披大辮。身穿着四鑲黃布襖。腰間緊束細縲。脚踹方鳥。飄飄真欲凌雲。手執藤條。步步真堪扶老。若非海底老龍。定是天邊太白。

蛋子和尙見他形容古怪。連忙向前打個問訊。那老者又道。長老不多年紀。緣何獨自一個。住在這荒山之中。有甚苦情啼啼哭哭。試向老夫訴說這個。蛋子和尙道。好教長者得知。小僧從幼出家。並無親屬。只因一心好道。要學個驚天動地之術。聞知此山有個白雲洞。內藏着天書道法。因此不辭辛苦。欲求一見。誰知兩個端午。到得洞中。全沒用處。便把第一次尋不見天書。第二次見了。又不能抄寫。備細說了一遍。說罷。又哭起來。老者勸道。長老不須過哀。聽老夫一言。這白雲洞。老夫少年也曾到過。蛋子和尙轉悲爲喜。忙問道。長者既曾到過。必見天書。不知抄錄得多少。老者道。雖則看見。無計取得。後來遇着方上一個全真道人。對老漢說。此天庭祕法。不比凡書。可以抄寫。要得法時。也不用筆臨。也不用墨刷。只用潔白淨紙。帶去到那白

玉香爐前誠心禱告發個誓願替天行道不敢爲非祈禱過了便將素紙向石壁有字處舉去若昇道法有緣的就摹得字來若無緣的便一個字也沒有蛋子和尙道長者可曾摹得老者道老漢精力衰頹就摹得來也做不及了故此不曾蛋子和尙道長者高居何處若小僧摹得來時好來請教老者道老漢離此不遠開時便來相探說能策着一根藤條望東路一直去了當下蛋子和尙似信不信的道一不做二不休拚得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再守他一年十二月好歹要掏摸些兒本事到手如果這祕法不許人傳又鐫他在石壁上怎的從此又盼着下年的指望這松棚中怎過得一年四季所以蛋子和尙仍舊向外遊行化齋去了不一日來到辰州地方且說辰州是甚麼去處你看

複嶺重岡控溪扼洞山有二酉五城之雄水有黔江武溪之勝羅公隱處鳥鳴占南無差辛女化來有立與人不同明月洞泉澄巖上桃花山翠滿峯頭齊天秀色每連雲龍澗腥風常帶雨

蛋子和尙在辰州往來遊食非止一日無事不題却說蛋子和尙這日偶行到黔陽縣界上到一個曠野所在只見高低不等四望都是亂塚草深過膝甚是荒涼走了多時無一處去化齋飯吃看看日色已曠肚中饑餓正沒擺佈處忽見高岡上四五個樵夫挑着柴擔忙忙而走蛋子和尙趕上一步扯住個老成的問道貧僧要到黔陽縣中走那一條路去近些樵夫指道從此向南走了這岡子便是羅家畝大路那裏有幾家莊戶你再問便了天色已晚咱們還要趕過界口去沒工夫與你細講說罷挑着擔子飛也似的去了蛋子和尙不敢阻擋又遙問一句道這裏喚做甚麼地名聽得那邊答應個亂葬崗三字蛋子和尙點頭道怪不得丘塚纍纍原來是土人埋骨之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學些本事做些功業揚名於萬代之下似此一抔黃土誰別個賢愚嘆了一口氣向南而行又走了好多路地勢漸平見有幾處田畦禾黍想是羅家畝了却沒看見一個人幾間零星草房都封鎖着門沒人住下只得忍餓又走看看日落天昏望見隔溪一林樹木像有個人家欲待渡溪而去又不知深淺蛋子和尙走近灘流把這防身短棍向水中一探誰知水深丈

餘那棍直到水底才浮起來，半橫半豎的向下流溜下去了。蛋子和尙打撈不着，只得捨了這棍，沿溪走上。約莫又走一箭之地，只見溪面稍狹，有兩根雜木將草繩捆着，橫在水面，做個浮橋。蛋子和尙性急，便把雙足踹下，不提防草繩日久朽爛，這邊身勢去得太重，把兩根木頭一脚蹬開了。好個莽和尚，收脚不迭，便踢地躺將下去，喜得蹠個淺處，是剛淹到乳旁，只是衣包都打濕了。他左脚陷在深沙裏面，掙得脫時，一隻麻鞋已失了。當時蛋子和尙無可奈何，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拖泥帶水走過那一岸去，將濕布衫和那裙兒褲兒脫下，絞乾了水，依舊穿上，便把右腳麻鞋一發脫下拋去了，赤了雙腳，提了濕衣包，遙望着樹林而走。約莫離那林子還有半里之遙，早見有數間茆舍，近前看時，却也閉着門，在那裏只見門外茆檐邊鋪着一窩亂草，一個頭陀盤着雙膝，在上打坐，他面前擺一卷經典，左首安放包裹，倚着一根兩頭鐵裏的齊眉短棍。兒蛋子和尙向前叫道：「老師父，貧僧是失水逃命的，求慈悲救護則個。」那頭陀垂着眼皮，全然不睬。蛋子和尙道：「啐，是木的還是石的，如何只不開口？」忽然想道：「莫待纏他，我且去敲門。」敲得開時，化碗熱湯水吃吃也好，但不知這屋內有人住，沒人住，又猛想道：「那頭陀同是佛門中出身，尚然如此，黑夜敲門打戶，知道人心喜怒如何，打熬也只是一夜，目喜不是寒天，這濕衣裳在身上暖過一夜，好歹也乾了。」衣包便慢慢的整理，也不打緊，便把搭膊將腰束緊，也來檐下向頭陀對面打坐。那頭陀見這裏和尚坐下去了，便罵道：「死禿驢，心檐下是老爺，要伸腰躺脚的，恁般不達時務，不管濕衣濕裳，胡亂擠來，叫老爺怎得安穩？」蛋子和尙想道：「那裏有這樣的出家人，開口便罵，恁地粗莽，沒奈何，又耐氣了對他說道：「貧僧錯走了路頭，一日沒討得口齋飯，又失脚踏在溪中，渾身打濕了，夜晚沒有處去，權借這檐下歇過一宵，明早就行，與老師父沒甚妨礙，望乞相容，則個。」那頭陀愈加發狠罵道：「死禿驢，你不認得老爺麼？老爺叫做石頭陀，異名石羅漢的便是。」一生遊方，行也是獨行，臥也是獨臥，不慣與人合夥，你這死禿驢，不知是好人歹人，來此混帳，走便走，不走時，一根棍結果了你性命，說罷，便站起身來，將手去摸那棍棒。蛋子和尙又餓，又冷，身邊又沒有器械，只怕那頭

陀了得。敵他不過。慌忙立起道。老師父息怒。貧僧迴避便了。那頭陀又罵道。死禿驢。怕你不迴避。須是遠遠的與我閃開。若近在側時。老爺一眼瞧見。休想饒恕。蛋子和尙連聲道。不敢不敢。便提着衣包。望屋後走去。蛋子和尙在這黑暗中。正不知那裏去好。便信步走去。到得樹林中間。只見一株大松亭亭直立。約有百尺之高。心下想道。這樹上到好安身。只是怎得上去。當下心生一計。將搭膊解下。連衣包拴在腰裏。向那松樹傍一株小樹跨上去。一手攬着松枝。將身就勢跳過那樹。又盤上幾層。揀個大大的杈中。蹲坐着。方纔安身得牢。忽聽得下面聲響。蛋子和尙向下仔細一看。只見那頭陀提着齊眉短棍。在樹林中左右行來走去。東張西望。口中哼道。死禿驢。真個那裏去了。穿過林子。又走去一段路。纔回轉來。倒拖着棍棒。向舊路徐徐而去。蛋子和尙看了。心下想道。幸喜未遭他的毒手。只是一件。那頭陀獨自一個。坐在人家門首。好不冷淡。得個人作伴也好。爲甚抵死不容。比及讓了他。也就罷了。却又來東尋西覓。只恐我還在左近。放心不下。其中必有緣故。莫不是要做打家劫舍的勾當。怕我礙眼。但這個荒村草舍。料有甚大財富。動了他火。好生難解。且莫管他。自己安息一時。再處方欲打盹。不覺肚中餓得肚痛。腸鳴起來。蛋子和尙道。這一夜好難過。就熬過今夜。來朝怎得氣力。跳下樹去。便跳下時。也走不動。倘遇了那賊頭陀。豈不乾折個性命。與他。聞得仙人餐松茹柏。我且學他一學。看到底如何。便把松枝上嫩毛摘來試嘗。雖不可口。却也清香。吃了些兒。引得性起。使不論老的嫩的。滿把的放在口中亂嚼。嚙下了許多。也覺得腹中充實了些。忽然一陣風來。遠遠的聞得號呼哭泣之聲。蛋子和尙道。奇怪。這異又不是鬧熱村坊。此聲從何而來。側耳再聽時。其聲哀急。像是婦女聲音。分明在前面茆屋那一帶兒。蛋子和尙猛省道。是了。一定是那賊頭陀幹了不公不法之事。欲待不理。心頭氣忿。忿的怎忍得住。我且悄悄地去探個下落。也得放懷。當時解下腰間衣包。縛在樹上。重把搭膊拴緊了腰。分開松枝。望下奮身一跳。兩腳點地。毫無損傷。將身抖一抖。走出林子。照前來路一步一步的捱去。約莫茅屋相近。他悄悄地舒頭去望時。那檐下却略無動靜。再上幾步。向前一看。已不見了頭陀。走上檐頭。

左右細看端的不見了，側耳聽時，裏面哭聲也住了。蛋子和尙心下疑惑，便輕輕的推那門兒，想看個究竟。蛋子和尙推那門時，初時推不開，以後用力一推，只聽得撲地一聲，棍兒倒地。左一扇門兒早已開了，原來這石頭陀在裏面用棍撑着門，却撐得不牢哩。和尙抬眼看時，這茅房原來是小小三間，開闢兩進，一披頭，一進兩邊，安放些做屋的土磚木料，更有幾處粗重家伙，中間空個走路。第二進做個內室，左首披屋裏面，安排鍋竈。石頭陀正脫得上身赤膊，在竈上燒火煮飯。石頭陀聽得開門響，慌忙起身來看，說時遲，那時快，蛋子和尙一脚踏進門來，正踏着棍兒，便曲腰下去，綽棍在手，知道裏面有人出來，便急向木料堆裏一閃，閃過石頭陀黑暗裏急切不辨，見大門開着，便鑽出外去探望。蛋子和尙乘着披屋下有些燈光透出，便對着裏面天井一溜進去，這邊進去的還不曉得裏面詳細，那裏面暗處有個老婆婆，先已瞧見和尙叫聲，啊呀，又是一位羅漢來到，死也死也。蛋子和尙聽得聲音，情知有些蹊蹺，却待上前盤問，只聽大門右扇開的聲響，是那石頭陀作勢推開，蛋子和尙慌忙退出，仍伏在木料堆邊，只見那石頭陀跨進門內，復身向外發狠的鬼叫道：有誰大膽的敢進來麼？喊了一聲，便轉身下去，拾那地下的棍兒，誰知這棍已落在蛋子和尙之手，和尙有了器械，蛋壯了三分膽氣，那時看得仔細，就他蹲下去時，便做個水面撈衣勢，將棍頭對着他屁股，竭力向上一挑，那頭陀出其不意，精頭皮垂倒，磕下橫身臥地。蛋子和尙怕不了事，舉棍又打下去，那邊把左手來擋，正迎着棍兒，打去得重，只一聲響，打折了兩個指頭。石頭陀負痛大叫：好漢饒命。蛋子和尙已知得了便宜，左手持棍，右手撒開五指，一把抓去，連腰膀連肚皮，做一堆兒提起，到天井裏面，高高的向下一擲，那頭陀殺豬也似喊叫。蛋子和尙上前一步，將右腳劈胸踏定，捻起升籬般大的拳頭，在他臉上晃着，喝道：賊頭陀，你要死要活？那頭陀方纔認得就是落水的和尙，只叫：師兄，是俺得罪了，饒命罷。當下蛋子和尙罵道：賊頭陀，我只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少林寺出身的打手，原來恁般沒用的蠢東西，叫甚麼石羅漢，你便是鐵羅漢，我也會銷鎔你起來，迎暉寺前這一塊大搗衣石，我也只一拳，打個粉碎。先前我再

三讓你原是我出家人本分。我又到林子裏面來尋找我，你實說在此做甚勾當，惹得他家啼啼哭哭，快快說來。還有個商量，若半句含糊，我也不用棍打，只教把你做個搗衣石兒。試我拳頭一試，說罷，便把棍兒撇下。右手捻起拳頭待打，那頭陀心慌，又被蹬緊了胸脯，好不自在，便盡力叫道：「佛爺爺，佛祖師，饒命罷，你放俺起來，待俺細說。」蛋子和尙道：「賊頭陀，便放你起來，料你也不敢走，却待鬆腳放他，只聽得屋裏黑暗中有人叫道：『師父與我家伸冤，則個莫放鬆他。』」蛋子和尙認得就是先前一般的聲音，定了脚看時，只見個白頭老婆婆，腰馱背曲，半羶半走的摸將出來，到了天井中，朝着蛋子和尙跪下，連連的磕頭，只叫伸冤。蛋子和尙道：「老人家，不要多禮，你有甚冤情，快說來。」我與你做主。老婆婆道：「這天殺的壞了我家媳婦母子兩口的性命，只這一句，引得蛋子和尙心頭火起，將脚跟向那頭陀的心坎裏，很力蹬上一下，那頭陀大叫一聲，口中鮮血直噴出來，有詩爲證。」

僧家淨業樂非常，何事芒鞋走十方。做賊行淫遭惡報，分明好肉自剜瘡。

蛋子和尙收起了脚，扯起老婆婆，問其緣故。老婆婆啼哭起來，指着披屋裏面說道：「師父去看便知。」蛋子和尙還怕那頭陀奸詐，再加上幾拳，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踢他一脚，也不做聲了。方才放心，他走到披屋裏，把壁上掛的燈兒剔明，只見那鍋中兀自熱騰騰的出氣，揭開鍋蓋看時，是噴香的一鍋熱飯。蛋子和尙正在要緊之中，便道：「我且吃他兩碗，却再理會。」便向竈前揀起一把荊柴點着，去找碗兒來用。剛剛的在破櫃內取得一隻磁碗，一雙柳木筷兒，猛看見牆角頭又是一個人睡着，倒吃了一驚，仔細打一照，原來是個婦人，剝得赤條條的，死在血泊裏面，却好老婆婆帶着哭，也摸進來了。蛋子和尙問道：「這婦人是你甚麼人，爲何而死？」老婆婆道：「一言難盡。」師父請坐，聽老身慢慢的告訴。蛋子和尙道：「你莫管我，儘你說，我都聽得。」他便端着飯一頭吃，一頭聽那老婆婆的說話。老婆婆坐在門檻上，從頭至尾告訴道：「老身家姓邢，這死的是老身的媳婦，我的兒子叫做邢孝，在這羅家畝種田爲生，因本縣縣令老爺貪財，責取里正要百來擋好丹。」



砂。這丹砂雖說出在辰州，却不是黔陽縣土產，都在辰州老鴉井內。這井好不寬大，四圍生成的青石壁，須要積下些乾柴，放起火來，燒得那石壁迸開，方纔有砂出來。這裏羅家販莊戶種田，空閒時都慣做這行生意。里正科斂百姓的銀子，顧人去到那邊納了地頭錢，好取丹砂。奉承縣令，這販裏幾家莊戶，都接受得工錢。但是有老婆的都寄在親眷人家去了，只我家媳婦有了五個月的身孕，出門不得，又是老身七十多歲，所以兩口兒做伴在這房子內看守。一月前那孝還在家的時節，媳婦患個肚痛的病症，急切沒人醫治。一日，這頭陀上門化齋，兒子回他道：「現有病人在家，沒心緒齋得你。」他問起病症，兒子不合對他說道：「媳婦有四個月身孕了，現今患肚痛，只怕小產。」那頭陀道：「我叫做石頭陀，也叫石羅漢，不但會看經，也曉得些醫理。有個草頭方兒，依我吃了，肚痛便止，又能安胎。」兒子正是沒奈何，只得聽他。他解開包裹，把幾味草方藥煮來灌下，果然肚痛止了。當日請他吃了頓飽齋，他又不耍錢，竟自去了。我們只道他是個好人。昨日他又到這裏來化齋，媳婦回他道：「男子漢不在家，改日來罷。」他不肯去，反把言語調戲我媳婦起來。媳婦閉門進來了，不理他。他坐在門首念經，只是不去。到深夜時分，老身睡了，媳婦還在屋中績麻。那頭陀曉得家內沒有別人，便悄悄地把門弄開，竟走進來，將媳婦抱住，恐嚇他道：「若聲喊，就殺了你。」當下媳婦就被他強姦了。這還是小事，他又教媳婦去燒了一鍋湯，說要洗個澡。媳婦只得與他燒水，燒好了水，教他傾一半在桶裏。那天殺的原來不要洗澡，只見他把包裹打開，取出一丸白藥，教媳婦吃了，說是後來易產。媳婦吃了，便覺有些肚痛。他又解下兩隻新草鞋來，浸在鍋內，對媳婦說道：「我要向你借件東西，合個長生不死之藥。」藥成時，送些與你吃了。大家升仙。」媳婦問道：「借甚麼東西？」他道：「要你五個月的血胎。」那時媳婦慌急了，便哭拜告饒。那天殺的就雙手把他抱定，剝個寸絲不掛，將他綁住手脚，按在桶中，把熱陽揉他的肚皮。媳婦痛極了，再三哀告，只是不允。他又將鍋內兩隻熱草鞋輪流在肚皮上揉擦，可憐血胎墜下。我媳婦當時就血崩而死。老身嚇壞了，伏在後面，不敢作聲，只聽得天殺的說道：「到是個男胎。」他又在布袋內取米造飯，待吃了便走。

不期遇着師父到來。結果他了。正是天理昭彰。惡人自有惡人磨。蛋子和尙也哭起來。問道：他取下的血胎在那裏？老婆婆道：想是收拾在包裹裏了。和尙放下盃筷，尋着了包裹，就在鍋蓋上打開看時，裏面又有小包兒。解開來，是一條布裙子。正裹着血團團的小廝，和那胎衣在內。又一包是十多兩散碎銀子。又是一正細白布包着，一件裂火袈裟。也有件直掇子及零星衣服。另有個布袋盛下二三升雜米。蛋子和尙覷着血胎，心下想道：不知他那長生不死的方兒，是真是假。配甚藥物，怎麼取用。可惜造下這罪孽，棄之無用了。便念聲阿彌陀佛，將血胎連布裙子遞與老婆婆。老婆婆看見了，重新哭起來。蛋子和尙開了銀包，揀幾塊大的，約莫倒有五、六兩，把與老婆婆道：這銀子你將去斷送了媳婦。其餘便自家收拾起了。時天已漸明。蛋子和尙走出天井，看那頭陀面皮發黃，已自沒氣。只脚下穿的到好一雙靑布僧鞋，便自己剝來穿了。將這根齊眉鐵包頭的鐵棍兒，挑了包裹，叫聲老人家，那賊頭陀已死了。天下無事，我去了也。老婆婆道：師父，你去不得。蛋子和尙真個住了脚，問道：爲何去不得？老婆婆道：你雖然替我除了這害，但拋下這兩個尸首，教我七十多歲的老婆婆如何擺布？蛋子和尙道：也說得是我，且把賊頭陀的尸首拋在荒僻處，再來計較。便放下棍棒包裹，一手抓着那死頭陀的腰褲，提出了門，直到林子裏面。此時天已大明。蛋子和尙到得夜來藏身的這株大松樹底下，正待拋下屍首，跨上去取那衣包，只聽得遠遠的有人喝道：清平世界，那裏和尙殺了人，拋在這個地方？蛋子和尙定睛看時，只見林子後面有七八個莊家，一個個背着包裹，跨口腰刀，提口撲刀，飛也似奔將來。蛋子和尙不慌不忙，拋尸在地，蚤陸上樹去，取得衣包在手。衆莊家把這株大松樹團團圍定。蛋子和尙在樹上叫道：貧僧不是殺人的，是殺那殺人賊的。列位閃開，待貧僧下來相見。說罷，使撲地一跳，跳出衆人圈外。衆莊家又把和尙圍住，盤詰來由。蛋子和尙道：列位且說從那裏來。衆莊家道：我們奉縣令老爺差委，往沅州採取丹砂。昨晚到縣，和里正交納。今早起個五更，走到這裏。蛋子和尙道：列位中可有那孝麼？貧僧要報他個信兒。衆人裏面走出個矮黑漢子，上前道：在下便是那孝。蛋子和尙指着這

死屍道這個賊頭陀，便是你七世的冤家。那孝聽罷這句話，好似一千個榔槌在他心上亂敲，面色都變了。一把扯住和尚道：「還我個明白。」蛋子和尚道：「如今我說時，你也不信，尊府去此不遠，列位休散了。大家去做個證見。」衆人道：「邢大哥莫慌，既然同到府上，自然有個分曉。」當時衆人隨着和尚一路走，雖然脚尖兒同向前，脚跟兒同向後，却有三種情況不同。蛋子和尚的心下欣欣喜喜，好像撐船的逆風收港，有個結束了。衆莊家心下疑惑，好像看把戲的，不知搬出甚故事來。只邢孝的心下驚驚恐恐，好像解察院的訪犯一般，有罰無賞，正是背人偷酒吃，冷暖自家知。却說老婆婆見和尚去了，心中害怕起來，不由得東張西望。只等和尚到來，區畫這事，却夢裏也想不到兒子回來哩。這裏老眼模糊，還未分明。邢孝先走一步，却早已看見叫聲。老娘你老人家獨自一個在門外看誰媳婦在那裏，怎的不陪伴你。老婆婆一見兒子，便扯住放聲大哭道：「我兒，你早歸一日，也不見得好端端的媳婦，被甚麼石羅漢弄死了。」邢孝道：「怎麼說？」老婆婆哭道：「他死得好苦。」邢孝聽說，便搶進門去。衆人隨後都到，一擁上前，把那老婆婆擠在後面，只見邢孝連破單抱起媳婦，放在後屋中間，對着鵝胸。大衆莊家也十分淒慘，問蛋子和尚道：「這事怎樣說起？」蛋子和尚道：「等邢大哥哭過了，再問老娘便知。」邢孝道：「我娘年老之人，須是長老與我剖辨明白。」蛋子和尚便把自家落水，借宿，直到打死了頭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述了一遍。邢孝止不住腮邊吊淚，衆人也無不咬牙切齒。老婆婆埋怨兒子道：「都是你聽信了那天殺的鬼話，吃什麼草頭方安胎藥，引得那賊頭陀上門上戶，弄出這事來。如今一命便是兩命，却不是你自家害了妻兒。」衆莊家勸道：「老娘如今說也是無益了，且喜逢着這位長老，報了冤仇，死者也得瞑目。只是如今林子裏躺着一個家裏躺着一個，不是個道理，也該作速計較。」家裏有米麼，可煮些飯來吃了，相煩長老同到縣令相公處首明，等他差官相驗，順便就帶口棺木下來盛殮，省得過些時被做公的看見，又造謠生事。」蛋子和尚道：「聞得縣令是個賊官，告訴他怎的，要埋時，自家埋下便了。」邢孝道：「却使不得，當下燒火煮飯，衆人各剩得有些乾菜，都拿將出來，一起燃着，大家吃飽了飯，老婆婆把銀

子遞與邢孝說明緣由。邢孝又向和尚致謝。衆人道：「也要老娘去走一遭。」邢孝便安排羊頭小車，教老娘坐上，鎖了門，央一個相厚莊戶同推着車兒。蛋子和和尚提了棍，背着包裹，跟了衆人到黔陽縣來，到得縣裏，縣令正升晚堂。衆人將血胎一包當堂呈上，首告地方人命事。縣令把一千人逐一審過，錄了口供。當委縣吏一員下鄉相驗。到次日晚堂，委員回話無異。縣令批云：

石頭陀係無籍遊僧，所犯雖重，已死不究。其屍責令地方埋訖。沈氏着邢孝自行殯葬。蛋子和和尚因義忿傷人，姑免其罪，惟須暫留縣裏，別有吩咐。餘人不究，各自回家。

退堂之後，縣令叫喚和尚到後堂書房中，屏去左右，誇獎了他幾句。然後說道：「我有封緊要書信并禮物，要寄到慶元府親戚那邊，只因路程遙遠，沒個可托之人，不曾寄去。適纔聞得你恁般義氣，又且英雄了得，如肯與我幹這件功勞，回來之日，重重酬謝。蛋子和和尚道：「貧僧乃遊方之人，那一處不去。既然相公有委，誰敢推託。縣令大喜，便喚心腹吳孔目送長老到城隍廟居住，庫上支兩貫足錢，發與道士，着他供給。等候修書完日，便立即起身。却說蛋子和和尚與吳孔目到城隍廟中，道士迎進客堂坐下。蛋子和和尚看見廟宇傾頽，房屋敞壞，道士也衣衫襤褸。因問道：「這神廟香火可盛麼？」道士道：「神道極靈，香火也不絕的。」蛋子和和尚默然無語。茶罷，吳孔目將兩貫錢交與道士，便起身吩咐好生款待。道士就把三百文錢送與吳孔目，折個東道。送他出門去了。道士問明了蛋子和和尚是吃葷用酒的，便忙忙的吩咐廟祝買東買西，安排停當，便擺設在臥房裏面，請他來坐。又把自己鋪蓋搬了出來，讓這房與和尚安歇。蛋子和和尚飲酒中間，問道：「既然神道又靈，香火又盛，爲甚廟宇恁般頽廢？」道士嘆口氣道：「雖然如此，小道却有損無益。」蛋子和和尚低聲問道：「莫非縣令難爲你們？」道士紅了臉，不敢答應。蛋子和和尚又道：「貧僧與這縣令素不相識，只今日要貧僧到慶元府走一遭，相留在此，貧僧一時應承了，不知是甚麼書信，聞得縣令是個貪官，刻剝百姓，足下必知其詳。你休疑慮着，我但說不妨。」我們出家人，難道到與賊狗做一路不成？」道士見他言語出得至誠，便把兩指做個錢圈兒。

說道。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莫說別件。只這城隍廟裏。不論月大月小。要納還他香火錢十貫。不足數時。小道還要賠補。若布施些米料在這裏。縣中便來取用了。所以門內廊廡都無力修整。他戴了幞頭。神道也成了他的勢利。所在所謂威靈顯赫也。只在小百姓上做工夫。撞着做官的。便全無報應。蛋子和尙道。他是那裏人氏。有甚親戚在慶元府。便一封書信。打甚麼緊。何必用着貧僧。道士道。他正是慶元府慈谿人氏。姓侯。雙名明宰。在此做過四年官了。每年積下若干贓物。運至家中。恐有疎虞。所以定要個有本事的。送護將去。去年用人不當。到洞庭湖中被劫去了。聞得今番要走旱路。他留着禪師。一定爲此。他原是窮儒出身。只這任官。家中解庫也開過好幾個了。貪心兀自不止。神師。你道很也不很。蛋子和尙道。原來恁地。道士道。適纔神師盤問。小道多口了。路途中在他們管家或當差面前。是必休題。蛋子和尙道。不消吩咐。當晚酒飯已罷。道士別去。蛋子和尙在房中思想道。這些詐人的錢財。到叫我替他送了去。不成睡到五更。他取了包裹棍棒。出了廟門。一溜煙走了。明日。道士不見了和尙。便慌忙稟知縣令。縣令道。蚤是不曾託他幹事。這遊方和尚。全無信行。便也不責備道士。只追他這兩貫錢完庫。道士只得又去生錢借債。補完這項。倒折了三百文錢。一頓酒飯。後來侯縣令多用賄賂。得陞京職。便自家建個生祠在縣。不料去任後。被衆百姓夜半時。擡那祠中的土偶。打折了脚。拋在糞坑裏面了。那縣令在中途。被馬驚墮地。折足而死。可見天道不爽。此是後話。有詩爲證。

儘人吃着亦無多。苦苦貪求却爲何。試看墨吏終當敗。縱免人誅有鬼訶。

却說蛋子和尙那日。出了黔陽縣。離了辰州。又往湖北荆南一路遊去。遊山看水。留連光景。不覺又過了一年。看看李白桃紅。又早已梅黃杏紫。蛋子和尙切記着本身前程。預先買就一百張潔淨純綿大紙。帶回雲夢山下草棚中來。將紙預先編個一二三四的號數。把石頭陀這正白細布縫個包袱兒包着。又去清水潭中。洗個淨浴。到了端午日。他一早起來。煨飯吃饱。正預備動身。只見雲暗山頭。下着一陣大雨。蛋子和尙道。

却不是悔氣。日日不下雨。偏是今日與我送行起來。只得在松棚內望空磕頭禱告道。某今日若有緣得見天書之面。望乞歛雲收雨。速現紅輪。看看捱到巳牌時分。雨已停止。和尚喜不自勝。取了綿紙。捉了齊眉棍。棒便走。此是第三遍了。路逕已熟。只是山地濕滑。高下崎嶇。况且冒露而行。尤其難走。他一步步捱去。比及霧氣將散。石橋也到了。蛋子和尚舉目看時。吃了一驚。原來這橋是天生成一條青石。經雨後。其滑如油。隨你節節小心。如何把得脚住。有人問道。那三百六十日的濃霧。難道石橋沒些濕氣。直等這番大雨。看官有所不知。但是尋常的霧。都為地氣上升。天氣不應。其氣氤氳迷亂。所以沾衣則濕。觸石則潤。久而不解。這白雲洞的霧。是霧幕中噴出來的。只是乾霧。分明是屨樓海市。望之有形。就之無迹。所以前兩遍石橋全無濕氣。今番雨後難行也。若這橋是三尺四尺。不多步兒也還好。但這三丈多長。下有不測深淵。可是取耍得的。正是。

除非插翅飛將去。動脚之時必墮傾。

是這般說時。第三番又去空了。却不道風急雨至。人急智生。蛋子和尚竟想出一條計策來。畢竟用着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訪師 遇天書聖姑認弟

跳丸雙轉疾如梭。瞥眼年華又蚤過。有事做時須急做。誰人挽得魯陽戈。

話說蛋子和尚在第三遍端午。遇了天雨。以致石橋濕滑。行走不得。便心生一計。放下齊眉短棍。將這綿紙包緊緊拴在背上。倒身下去。將雙手抱定石橋。兩足使一節節攀去。不一時竟被他渡過去了。蛋子和尚爬起身來。合着掌叫聲。謝天謝地。便急急的進了白雲仙洞。來到白玉鑪前。雙膝跪下。磕頭通陳道。貧僧到此第三番。望乞神靈可憐。傳取道法。情願替天行道。倘作惡為非。天誅地滅。蛋子和尚發罷願。便走到石屋。

解下包袱取出紙來。就地展開。逐張檢起。照一號二號順去。先從左壁上起。摹了一十三張。復到右壁去。摹到二十四張。覺得香鼻來了。後邊還有一段摹不及了。便忙將摹過的三十七張。亂亂的捲成一束。用包袱裹了。提着就走。出得石屋。只見白玉鑪內煙氣大發。便慌忙跑出洞來。將包袱照前縛在背後。仍用脚手做力。像糊猴爬樹一般。爬過了那三丈長。一尺闊。光如鏡。滑如油的一條石橋。蛋子和尙喜得這番到手。又且險處已過。檢起地下棍棒。拽開脚步便走。沒多時。走到草棚之中。也不等喘息定。便解下紙束。展開來看。原來他在洞中時。手脚亂心。神恍惚。只像黑隱隱的有些字跡。如今看時。原是一張素紙。何曾有一點一畫。每張檢看。都是如此。弄得蛋子和尙目瞪口呆。手灘足軟。這場沒興。不可形狀。蛋子和尙想道。我見神見鬼。這許多時。都是瞎混。受了三番辛苦。險些兒誤了性命。竟惹無緣。一兩行兒也。僥倖不得。前兩番雖是空行。還是個不了之局。今番望絕。再沒個題目做了。氣得把這紙張撒做一地。但是轉思轉苦。心下酸痛。不覺淚如珠湧。放聲大哭起來。哭了幾場。竟要往清水潭邊尋個自盡。他出得草棚。行不多步。剛遇着去年的白鬚老者。迎着問道。長老求道辛苦。蛋子和尙滿臉羞慚。答道。不好向長者告訴。我命裏無緣。一束紙白去白來。全沒半字在上。似此薄命。不如死休說罷。淚如雨下。老者道。長老且莫悲傷。有緣無緣。也未可定。這天書既不由筆臨墨。刷字跡從何而來。蛋子和尙大驚道。去歲長者吩咐不用筆墨。如何又恁般說話。老者道。天書不比凡迹。况明授者屬陽。私竊者屬陰。日光之下。陰氣伏藏。自然不見。此陰陽相剋之理也。要辨得有緣無緣。須於戌亥子三個時辰。擇個月盈之夜。在曠野無人處。將紙向月照之。若見隱隱有綠字現出。這便是機緣已到。若沒字時。便是無緣了。蛋子和尙如夢方醒。如死忽生。便道。多承長者指教。只今晚不知有月否。老者道。初旬月光未足。直待至十一至十五這五日內。月漸盈滿。如法照之。若見字迹。便將筆墨依樣描出。老漢臨期。又來相會。蛋子和尙稱謝不盡。老者別了和尙。轉彎去了。蛋子和尙不勝歡喜。轉到草棚中。把地下紙張重復拾起。依照東西暗記。各順號數。做兩束兒。卷着藏於布包中。到了十一日。蛋子和尙預先磨下

一甌墨汁。黃昏時候，帶到一個最高的山頭上面，揀個平穩處，將布包打開，鋪在地下。先將左壁上摹過的紙，一張張對月照看，依舊一字俱無。蛋子和尙這一慌，非小，他定了定心，又將右壁上摹過的紙，月中照看，果然有綠色字樣。細字有銅錢大，粗字有手掌大，但多是雷文雲篆，半點不識，且喜有了字迹。傳下時，再作計較。當下將筆醮飽墨，就在原紙上照樣描寫。到下半夜，月色倒西，又不甚分明了，便收拾回去。一連五夜，月色清明，也是數應如此。到十五日二十四張紙，都已描完，便收放布包裏面，回到草屋中，一夜不睡，想着這天書文字，不知何人識得。老者約我臨期相會，又不見來，好生悶人。到五更時，才合眼睡去，忽聽得草棚外似老者聲音說道：「欲識天書，須尋聖姑。」蛋子和尙夢中跳將起來，便問：「聖姑是何人？」此時天已黎明，蛋子和尙趨出屋外看時，並無人影。心中想道：「奇怪！明明有人說話，如何不見？」想了一會道：「是了！這白鬚老者，一定就是白猿神化身。因我求道心誠，感動了他。兩番到此指迷，今日又夢中喊我。若果如此，定然真有個聖姑能辨天書的。只不知住居何處，天涯海角，怎得相逢，不免四處去尋訪他。」在此守株待兔，料是無益。這草屋也用不着了，當下將天書布包一併打在衣包之內，煨飯吃了，取了衣包棍棒，將他籠中火炊起，用松毛引在草屋上燒着，只看屋倒在那一方，便向那方路走。是他心無主意，把這草屋，只當憑天數，一般有詩爲證。

三番求真吃盡苦，到頭不辨雷文古。這回拚得走天涯，識字之人在何所。

這一日是東北風，火勢被風刮起，必剝剝把草屋上蓋都燒完了一聲響亮，那幾根柱子向北帶西而倒，蛋子和尙道：「風頭向南，那屋柱反倒北去也，好古怪哩！」北方帶西，正是關中地面，那裏是帝王建都之地，多有異人，或者聖姑在彼，未可知也。便遙對白雲洞去處磕了一個頭，謝別了白猿神，大踏步望北行去。後人有古風一篇，單表蛋子和尙三番求道之事，詩云：

洞大深處濃雲鎖，玉鑪香燒十年火。中有袁公飽素書，石壁鐫傳分左右。畸僧原是蛋中兒，忽發驚天



動地思，掉臂出門不返。願天涯游遍，訪明師，迷津偶爾來雲夢。行人指下神仙洞，年年端午去朝天。香沉霧捲些時空，奇書靈迹神魂驚。餐風宿雨何精虔，絕壑千尋甘越海。危梁三尺輕登天，貪看景物鑪烟起。一番辛苦成流水，再來繞洞看天書。覓得天書無筆紀，天書不用兔毫傳。空摹石壁愁無緣，堪憐血淚神翁導。千驚萬恐剛三年，三年驚恐幾損命。空山獨守心堅定，分明綠字現雷文。夜半峯頭月如鏡，欲辨雷文有聖姑。愁懷誰向夢中呼，一辨山靈作行脚。孤征遙望長安途，長安自古繁華府。名山長駐神仙侶，此去逢師萬法通。不負三年立志苦。

話說蛋子和尙行至宛邱內鄉縣。此時五月中旬，天氣炎熱，想要買把扇兒用用。走不多遠，恰好見個扇鋪。那時摺疊扇還未興，舖中賣的是五般扇子：紙絹團扇、黑白羽扇、細蔑兜扇、蒲扇、蕉扇。蛋子和尙道：「羽扇倒好，只是寫不得字。團扇又不像出家人手中執的。」便買柄蔑細兜扇，寫個訪聖姑三字在上。倘或路途之間，遇個曉得來歷的，他也好指引。便把五分銀子買了一把兜扇。原來這店面後半間，設個小坐啓，排下一個桌兒，幾把椅兒，靠桌是個半窗，窗外小小天井，種幾竿瘦竹。那桌上擺得有筆硯之類。蛋子和尙一眼瞧見了，便道：「有心辱惱寶店，告借筆硯一用。」店倌道：「主人不在外面，但用不妨。」便慌忙取出，放在店櫃上。蛋子和尙才磨下墨，還未曾動筆，只聽得裏面問一聲：「誰取了筆硯去？」店倌答應道：「有個長老在此，借來寫個字，就拿來了。」便對和尙道：「快寫罷。」主人出來了，說聲未絕，只見裏面走出個人來，頭裹萬字頭巾，身穿單褂兒，看見和尙扇上寫着訪聖姑三字，便拱一拱手問道：「長老那裏來，要妨這聖姑怎的？」蛋子和尙道：「貧僧是泗州城迎暉寺來的，聞得聖姑廣有道行，特地訪他。」那人道：「泗州城是嶺南地方，這般遠處，也曉得聖姑哩？」蛋子和尙暗暗驚訝，便道：「施主會過聖姑麼？」那人道：「會過了。」蛋子和尙道：「現今在何處？」有煩施主指引。」那人道：「且請到裏面坐下。」容某細講。蛋子和尙走進坐啓，那人又道：「熱天恕無禮了，請坐。」某去倒杯茶與長老吃。那人進去了。蛋子和尙見桌上有幾冊雜書，內一本是破損不完的，偶然取看，其書名抱朴子內一條云：

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取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不溺。

蛋子和尙道。這內鄉縣有個菊潭。又有個丹水。只聞得菊潭兩岸都是天生甘菊。飲此水者多壽。却不知丹水又產此異物。蚤得此法。怎見得有羅家販落水之苦。正思想間。只見那人自家拿個托盤。盤中放着兩碗泡茶。放在桌卜道。長老請茶。蛋子和尙道。相擾不當。兩下坐了吃茶。那人開口道。在下姓秦名恆。去年往華陰縣西經華山進香。聞得街坊上多說道。本縣楊巡檢家。供養着活佛。活菩薩。叫做聖姑姑。我問他怎見得是活佛。他說。楊巡檢家請得那梵字金經。無別人識得。只有聖姑姑能識。楊巡檢敬之如神。供養在西園。合縣的人多多少少。去拜他爲師。在下也去隨喜了兩番。後來因四處聞名人。越去多得了。便閉關不接外人。如今聞得還在那邊。算來住過一年有餘了。蛋子和尙道。他單識得梵字。還別有甚麼道法。秦恆道。聞得也有些異處。能整月不食。也不饑餓。又時常與菩薩們往來。我們却不會試他。蛋子和尙道。施主親見過聖姑。是甚麼模樣。秦恆道。也只是個老婆子。但神氣不同。像有些仙風道骨。長老此去。只怕還未出關。不能相見。倘相見時。乞道賤諱。說不日又來謁參。蛋子和尙道。當得當得。當下問了華陰縣路徑。作別去了。蛋子和尙尋至菊潭。果然一潭清水。使心中想道。雖不是菊花時候。不可當面錯過。將手掬水來吃了幾口。又脫得赤膊洗了個浴。然後問路到丹水那邊去。這一年是閏七月。該六月初二日夏至。此時五月二十一日了。蛋子和尙記得分明。就在左近處草宿一晚。到二十二日。恰好是夏至前十日了。蛋子和尙來到水邊。見是一條大河。問着土人。方知原是個通渠。只這二三里的河面內。所出之魚。都帶紅色。更不雜亂。所以喚做丹水。足見水族也有個界限。此乃造化之奇也。因這丹魚又少又小。不中吃。所以丹水這裏絕沒個打魚的船兒。蛋子和尙特地往下流頭雇個小小的漁船。移來住下。又買些酒食。和漁翁同吃。對他說道。今夜要煩你下個網。取得幾個丹魚時。我教你個戲法。作耍漁翁道。甚麼樣戲法。蛋子和尙道。取這丹魚的血塗在足底下。念個咒語。呵口氣往水面上行走。如履陸地。漁翁道。此法惟我漁家切用。千萬傳個口訣與我。蛋子和尙道。若

有了魚。傳你却也容易。漁翁乘着酒興。忙去船頭取網。漁婆見他醉了。不肯與他。兩下廝鬧了一場。奪得網來。整理停當。便要撒下去。蛋子和尙道。且住。我還有個咒語。停一會兒。等魚自浮水。方可取之。兩個且在船上。敘些閒話。漁翁帶醉。不覺睡去了。蛋子和尙眼睜睜看着水面。只聞得游泳唧唧之聲。並不見有赤光。候至夜深。月從東起。照見水面。果然丹魚浮起。那丹魚映着月色。其色如火。蛋子和尙便急急的喚醒了漁翁。那漁翁醉還未醒。呼么喝六的。望下打一網。拿不多幾個小魚兒。再下網時。魚多驚散了。共取得十來尾。殺起來。血又不多。蛋子和尙心下想道。有心使這遍乖了。且把漁翁來試一試。若有驗。下年來多取些備用也。未遲。當下蛋子和尙教漁翁伸過雙腳來。把些魚血塗在他腳心裏。口中假做念咒。呵口氣。喝聲疾。便叫漁翁下水快走。那漁翁老實。真個望水裏雙腳跳下。只見撲通一聲。沒頭沉下。漁婆在船頭看見。叫起屈來。蛋子和尙也着忙了。把船上木板竹篙亂拋下水去。喜得漁翁識水性的。在船頭下水。却在船梢上爬起來。夫妻兩個便纏住蛋子和尙。絮聒個不了不休。蛋子和尙無言回答。只得招個不是。情願賠禮。到次日天明。包裹中取出一塊銀子。約有二錢重。與他買酒吃壓驚。方才罷手。放和尙上岸。蛋子和尙嘆口氣道。古人云。叢信書。則不如無書。世上傳留法術。都是捕風捉影。有假無真。即如白雲洞天書。雖是三番親到。信其爲真。然未曾辨識試驗。尙不知其何如也。只因蛋子和尙好奇太過。求道太急。偶見抱朴子書上有這一段話。便要試他。及至不驗。連白雲洞天書都疑心起來了。有詩爲證。

世間戲法本無真。載籍傳來也哄人。何事痴僧偏易信。漁翁落得壓驚銀。  
又有人駁這首詩道。古人之言。定然有據。人自不得其傳。不可直謂其妄也。詩曰。

世間變幻儘都奇。抱朴傳來未必虛。自是奉行無祕訣。見今丹水出丹魚。

蛋子和尙來到秋林山。見其泉石秀麗。又因天氣炎熱。便想道。據秦恆所言。聖姑閉關。未必便能相見。莫等到那邊時。進退兩難。我且住過六月。等秋涼走路未遲。這山寺中和尙們。見他扇上訪聖姑三字。不曉得的。

便絮絮叨叨的盤問他。那曉得的便道：便是華陰縣那個老婆子。蛋子和尙聽見僧衆聞名，一發放心了。話分兩頭，再提聖姑姑。在楊巡檢家西園，從去年五月中住起，到今年又是七月，已一載有餘了。他猛然想起，媚兒不知下落。天后又道：有人來尋我，也不知該在何年月日。在此內外不通，便有呂純陽張道陵出世，那個半夜敲門，三更打戶，把這仙機妙法特來尋你，還是與外人相接。庶幾便於尋訪。聞楊奶奶冒了風寒，十分沉重，諸醫不效。楊巡檢正在着急，不免乘此機會，勸他做個無遮大會，保禳奶奶安康。那時僧道畢集，必有所聞矣。當下送供給的家僮來，聖姑姑便將建會保禳的話對他說了。又道：若是老爺肯發心時，貧道只今晚求普賢菩薩的聖水，要救取奶奶。管教沒事。家僮回去，述與楊巡檢聽了。楊巡檢頓足道：正忘了聖姑姑。有這個良醫，何不去求他。便叫掌房內老媽媽道：快到西園求他聖水。所言保禳道場，但憑開規起建。老媽媽到西園見了聖姑姑，把楊巡檢吩咐的話一一說了。那老狐精那裏有甚麼聖水。他暗地裏到臥室中，把個磁盃撒一潑尿，做張做智的擎出房來，交與老媽媽。老媽媽接在手中，分明捧了玉杯甘露，便戰兢兢的捧回獻與楊巡檢。楊春平日信奉，到此豈疑作詐。真個認做仙丹妙藥，叫丫頭扶起奶奶的頭，親手把這盃狐尿灌在他口裏去。原來藥性本草上有一款說：狐尿主治寒熱癰瘡。如今偶然暗合了楊奶奶到半夜來，頭覺清爽，討湯水吃。楊春喜從天降，稱贊聖姑姑不絕。那時就有個親知灼見的，對他說：是老牝狐撒的臊溺。他家如何肯信。這也是狐精法緣將到，自然有這般造化。世間萬事皆如此也。有詩爲證。

時如未至真成假運，若通時假亦真。莫向人前誇本事，還愁造化不如人。

次早楊春親到西園，見了聖姑姑，再三稱謝。就問他保禳道場如何規則。婆子道：這個道場名爲無遮大會，或是講經，明心見性，或是念佛，專修西方。世人根氣鈍多利少，如今還是說些因果，勸化世人念佛。不論善男信女，在家出家，願來者聽。本宅施主備齋款待，和尙要齋滿一萬之數。數滿之日，做個回向功德。其幅無量，不但老檀越夫妻壽長，還要觀音菩薩送子，文昌帝君填祿，世世富貴。這纔表貧道的一點報效之意。原

來楊巡檢夫妻兩口極其要好。真個是如魚似水。百從千隨。雖然偏房有子。却不歡喜。只要奶奶親生。方才心滿意足。聞了此言。如何不喜。當下取曆書看了。擇於八月初三日。啓請聖姑出關。十一日。道場起首。又先去稟過了縣尹。請張告示。張掛西園門首。告示是。

本宅因家眷不安。發心啓建無遮大會。以八月十一日爲始。一連七日。四方善男信女。僧尼道衆。真心願來念佛者。本宅例有齋襯。如有痞徒乘機囉哩。擾亂佛場。定行送官懲治。不恕。特示。

天禧二年七月

日

却說楊奶奶自服過聖水之後。病勢漸退。雖然精神未復。且喜沒事了。因感聖姑姑活命之恩。特做下青紵絲道兜一個。紫花細布道衣一件。梅綠暗花錦裙一條。雲頭道鞋一雙。到初二日。差兩個丫鬟跟着老媽媽。送與聖姑姑。說奶奶多多上復。感謝聖姑姑救命之恩。明日聖姑姑出關。恐不得自來參見。特奉拜佛新衣一套。幸勿棄嫌。聖姑姑道。逐日擲宅。如何又要奶奶費心。當下聖姑姑推辭不過。只得收了。便道。回去時。致意奶奶。耐心保重。十一日。道場起手。奶奶那時也康健了。請蚤來拈香。功德滿日。還保扶奶奶添個公子哩。老媽媽道。奶奶諸般稱意了。只少一件兒。男男女女也生過五胎。只是不育。聖姑姑道。奶奶今年幾歲了。丫環道。老爺四十一歲。奶奶小二歲。今年三十九歲了。聖姑姑道。這場病症。也是明九年分的。悔氣。應過便沒事了。看奶奶不是孤相。命中定有好子。只是招得遲些。說了好一會。你謝我。我謝你的。辭別去了。到初三日。楊巡檢自去西園揭封皮。開了鎖。一面着人打掃飯僧堂。修理鍋竈。一面請出聖姑姑到佛堂中。商量安排道場。合用傢伙。除却菜蔬茶水。臨期每日備辦外。其他米麥至粉油鹽醬醋。及桌檯碗碟。件件預先運到。此時哄動了華陰縣裏。那個不傳說楊老爺家齋僧。有些無籍的化子。串求乞婆娘。平昔不會吃一日素。念一聲佛的。也學裏頂頭巾。戴個道兜。整備起齋之日。來道場中。趁口私哄。到了十一日。天色方明。便有人一進一出。的觀看。但見。

園門洞啓佛堂弘開琉璃燈下燭臺上油燭成行獅子鐸前香案間牙香滿盒念佛場高裝法座起號專供佛陀飯僧堂雜擺春台放鉢只延僧侶劈柴煮飯火夫亂叫斧頭來洗菜熬油廚子只嫌幫手少可惜富家齋一日堪充貧戶費終年

少停楊巡檢帶了一班家樂到西園前後左右檢點了一回只見僧徒道友男男女女源源而至又有一等閒漢兒童雖不念佛投齋都來趁鬧觀看越顯得人山人海那時只聽得淨室中三遍鐘鳴第一遍聖姑姑起身梳洗第二遍聖姑姑蚤齋更衣第三遍樂人一齊吹出但見堂中畫燭齊明香煙繚繞好幾個丫環丫娘簇擁着聖姑姑齊齊整整穿着一身新衣搖擺出來向佛前拈香參拜楊巡檢隨後也拜了一班吹下迎出前堂那婆子全不謙讓逕往高座上坐了楊巡檢口稱師父倒身便拜衆人中也有去年拜過他的也有新來的不分男女但是佛會中一齊隨着磕頭那婆子端然不動原來這念佛會中爲首者謂之佛頭他若開談衆都靜聽他若念佛衆都齊和其人妄自尊大旁若無人從來有這個規矩這婆子也只蹈襲而已衆人拜罷聖姑姑吩咐男女左右分班而坐楊巡檢看見衆嘈雜避在旁邊一個書房中坐了一回先回去了這夥老少婆娘張姨李媽你扯我拽的各尋伴侶向右首坐下但是僧流居士都是左邊亦有拊擠不下只有兩旁站立的其他投齋行脚都在外邊聖姑姑將界方在案上擊三下吩咐衆善友不許揚聲各宜靜聽無常迅速時至不留要免輪迴作速念佛又念偈曰

西方有路好修行（阿彌陀佛）勸你登程不肯登（南無阿彌陀佛）你若登程我助你（阿彌陀佛）只須念佛百千聲（南無阿彌陀佛）

每稱揚佛號衆人齊聲附和聖姑姑道貧道從西川到此感承本宅官府相留一年有餘今日出關啓建這個道場一來要保國治年豐民安道泰二來要保本宅官府人口平安福祿綿遠三來要保十方大衆道心開發早辨前程貧道今日也不講經說法且把諸佛菩薩的出身敘與大衆聽着又念偈曰

觀音古佛本男人（阿彌陀佛）要度天下裙釵化女身（南無阿彌陀佛）做了妙莊皇帝三公子（阿彌陀佛）不享榮華受苦辛（南無阿彌陀佛）

那婆子將觀音菩薩九苦八難棄家修行的事迹敷演說來。說一回頓一回。弄得這些愚夫愚婦。眼紅鼻塞。不住的拭淚。到午齋時分。聖姑姑收了科。下坐赴齋。衆人也有住下吃齋的。也有竟自回去的。這飯僧堂僧衆齊齊的坐下。每人一大碗飯。碗上頂着一簇乾菜兩片大豆腐。兩個大饅饅。一索長壽綿線。線上穿三十文褸錢。這是第一日來的。還少。只二百餘衆。管家登記明白了。那時用大籬裝着飯。憑這起黃胖道人。癩皮化子。隨意大碗價吃飽。明日又是如此。從此以後來的人。一日多似一日。供給的支持不來了。便稟過楊巡檢。又出個曉示。但是遊方僧衆。俱於各處庵堂寺院支領齋褸。本宅預先派開錢糧。差人分頭主管登記。其飯僧堂專待四方道友。又吩咐各庵院主細心察訪。如僧道中果有德行超羣。法術驚衆者。即時稟知本宅。另行優待。這是聖姑姑的主意。話休絮煩。再說蛋子和尙在秋林山住了兩個月。天色已涼了。便收拾包裹。望永興一路進發。免不得日間化齋。夜間投宿。那時路上便有人傳說。華陰縣鄉宦家。啓建無遮大會。勸人念佛。蛋子和尙猜道。一定是聖姑倡首。便趨行前去。不一日到了華陰。正是八月十七。這裏是第七日道場了。且說聖姑姑逐日的將文殊普賢諸佛化身演說。大衆都志心皈命。靜坐諦聽。蛋子和尙到時。已知備細。他一心要見聖姑。誰耐煩到庵院中領常例齋褸。待到西園。又怕門上拒阻。沉吟半晌。便逕到楊巡檢宅門首去。在石獅子邊盤膝坐着念佛。管門的張公道。你那長老想是沒耳朵的。本宅現今齋僧。却不到庵院中去領受。在此閒坐則甚。蛋子和尙舉扇道。貧僧沒耳朵。老菩薩是有眼睛的。怎不看扇上寫的字麼。貧僧是求見聖姑的。不是討齋褸的。言猶未已。只見宅門裏面走出兩個有年紀的婦人來。背後安童捧個雙擗的食盒兒。跟着你道那婦人是誰。一個是掌房的老媽媽。一個是女陪堂姑。什麼叫做女陪堂。比如男子家讀書的。有個伴讀。頑耍的。有個幫閒。至於那女眷們廝伴的。就叫做陪堂。也不是女教學。也不是針線娘。逐日

只清話閒耍。或是吃茶飲酒。下棋投壺。遇着好佛的。就陪着燒香供佛。大戶人家往往有之。張公指着那兩個婦人道。長老你要見聖姑時。只央這兩個老人家引進。便得相見。蛋子和尙慌忙起身。打個問訊。道。女菩薩。貧僧稽首了。貧僧要見聖姑。相煩引進。則個。老媽媽先立住脚。那女陪堂和安僮也住了。老媽媽問道。長老那裏來的。要見聖姑。則甚。蛋子和尙道。貧僧涪州城人。迎暉寺出身。去年得了個不起之疾。夢中覩得聖姑姑救我。今特地相訪。尋遍天涯。不期在此。聞知貴府告示。凡遠行脚僧。俱在庵院支領齋襯。並不許到佛堂纏繞。莫非會中多是女菩薩。歷佛門廣大。如能繫帶。貧僧也去磕一個頭。也是一場緣法。老媽媽道。一般也有男人在彼。初起。長老們都在一處散齋。後來人衆。所以派開了。如今只一位去時。却也不妨。女陪堂便道。喜得奶奶不在那邊。沒甚妨礙。老媽媽道。奶奶今日有病。也虧着聖姑姑救好了。這個道場。也爲保釀。啓建。因是奶奶身子還不健旺。去不得。不然也在彼拈香拜佛了。這食盒內的點心茶果。是奶奶着老身送與聖姑姑用的。蛋子和尙見那婆子又和氣。又健談。便問道。聞得聖姑識字最深。曾在貴府辨認過什麼梵字。金經。果有此事麼。老媽媽道。千真萬真的。這本經經過許多名僧。都不曉得。偏有他婦道家字。能識。老爺爲此事十分敬重他。他們一面說。一面走。不覺已到了西園。只見門內門外。鬧烘烘的。往來來來。何止千人。老媽媽道。長老且在飯僧堂暫住。待老身裏過聖姑。方來喚你相見。他走了幾步。又縮轉來說道。請問長老甚麼法名。蛋子和尙道。貧僧沒姓沒名。從小只叫做蛋子和尙。老媽媽道。到是個光頭姓名。帶笑的走進去。了。這一日。聖姑姑正說的是那羅卜救母的因果。說了又念佛。念了佛。又說。演說到午牌時分完了。老媽媽將送來茶果。白糕。油餅。蒸酥麻團。及榛。松。棗。栗之類。擺在淨室中。等候聖姑姑進來。不一時。聖姑姑走進室來。女陪堂迎着相見。便道。連日辛苦。奶奶十分掛念。特地備下些粗點心。請老菩薩用些。聖姑姑稱謝過了。女陪堂推聖姑姑坐了客席。自家坐了主席。也去扯老媽媽同坐。老媽媽再三不肯。聖姑姑道。佛門中更無大小。只管坐着不妨。老媽媽方纔取個小兒。放在傍邊坐着。殷殷勤勤的送茶送果。說話中間。提起了奶



奶求子之事。女陪堂問道。老菩薩。你當初曾有兒沒有。聖姑姑道。貧道有個兒子。在遠方出家。做道士。女陪堂問道。老菩薩。緣何不做和尚。却做道士。聖姑姑道。萬法初無二理。三教本是一宗。就是老僧佛法也講。道法也講。那時老媽媽插嘴道。老菩薩。你醫法也講。不然。如何能救人的病症。聖姑姑笑道。奶奶貴恙。就是虧了聖水。老媽媽道。你又會夢中去救人。有恁般事麼。聖姑姑道。沒有。老媽媽道。方才有個長老。是泗州城人。他道你夢中去救過他病。特地尋訪他手中。拿一把細蔑兜扇。上寫訪聖姑三字。他名字又叫得奇怪。叫什麼團子和尚。女陪堂道。差了。是叫蛋子和尚。只是個蛋字。直觸在聖姑姑心裏。那老狐精最有急智。便忙扯個謊道。這和尚是我前世的兄弟。平生最是孝順。我曾有病。他割下腿上一片精肉。煎湯我吃。我就好了。今世我合去救他。正是恩恩相報。如今他在那裏。便引來見我。則個老媽媽應承去了。却說管西園齋飯的本。不打發遊僧。因見蛋子和尚是掌房。老媽媽與女陪堂同引來的。便一般。有齋有禩。蛋子和尚吃了齋。正靠在門上。閑看。只聽得呼聲。蛋長老。你前世姊兒喚你。蛋子和尚回頭見是老媽媽問道。誰是貧僧的姊兒。老媽媽便把聖姑姑說的話。述了一遍。蛋子和尚當下莫名其妙。但恐機緣錯過。便把直裰整一整。隨着老媽媽。直至淨室。只見聖姑姑立起身來。蛋子和尚便放下棍棒衣包。磕頭稱謝。聖姑姑慌忙扶起。認做弟兄。再取過杌子。就叫他隨着老媽媽坐了。其實兩下裏。並沒半點相干。未免鼓幾句鬼話。只因這番相會。有分教。盜法的點僧。兼辨天文蝌蚪。坐門的妖嬈。頓成地煞神通。破楊巡檢幾分的家私。費趙官家一番的心計。正是。

一莖儘有千尋勢。尺水能興萬丈波。  
要見分明。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老狐精挑燈論法

痴道士感月傷情

## 第二十二回

千般算計心如渴。不是姻緣總迂濶。無心栽柳柳成陰。着意栽花花不活。

話說蛋子和尙與聖姑姑認做前世的骨肉。何等荒唐。老媽媽與女陪堂却信以爲真。回去報與楊表夫婦知道。他夫婦也只說奇異而已。並不疑其妄也。向來聖姑姑在淨室中原是一個獨住。因這幾日啓建道場。楊媽媽便撥幾個丫環養娘。到彼照應。蛋子和尙見左右有人。不敢細談。只問那梵字金經是甚樣的體製。聖姑姑如何識得。婆子自誇道。我會遇異人。受過一十六樣天書。龍章鳳篆。無所不識。那梵書出自天竺。是佛門中之一體。當先大藏真經都是梵書。陳玄奘與鳩摩羅什等譯成唐字。唐音方有今本。至今名山古剎。還有梵本留在。蛋子和尙道。劣弟也遇個異人。傳與二十四紙異樣文書。把與人看一字不識。今帶得一紙在此。請聖姑看看。是怎樣說話。婆子道。願借一觀。蛋子和尙在包裹中抽取一幅。展開放在桌上。婆子一見大驚。假說道。這又是海外異國字體。我也不識。却把眼睛瞧着蛋子和尙。和尙會意。連忙收摺。依舊包過。晚齋後。只見園公引着院子到來。氈包內取出新布直裰一件。新布夾被一條。道。老爺聞得老菩薩遇了前世的兄弟。也是奇緣。這兩件粗物。送與長老。權表薄意。明早自來相見。婆子與和尙同聲稱謝。院子又吩咐園公打掃前堂耳房。以這長老做臥房。和尙將所送直裰夾被。和包裹一手抱着。取了棍棒。也隨着院子出來。就在耳房中安歇。當下想道。那婆子瞧我一眼。必有緣故。欲待等個更深。再到淨室去問他。又恐被服侍的人看見。不是個理。左思右想。懷疑不決。黃昏以後。聽得遠遠石磬三聲。料是淨室中安置的常規了。蛋子和尙步出耳房。悄悄的直到佛堂之中。只見冷冷清清。一盞琉璃燈。半明不滅。再看那淨室。兩扇門兒緊緊閉着。側耳聽時。裏面並沒聲響。徘徊了半個時辰。才轉步出來。忽然間。只見佛堂中燈火暗。而復明。聖姑姑倒在外面走來。叫聲賢弟。那裏去來。蛋子和尙吃了一驚。想這婆子果非常人。便拱手答應道。正來尋聖姑姑。請教。婆子道。方纔所言二十四紙。都借一觀。蛋子和尙不敢隱瞞。便道。其實都在。婆子道。此乃九天祕法。雷文雲篆。賢弟從那裏得來。蛋子和尙見他說着了。便將白雲洞三番求道之苦。及夢中神語之事。一一敘過。

婆子亦將所夢則天皇后一段說話述了。又合掌曰：謝天謝地。遇蛋而明。今日方得明白也。此書非賢弟不能取。非我不能識。彼此各無隱蔽。同修至道。以應奇徵。當時聖姑姑取下琉璃燈火。放在地下。蛋子和尙在耳房中把包裹取來。就蒲團上打開。取出天書二十四紙。遞與婆子。婆子從頭至尾。閱了一遍。道：此書名如意寶冊。乃七十二地煞變法。還有三十六天罡變法。如何不取將來。蛋子和尙道：兩壁都曾摹過。只左壁一十三張紙。半字全無。婆子嘆道：緣也。命也。蛋子和尙道：天罡與地煞有何分別。婆子道：天陽地陰。天虛地實。天尊地卑。天簡地煩。地煞法成。但能役使一切有情有形之物。只儘着人世間的變化。終未免爲天數天圍。若天罡法成。則神遊天府。名列仙班。雖上帝亦不得而制之矣。蛋子和尙道：一般能驅神役鬼。麼。婆子道：神鬼亦有情之物。如何不能。蛋子和尙道：天罡想亦只如此。聖姑既未經目。何以知其勝於地煞也。婆子道：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據今第十六條爲壺天法。壺中之天。非天上之天。此不過道甲縮地之意。第七十二條爲地仙法。不曰天仙。而曰地仙。以此度之。其不如天罡明矣。雖如此說。神通亦非小可。你我今日得遇。乃非常之福也。蛋子和尙道：地煞變化。只二十四紙。已完全否。婆子道：完全了。蛋子和尙道：後面尙有一段字。未曾摹得。又不知何法。婆子道：正文已完。餘亦不必問之矣。蛋子和尙道：前面有許多大字。何也。婆子道：此乃七十二法作用之符。非字也。蛋子和尙道：符前先用數十行字。又不在七十二條數內。何也。婆子道：凡修煉此法。必先正壇召將。此乃總要之語。蛋子和尙自來做夢。到此方纔大醒。不覺下跪磕頭道：劣弟若不遇聖姑指教。枉費了三番辛苦。如璞不知雕。蚌不知剖。今日祈絜帶同行修煉。則個婆子雙手扶起道：此自然之理。何用叮嚀。但修煉之事。說時只一句。做時不容易。第一要擇地。地須極寬敞。又極幽僻。雞犬不聞。人跡罕到。方能祕學。使神鬼往來。而無礙。第二要聚財。如修煉之時。經年累月。供給須是完備。只還是小可。其合用東西。如五百金貨。諸品藥料。各項家伙。必須無物不備。臨時便於取用。非千金不可。第三要齊心。假如兩人同去學道。其心不齊。如一人中道而廢。便連那一人也做不得事了。蛋子和尙聽說。流淚起來道：我千般辛

苦弄得天書到手。萬分僥倖。求得聖姑見面。不指望做天仙。便做一日地仙。死也甘心。據聖姑說起。第三件齊心。不難。第一件擇地。或者深山窮谷。還有幽靜之所。只這第二件聚財。我不做官。不做盜。這千金從何而來。多管又是個畫餅充饑。望梅止渴了。婆子道。且莫慌。俗語云。一客不煩二主。等這裏做過圓滿功德。少不得這個東西。仍要在楊巡檢身上設處。蛋子和尙合掌作禮道。全仗聖姑提挈。那時他直起腰來。早已不見了。那婆子。蛋子和尙把眼睛一擦。四圍看道。莫非做夢麼。又到淨室門首看時。寂然如故。想起許多說話。一句句有條有理。方省得婆子原有術法。他要攝去這二十四張天書。獨擅其美。亦有何難。今仍收放我處。明明所以安我之心。聖姑真異人。不可及也。當下將天書收拾。依舊包好。入內把琉璃燈提起。高掛了。復身往耳房內安歇去訖。有詩爲證。

琉璃一盞光不滅。蒲團細論神仙訣。千金仍欲費東家。法成不把東家挈。

次日天明。楊巡檢親到西園請蛋子和尙相見。問其來歷。稱讚了幾句。便同他到淨室中。見了聖姑姑。謝他七日說法念佛之勞。因說各處齋僧。總來尙不滿三千之數。不知何日圓滿。婆子道。老檀越發心之頃。便是圓滿。只將飯僧齋襯之費。派在各庵院去。便了了。老檀越的心願。明日修齋吉日。這裏只管做過前功德。楊巡檢道。如此甚好。一應齋醮文書。已會吩咐觀音庵中預備。令弟長老。必然道行清高。就相煩主行。則個蛋子和尙道。小僧年幼。只可隨班效勞而已。婆子道。貧道受貴府之恩。無可報答。到明日還要請普賢祖師降臨道場。與老檀越夫婦祈福。却說楊巡檢自初見聖姑姑時。聞得奶奶說了普賢菩薩出現。便想慕一見。也曾幾次對聖姑姑說過。只是不能如意。今番聽說降臨賜福。不覺喜自天來。便道。我楊春若得瞻禮菩薩寶相。願了平生矣。當時忙差隨身的家人。到西門外觀音庵吩咐來日回向。只請六衆長老。楊巡檢起身去了。當晚觀音庵裏將游下的文疏樂器傢伙。預先教道人送至西園中。聖姑姑只說要室中清淨。方好屈菩薩來會。便將幾個服侍的丫環養娘。都打發回去了。來日黎明時分。觀音庵中請到六衆長老來了。與蛋子和

尙相見，共是七衆，一齊擊鼓鳴鐘，誦經宣號，一依功德常規，不必細說。楊巡檢也早來到，穿起大衣服拜佛。楊奶奶病體新愈，聞說菩薩降臨，也要瞻禮，也勉強乘個小轎親到園中來拈香。他看見淨室緊閉，已知就裏，不去纏擾。楊巡檢便叫老媽媽等送奶奶往書房中靜坐，自己往來觀看眼巴巴的，只等普賢菩薩下降。便請奶奶一同瞻禮，衆僧們共行了三次香，赴過兩遍齋，看看日光西墜，燭燼香灰，並不見一毫消息。瞧那淨室却緊緊的閉着雙門，聽裏面時也絕無動靜。楊奶奶等得不耐煩，雖是好佛，因却捱了一日，自覺身上困倦，只得先回。楊春却又添香換燭，重復穿着了幞頭圓領，向佛前再三叩首。通陳哀懇，衆僧見主家如此，一個也無敢懈怠。亂到三更，連楊巡檢也道是不能够了，便叫將文疏紙札燒化，打點辭佛散場。衆人正在庭中化紙，只見一陣風來，將火帶紙捲入空中。楊巡檢和衆人抬頭觀看，只見火光散去，化爲五色祥雲。雲上現出一位菩薩，金珠瓔絡，寶相莊嚴，端坐在一個白象身上。楊巡檢倒吃了一驚，一字也通陳不出。忙忙的倒身下拜。蛋子和尙也認做真的，隨着衆僧磕頭不已。其餘走使答應之人，無一個敢不跪拜的。那菩薩也不出口，冉冉而行，竟到淨室中墜下。此時是八月十九日，月光尙盛，看見分明。楊巡檢想道：菩薩今夜必然與聖姑姑說話。我等凡人，決不敢亂入淨室中求見。只這雲端出現，也是非常之喜。衆僧都道：全是老爺貴府平昔好善，所以感動了世尊，挈帶小僧們也得瞻仰一番。實乃三生有幸。楊巡檢謙遜一回，又在佛前叩首作謝。然後別了衆人，上馬回去。衆僧到前堂吃了齋，方散了香火，收拾家伙回菴。蛋子和尙依舊在耳房安歇。次日侵早，蛋子和尙答拜楊巡檢。楊巡檢稱謝，又留住吃茶，順便提起菩薩現身之事。道：下官回家與拙荆說了，拙荆自恨無緣。蛋子和尙道：今早蒙聖姑姑吩咐，要煩奶奶到園中一會，有話商量。楊巡檢道：下官正要來見聖姑，問其夜來菩薩相會之事。既如此，下官不去了。長老就在寒舍素齋，等拙荆去。聖姑處領教，却不好。且屈長老東廳寬坐一時。下官就來相陪，說罷，起身入內，對奶奶說，知了。奶奶欣然收拾了環伏侍上轎而去。蛋子和尙本不戒葷酒，因見連日楊巡檢一門奉齋，只得假說吃素。這日在東廳，楊巡檢陪吃。

素齋不在話下。且說楊奶奶來到西園，逕入淨室，算來與聖姑姑有兩個月不曾會面了。這番相見，加倍歡喜。寒溫也敘了好多時。楊奶奶道：「夜來蒙聖姑姑請到菩薩真身，弟子無緣，不得參拜，深爲悔恨。」婆子道：「普賢祖師說奶奶已會過一次了。」楊奶奶道：「是在去年五月中，未曾會聖姑的時節。」婆子道：「祖師說你夫妻兩口原是企童玉女降身，只因在佛會上，你兩個把幡幢相擊戲耍，調下塵寰，配合爲夫婦。因是好處出身，所以今身好道。若功行完滿，仍得超昇。貧道欲就本處建個普賢佛院，鑄成金身供養。貧道就在內看經念佛，保佑你夫妻拔宅飛昇，不知意下如何？」楊奶奶道：「多感聖姑美意。寒家東莊倒有塊空閒山地，約有四五十畝。舊時原有個尼庵，多年毀了，只是興工鑄像，要費許多錢糧。寒家就竭力布施，恐不够用。聖姑姑道：不費貴府一分錢鈔。貧道有個兒子，叫做左黜，現在劍門山關王廟中出家做道士。他從幼傳得丹沙、善點白爲黃，只不會遇着過有福之人，所以不敢輕試。這個福不是尋常之福，乃是仙福。假如點就黃金，上等者將來打做飲食的器用，令人顏色不老，百病消除，頭頂上有靈光發現，久之便能升舉。下等者將來兌換與人，還是十倍。貴府只出些本錢，待貧道母子點化黃金來用，與工有餘，還要添些利錢納還。若多點得些，把來布施貧人也好。昨貧道已將此事問過祖師，祖師連稱善哉善哉，無量功德。你若無此仙福，祖師亦必不輕許。但此事祕密，倘或洩漏，事既難成，且爲不美。」楊奶奶道：「谷弟子與拙夫商議奉復。楊奶奶使回家對丈夫說了。楊巡檢五臟六腑，向來已被聖姑姑攪渾，自見了這假菩薩，一發死心塌地，便要他割下頭來。他就割了一刀了。况且點金乃仙家常事，豈有不信？當時出廳在蛋子和尙面前應承過了，叫他去回話。自己便乘馬到東莊去看了一回，竟往西園見聖姑姑，問其點金建院之事。婆子道：「別的不難，只要一所淨房，在曠野去處，雞犬不聞，人跡罕至的，在內作用方妙。」楊巡檢道：「弟子適到敝莊，看了地面儘寬，足可啓建。建院如今緊要一所淨房，除非就在本莊住下。這莊房去處相傳是唐郭令公的別業，有得有幾株古柏，房子也有三十四間，儘着聖姑姑中意的揀幾間，就是莊僕們自有外邊一帶，與裏頭絕不相干。吩咐了，自然不

放人來混擾。婆子道：「等待小兒左腳到日，同往擇便而用，就是楊巡檢道，令郎在何處，星夜差人接去罷。」婆子道：「我兒子在劍門山，離此頗遠，只因左腿有病，行走不便，須要個腳力，還有一件，那關王廟中，全靠小兒有些道術，撐持房頭，若聽說貴府接他到此，衆道士決意不肯放的，只老身親筆寫個字去，吩咐管家如此如此，小兒脫身方快。」楊巡檢大喜道：「有煩聖姑姑快寫書信，只明早便差人送去，一路腳力不打緊，有錢可以僱得兩下別了。」聖姑姑寫好書信，叫蛋子和尙送到楊巡檢處，楊巡檢喚個快打差的楊興到來，將聖姑姑這封家書交了他，又細細吩咐了他的說話，限他明日便要起身，與他二十多兩銀子作盤費，叫他一路僱馬與左法師乘坐，小心服侍，早去早回。楊興領了家主之命，連夜收拾，他老婆見了大包銀子，抵死纏住，要他做件新布衫，買朵翠花，楊興被纏不過，只得拈一二塊與他，約有五六錢重，到明早往解庫中贖取自己衣服被窩等件，人都知道他匆匆遠行，又聞得盤纏付得有餘，有些零星欠帳，都來取討，也只得還他，又去了幾兩銀子，他只恐使用不來，路上咬齧呷醋，苦苦省縮，一去一回，還想落得些兒，留在腰裏做私房，這也是人之常情，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燒丹情願費資財，只等功成脫九陔。遙望天柱左癩子，不知何日拐將來。

話說關王廟道士賈清風，自從去年二月中與媚兒分別之後，便眠思夢想，如醉如呆，每日向癩子討信，問他幾時轉回。癩子只胡應他道：「進過香便回。」以後只管多問，一日問兩三次，癩子不耐煩了，發個喉急道：「師父你也好笑，我與你同在這裏，那個是順風耳，千里眼，曉得他方外郡的事，兩隻腳生在他們肚子底下，由他要快要慢，我終不能把個細麻繩兒牽得他來的，你還是乾娘乾妹，偏我嫡親的不掛念，就是你朝暮問我，他那裏也不知道，可不枉了賈道士不便衝撞，只得忍耐過了幾日，三不知又問起來，癩子竟不答應，好生沒趣。看看半年十個月，毫無音信，賈道士心中委決不下，待說來時，去了許多時，也該轉了，待說不來，他一個親兒有此難道，老婆子肚裏也全不掛念，於是私下各處去問卜打卦，也有說不來的，也有說行人遲

慢的，也有說得快。約時約日的，說得賣道士心下喜一回，愁一回，望一回，想一回，猜一回，恨一回，有一班輕薄的子弟，聞得這樁故事，製成幾篇小詞兒，唱得有趣。詞云：

去年瞥見多嬌面，勾去魂靈呀，勾去魂靈，靦定花容不轉睛。喜殺人，愛殺人，忙獻慫，呀，忙獻慫。新樓不說凡人寓，特借多情呀，特借多情，朝暮饜飩，咱管承放寬心，慢登程，且待大晴呀，且待大晴。乾娘認了爲兄妹，添分親情呀，添分親情，日漸相和，事可成，他有心，咱有心，不用冰人呀，不用冰人。癩兒使去監工了，一半工期呀，一半工程，只有度婆礙眼睛，眼中釘，厭殺人，不肯開身呀，不肯開身。油綠梭布縫衣服，聊表微誠呀，聊表微誠，只怕裁縫不稱心，哄娘親自監臨，私下偷情呀，私下偷情。樓下來把多嬌抱，一刻千金呀，一刻千金，肯作成時快作成，且稍停，到黃昏，捉空應承呀，捉空應承。隔牆有耳機關破，拆散張鶯呀，拆散張鶯，明日多嬌又遠行，送出門，痛難禁，珠淚偷吞呀，珠淚偷吞。燒香約定重來至，專盼回程呀，專盼回程，等待來時續舊盟，感恩情，叫一聲，救苦天尊呀，救苦天尊。清明別去重陽到，辜負光陰呀，辜負光陰，燒香願了應轉程，小妖精，爲何因，全沒風聲呀，全沒風聲。此情難與他人道，只自酸辛呀，只自酸辛，索性回個決絕音，罵一聲，放開心，倒也懽忻呀，倒也懽忻。關王不管私情事，也去通陳呀，也去通陳，暮想朝思爲此人，說無憑，話無憑，全仗神靈呀，全仗神靈。道人害了相思病，天下奇聞呀，天下奇聞，妄想痴心欠婦人，沒正心，老腳根，難見天尊呀，難見天尊。大凡不上手的私情有二等，一等才郎女貌，你貪我愛，傳書遞柬，千期萬約，中間有人隔礙，不能成就，花前月下同憐，這謂之相思，一等或男欠着女，那一邊女全不放在心上，或女欠着男，這一邊男全不放在肚裏，逐日胡思亂想，短歎長吁，却是乾折了便宜，這謂之單思，此時，媚兒的精神，不知那裏去了，賈侍風却還眼巴巴的，指望他來，重訂鴛鴦之譜，再圖雲雨之歡，却不是個單思，只痴道士，自犯了單思的病，百事無心，坐如睡，眠如醉，也不誦經，也不打醮，連每月初一十五，關帝前香燭都不去看了，家中費用，也只恁也道。



却亂扯拽。乜道支持了幾日。做起喬家公來。與癩子漸漸有些口面不和。這痴道士也管不得了。等到一年之外。賈道士漸覺骨頭痛。身發熱。肌瘦面黃。弄得一個勞怯症。原來這種症不痛不癢。不死不生。最難過日子。涪江渡口有個淨真庵。那老尼是賈道士的親姑娘。聞知姪兒有病。特地來廟中看他。帶一個極醜的女童來服侍。賈道士慾心如熾。又與他調戲。不幾日就搭上了。姑娘知道大怒。罵了姪兒一頓。臨去時說。誓再不到廟中來了。莫說痴道士害病。單表癩子。初時道士奉承他好酒好食。吃得歡喜。以後漸漸散懶了。到得道士害了癆症。一發沒人照顧。他有些飲食時。先儘乜道背地裏受用。便有得到口。也是殘盤剩水。着實不敷。況且少一缺二。連癩子的衣服。也把幾件解了錢米。那個取贖。癩子見光景不好。也未免想起娘來。道娘阿。三口兒出門。只爲我脚腿不便。權留在此。說過一有安身之處。便寄信來喚我。如今三年半了。難道你還在中途飄蕩。我這裏茶不茶。飯不飯。沒人疼痛。你那知道。我若是手脚便當的。跑出廟門。做個雲遊道士。也度了這張嘴。怎見得不上不下。進退兩難。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這時教孩兒怎生過得下阿。且說楊興奉了主人之命。在路打扮做個官差。下書的承局。夜宿曉行。饑餓渴飲。不一日來到劍門山。取路竟投關王廟來。只推口渴。問廟裏討湯水吃。乜道先看見是個公差。怠慢不得的。賈道士又病倒了。慌忙舀了一盃米湯。將托盤盛了。叫小鬍鬚捧着。唆癩子出去陪待。世間只有癩子最好記認。楊興一見便曉得了。癩子出來見了楊興。便作個揖問道。尊官何來。楊興道。是華州奉差來的。癩子將米湯送上道。荒山之茶。怕不中吃。楊興道。救渴多矣。小鬍鬚取盃盞進去。楊興便起身。癩子送出廟門。楊興道。法師可姓左麼。癩子道。正是。楊興道。借一步說話。癩子跟楊興離了廟門。走了百步之遠。楊興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楊巡檢老爺家。差來有令堂聖姑姑家書在此。叫法師。昨夜與小人同行。不可遲滯。癩子接書拆開看視。原來是四句詩。詩曰。

我在華陰楊府住。主人賢達真難遇。要汝同修大道丹。火速登程莫拗拒。

癩子認得婆子筆跡，喜出望外，却待轉身收拾包裹。楊興道：「不消得，少甚東西，只問小人就是，便路上不甚整齊，到家中自有。」癩子道：「華州許多路，我行走不便，趕你不上，如何是好？」楊興道：「捱到劍門山，一路自有驛馬僱得，不煩尊心。」那時癩子想起廟中也道可惡，賈清風又病倒了，也沒甚情意牽掛。若論初相會時，母子三人受他恩惠，今日母親書到，合該說知，只是一紙空書，又不曾寄得一物謝他，怎好提起，到不如不見為妙。就有幾件冬夏衣服，好的又有解庫中去了。那漢子又各事承應我，我又遲慢怎的，便道：「既然是母親教我火速登程，只今便走，恐家師們知道時，却又就誤。」當下楊興扶着了癩子，飛奔劍門山，一路把驛馬雇來，與癩子乘坐。楊興是走慣路的，急行急隨，緩行緩隨。望華州道路而來，話分兩頭，再說也道：「這一日不見癩子進來吃飯，心裏怪異，等到晚間，也不見歸來，只得報明賈道士知道。」賈道士問道：「幾時去的？」也道：「早間有個官差到來討水吃，他送出門去，就不曾見回轉。」賈道士道：「那承局是那裏來的小鬍鬚？」在傍答應道：「是我將盤托子送米湯出去，聽得說一句，像是華州來的。」賈道士聽得華州二字，癡心復起，便道：「華陰正是西嶽華山，所有乾娘和妹子正在那裏進香，如何不對我說問個信兒？」也道：「笑道：華州是大州大府，須不是三家村，獨腳鎮，兩個婦人去朝山進香，那裏有人睬他。」賈道士聽說，格外思想，夜間做了一場惡夢，病勢日重，正是：

痴心枉想天鰥肉，病人膏肓奈若何。  
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閉東莊楊春點金 築法壇聖姑煉法

古洞天書不記年，誰將半壁向人傳。一從辨出雷文字，修鍊成時擬上仙。

話說賈道士留着癩子，指望掛住那老婆子一條心腸，是與媚兒重會的大關鍵。如今癩子忽然不辭而去。

他心上又惱又疼。以致神魂散亂。做出這個痴夢來。醒來短嘆長吁。酸楚了一夜。次日問起癩子衣服被窩。都在遠道。他不會遠去。叫人四下訪問。有人說他在劍門山下。雇了牲口。一個遠方漢子。隨着他去了。賈道士從此又着了一急。病勢轉添。夜夜夢見這小妖精來纏他。泄了幾遍。成了滑稽的病。日裏三不知。忽然火動。下邊就流出來了。以後合着眼。便看見媚兒。看看骨瘦如柴。自知不好。歎道。媚兒。我也呵。今日不作吹簫伴。後世當爲結髮親。對了乩道。和小鬍鬚說的都是永訣的淒涼話兒。老道士從來不出房的。也來看了他幾次。病勢已是九分九釐的地位。少不得預辦後事。延至交春。油乾火盡。嗚呼哀哉。剛剛二十七歲。正是貪花不滿三十。昔人有闕小詞。名清江引。說得正好。

百般病兒都好挨。怎的把相思害。驀地痛鑽心。整日魂不在。到臨頭纔省得冤孽債。

這痴道士臨死還一心牢掛着小妖精。爲此一點精靈不散。那一世媚兒託生胡家。叫做永兒。道士託生焦家。叫做愁哥。雖無不得到老齊眉。也算做少年結髮。在姻緣簿上勾除宿賬。此是後話不提。再說癩子同楊興趕路。饑餐渴飲。夜住曉行。不一日來到華陰縣。到了楊巡檢門首。楊興進宅報與家主知道。楊春慌忙出來相見。敝寒溫中也說幾句爐火的話兒。不料癩子全然不曉。只把雙眼來睜。一言不答。楊春只疑他不肯輕易講論。也不窮究。獻茶後。就叫楊興送癩子到西園與聖姑姑相會。癩子進得園門。先會見了蛋子和尙。心下想道。我母親好沒正經。如何招個野僧同住。難道許多年紀。到偷起和尙來。一到淨室。見了婆子。便問道。妹子媚兒如何不在一處住。前邊那野和尚又是何人。婆子道。一言難盡。便先說林中躲風。夢見則天娘娘如此。如此。後來遇着蛋子和尙。正應了夢中遇蛋而明之語。他帶得天書。只我識得。乃是九天祕法。若修煉時。須得千金之費。我只推要建普賢祖師佛院。小兒左醜善能點化黃白。借這話兒。騙出他的財物來。就乘機接你到此。同行修煉。却不是好。癩子答道。怪道楊巡檢一見面便問我什麼爐火。好是我只隨口答應。不然。却不露出馬脚來麼。正說話間。楊巡檢來拜癩師。送上新衣一套。鋪蓋一副。就約母子二人。明日同

往東莊看屋看地。婆子道：要買辦些藥料及出入奔走，少不得託我家蛋子兄弟。若用別個，恐怕口嘴不穩。明日也要他走一遭。楊春答應去了。不多時，衆人送晚飯來，擺下一桌子素菜。獮子私對婆子說道：娘，怎不弄得些葷酒兒來吃？婆子道：有名的楊老佛家，葷酒不聞的。你休得慣了嘴。到明日修煉時，整年的不許動葷哩。獮子呆了，把舌頭伸一伸，當夜無話。次日早飯後，楊巡檢差一乘小橋，兩匹馬，去西園迎接他三位。自己先到東莊相候。婆子乘轎在前，一僧一道騎馬在後。管家引着飛奔東莊上來，一路看時，果然好個去處。但見：

田連阡陌，樹滿邱陵。田連阡陌，零星住下莊家。樹滿邱陵，整隊行來樵子。田坳中，寬寬一片空閒田地。曾爲比丘尼道場，高阜處，大大一圈精緻莊屋。已非郭令公故業，倘建佛庵道院，儘叫千門萬戶，怕做不下。烏革輦飛，若作鬼窟神壇，便住半載一年，真個不聞雞鳴犬吠。最喜主人能好客，深林飛鳥任安棲。

婆子見了楊巡檢，先遜謝道：老檀越如此信心，都是夙因所致。楊春道：來路上曾見這一片隙地麼？婆子道：已見過了，十分稱意。這貴莊外面，真好個形勢，只不知裏面房屋如何。楊春道：就同往一看，便引着衆人，彎曲曲，把各處房屋都看了一遍。原來這裏雖說莊房，却造得甚有體製。牆門裏面一字三間，乃是堆積柴穀之所。兩旁設下倉庫，中間三間是客座。後邊又幫幾間雜屋，那左屋是管莊的居住，廳中間有個大的魚池，以防火燭。右邊望去，都是亭臺花木之類。三株古柏橫斜半腰，中用個朱漆紅木架兒，扶右左邊一帶。迴廊迴廊盡處，另有個角門，進了角門，又是三間半屋，裏頭書室樓房，藥爐茶竈，無所不具。楊巡檢每年收租等賬，也到此十日半月價住，所以收拾得齊整。若閉上角門時，分明別是一座宅院。楊春道：這幾間敞房，可將就作寓否？婆子道：何消這般精室，罪過罪過。又道：只今晚就在此住下罷，只是所借母銀，乞作速留意。楊春道：三日內湊足送到。三位日用供給，就在這小莊支用，只怕炊爨時，還要用個小廚。婆子道：更不消得。

楊巡檢臨別，喚管莊的老王來吩咐。一應供給，要你支持。須是周備。每月只開賬來看便了。若送供給時，就從你的家內穿出一迴廊去。不許別人走動。角門裏的鎖鑰，可交把聖姑。好等他任意開關。於是帶了幾個莊客，去西園取三位的行李去了。少停，園公同幾個莊客將行李送到。蛋子和尙的包裹，有天書在內。行坐不離已帶在身邊。只有鋪陳棍棒，在耳房中也一齊取來了。日沒時，婆子叫蛋子和尙將側門鎖斷。三口兒做一處商議。蛋子和尙遊方熟悉，一應買辦，合用東西，俱是他奔走。左黜腿不方便，專管看守法壇，燒香點燭，及煨煮三餐茶飯。婆子專主教導他們，畫符念咒，按時修煉。其柴米之類，老王處每月總支，不必日日纏擾。第二日清早，楊奶奶差掌管的，老媽媽到東莊，特看聖姑姑。奶奶開知法眷同住，怕不方便，不好日來看。叫老身多多致意。婆子道：「足感奶奶掛念。老媽媽看看獮子笑道：「此位便是令郎獮法師麼？」聖姑姑與菩薩，菩薩恁般識熟，何不央菩薩吩咐天醫醫好了這隻腿？」婆子道：「一人一相，不可更改。譬如觀世音千手千眼，何曾嫌多，減却幾個？」彌勒祖師一個大肚子，垂到膝上，何曾道不方便，吃藥消他。」老媽媽道：「聖姑姑說的是。」又道：「轎子裏有只小官箱，相煩蛋師去取。蛋子和尙取進來，放在桌上，是個描金箱兒，鎖上一把白銅小鎖。老媽媽張神捉鬼的道：「老身有句私房話兒，叫兩位師父權且閃開，便在袖裏摸出條豬肝紅的舊汗巾來，角上縛個小鑰匙兒，將鎖開了。箱內取出幾包東西，做一堆兒放着道：「這銀子共是二百兩，是奶奶的私房。叫老身送與聖姑姑，聊助雜費。別的面前莫說。」婆子稱謝，收在一個抽屜裏。老媽媽又叮嚀道：「請收謹慎去處，纔好。」婆子道：「不妨事。」老媽媽道：「老身是恁般小心的，莫怪多講。」又道：「今後聖姑兒普賢菩薩時，也替老身寄個名兒。老身是孫氏，奉過二十多年齋了。」婆子道：「當得當得。」老媽媽道：「老身只爲死了老公，兒女又不孝順，所以靠在奶奶身邊度日。那一世只求個好兒好女足矣，說罷，依舊將空箱鎖上。婆子喚獮兒拿着，送他出門。上轎去了。獮子鎖了角門進來，已自睜得奶奶送得有銀子，便執開關的要買東買西。婆子道：「奶奶瞞着人送來的，且慢些動罷。」等楊巡檢送到，看多看少，再作區處。有詩爲證。

陰性從來吝嗇多，百般好事被蹉跎，偏於佛面貪資福，肯把私財施道婆。

話說蛋子和尙見事事湊巧，心中歡喜，便要將二十四紙天書求聖姑譯出講解。婆子道：「今番我三人在一處修煉，你不瞞我，我不瞞你，只這大紙上看字不甚方便，可將素紙釘成手掌大的小本，貧道將唐晉譯出賢弟細細謄寫，庶幾做用時便於翻閱。」蛋子和尙道：「如此甚便，且說紙墨筆硯合用多少？」只今日先去買下不妨。婆子道：「每人好紙四十九張，筆十枝，墨五錠，小硯二個，硃砂三兩，三個人便要三倍。如今謄寫小本，費紙也不多，再加紙五張，筆一枝，墨一錠，足以够用。」婆子在西園時，原有人送下些錢鈔，便把來叫蛋子和尙製辦這事。因是先前派定，稿子也不敢攙越，須臾之間，蛋子和尙將文房四寶買齊，婆子取餘紙五張，裁破每張裁做二十餘葉，除符形照樣描寫，其他文字俱將唐晉譯過，寫成蠅頭細字。蛋子和尙寫一行，明白一行，快活一行，正是雖然未得神通使，不作三心兩意人。一日一夜都寫完了，婆子對閱一過，一字無差。第三日天明，將原來二十四紙用火焚化，因這天書祕本可一不可二，亦恐留下人間，或致褻瀆，罪有所歸也。早飯後，楊巡檢來到東莊，抬着一皮箱銀子，足千兩之數，交與婆子收下，道：「點出黃金時，倒換銀子再點，便是無窮了。」婆子道：「正是如此。」揚春又道：「今番別了聖姑，不敢請見了，但不知丹成大約在於何日？」婆子道：「也看緣法遲早，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有好音奉復，倘或遲慢也，莫性急。」楊巡檢分別去了。婆子吩咐蛋子和尙先取五方之土，就本莊權算中央，餘者東南西北俱在十里外取用，各將布囊盛下。其他世間動用之物，貴的如金珠，如木石吃的如豆腐，燒的如煤炭，粗的如缸甕，細的如針綫，清的如茶酒，雜的如藥材，色色都要買得完備。一面蛋子和尙製辦東西，一面婆子打掃樓下，設壇。婆子先期齋戒沐浴，擇六甲日吉時，將土布囊按定五方之位安置，相去各尺許，周圍將新甌疊起，約高一尺五寸，空處用瓦穀填滿，上設明燈三盞，晝夜不熄。外用黃布製成神帳一頂，留下前面設香案一座，供養着甲馬雲鶴，每日設茶酒果三品，早起念淨口呪一遍，淨身呪一遍，淨法界呪一遍，安土地呪一遍，安魂呪三遍，然後依法作用。此是常規，不必

細述且說安壇次日先將各人合用紙墨筆硯等排於六甲壇下。婆子起首脚踏魁罡二字。左手雷印。右手劍訣。取東方生氣一口。念通靈呪一遍。焚符一道。蛋子和尙和左黜都依着婆子行事。雖然一般念呪。燒符。只符形都是婆子動筆畫的。如此七七四十九日。紙墨筆硯俱靈。然後商議召將。蛋子和尙要想自家書符。婆子道。書符最是難事。須要以氣攝形。以形攝氣。假如此符是何作用。便要作此觀念。如要雲興。便想得。一處陰氣起。自丹田。漸覺滿身都是雲氣。寒光從七竅中噴將出來。瀾漫乾坤。如要起雷。便想得。一點陽氣起。自丹田。漸見一身都是雷火。運旋從七竅搏擊出來。震動天地。想就時。急將此氣落墨。一筆而成。所謂以神合神。以氣合氣。正要把我的神氣與天地貫通。這符方有靈驗。初時尙費收攝。到工夫練熟。閉眼神便聚。書空符亦靈。此通天徹地之妙訣也。若只照着符形描畫。自己的神氣先自散亂。如何感動得神鬼。俗語云。書符不效。却被鬼笑。寫符不靈。倒被鬼驚。我今先寫與你們看。從何起手。從何結構。如何凝神運氣。你們看得爛熟。然後動筆。一法通萬法。通一法不通萬法。都不通了。切不可粗心浮氣。自誤其機。蛋子和尙和癩子。諸連聲。又不約而同的問道。書符之法。已領教誨。今欲召將。不知將便能來否。若來時。如何相待。婆子道。正要與你細講。有內將。方可召外將。鄧辛。張陶。苟畢。馬趙。溫關。此外之十將也。眼耳鼻舌。心肝脾肺腎。此內之十將也。先鍊就自己十將。統一不亂。存神定氣。儼如外將森列在前。然後呼之。卽應。役之。卽起。初時或先現半身。後現全身。若見神貌凶惡。不可畏懼。如其醜陋。不可嘻笑。須要敬之。如父母。親之。如朋友。役之。如奴僕。苟或不然。必取神怒。又凡欲召將。必先預定所行之事。所問之語。若召至無用。其將不爲准信。次後雖召亦不來矣。和尙道士兩個未會見將。先聽了這段說話。分明像小學生初進學堂。還不知先生甚麼規矩。一肚子戰戰兢兢。毛骨俱悚。各自去虔心靜坐。凝神養氣。婆子書符時。先叫他兩個看樣。蛋子和尙到底聰明。看了一遍。就會了。癩子也時刻把手向空中描畫。真是緣法已至。他從來懶惰的。到此也精勤起來。因他用心不過。畢竟也被他趕上。大家步罡踏斗。念呪焚符。練了一七。二七。到三七。微有影響。或聞劍佩之聲。或露

衣袍之色。此尚非真將。乃將手下之人。所遣來閱壇者也。四七五七。始現真形。或半身。或全身。或獨行。或聯騎。或隨人衆。或多或少。只是竟往竟來。不向庭中停駐。看官。你道却是爲何。原來這將的英靈。無處不在。只爲常人精氣。與他不相感通。所以俗眼。不能看見。今日爲符呪所召。遊行時。未免從法壇經過。又撞着至心至意的目光凝聚。豈有不見之理。其竟往竟來。還是作用未滿。法力不到之處。到七七四十九天。衆將站立庭中。拱手受令。四圍簇擁。如有千車萬馬之勢。全不覺庭中狹窄。婆子在前。和尚道士在後。肅容端立。婆子開口吩咐道。我等三人。乃上帝眷屬。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得九天如意寶冊及天文符籙。在世闡宏道法。特召汝等前來輔助。聽吾差遣。功成之日。奏聞上帝。紀錄超昇。諸將鞠躬稱喏而退。一霎時。庭中寂然。有詩爲證。

盡道有錢堪使鬼。也知無術不通神。試看神將庭中列。只爲天書咒語真。

話說蛋子和尙見神將來往。初時不免矜持。到後漸漸也習慣了。只是每遍是婆子當前。兩個隨着脚跟做事。雖則一般。偏有蛋子和尙性急。信心不過。欲得自試一番。便悄悄的起個五更。步入壇前。如法捻訣念咒。只聽得響亮一聲。庭中降下一員天將。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證。

眼似銅鈴般大面。如紫蟹鬚鋼。幘頭金色放毫光。繡襖團龍花樣。手執皂旗一面。招風喚雨行藏。英雄猛烈誰敢當。使者姓張天將。

張使者鞠躬而前道。吾師見召。有何法旨。那時慌得蛋子和尙面紅耳赤。急急按定神魂。答道。這裏樓後北窗。少幾株大樹遮陰。只有西園上四株梨樹絕大。可速移來植於此地。神將應聲去了。須臾。只聽得一陣大風飛沙走石。耳邊如軍馬雜沓之聲。到天明風息。蛋子和尙往樓後看時。四株大梨樹做一行兒的種下。乃張使者差神兵所爲也。婆子知道了。蛋子和尙幹出這事。便着實發作了一場。說這天將非凡人之比。怎麼把沒要緊事。輕易差遣。况今道法未成。又沒甚本事在身。倘觸其怒。性命難保。蛋子和尙道。偶爾試驗一次。



今後再不敢矣。却說西園上園公。因這番大風後。失去了四株大梨樹。便慌忙去報與楊巡檢知道。楊春正在驚訝。只見東莊老王也來報道。今早五更風起。聖姑姑住的樓房後邊。添下幾株大樹。楊春道。角門鎖閉。你如何見得。老王道。這樹高出雲端。小人從外面望見。因是自來沒有樹的。所以報知。楊春情知又是聖姑姑的神通。暗暗稱奇。便道。我曉得了。你們不得在外面面前傳播。各賞了酒飯。打發回去不提。却說婆子和二人商議道。如今將已練就可將七十二位地煞變化。次第修煉。每得一法。必要經歷四十九日。其中有簡便的。只管并日做去。大約三年之內。務期完事。二人見說得快當。歡喜無限。從此加倍用心。步罡踏斗。畫符念呪。時刻不虛。練過一個七七。便能暗中搬運柴米之類。老王見不去支取柴米。心下想道。他不來支。一定不是缺乏。老漢且落些受用。待去查那柴米之時。却依然按日減少。老王因此大驚。又去報與楊春。楊春只叫莫說。光陰似箭。看看三年將滿。婆子們三個人。把七十二般道法。俱已練成。且說神通變化。大略如何。但見。

上可梯雲。下能縮地。手指處。山開壁裂。氣呵時。石走沙飛。匿形換貌。儘叫當面糊塗。攝魄招魂。任意虛空。役使豆人草馬。戰陣上。添來八面威風。紙虎帶蛇。患難時。弄出一樁靈怪。風雲雷雨。隨時用水火刀鎗。不敢傷。開山仙姥。神通大。混世魔王。法術高。

原來這白雲洞法。上等不比諸佛菩薩。累劫修來。證入虛空三昧。自在神通。中等不比蓬萊三十六洞真仙。費幾十年抽添水火。換髓移筋。方得超形度世。游戲造化。不過憑着符咒。襲取一時。盜竊天地之精英。假借鬼神之運用。在佛家謂之金剛禪邪法。在仙家謂之幻術。所以玉帝慎重。不許私啓天封。留傳人世也。雖然如此。高明之人。借資法術。全身遠害。做個仙家的津梁。入山採藥。不怕虎狼。千里尋師。不費車馬。也到是個捷徑。為此白雲洞留下這一脈。以待有緣之人。洞主白猿神。又添一筆。在後。要他每年拱奉設誓。若生事害民。雷神不宥。只爲那時玉爐煙起早了些。蛋子和尙少募了後面七十六箇字。所以不會看着。只一條利害。

# 第四十回

的話。今日修煉成功。便認做驚天動地的學問。長生不老的法門。到後來。果然生事害民。動起河北一帶數載的干戈。使人罵妖名。千秋不滅。此是後話。不題。且說聖姑姑這番修煉。只用得楊巡檢的銀子。其楊奶奶二口金。原封不動。便遣靈鬼送還他去了。忽然他又想起雁門山下初離土洞之時。母子共是三口。如今雖添了個蛋子和尙。畢竟少了個媚兒。少不得要尋取將來。把法術也傳授與他。這是婆心。心上第一件事。那起庵鑄像的說話。原非本心。不須提起。却說婆子對二人說道。我等三人。受了楊巡檢夫婦多時供養。又得他令銀相助之力。一旦不辭而去。覺得想然。每人要顯個神通。留一個憶念與他。癩子跳起來道。我送個虎與他看莊。婆子道。我原許他點化黃金。今將樓前這塊太湖石。點成與他做個鎮家之寶。癩子道。正好我的虎。就着他看守金子。使盜賊不敢動念。蛋子和尙道。劣弟不才。意欲召個上好匠手。將我等三人形像。塑此樓下。使他家子子孫孫。朝夕瞻禮。癩子道。不好。不好。塑出我癩腿來。你却笑我。蛋子和尙笑道。恁地時。只塑個坐像罷了。當下婆子口中念念有詞。石上只一噴。沓沓如細霧散落。急把手掌擦之。凡掌所到處。皆成紫金之色。不一時。整千斤一塊太湖石。刷兒晃變成金山一座。癩子做紙虎。口中念念有詞。順風吹去。喝聲疾。只見這紙虎撲地跳兩跳。使成個黃斑老虎。猛烈咆哮。與真虎無異。癩子吩咐道。老虎老虎。聽我法語。鎮守金山。不許擄取。有人擄取。老虎逐去。竟能把袖一拂。依然是個紙虎。癩子看金山座下。有個空處。便放那紙虎在內。蛋子和尙攝三個巧匠。內生魂。閉於樓下。一夜塑成三個渾身極其相似。聖姑姑居中。蛋子和尙居左。左黜居右。蛋子和尙一見。不勝之喜。便道。我塑下的像。我先磕個頭兒。起首。癩子道。野和尙。磕頭誰來。答禮。蛋子和尙道。若起身答拜時。只怕腿腳不方便。被人看破。癩子也笑起來。婆子道。我想起得道緣由。遇揚而止。遇蛋而明。都是天后夢中指點。他說二十八年後。當在河北興旺。約我到貝州。以此起得道緣由。等一來不可逆天。二來不可忘了指點之恩。日今為始。各人隨意逍遙。想念動時。立刻相見。若運數到日。切莫異心。以違天道。說罷。婆子騰空而起。在空中把手招他兩個。蛋子和尙把齊眉短棒。拋向空中。化成萬丈。

金橋大踏步上去了。癩子道：「我且向壺天頑耍則個，便向牆角頭揀個空酒瓶兒，放穩在地，叫一聲，我下來也。只見他雙腳望瓶嘴中一跳，不知那裏去了。正是」

從來只有神仙樂，法術高時不讓他。

畢竟他三人相會何處，媚兒又在何處，翻騰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聖姑宮紙虎守金山 淑景園月夜來妖女

仁慈勝似看經典，節儉何須點化金。跨鶴腰纏無此理，堪嗟惡輩枉勞心。

話說聖姑姑初到東莊，原約楊巡檢一年半載，便有回復。誰知一口氣練法，閉了三年的角門。楊巡檢已自十分信服的，又見移樹運米，如此神通，少不得有個妙用。因此吩咐管莊的老王，暗地打聽動靜。自己再不敢來敲門打戶，討消問息。忽一日，楊奶奶開一隻衣箱，只見箱內堆着一堆子東西，取來看時，原來就是三年前叫老媽媽送與聖姑姑這二百私房銀子。奶奶吃了一驚，忙喚老媽媽來認時，果然不差。這分明是神鬼所爲，就是搬柴運米的一個法兒。他們不知就裏，只管胡思亂猜道：「這衣箱多時鎖下不開，爲何銀子倒在裏面，又是幾時送來的不免叫老媽媽到東莊上打聽一遭。」老媽媽坐乘小輪，到東莊，老王家來問其動靜。老王道：「以前半夜三更，常聽得院裏大驚小怪，叫喚呼喝之聲。如今好幾日不聞聲響，不知何故。」老媽媽道：「如今且討張梯兒，待我爬上屋去，偷望一望，看是怎的老王，見是掌房的媽媽，自然要奉承，又且奶奶差來，知了這拗，便慌忙在敞廳上去掇個長梯子，弄了半晌，弄進屋來，靠在迴廊屋檐上。老媽媽先爬上屋去，望了一望，就下了梯，說道：「院裏靜悄悄的，絕無動靜。我腳軟站不住，還讓你老人家來。」老王真個上梯去，探頭而望，並無一人。他爬上屋脊，仔細前後觀看，忽然見了明晃晃黃燦燦的一座金山，心下又驚又喜，下得梯來，心生一計，瞞着老媽媽，說不見甚的，想是從後門走了。老媽媽轉身去後，老王一脚跑到城中，見了

家主楊巡檢便如此這般說了一遍。楊巡檢喝道：「誰叫你去望來？」老王道：「是奶奶差老媽媽來叫小人去。不關小人之事。因是好幾日院裏不聞聲響，想不在了，所以小人大膽，也不敢。楊春心下沉吟，使叫家僮備馬，親往東莊，把敝廳後壁封條揭了，開進去。石時裏，沒人來往，亂草縱橫，迴廊下小角門，依然緊閉。楊、檢、月去敲了幾下，不見答應，便叫安僮拾起磚塊去打。打了一個時辰，只是打不開門。楊巡檢發個性急，叫莊戶轎夫隨從人等，一齊用力把門撞開。楊巡檢吩咐衆人退後，只帶四個安僮跟隨，不往廳上書房住所一逕走出後樓去看。只見樓下東邊那座太湖石已變成一大塊紫金楊春，暗想：「聖姑姑神通果然非小。回轉頭來，猛見聖姑姑和蛋子和尙左鄰三人，端端正正坐於樓下。楊春大驚，慌忙下階拜倒。稟道：「弟子久失侍教，聞師父點化已成，特來拜謁。」安僮道：「老爺莫拜，上面坐的是個死的，不然怎不回禮？」楊春起身，上前看時，原來都是塑的，渾身儼如生相，稱讚不已。看四下雜屋中堆積百般貨物器用，尙值得四五百金。三個的衣服行李都不見了。後邊四株大梨樹，果然西園移來的，稱得齊正。只不知甚麼緣故，不別而行。想是普賢祖師不願造個行宮在此。聖姑不好回話，竟自去了。楊春歎息了一回，便叫安僮去迎接奶奶到來。不多時，楊奶奶接到。楊春領他見了塑像，說是聖姑姑自塑上的。奶奶拜了四拜，他轉身見了這座金山，誇道：「人間金子怎的有這般赤色？只可惜點化得忒大了，叫人不便移動。」楊春道：「多着些人來搬他去做個鎮家之寶。」他看見香案邊一頂黃布帳子，便白去來取，罩在金山上面。一面叫安僮喚莊戶轎夫隨從人等，三四十人，討了扛棒繩索，一齊進來。這班人聞安僮呼喚，問其緣故，已是曉得一見帳子裹着都去偷開來看。那一個不驚喜，夥裏自相議論，也有個說：「眼見希奇物，壽增一紀。」也有個說：「畢竟做官宦的福分大，財神跟着他走，也有個說：「皇天心地不平，有這些金子，不派點屑粒與我們貧漢，又與那財主做甚？」那幾個有氣力，常出穴的人，將繩索向前要索去，綑縛那金山，不動手，猶可。才動手時，忽然金山下面起陣狂風，見一只黃斑老虎撲地跳將出來，嚇得衆人叫聲：「呵呀！四散奔走逃命。」楊巡檢抱着奶奶一隻臂膊，跑上樓去，將

門窗都閉了。過了一時。不聽見樓下動靜。楊巡檢在窗子眼內偷看時。老虎已不見了。便推開樓窗叫人。却一個不見答應。只得大着膽。走下樓來。只見這些丫環養娘。也自在神像案桌下躲着。也有跑出去和安童在門口探頭探腦。望着裏面消息的。楊巡檢喝道。虎在那裏。兀自見神見鬼的。做甚張智。安童和養娘們方才放心進來。楊巡檢叫安童一面備馬。一面喚齊轎夫。送奶奶回家。到家後。夫妻兩口說道。這聖姑有靈。既然塑下渾身。必然要那金山供養。不許人移動。所以顯個老虎出來嚇人。如今不去動他。自然沒有事了。便把存下貨物器用。一概搬回。這三間樓下。叫作聖姑宮。每年正月初四。七十這四個月的初二日。西園設齋。楊巡檢來此燒香點燭一遍。便封鎖了。也不容外人進去瞧看。其餘月分。連本宅人都不許進去。又吩咐安童莊客等。不許向外人面前多嘴饒舌。常言道。拿得住的是手。掩不住的是口。家主恁般吩咐了。也有忍嘴不牢的。做新聞異事。說將出去。滿縣人都亂哄道。楊巡檢莊上出了一座金山。又有個黃斑老虎。於是同輩親友。特爲此事來訪楊春的。楊春只推沒有。後來這個聖姑堂。直待貝州反後。樞密院行下文書。各處搜查妖人。蛋子和尙左黜等。餘黨此時。楊巡檢已故了。楊奶奶病在牀。小主人私下喚莊戶連夜毀了這三個土偶。看那金山時。仍是一塊太湖石。老虎是紙剪的。已朽壞了。此是後話。正所謂時來鏤鐵生光。運退黃金失色。有詩爲證。

堪笑楊春識見莽。狐精錯認真仙長。黃金不作鎮家山。險使兒孫作妖黨。

楊巡檢一段話。表過不提。看官們如今要曉得媚兒的下落。少不得打個大寬轉。又起一宗話頭。話中單表一人姓張名大鵬。西安府人氏。從小讀書。十二歲上。沒了爹娘。便跟隨個全真先生。出去遊蕩。在熙都大房山。偶染疫疾。那全真棄之而去。幸遇外國異人。救好了他。見他肌骨不凡。就傳授他一家法術。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若與白雲洞法術比較。也是半斤八兩。差不多兒。他平生與東京一個人交厚。結爲兄弟。常寓在他家。那人姓朱名能。有一身好武藝。提起那話。還是祥符元年的時節。真宗皇帝惱那契丹韃子欺慢中國。

有佞臣王欽若奏道。從來若非真命天子。上不得泰山。所以秦始皇恁般英雄。也被風雨打將下來。我皇若能鎮服四海。誇示外夷。須邀福天瑞。東封泰山。方可稱一朝聖主。真宗問道。泰山曾封過幾遍了。王欽若奏道。七十二遍了。真宗准奏。就在王欽若身上。要他三日之內。報過七十二般祥瑞。事須要有據。王欽若退朝。面帶憂容。只因一時間多了口舌。三日裏面。那有七十二般祥瑞。便說靈芝甘露麒麟鳳凰。見今世上都生得有。三日內也取將來。那時朱能正在王欽若門下。做個館賓。曉得他有這件事在心。便道。此事不難。依朱能說。只用一般祥瑞。便可抵擋得那七十二般了。王欽若欣然問計。朱能道。草木鳥獸之瑞。不爲希罕。只有上古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而出。天示陰陽卦象。謂之天書。此爲祥瑞之祖。如今若得天書下降。把來宣布中外。泰山就封得成了。王欽若道。天書怎得降來。朱能道。不消相公費心。朱能自有妙策。來朝察稟。當晚朱能回家。與張大鵬商議。張大鵬道。不是劣弟誇口。仗平生學的道法。只今晚送到個天書信息。到帝皇老兒宮裏去。朱能道。愚兄此番。便是出身之階了。全仗賢弟幫襯。則個當下。張大鵬就行個緣夢的法兒。那真宗皇帝睡在宮中。夢見紅光曜室。一個神人。頭戴七星冠。身穿絳衣。手捧文書一本。告道。上帝有命。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陛下宜虔誠受之。聖神萬載。真宗正待舒手去接那文書。却猛然驚覺。正是。

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罷袞龍浮。

五更鐘動。真宗上殿。等白官早朝已罷。使召宰相王欽若面對。把夜來之夢。與他說了。王欽若奏道。此乃我皇志氣一動。與天心相通。方有此夢兆。這天書自伏羲時。龍馬負圖。直至如今。不曾再見。若果然降下。便是國家之上瑞。休言七十二般禎祥。使千萬般也。賽不過他。乞我皇速出聖旨。一道。傳諭四下。訪察天書。真宗皇帝准奏。當下取龍鳳花牋。就御案上拂開。提起玉管兔毫筆。御手親寫道。

朕在深宮。恭默思道。夢有神人。星冠絳衣。傳說帝命。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如有人先得者。不拘軍民人等。皆闕迷獻。卽時擢用。如係職官。加秩進祿。欽哉。無忽。

景德五年正月 日 御筆

上欽若捧了這道聖旨，辭朝而去。便仰文書房一樣抄了九張，差人向九門張挂，把御筆收藏，奉爲至寶。不  
時，左右報朱能進見。王欽若忙教請進，相見已畢。朱能道：「相公正要啓奏大書，恰好有這道聖旨，可謂湊  
巧之極矣。」王欽若道：「據聖上此夢，敢是真有天書下降麼？」朱能道：「莫管真不真，只在朱能身上。包有天書還  
相公便是，但得權允巡館之職，庶幾便於訪查。」王欽若道：「只恐卑職不稱大才，有何難哉？」煩足下用心。成事  
之日，必當保奏重用。當下便差人拿名帖到樞密院去，將朱能充作皇城司巡官之職。朱能就在相府掛了  
牙牌出來，對張大鵬說道：「皇上果有異夢，此乃賢弟之神力，只是上中祥符三篇，那裏求取？」張大鵬道：「天書  
左右是個名色，劣弟已摹倣老子道德經之意，胡謔三篇，不知可用否。便在袖裏摸出草稿，送與朱能看。朱  
能原不甚通文理，却滿口稱妙。又道：「就煩賢弟一寫，用甚紙張？」張大鵬道：「劣弟前年在高麗國帶得些皮紙，  
還剩得有幾張，如今每一篇寫做一卷，用黃帛包裹。明日五鼓，仁兄逕去擊登聞鼓，報承天門鳩尾上降得  
有天書，只依我說就是。」朱能道：「朝廷不是取笑的，倘或駕到承天門，沒有天書，獲罪不小。」張大鵬道：「劣弟必  
不違誤仁兄之事。次日五鼓，朱能先去敲張大鵬的房門，再三叮囑這事。張大鵬在牀上答應道：「已停妥了。  
朱能聽得張大鵬的手段，便不疑惑，一口氣跑到登聞院前，將鼓鞞的亂槌，有值日鼓吏報與本院院使  
審問了來歷，帶去朝房，先見了宰相王欽若。王欽若聞說有了天書，不勝之喜，須臾淨鞭三響，宮裏升殿受  
朝。上欽若引着登聞院院使奏道：「天書下降承天門，見有皇城巡官司朱能來報，在朝門外候旨。真宗聞奏，  
便叫宣朱能上殿。朱能上殿拜舞已畢，真宗問道：「大書在何處？」卿又何以知之？」朱能奏道：「臣自從前日見了  
九門聖旨，豈不敢寧夜不敢睡，想得帝命天言，必降於高寬之處。又天機祕密，必不是白日降下。今早臣從  
承人門卜視，望見鳩尾上有黃帛曳出，料想必是天書，不敢不奏。真宗大喜，趨下帝座，龍行虎步，直到  
殿大門下，驚得滿朝文武，顧不得鴛鴦尾，紛紛的下殿隨行。朱能指點鳩尾與真宗看了，真宗便遣兩個

第四十回

內侍取梯升屋。原來小小一個黃袱包兒，兩條帶子纏在鷓尾之上，解將下來。王欽若接得在手，跪奏真宗有詩爲證。

星分鷓尾纏玄恩，聲臭俱無豈有書。君相一時俱似夢，天言口代竟誰欺。

真宗對天再拜，御手捧着步行到殿，把與翰林學士陳堯叟啓封宣讀。乃是大中祥符三篇，篇中都是道家之語，讀罷百官皆呼萬歲。真宗命內侍以金匱來盛了，權送在景靈宮聖祖案前供養。特興造玉清昭應宮，專奉天書，就命陳堯叟草詔宣播天下。改今年爲大中祥符元年，擇日起駕親往泰山行禮，加封王欽若爲袁國公，朱能爲荆南巡檢。三年之內，直陞到節度使之職。朱能情知這番富貴都是張大鵬作成的，相見之間，生怕他提起前因，便頗有疏慢之意。張大鵬猜着這個意思，也不說破，只不來往便了。於此可見，太能薄德。後來十五路軍州表章都奏行有天書，天子不知那一個是真是假，到疑心起來，有參知政事了謂也。爲着這倖得寵，與王欽若兩個爭權，訪出了朱能挾詐欺君，便密地奏聞真宗。真宗就將了謂替了王欽若之職，差臣使去拿那朱能問罪。朱能自恃武藝，把使臣殺了，統率手下兵衆造反。到後來戰敗被擒，竟招出張大鵬名字，聖旨將朱能碎剮，又行海捕文書，各衆弋獲奸人張大鵬。因此張大鵬又向江湖飄蕩，改名張鸞，自號沖霄處士。他有了一身法術，那一處去不了。常言道：官無三日緊，過了幾年之後，這事便懶散了。張鸞在江湖上打聽得真宗所生皇子，今已長成，那皇子乃早赤脚大仙轉生，怎見得原來真宗在二十一歲登基，宮中尙無皇嗣，便御製祝文，頒行天下，令各處名山宮院修齋設醮，祈求上帝。時玉帝正與羣仙會聚，問誰人肯往。羣仙都不答應，只有赤脚大仙笑了一笑，玉帝道：笑者未免有情，卽命降牛宮中，與李宸妃爲子。皇子生後，晝夜啼哭不止，便御榜招醫，有個道人向內侍說：貧道能止兒啼。真宗召入宮中，抱出皇子，叫他診視。道人向皇子耳邊說道：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皇子便不哭了。真宗大喜，問其緣故，道人說罷，情由走出宮門，化陣清風而去。這皇子是誰，便是四十二年太平有道的仁宗皇帝。他在宮中，只好赤脚，再不



愛穿鞋襪。此其驗也。真宗因感齋醮靈應，愈加虔奉。在各處修復道家廟宇。張鸞聞知此信，又且皇子是大仙轉生，以爲必然與道流有緣。他先在東京時，曾與太監雷允恭相識，甚蒙敬重。那雷允恭寵幸用事，官拜宣政使之職，與丞相丁謂是內外交結的。張鸞爲此再到東京，張鸞見了雷太監，告訴他前事冤枉，便托他打丁丞相的關節，希圖興隆道教。自己討個賜號，因爲術士輩任你神欽鬼服，總要借重皇帝勅封，方免得天庭責罰。雷允恭道：遠年舊事，不須掛念。先生只在家下淑景園中作寓，目今皇太子選妃，蒙皇太后懿旨吩咐正在忙冗之際，待稍空閒同去見了丞相，再行面議。張鸞謝了，就由他手下官員引至淑景園中寓下。按宋史所載，真宗皇帝共改了五個年號，咸平六年，景德四年，祥符九年，天禧五年，乾興一年。此時是祥符九年二月中旬，張鸞一夜間，見月明如晝，便在園中閒步，忽然黑雲掩月，一陣怪風從西而來，張鸞道：奇哉，又是甚麼神怪過往，便捻了定風訣，定睛而看，須臾風頭過處，雲開月朗，只聽得一聲響亮，半空裏墮下一個女子，有詩爲證。

情知天上無人住，那得神人墜九霄。陣陣暗風迷道眼，若非月怪卽花妖。

那女子非別，正是胡媚兒這小妖精。這回書直接上第六回的情節，他自與聖姑姑離了劍門山，一路同行，到永興地方，天色已晚，要趕到樹林中歇宿，正行走間，對面起陣黃風，刮得人立脚不住。那婆子是武則天娘娘，請去幽宮中相會，只小妖精被風刮起半空，飄飄蕩蕩，竟吹到東京雷太監園中墜下。天后所說託與冲霄處士便是這話了。張鸞見這女子來歷蹊蹺，近前看時，已被涼風吹得半僵了，即便扶進書房，把熱湯灌醒，問其姓名，答道：賤妾安德州人，姓胡，小名媚兒，同母親往西嶽華山進香，不期中途遇了陣怪風，把賤妾吹向空中，那時昏迷不醒，耳中只聞得神語云：胡家女兒王家后，送與冲霄處士受。須臾如捲殘雲，似飄落葉，正不知去了多少里數，却墜於此地。望恩官收留，則個張鸞細看那女子，妖麗非常，况且應對之間，有枝有葉，不慌不忙，情知不是人類，又聽說神語奇怪，便暗暗的想道：莫非這妮子到有后妃之分麼？則今雷

允恭挑選宮人似恁般美貌料也難得正所謂奇貨可居也便道要問冲霄處士只貧道便是小娘子須認做貧道姪女貧道方可相留媚兒忙下拜道蒙活命之恩便作侍婢亦且甘心况爲姪女敢不從命張鸞扶起安放他在後面小房中歇了次早張鸞遇見雷允恭說道貧道有個姪女小名媚兒頗有姿色近因父母雙亡無倚無靠貧道已取到寓所太尉若看得中意時也報他一個名兒萬一有幸作成貧道做個法門雷允恭大喜便同張鸞到淑景園來正是

得他心肯際便是運通時  
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雷太監饒眼娶乾妻 胡媚兒痴心遊內苑

才子佳人兩下貪姻緣錯配總難堪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話說雷太監來到淑景園中張鸞引出胡媚兒來拜見了雷太監見他生得十分美貌便滿面都堆上笑來問道青春幾歲了媚兒道年方一十六歲雷太監雙睛覷定沈吟了一回連讚了幾聲好上馬而去少停便差個官身請張鸞到府敘話張鸞到了雷允恭慌忙下階迎接張鸞是個鑒貌辨色的心下想道他今日意思比平日加倍殷勤必有好處上廳坐定了便問恩官呼喚有何懿旨雷允恭道適纔見令姪女才貌甚好只是皇子年方十四歲令姪女的年庚反長恐難充嬪宮之選若只做宮人可不骯髒了鄙意倒有一說要與鍊師做個親家不知意下如何張鸞道對親的是令弟還是令姪雷太監笑道並非弟姪就是下官本身張鸞道恩官是宮中近臣休得取笑雷允恭道鍊師有所不知我們雖然淨過身的七情六欲却與常人一般夜間冷靜不過常想要個對頭同睡每當寒天冷月教個小廝抱背抱脚沒甚意思也有結識個娼家外宅時時作伴到底不是常法縱好而不妙若是娶下一房長久相處豈不美哉張鸞道這事可做得麼允恭

道。內官娶妻。前朝都有故事。漢朝石顯有妻有子。唐朝高力士娶妻呂氏。李輔國娶妻元氏。皆有史冊可據。鍊師休得推辭。卜官看過曆日。明日是個結婚上吉之日。上午納些薄聘。晚間便來親迎。有煩鍊師做主。先盤回河景園中。將此話對媚兒說了。媚兒道。叔叔將奴嫁個太監。有甚出息。張鸞道。我也是這般想來。只是他現在有權有勢。違拗不得。你但放心。我自道理。次日雷太監家早上便掛起紅綵。大吹大擂。準備做親筵席。上午先去行聘。聘禮是金鳳珠冠一頂。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小團花碧玉帶一條。金釵一對。金釧一對。其餘隨身一應新衣。件件成雙。花紅羊酒等等。不必細述。又把張鸞寓中也擺得錦片一般。有詩爲證。

花紅羊酒儘鋪陳。太監今宵喜結親。有勢有財胡亂做。世間多少獨眠人。

傍晚雷太監蟒衣玉帶。乘匹紫騮馬。押着五綵花輿。笙簫鼓樂。往園中來親迎。那時張鸞將新汗衫一件。捻訣書符。口中念了呪語。教媚兒穿了。就把這口訣傳與了媚兒道。但是要穿時。念個鎖身咒。若要解時。念個脫衣呪。媚兒都會了。當下裝扮得天人相似。上了花輿。隨雷太監去了。張鸞送出園門自回。却說雷太監同媚兒交拜成親。也沒個丫頭老妈服侍。只些小內侍們。攜了花燭。雙雙引入洞房。交杯飲酒。此時寒冬天氣。雷太監房中鋪下紅氍毹地衣。張着貂鼠帳幔。錦衾繡褥。百事奢華。上牀時節。一般兒也會得說幾句勾搭話兒。只有一件奇事。媚兒卸了花冠繡襖。解到貼肉汗衫。再解不開。分明是生成的皮膚一般。連下截小衣。都被衫兒裹定。便是雷太監自來動手。也是枉然。便只得和衣睡了。討不得粘皮貼肉。親近一番。此是張鸞的法術。次日侵早。合府的官身。私身。閒漢。都來磕頭。要參見夫人。雷太監都辭了。又吩咐小內侍們。只稱他是新娘。莫叫他夫人。少停張鸞也上門賀喜。雷太監請入裏書房坐下。告訴出這段怪事來。張鸞道。此是緣法不到。或者思官尊造第七宮中。別有良姻。舍姪女沒福服侍。雷太監道。且看今夜何如。當下留張鸞一席酒飯。口去。到晚臨睡時。媚兒脫衣。依舊如此。雷太監只爲愛那媚兒的容貌。陪他和衣睡過一夜。分明受

## 第五十回

了一夜吉楚。第二晚再成不得事，只得各破各頭。到第三晚，便另收拾個房間，這媚兒自睡。張鸞也知道相處不來，必然退出。誰想他心下雖不喜歡，却又不捨得打發回去，不免心下躊躇道：「這事我又不好開口，怎麼處？」如今我且傳下媚兒一個真容，以後覷個方便，設個法兒，就勸他獻與今上，倘得召幸，或者博個封號，強如無名無口。做太監的乾老婆，當晚便行個請仙傳真法，看官你道怎樣法兒？原來是娶傅某人真容，只打掃一間潔淨房子，桌上預備紙筆及各樣顏色，安設酒果供養，又寫一道細細的情節疏頭，和請仙符攝魂符，焚了，又念請仙呪攝魂咒各一遍，然後將房門鎖閉，其人不拘遠近，都能攝其生魂到來。畫畢方去，生者當時，只如夢寐一般，便是遠年死鬼，亦能攝其遊魂，與生時不異。只要畫仙一到，便聽得墨筆亂動，把那生魂或遊魂的形容態度，傳得逼真，等到放筆聲響，此仙已去，便徐徐開門進去。這真已傳就，大抵請詩仙者，來的多分是能詩之鬼，請畫仙者，來的多分能畫之鬼。若偶然遇得真仙下降，則詩必入妙，畫必通靈。那晚張鸞就在媚兒臥房之中，如法請下畫仙。到夜半，聞得放筆之聲，張鸞開了鎖進去看時，畫得雙頰如花，秋波欲溜，猶如活的一般。上面草書僧繚筆三字，乃知是晉朝張僧繚下降。所謂僧繚畫龍不點睛，點睛龍飛能上天，便是此人。真仙筆也。張鸞歡喜，次日用絹紙表做個小軸，懸掛內室。只等雷太監來相會時，討他聲口，便進說詞去說他。却說媚兒有雷太監家沒秋沒保，忽一夜夢寐不寧，到朝來覺得昏昏悶悶，精神減少。便問小內侍道：「這裏可有會說平話的？」小內侍道：「有個瞿瞎子最說得好，聲音響亮，情節分明。」就在本府簷頭居住。媚兒道：「你與我喚來消開。」小內侍稟知了雷太監，將瞿瞎子喚到，扶出中堂，免他行禮，把一張小桌兒，一個小杌兒，教他坐於檻外。媚兒坐在中間，垂簾而聽，吩咐不用命題，只揀好聽的便說。瞿瞎子當下打掃喉嚨，將氣拍向桌上一拍，念了四句悟頭詩句，然後說入正傳。原來說的是紂王姐己的故事。說起來，姐己是紂王聘來的一個美人，迎至中途，一陣狂風吹得天昏地暗，從人都驚倒了。風過處，掙扎起來看時，只有姐己端坐不動。紂王道他有福分，便立為正妃，十分寵幸，却不知那姐己已不是真的，是個多

年玉面狐狸精。起這陣怪風。把真的攝了開去。自己却變做他的模樣。百般妖媚。哄弄紂王。紂王只爲寵了這個妃子。便爲長夜之飲。以酒爲池。以肉爲林。誅殺諫臣。肆行無道。其時萬民嗟怨。惹起周武王與師伐罪。破紂王於牧野。殺妲己於宮中。瞿瞿子說罷。又念四句詩。詩曰。

盡道商王寵幸殊。誰知妲己是妖狐。假饒狐智能賢達。還勝人間呂武無。

媚兒聽了。歎口氣道。古人云。人生不得逞胸臆。雖生百歲猶爲夭。若得意一日。死而無怨。便教取一貫錢賞了瞿瞿子去了。心下想道。同一般狐媚。他能攘妲己之位。取君王之寵。我之靈幻。豈不如他乎。其夜獨宿房中。他夢見自家選入皇宮。蒙朝廷十分寵愛。冊爲皇后。宮娥簇擁。富貴非常。母親聖姑姑。封爲國太。哥哥左。黜亦拜大官。一門貴戚。榮盛無比。猛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紗窗上。日色通紅了。那時只見小內侍捧着一個洗臉銀盆。放在朱紅面架上。稟道。今日是第三遍大選皇妃。老公公侵早便往禮部去了。請新娘起來梳洗早膳。小的們服侍過。也要給個假去看一看。媚兒道。我身子困倦。且不梳洗。你們要去看時。自去好了。只見小廝們得了這句話。分明村裏放學。一夥子都跑了。媚兒想道。既是第三遍大選。合城美色。都聚在一處。我也去看看。是怎麼樣兒。便起來梳洗了。對着明鏡道。似我這般顏色。便人類中也希少。却困守此地。可不枉了。便將一幅青布齊眉裹頭裝做村姑模樣。把房門拴了。使出舊時狐精伎倆。從房後牆而出。開了後門。一溜煙直走到禮部門首。也擠在人叢中來。只見衙門大開。遠遠的望見雷太監和禮部官員。都坐在堂上。一班官媒婆引着各良家女子過堂。上面照冊點名。從東角門進。西角門出。也有貧戶愛女的父母。自家跟隨的。在門外伺候。也有宦家小姐。整隊家人。養娘跟着來。總數何止百人。却都是十三四歲的。其間眉清目秀。紅唇齒白的也儘多。只沒有個超羣的嬌姿。出衆的美色。媚兒一看了。道。古來說。佳人難得。真是不錯。一個花錦東京人才也。只如此。衆人推推擠擠。下午方散。媚兒躲在土地堂中。至晚竟不回家。發個癡念頭。要往朝廷大內。遍看三宮六院如何富貴。你道他爲何發這癡念頭。一來被仙筆傳下他的真魂。因此

第五十回

精神顛倒。二來有王家后三字在肚中打攪。聽了姐已的故事。越發心中發癢。按捺不住。他竟乘夜溜入皇城去了。媚兒雖然妖狐幻惑。來不知跡。去不知踪。但那皇城裏面。比民間不同。不是玩處。也見前門侍衛嚴緊。也未免心懷恐懼。不敢闖入。轉到後宰門看時。原來一夥子匠人修葺御花園。恰好做了完了。太監在那裏審問工頭什麼說話。打着兩盞紗燈。兩個火把。照得白日一般。媚兒便乘鬧中溜進御花園。媚兒在園中行了多時。猛見宮中墻垣高峻。難以踰越。又打個寒噤。且坐下躊躇。他忽然想起。皇太子獨居東宮。血氣未定。倘以討得相見。必有憐愛之意。問得他又是赤脚大仙轉生。骨氣非凡。若取得他一點真元。又落得一節便宜了。便轉步向東。迤邐而進。媚兒過了金水橋。想要在御溝中鑽去。一來怕他水深。二來有柱銅隔絕。不便。只得又向前行。聽宮漏正打初更。月尚未起。只見遠遠的幾點火光。急跑上前去望時。却是四五個小太監。提着紅紗燈兒。做夥出來出恭。媚兒道。他既有門而出。我不怕無門而入。趁火光暗地看時。果然有個角門開着。媚兒挺身進去。觀個便處。爬上屋檐。過了幾層院子。只聽得下面讀書之聲。媚兒且不下來。在屋上揚去幾片琉璃瓦。挖開望板。向下張看。原來這去處叫做資善堂。是皇太子讀書之所。這皇太子生性聰明好學。雖然夜深。兀自秉燭而坐。幾個內侍門。四下倚檯靠壁。東倒西歪。都在打磕睡。媚兒道。此機失了。更待何時。便從窟窿中飛身而下。睜見後堂幾個老宮人守着茶爐。在那裏煎茶。桌上擺着剔漆茶盤。及銀碗金匙之類。媚兒去了兒頭布兒。把臉咀一抹。變做年輕美貌一個絕色宮娥。忽地偷得來一個茶盤。一個銀碗。叮些涎沫在內。吹口氣。便變成香噴噴的熱茶。原來狐涎是個媚人之藥。人若吃下。便心迷惑。不拘男女。一着了。他道兒。任你魯男子。難說坐懷不亂。便讓筋祠中的貞女。也鑽入帳中來了。媚兒捧了茶盤。妖妖嬌嬌的走出後堂。恰待向前獻與皇太子。忽見皇太子背後閃出一尊神道。怎生模樣。有臨江仙為證。

眉似臥蠶丹鳳眼。臉如重棗地紅鋼。刀偃月舞青龍。戰袍穿綠錦。美號是髯公。一片丹心懸日月。扶劉  
汧漢成功。神靈千古播英風。馘魔稱上將。護國顯神通。

這尊神道正是義勇武安王馮魘上將關聖。從來聖天子百神呵護。這日正輪着關聖虛空護駕。見媚兒施妖逞幻。看看上交了。聖心大怒。便顯出神威。將青龍偃月刀。從頭劈下。媚兒大叫一聲。拋了茶盤。望後便倒。皇太子聽得狐嘍。吃了一驚。內侍們都驚醒了。攜着晝燈四處照看。只見一個牝狐頭腦迸裂。死於地下。衣服如蟬蛻一般。褪在一邊。衆人只怕還有狐黨在內。打着行燈火把。前後都照一遍。絕沒影響。正不知那裏來的。當夜將狐尸抬出後面埋了。明早太子入宮奏過聖上。聖上命司天監占其吉凶。司天監奏道。狐妖冒人衣服。時常有之。但皇宮內地。何從竊入。此非常之妖也。昨日是尾火狐值日。適有狐怪。宮中宜慎防火災。然狐死似有鬼神擊之。此乃皇太子千秋之福。亦不爲大咎矣。後來火災不驗。天子亦不追究。後人有詩云。

浪說司天據理真。其中裨竈是何人。只將泛語尋常應。宣室何曾問鬼神。

話分兩頭。再說雷太監這晚從禮部回來。教請新娘陪伴飲酒。小內侍稟道。新娘從早閉着房門。至今未開。叫喚亦不答應。不知何故。雷太監自去敲了幾下。又喚了幾聲。裏面寂然。發起性來。叫把房門打開。牀上床下都看到。不見有半個人影。心下想道。他見我待得不甚親密。或者逃走了。只是女兒弓鞋窄小。這般嬌媚。又沒個梯子。如何去得。躊躇了一回。又道。他便去也。只在他叔叔那邊。教人去看。就知端的。當下雷太監差個官身。連夜往淑景園張鸞處去看。張鸞見官身到來。道明了來意。便大驚道。你家老公公差矣。我姪女既嫁了他。生死是他家的人了。女孩兒家往那裏去。少不得只在老公公家裏。難道不見了一個。又要我貼一個不成。官身領首言語。自回復去訖。張鸞當晚心下懷疑。把門閉了。即便書符念呪。要攝媚兒的靈魂到來審問。平昔間符到魂來。一番備不應驗。張鸞叫聲怪事。便向媚兒真容前。重復凝神。注想了一會。再焚一道追魂符。只見一陣冷風過處。畫中嚶嚶的似有哭聲。忽地走將下來。正是媚兒的妖魂。扯住張鸞大慟。張鸞勸止了他。問其緣。媚兒告訴道。妾今不敢隱蔽。實乃雁門山下狐精也。隨母親聖姑姑雲遊求道。中途遇風變刮來此地。蒙仙官收養。視同骨肉。感恩非淺。不意爲雷家強娶。耽誤終身。前宵一番夢寐。自覺精神

耗散。昨聞禮部選妃，偷身去看，自念紅顏不落人後，便潛入皇宮，希圖蠱惑，不意陰中觸了關聖之怒，攔其刀鋒，即將妾魂牒送鄆郡問罪。妾再四苦求，蒙關聖稽查簿籍，道妾冥數合得人身，他日發跡貝州。有中宮皇后之分，即今月內該往本地。胡員外家託生，正待釋放，恰遇仙符幾番見召，急至於此。方知妾之一己在閻畫之中，今三魂暫得團聚，仗仙官之力，將畫送入胡員外家，便是妾之生路矣。他日貝州之事，仙官亦是有人收，倘遇我母親聖姑姑，幸寄一信，說罷，依然走在畫上去了。張鸞因想起媚兒被風刮來之時，他會開空中神話兩句道：「我家女兒王皇后，送與冲霄處士受。我只道他本是姓胡，原來還有胡員外家託生一節。」據那王家后三字，已不早。趙家媳婦了，不知貝州之事，又是如何。我在江湖上，也開得個聖姑姑神通廣大。此時正不知在那裏，若會了聖姑姑，這話自然明白了。那晚想了一夜，次日侵早，雷太師親到園中，只怕張鸞尋他受人，便自己先來與他陪話。張鸞不對他說明，只將套話兒支吾答應，求他用心尋訪。少停，滿京中傳遍說：「昨夜有個北狐死在東宮資善堂，今早春出後宰門去了。」張鸞肚裏已了了，暗暗的稱奇。那雷太監如何想得河媚兒身上，只吩咐官身私身開漢等四下尋訪，出一千貫文充賞。這些衆人當作一場生意，見沖鬼東訪西問，那有消息。正是：水中撈月何曾有，海底尋針畢竟無。不在話下，再說張鸞早飯後，打扮得齊齊整整，頭戴鐵道冠，魚尾模樣，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將媚兒真容捲起，放在一個荆筐籃中，右手提着籃兒，左手拿着盤殿扇，聞知胡員外住在平安街上，便逕奔這條路來。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却被清風引出來。

畢竟張鸞怎生把這畫送入胡員外家，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張院君怒產妖胎

君今不識永兒誰，便是當年胡媚兒。一自妖胎成結果，凶家害國總由斯。



話說大宋盛時，東京開封府汴州，真是個花錦也似的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門，三十七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若還有搭開出地，莫不是栽花蹴球的所在。那東京城內勢要官宦，且不說起。只這財主員外，也不知有多少。有染坊王員外，珠子李員外，泛海張員外，綵帛焦員外，說不盡許多員外。其中有一員外，家中巨富，真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他家中開了三個解庫，左邊這個解庫，專當綾羅緞疋。右邊這個解庫，專當金銀珠翠。中間這個解庫，專當琴棋書畫古玩之物。每個解庫內用一個掌事。三個主管。這個員外姓胡，名浩，字大洪，祇有院君媽媽張氏嫡親兩口，別無他人。正是眼睛有一對，兒女無一人。因這員外平昔間，一心只爲着做人家，盤本算利，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全不想到兒女頭上。那院君又有一件毛病，專一吃醋撚酸，不容員外娶妾置婢。還是十年前員外偷了一個丫環，院君知道，登時把丫環打個半死，發與主管教他召人賣了。又和員外噪鬧了整整的一月有餘，不得太平。所以員外也不做這個指望，終日只在錢鈔中混過日子。有詩爲證。

世間只有婦人痴，吃醋撚酸無了時。不想歡娛容易散，百年香火是孩兒。

光陰似箭，胡員外不覺行年五十。本家解庫中三個掌事的，一夥兒商量打出錢來，備下一副羊酒公禮，侵早進去捧觴稱壽。那九個主管另做一起，其餘家人安童們，又做一起，都來磕頭。城中一般的員外，及相識人家，也有親來捧觴的，也有差人送禮的，免不得吩咐當值的備下筵席，寫個顏色帖兒，請人吃麵飲酒。在那時候，只聽得賓朋裏面，你親家我親家的交盃酬酢，都說些家常兒女的說話。員外轉想着自家無男無女，心中默然不樂。到筵席散了，衆賓作別。去院君在房中，整個攢盒，請員外飲三杯賀喜。員外覷着院君，驀然觸動心思，兩眼不覺淚下。媽媽見了，起身向員外道：「員外家中吃不少，穿不少，百事豐餘，穀你受用。雖不比爲卿爲相的富貴榮華，也是千人欣萬人羨的一個財主。況且今日壽誕，又是個好日，緣何恁般煩惱。」胡員外道：「我不爲吃着受用家私，你我雖是有些，奈無男無女，日後靠誰結果。今日酒席上，個個有親戚扳

談的都是女兒面上來的。偏我孤身獨自。常言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饑。明年就是五十一歲。望着六十年頭了。生育之事。漸漸稀少。因此心中傷感。媽媽道。東村有個王老娘。四十八歲養頭生。我今年纔四十七歲。還不算很老。難道就養不出了。或是命裏招得遲。也未見得。今若也到五十歲沒有生育。那時少不得娶個通房。與你還有一說。開得當今皇太子。也是皇帝拜求來的。偏我庶民之家。拜求不得。如今城中寶籙宮裏。北極佑聖真君。甚是靈驗。不若我與你揀個吉日良時。多將香燭紙馬。拜告真君。祈求個子嗣。不問男女。也好作墳前拜掃之人。便叫養娘們安排驕酒。與員外解悶。夫妻二人吃了晚酒。收拾了家伙歇息。過了數日。恰遇吉日良時。叫當值的買辦香紙。安排驕馬。停當。逕到寶籙宮。燒香。胡員外來到真武殿上。虔誠禱祝。拜求一男半女。也作胡氏門中後代。員外堆金山。倒玉柱。叩齒磕頭。媽媽也拜了幾拜。祝罷。化紙出宮回家。不在話下。自此之後。每月逢初一十五。便去燒香求子。過得半年光景。已是十二月間。解庫中正當算帳的日子。又且逼着殘冬。當的要當贖的要贖。那掌事的和主管。又要應接主顧。又要打點清理賬目交割。好不忙哩。只有中間那個解庫。當古玩的。到底比那邊清閒一些。那主管正在解庫中。把一年中當過贖過的本利賬目結算。忽地布簾起處。走將一個先生入來。那先生頭戴魚尾鐵道冠。身穿皂沿邊烈火緋袍。左手提着荆筐籃。右手拿着鼈殼扇。有飄飄出世之姿。分明是神仙模樣。只見那先生揭起布簾入來。看着主管。主管見他道貌非常。急起身迎入。施禮畢。凳上分賓主坐了。主管道。我師有何見諭。那先生道。主管。此間這個典庫。是專當琴棋書畫的麼。主管道。正是。先生道。貧道有一幅小畫。要當些銀兩。日後原來取贖。主管道。可借來觀一觀。看值多少。只見那先生在荆筐籃內。取出一幅畫來。遞與主管。主管接在手裏。口中不說。心下思量。莫不是這先生作耍笑。這畫兒值得多少。當下主管將畫叉兒叉將起來看時。長不滿五尺。把眼一觀。原來光光的一幅美人圖。上面寫着繇筆三字。畫倒也畫得好。只是小了些。不值甚麼錢。主管放了畫叉。回身問道。我師要解多少。先生道。這畫非同小可。要解一百兩銀子。主管道。我師休得取笑。若論這一幅小畫兒。不

過值五六百錢。要當百兩銀子。差了幾多倍數。如何解得。先生道。這是晉朝張僧繇畫的。世間罕有之物。主管道。張僧繇到今五百多年了。這幅美人圖。還是簇新的呢。如今世上假畫也忒多。先生道。足下既認不真。只當五十兩罷。主管道。便五兩也當不得。先生定要當。主管只是不肯當。回他去。又不肯去。兩個說假誇真。嫌多道寡。正在爭論之間。只見布幕起處。員外踱將進來。問道。主管。燒午香也未。主管道。告員外。燒過午香了。那先生看着員外道。員外。貧道稽首了。員外道。我師請坐。拜茶。員外只道他是抄化的。主管把畫幅又起對員外道。此位師父有這幅小畫。定要當五十兩銀子。小弟不敢主張。員外把眼一觀。笑道。我師。這畫雖好。不值許多。如何當得五十兩。那先生道。員外。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幅畫兒雖小。却有一件奇妙處。員外道。願問其詳。先生道。此非說話處。請借一步。方好細言。員外便與先生走進書院內去。到了內面。四顧無人。員外道。這畫有何奇妙。先生道。這畫不比世上丹青。乃是神仙之筆。若於夜靜更深之時。不教一人看見。將畫在密室掛起。燒一爐好香。點兩支燭。咳嗽一聲。在桌子上彈三彈。請仙女下降吃茶。等一陣風過處。這畫上仙女便下來。那員外聽了。思忖道。恁地時。果是仙畫了。只怕未必如此。先生見他沉吟。便道。員外。如若不信。且留畫在此。今夜試看。明日再來。領價。員外道。我師恁地說。必非謬言。敢問我師尊姓。先生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霄處士。員外點着頭。即同先生出來。教主管當了。主管道。日後不贖時。却不干小弟事。員外道。不要你管。只在簿子上註下一筆。說我自當的便了。員外一面請先生吃齋。就將畫收在袖子裏。兌足了五十兩白銀。先牛作別自去。不在話下。員外在家受了媽媽的束縛。等閒女子也不得近身。如今說是個仙女。妖嬈美容。是生平不得見面的。如何不魂搖洛浦。神蕩陽台。當日巴不得一拳把白日打落。巖樓上立地催他起鼓。正是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未到天晚。員外先教當值的打掃書院。安排香爐。燭臺。茶架。湯鑪。之類。想定一個計策。向媽媽說道。我有些賬目。不曾明白。今夜要在書院中細算。一面又教催晚飯來吃。媽媽信之不疑。真個早早收拾晚飯。兩口兒吃罷。員外道。媽媽。你先請歇息。我去去便來。過了些時。不覺樓頭

鼓響寺內鐘鳴。已是初更時分。但見

十字街。漸收人影。九霄雲暗鎖山光。八方行旅。向東家各隊分棲。七點明星。看北斗高垂半側。六博喧呼。月下無非狎客酒人。五經勤誦燈前。盡是才人學士。四面鼓聲催夜色。三分寒氣透重幃。兩支畫燭。香閨靜。一點殘燈。佛院清。

胡員外逕到書院。推開風窗。走進書院裏面。吩咐當值的道。你們出去外面伺候。回身把風窗門關上。點得燈明了。壁爐上湯罐內也沸沸的滾了。員外打些上號龍團餅兒。放在罐內。燒一爐香。點起兩支燭來。又取過畫叉。把畫掛起。真是個摘得落的妖嬈美人。員外咳嗽一聲。就桌子上彈三彈。只見就桌子邊微微的起一陣風。這一陣風。真個是

善聚庭前草。能開水上萍。動簾深有意。滅燭太無情。古寺傳鐘響。高樓送鼓聲。惟聞千樹吼。不見半分形。

風過處。只見那畫上美人。歷歷的一跳。跳在桌子上。再一跳。便跳下地來。這女子生得如花似玉。美不可言。正是

添一指嫌長。減一指嫌短。施朱太紅。傅粉太白。不施脂粉天然態。縱有丹青畫不成。真是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那女子覷着員外。深深的道個萬福。員外急忙回了禮。便去壁爐上湯罐內。傾一盞茶。遞與那女子。又自傾一盞陪着吃。茶罷。那女子不道甚麼。一陣風過。依然又在畫上去了。員外不勝之喜。道。這畫果然有靈。如今初次。且莫纏他。等待第二遍。細細與他說話不遲。當時把畫軸捲起。收拾了家伙。便回寢室歇息。到第二日。又忙忙的催取晚飯吃過。到書院中去了。那時張院君私付道。員外昨夜算賬。今夜又算賬。我不信有許多賬。算。既然有賬。算時。日裏工夫。丟回那裏去了。却到夜間。恁般忙。因此心下疑惑。不免呼丫環。提個行燈。逕

到書院來。走近風窗聽時。一似有女子聲音在內。媽媽輕輕的走到風窗邊。將小指頭蘸些口涎。輕輕的在紙窗上印一個眼兒。偷眼一望。只見一個女子與員外對坐着說話。這媽媽兩股忿氣從腳板底直貫到頂門上。心中一把無名火。高了三千丈。按捺不下。便舒着手。推開風窗門。打入書院裏來。那時員外吃了一驚。起身道。媽媽做甚麼。那媽媽氣做一團。道做甚麼。老乞丐。老無知。做得好事。你這老沒廉恥。連連兩夜。只推算賬。却在這裏做這些的勾當。這沒來歷的歪行貨。那個勾引來的。你快快說。正鬧間。那女子已乘風上畫內去了。那媽媽氣噴噴的喚梅香來。與我尋將出來。教你不要慌。員外口裏不言。心下思量道。你便把這畫院顛倒翻將轉來。也沒尋處。那媽媽尋不見這個女子。更加氣做一堆。猛然抬頭一看。看見壁上掛着幅美女。便用手扯將下來。往燈上燒着丟在地上。員外見媽媽盛怒之下。不敢來奪。只見那畫烘烘的燒着。紙灰在地上團團的轉。看看旋到媽媽腳邊來。媽媽怕燒了衣服。退後兩步。只見那紙灰對着媽媽口裏一湧。那媽媽大叫一聲。轟然倒地。有詩爲證。

傳神偶人風流帶。帶媚還歸離恨天。只爲妖迹消不盡。重來火宅作姻緣。

那時胡員外慌了手脚。便教丫環相幫扶媽媽到交椅上。倒些熱湯灌了。不一時。媽媽醒來。又罵道。老無知。做得好事。員外只不回答。却喚養娘扶他去臥房中將息。媽媽睡到半夜光景。自覺身上有些不快。自此之後。只見媽媽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已是身懷有孕。胡員外甚是歡喜。却有兩件事心中不樂。一來可惜這軸仙畫。被媽媽燒了。再不得會仙女之面。一來恐日後那先生來取贖。怎得這畫還他。不在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已經一年光景。媽媽將及分娩。員外去家堂面前燒香許願。只聽得門首有人熱鬧。當值的來報員外道。前番富畫的先生在門前。胡員外聽了。吃了一個噤心拳。只得出來迎接道。我師。又得一年光景。不會不敢告訴。今日我房下正在坐草之際。有緣得我師到來。只見那先生呵呵大笑道。媽媽今日有難。貧道有些藥在此。就於荆筐籃內。取出一個葫蘆兒來。傾出一丸紅藥。遞與員外道。將去用淨水吞下。即時就得分

婉員外收了藥，留先生吃齋。先生道：「今日宅內忙迫，不敢相煩。改日却來拜賀擾齋，說罷作別而去。亦不提  
 起贖畫之事。却說員外將藥與媽媽吃了，不移時生下一個女孩來。員外甚是歡喜，因是紙灰湧起，才懷有  
 孕，所以取名叫做湧兒。後來又嫌湧字不好，便改做永字。時光迅速，不覺永兒已是七歲，生得十分清秀，素  
 臉黑髮，明眸皓齒，如觀音座前龍女一般。他夫妻兩口兒愛惜他如掌中之珠，懷中之玉。員外請一個教授  
 在家教永兒讀書。這教授姓陳，名善，為人忠厚老成，是個積年句讀之師。員外請得到家，夫妻兩口兒好生  
 敬重。正是：雖說慈親護嬌女，喜逢賢主對佳賓。這段話且攔過一邊，再說雷太監自那日不見了新娘，差人  
 四下尋訪，並無蹤跡。只恐張鸞發惡，便着實賠禮奉承。張鸞已知不干雷家之事，樂得受他恭敬。只爲了乖  
 相諂佞，與皇太子不甚投機。真宗皇帝晚年，又得了個風疾，不能視朝，所以雷太監雖十分有心要引薦張  
 鸞，却無處用力。張鸞聽了妖魂一番鬼話，現在胡員外家真個生了女兒，眼見得有幾分靈驗，便把自己進  
 身一節，也不上緊，只將淑景園做個下處。在東京城內城外散淡遨遊，一來要尋訪聖姑姑相會，二來要看  
 取胡員外女兒下落。光陰似箭，不覺到了景德元年。真宗皇帝宴駕，皇太子登基，是爲仁宗皇帝。因委雷允  
 恭管造山陵，誤移皇堂於絕地，被學士王曾劾奏，并檢舉了丞相內外交接許多惡跡。仁宗龍顏大怒，將  
 謂貶去遠州。司戶參軍雷允恭即時處斬，抄沒家私。連淑景園都沒入了官產。張鸞因在這園中住久，怕有  
 是非干涉，預先脫身遠去，浪迹江湖。忽一日游至山東濮州地方，其時四月節氣，正值亢旱，各縣都出榜廣  
 召法師祈禱，無驗。聞得有個女道姑，在博平縣揭榜建壇，刻期禱雨。張鸞心下思想道：這一定是聖姑姑了。  
 我且去看個動靜，便拽開脚步，逕投博平縣來。正是：

管教久旱逢甘雨，慢道他鄉遇故知。

畢竟張鸞這一去，遇着聖姑姑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鸞祈雨 五龍壇左黜門法

春三夏四好栽秧。萬目懸懸盼雨忙。但願太平賢宰相。用心變理免災傷。

話說張鸞聞得博平縣有個老道姑登壇祈雨。心疑是聖姑姑在彼。便一溜烟跑來。進得博平縣城門。只見門內懸着一道榜文。雖然往來人衆。站住腳頭看榜的却少。張鸞走上一。步。從頭念去道。

博平縣縣令淳于厚。爲祈雨事。本縣久旱。田地多荒。祈禱無應。如有四方過往不拘何等之人。能設法降雨。教濟生民者。揭榜前來。本縣待以師禮。降雨之日。本縣見歛就一千貫文在庫。即時酬謝。決不輕慢。須至示者。

天聖三年四月 日示

張鸞看罷。向旁邊的老者拱手道。貴縣幾時沒雨了。老者見他道貌不俗。忙起身答應道。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並無滴水。將有六個月亢旱了。張鸞道。聞得有個遠方道姑。揭榜祈雨。這信果真麼。如今在那裏。老者把雙手一攤。撇着嘴說道。在那裏。一萬個也走了。張鸞笑道。却是爲何。老者道。這道姑姓奚。自號女神仙。有五十多歲了。跟隨的徒弟。男男女女。共有十來個。女的叫做仙姑。男的叫做仙官。據他說是大萬谷樂總管府來的。善能呼風喚雨。初時揭了榜文。縣主相公好不敬重。他要離北門十里之外。擇高阜處。建立兩壇。名爲五龍壇。裝成青黃赤白黑五色龍形。按方擺設。又逼縣主相公要地方。上一千貫文酬謝。歛足了錢。貯庫。方始登壇。縣主一一聽允。他行的是什麼月字法。他要各坊各里。呈報懷孕婦人的年庚。憑他輪算一個。指稱魅母。說腹中懷有旱魃。不由分說。教縣裏拿到壇前。這道姑上面坐着。指揮徒弟們。鳴鑼擊鼓。噴水念咒。弄得這婦人昏迷。便將他剝得赤條條的。躺在一扇門板上。兩手兩脚。和頭髮。共用五個水盆。滿滿盛水。浸着一個仙官。對了北方披髮仗劍。用右脚踏在他肚子上。口中不知念些什麼言語。其餘男女徒弟。也有搖

第十七回

旗的也有打瓦的紛紛嚷嚷亂了一日把這懷孕婦人已弄得七死八活天上却絕無雲影日色沒了只得散場託言龍王今日不在家明日管教有雨教縣主給三貫遮羞錢與那孕婦的丈夫責領回去到了第二日又輪一個魁母要拿到壇前行事衆百姓憤氣不平登時聚集起三四百人丟磚頭擲瓦片喊聲如雷要打死他師徒們這奚道姑慌了便改換衣服從壇後逃走了縣主也不追究另出這道榜文各門張掛老漢是本地方里正怕有揭榜的前來所以在此看守張鸞聽了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貧道拚着一刻工夫與你們祈一壇甘雨耍子則個說罷將榜文一手揭了老者上前扯住道你大膽揭榜敢是真正有些本事麼休得要大話小結果只有頭兒沒有尾兒學那女神仙壇前上去壇後逃走張鸞道你們要多少雨憑般大驚小怪老者道只要三尺甘雨高低俱足了張鸞笑道我只道要倒翻江底掠盡海涯這還費貧道幾個時辰的躊躇這點點雨水有何難哉當下老者就引張鸞從縣前一路而行百姓們看見里正引個道人進城想是揭榜祈雨的大家歡喜都跟來看原來博平縣將有六個月不雨亢旱非常但見

河底生塵田中圻縫樹作枯焦之色并存泥濘之漿炎炎白日天如怒目生威滾滾黃埃草欲垂頭而臥擔錢擔水幾家鬻買爭先迎客款茶多半空呼不出渾如漢詔乾封日却似商性未禱祈途中行客喝如焚泉底眠龍漸不起

縣中有幾個寺觀僧道們各依本教科儀設醮修齋念經祈禱縣令淳于原每日早上往城隍廟行香一次全無應驗百姓起個口號道朝拜暮拜拜得日頭乾晒朝求暮求求得滴水不流縣令沒個主意也只得由他這日行香過了早堂方畢正退在私衙安息只聽得堂上一片聲喧嚷將堂鼓亂搥慌得縣令冠帶不迭便服跑出後堂來門子稟道今日有個遠方道人揭了祈雨榜文百姓簇擁前來縣令吩咐里正率領百姓們在門外伺候單請道人後堂相見張鸞左手提着荆籃籃兒右手持鼈殼扇子飄然而進見了縣令放下籃兒道個稽首縣令慌忙回禮問道先生高姓尊號從何處來張鸞道貧道姓張名鸞別號冲霄處士從海



上到此。適見榜文祈雨，特來效勞。縣令道：先生行的不是月李法麼？張鸞道：不是月李法，是日黑法，不弄黑了日頭，怎得下雨？縣令笑了起來，又問道：北門外築得有零壇，不知可用得否？張鸞道：既有現成零壇，便用他罷。縣令道：約莫幾日之內，可以致雨？張鸞道：早上壇，早有雨；晚上壇，晚有雨。縣令因奚道姑出了一遍醜，不甚准信，便道：先生誇得好大口，只不知還用甚法物？好預先準備。張鸞道：並不用甚法物，只教本縣各寺觀祈雨的僧道，先去掃壇伺候。縣令道：這却容易。下官今晚吩咐停當，先生暫在城隍廟中一宿，明早登壇便了。張鸞道：但憑尊命，只是一件。隨分空閒公館，暫歇一宵，莫到城隍廟去，恐煩神道接見，彼此不便。縣令道：公館儘有，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爲然。張鸞早已知覺，又故意道：貧道今早枵腹而來，求些現成酒飯。縣令道：要酒儘有，只是素齋。張鸞道：貧道惜嘍酒，喜的是鮮肉，却不用素。縣令道：不瞞先生說，只爲求雨一事，有三個多月禁屠，下官只是疏食，要鮮肉却不方便。張鸞笑道：官府禁屠，從來虛套。常言道：官禁私不禁，只好作成公差和里正，尊官若不信時，縣東第十三家呂屠家內，今早殺下七十斤大豬，間壁孫孔目爲兒子過歲請客，買下十五斤兒，今煮熟在鍋裏。又縣西顧酒店，夜來殺羊買，還剩得一隻熟羊蹄，將蒲草蓋在小竹籬裏，放在床前米桶上，可依我言語問他，說官府不計較，你平價買他的，必然肯與。縣令道：不信有此事，當喚值日買辦的，依着先生言語，問那兩家要購買豬肉五斤，羊蹄一隻，當值去不多時，把豬肉羊蹄都取得來。回話道：那兩家初時抵賴不承，被小的說破，他便心慌，即便將肉送出，連價也不敢收。縣令道：先生是什麼數學，恁般靈？張鸞道：偶中而已。縣令方纔曉得先生不比常人，刮目相敬，少頃當值的煖到一大壺酒，約有六七斤，二十來個大饅饅和猪肉羊蹄，一行兒擺在桌上，張鸞拱手道：貧道不爲禮了，便大碗大塊，只顧吃。霎時間，吃個風捲殘雲，只剩三個空盤子，並一把壺兒，口裏說道：已蒙賜過點心了，到廟中却要吃飯。當下衆人都嚇駭了道：沒見這樣會吃的好副大腸肚。縣令背後的一個俊俏小廝接口說道：不是大腸肚，怎配得這副大口？張鸞聽見，便把這小廝一指，說道：你的口也不小，只見這小廝面赤耳紅，一張嘴漸漸張

## 第七十回

到耳根邊。圓圓的好似一隻朱紅漆碗。開了再合不下。又說不得話。只是墮淚。原來這小廝纔一十五歲。髮方覆眉。生得清秀。是縣令相公極寵愛的一個親隨。縣令見那小廝作怪。知是衝撞了先生之故。便慌忙作揖謝罪。道：「先生可憐他年幼不知事。看下官薄面。饒恕他罷。」張鸞道：「貧道並不會難爲他。」縣令道：「這小廝原好副嘴臉。」張鸞指道：「如今原好副嘴臉。」縣令回頭看時。小廝的嘴照舊好了一個押司。在傍低低的說道：「這是障眼法兒。」張鸞已經聽得了。却不說破。問縣令道：「這押司何姓？」縣令道：「姓陸。名茂。」張鸞道：「好個陸押司。慌得陸押司躲在一邊去了。」縣令差人送張鸞到公館安歇。早晚酒食。自有本館人供應。張鸞臨期約縣令早起。回到南壇行香。縣令道：「這是下官本等。自當陪侍。當日晚堂。」縣令吩咐各寺觀僧人道衆。將五龍壇打掃潔淨。鋪設齊整。明日五鼓都要先在壇上伺候。迎接法師。又吩咐本縣吏役。晨聚齊。又標撥官馬一匹。到公館去伺候。法師起身。當晚闕動了一個博平縣。次日東方發亮。縣令出堂。方欲上轎。只見張鸞左手提荆筐籃。右手持鼈殼扇。搖擺進來。縣令相見了。問道：「先生何又賜顧？」張鸞道：「昨日有約。特來奉達。」同步。縣令道：「此去有十里之遙。已曾撥馬奉候。可曾到否？」張鸞道：「馬兒現在。只是貧道會走。用不着他。」縣令道：「用過早膳了麼？」張鸞道：「用過了。」縣令道：「既然如此。請先行一步。」下官隨後便來。張鸞道：「貧道不認得零壇。有煩陸押司作伴。」縣令便吩咐陸茂。好生替先生引路。陸押司奉了縣主相公之命。便緊緊跟着同走。一個眼挫。忽然不見了先生。慌得他手足無措。料他不是落後。便趕上一步看時。那先生前去約有二三十步之遠。押司道：「在這裏還好。倘然遊方道人。一時口出大言。不能取驗。臨時溜去了。教我如何回話。又或者真個不認得零壇。走錯了。」縣主先到。也顯得我的不能幹了。於是發狠的躡步上前。要跟那先生。只見先生在前緩緩而行。這裏盡力趕去。只趕不上。不論緊走慢走。只差得二三十步兒。押司走得氣喘。只叫喊道：「先生慢些走。小人跟不上。」押。張鸞在前呵呵大笑道：「貧道是走不慣慢步的。你若不上前引路時。我走向天去了。也不與你祈雨了。急得押司捨命又跟隨。看看他還是在前。再趕不着。有詩爲證。」

通甲之中縮地高。雖然緩步去程遙。押司饒舌空勞力。渾身臭汗似水澆。

押司汗如雨下。喘做一團。只得高聲叫道。小人已知先生神術了。饒過小人罷。張鸞道。貧道是障眼法兒。有什麼神術。押司方纔省得是因昨日失言之過。便磕頭謝罪。張鸞把手一招。分明似磁石引鐵一般。不覺立在先生背後了。押司一把扯住先生。死也不放。不穀幾步到了五龍壇。那些和尚道士已先在。聞得新法師到來。分着兩班下壇迎接。張鸞看這零壇。甚是清爽。四圍樹木成林。那奚道姑擺設下的五龍尙在。都是竹胎紙糊的。塗抹着五色鱗文。中間架起個油布幔兒。設有桌椅之類。少停。只見城內城外百姓們紛紛而至。却還不見縣令到來。張鸞想道。這縣令不肯陪我同行。却做張做智。叫我先走。自己要打轎來。你爲百姓祈雨。便步行了這一遍兒。也不見失了體面。直恁做作。我今番且耍他一耍。便對着一個年少的道士說。縣主未到。煩你前往一催。就扯他左手過來。自己捻個劍訣在手。心中又虛畫個符形。急急捻緊拳頭。又吩咐道。你見了縣主。便傳吾言。請縣主快來迎雨。如若遲疑。開掌爲信。不可私自中途開看。又脫下他兩隻鞋兒。也畫個符在鞋底上。教他穿了快走。如要住脚。高聲喝咄退二字。小道士剛把鞋穿上。兩足猶如有人搬運一般。不由自己如風而去。走有四五里之程。遇了縣主相公頭踏到來。使喝一聲。咄退。脚便輕鬆。由他收住了。只見縣主相公坐下。朱青紗幔的涼轎。四抬四扶。打着青羅傘行來。小道士到轎前站着稟道。法師教請相公快來迎雨。縣令道。這般烈日。雨在那裏。小道士捻起拳頭對縣令道。恐相公遲疑。命小道開掌爲信。說罷把拳頭放開。忽然一聲霹靂。從掌中發起。轎打震得平斷。嚇得縣令掩耳不迭。面如土色。直跌出轎來。乘人都已七顛八倒。連小道士也驚呆了。停了一會。縣令正待差人去左近人家。借匹馬來乘坐。只見一班和尚們。又引着許多百姓到來。催取縣主上壇行香。縣令已吃了這一番驚恐。不敢遲慢。只得教左右扶擁步行到壇。一面差人回縣取轎馬。到零壇伺候轉身。張鸞見縣令到來。迎接上廳。問到相公何不乘轎來。縣令將雷震轎扛之事說了。又道。先生原來有此神通法術。今日祈雨不難。真乃萬民之有幸也。張鸞道。貧道

# 第七十回

不是誇口。風雲雷雨，是貧道腰囊內的東西，且試個戲術，與相公看。乞借大傘一用。縣令教將三沿青絹傘，遞與先生。先生接傘在手，旋了兩旋，驀地望上一丟，喝道：「起！」只見這把傘兒漸漸升上，至最高處，變成一朵烏雲，將日色罩定。紅光盡遮，衆人仰面而看時，張鸞把手一招，這朵烏雲託地墮下，仍是一柄青絹傘。天空仍掛着一輪烈日。縣令心中又喜又怕，請先上坐，要下拜相求，速賜甘雨，以救一方之困。張鸞道：「不須過禮。貧道十日前，從南岷山經過，遇着大雨，貧道把這些雨雲收得在此。今日捨與貴縣結緣罷。」便向荆筐籃中，取出一個小葫蘆，擺在壇前，教縣令焚香拜禱。張鸞捻訣念呪，作用已畢，將葫蘆塞口拔去，輕輕用籠殼扇一連幾扇，見壇前起陣大風，一股黑氣從葫蘆中沖出，直透方霄，布成一天濃雲。張鸞將葫蘆收了，走到那竹胎紙糊的黑龍旁邊，吩咐道：「黑龍黑龍，助我神通，乘雲宜速，助我雨洪。甘霖三尺，慰我三農。順我者吉，逆我者凶。」只見那黑龍鱗鬚俱動，忽然騰空而去。須臾之間，閃電亂發，雷聲激烈，拳頭般雨點落將下來，嚇得百姓們四散都走了。縣令要下壇，奈縣中取轎未到，只得同吏役及僧道們，在布幔裏躲着。頃刻大雨如注，幸得布幔是熟油漬透的，又架在高柱上，才免得上漏下濕。四旁沒有遮蔽，衆人便將桌椅都側着遮雨。正在忙亂之際，只見金蛇亂掣，霹靂連聲，不離零壇，左右旋轉。縣令道：「敢問先生，今日雷神爲何發怒？」張鸞道：「想是看中意了幾個歹人哩。」當下張鸞高聲道：「雷部聽吾法旨，如有真正貪官污吏，破戒和尚，穢行道士，方許下擊。如無此等，速速退避。」那時霹靂愈加連聲不住，慌得縣令先倒身下拜，自陳悔過。以下吏役及僧道們都着了忙，團團的拜做一堆。張鸞却笑得眼花沒縫，約莫一個時辰，雨聲方歇。雷電亦止，衆人方纔放心。爬將起來，向壇下一望，只見落得山鳴川響，池滿溝盈，足足有三尺甘雨。縣令剛在那裏稱讚先生之功，只聽得壇下有人厲聲喝道：「何處初學，敢在此地逞伎倆，恐嚇衆人，莫非要詐這一千貫賞錢麼？」張鸞看時，却是一個獼足道者，生得身材矮小，衣服腌臢，提着一根青藜杖，從大雨中一步步拐上壇來，渾身無一絲沾濕。他到得壇上，放下藜杖，拱着手與縣令稽首。縣令和衆人俱各駭然。張鸞道：「貧道捨一壇甘雨，救濟生

靈。你這乞道到此瀾擾，敢與貧道鬥法麼？癩子笑道：諒你有何法，敢與師父賭鬥？張鸞大怒，便把籠般扇子一去，喝道：快去打那乞道！只見那把扇子冉冉而行，逕奔那癩子頭皮上來。癩子呵呵大笑，把頭一撻，這頂破頭巾望上擡兩擡，撲的脫了頭去，迎住那扇兒，分明兩隻老鷹相撲，一上一下。癩子又喝聲：拐兒何在？只見地下橫着這根青藜杖，忽然躍起，一步步跳去打那張鸞。張鸞把袖一拂，身邊這隻刺籃籃兒，離地相迎。如藤牌夾棍，一來一往，衆人都嚇得躲在一邊，連縣令都不敢上前了。兩下賭鬥，各無勝負，都收了法術。當下張鸞大怒，便又抖擻精神，口中念念有詞，舉首向北方一招，大呼：黑龍快來！癩子聽得，便在壇上黃龍的頭上打了一下。那時只見先前飛去行雨的那條黑龍，半雲半霧飛向壇來。這裏黃龍鼓鬣張鱗，就地騰起，迎住黑龍，在空中相鬥。自古道：土能尅水，所以黑龍敵不過黃龍。張鸞又叫：青龍快去相助！癩子又把白龍打一掌，那青龍纔飛起去。白龍又去迎住，惱得張鸞咬牙切齒，急喚赤龍幫助。五條龍在空中亂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互尅互生，擠做一團。那時狂風大起，布幔都吹倒了。衆人正立脚不住，忽然不知那裏走出一個和尚來，只見他耳墜金環，身披裂火袈裟，手中托一個水晶鉢兒。這和尚喝道：二位同道，休得自傷和氣。待貧僧替你勸解則個，便將手中水晶鉢兒極力往空中一拋，變成一顆五彩明珠。那五條龍都來戲這顆珠，成團作陣而去。癩子已認得是蛋子和尚，暗暗喜歡。彼此都不說破，只見和尚舉手道：二位賭法，都沒有勝負，那個取得水晶鉢兒，還了貧僧，就斷他是帥兄。張鸞和癩子齊聲應道：有何難哉！兩個暗念呪語，都收了法術。那五條竹胎紙龍，依然復還舊處，恰是不曾移動一般。又不見他那裏飛回。那時張鸞袖中取出一個水晶鉢兒，送還和尚。癩子道：他是假的，真的却在我處。果然向腰膀間也取出一個來，大小一般。無二。那和尚都不接受，却在自己袖中摸出一個鉢兒來，笑道：貧僧的現在二位休得相戲。原來張鸞的鉢兒，是袖中葫蘆變的。癩子的鉢兒，是腰間柳瓢變的。這時真鉢兒出來，二物都還本相，各各大笑，都收拾了。張鸞心下也自駭然，想道：這乞道的本事，不下於我，又不知那裏走出這莽和尚來，更是利害。有詩爲證：

孫龐鬥智非爲敵。楚漢爭鋒未足誇。怎似零壞齊鬥法。大家看得眼睛花。

只聽得壇下人語嘈雜。百姓們絡繹不絕。執着旛兒來迎法師進縣。縣中驕馬也都到了。縣令方纔出來道。適纔下官見三位師父。俱有驚天動地之術。不相上下。依下官說。三教同源。休爭客氣。都請到敝縣。下官一同尊禮。備得有馬匹在此。各請乘坐。望勿推却。癩子見有馬匹在壇下。便要去乘。張鸞終有些不平之意。明欺他是癩脚。便一把抓住道。我們不許乘騎。大家步行。賭個遲快。癩子道。足下莫非是呆子。張鸞道。如何是呆子。癩子道。不是呆子。怎的放了馬步行。衆人都笑起來。縣令道。既三位不肯乘馬。下官禮當陪步。蛋子和尙道。地下泥濘。官府們不可失了觀瞻。貧僧同二位道友。先到貴縣相候說罷。牽了兩個道人的手。步下壇來。百姓們起初只認得祈雨的一位師父。如今又忽然添了一僧一道。正不知那裏來的好生怪異。便紛紛的分開一條路。與他們先行。蛋子和尙在前。張鸞居中。癩子在後。走不多幾步。癩子故意拐着道。二位慢行。地下好不難走哩。張鸞正中其意。扯着蛋子和尙。越走得快了。只聽得後面叫聲。啊呀。回頭看時。路旁有個小小水潭。癩子右腳陷入。提得起時。左脚把滑不住。撲通的倒撞下水去了。張鸞口稱。慚愧。蛋子和尙道。莫管他。且到縣裏等他便了。比及兩人進得縣門。只見縣堂上一個人拖着青藜杖。拐將下來。口中叫道。二位如何來遲。張鸞看了大驚。那人非別。正是癩子。方知撞下水潭。乃是水遁之法。張鸞到此。心下纔服。便到縣堂上重新講禮。動問名號。癩子道。貧道姓左名黜。因爲右腿損傷。改名左癩。法侶中都稱貧道是癩師。這位就是貧道師兄。號叫蛋師。幻名蛋子和尙。便是。張鸞道。二位莫非是在楊巡檢家與聖姑姑一同修道的。癩子道。足下何以知之。張鸞道。貧道曾到永興地方。多曾聽得人說起大名。只是無緣會面。今幸相逢。多有沖撞。說罷。便拜下地去。蛋師和癩師兩個慌忙答禮。問道。師兄是誰。張鸞道了名號。蛋子和尙道。原來就是冲霄處士。聖姑姑甚想相會。張鸞正待叩問。報道縣令回來。那縣令已知衆師父們先到。便下了轎步。入縣門。這班和尙道士百姓們。都隨進來。縣令教鋪下紅毡。先請張鸞拜謝。張鸞不肯。縣令道。下官爲萬民屈膝禮。

之當然。兩下再三謙讓。纔拜了兩拜。次請那兩位相見。那兩個教收起紅毡。寶主作揖。階前遣班僧道及百姓們一齊拜倒。歡聲如雷。張鸞安慰了幾句言語。教縣主發放回去。和尚自去做回功德。道士自去殺雞。謝將其餘百姓各自散歸。縣令預先備有筵席。擺在後堂。款待三位。縣令尚不知蛋子和尚及左禰師名號。到後堂一動問。當下張鸞代答。縣令道：「先生如何曉得張鸞道？原是平日最相慕的。適纔說起方知。」縣令笑道：「下官勸三位休爭客氣。正爲此也。」既然三位都是神交。今日之坐下官不敢僭序。請三位自定位次。蛋子和尚道：「張先生是今日有功之人。自宜首席。」縣令也是此意。張鸞謙不過。只得允了。禰子讓蛋師坐了第二位。自家坐了第三位。縣令下面陪席。縣令道：「蛋師莫不奉齋麼？」蛋子和尚道：「葷素不拘。」縣令暗想道：「不會見這麼一般和尚道士。當下酒過三巡。食供兩套。縣令起身把盞。又教取一千貫文支帖。親手遞與張鸞道：「此乃地方薄酬。休嫌輕褻。鶴駕行時。但憑支取。庫上卽當賚送。」宋朝那時一貫錢值一兩銀子。一千貫使值千兩。就是千兩銀子。一個人還帶不得。況且千貫銅錢。如何領得。縣令也有言在先了。盡做人情。算定那先生必然推辭的。就受也受不得許多。誰知張鸞正待推辭。禰子向耳邊說道：「這銀錢他日正有用處。可以受之。張鸞點頭。便討紙筆過來。寫着。暫寄博平縣城隍收庫。就央本縣庫吏將這紙燒在廟中香爐之內。這一千貫錢就抬至神座下放着。縣令默然半晌。只得教庫吏來吩咐。庫吏答應出來。心中想道：「那見城隍替人掌財。就是送去也。乾被人取用了。趁此黑夜抬回家中。看他怎的。又想到這一千貫文非同小可。掩得誰人耳目。況且官府事情。倘在城隍廟中查問。却不穩便。我且抬到廟中與道士共同商議。大家八刀。若官府問時。只說城隍爺收去也。那裏查帳。當夜庫吏喚齊人夫。大扛小扛抬那一千貫錢到城隍廟正殿中間。先對道士說知。把法師親筆焚過。然後將一千貫錢堆在香爐兩邊。如兩個土墩相似。庫吏私與道士約定。黃昏後大家計較八刀。庫吏回復去了。道士忽然動了欺心。想道：「常言見物不取。反受其咎。現送在我廟的錢財。如何却與別人分用。廟後有個大魚池。不免喚徒弟們相幫。陸續運去。拋向池中。總算得城隍爺收去。無形無。」

跡却不乾淨。等待久後，由我從容取去受用，便連忙關了廟門，喚齊了徒弟，收拾傢伙，準備扛抬。道士纔拿得一貫錢在手中，覺得手中蠕蠕而動，提起看時，却是一條赤鱗蛇，慌忙撒手。當下徒弟們發起喊來，只見兩堆錢亂動，都變做了蛇，成團絞塊，滾向神樹中去了。此時是五月十四日，雨霽後，月色倍明，道士聽得敲門響，開門看時，正是庫吏。道士便將變蛇之事告訴了庫吏。庫吏那裏肯信，便取火把向神樹照看，並不見一條蛇影。庫吏認定道士將錢藏過，以致兩下爭論相打。後來控告在縣，縣令鞠出真情，各人打三十板。庫吏開革，道士逐出廟外，不許居住。這是後話，有詩爲證。

庫吏心貪道士乖，欲圖千貫作私財。八刀無成遭革逐，不是天災是自災。

再說張鸞等三人，直吃到月明時候，起身謝了縣令，作別要行。縣令道：三位旣蒙降臨，屈在公館同宿一宵。來日還要請教。蛋子和尙道：貧道有個茅菴，尊官可否同往。隨喜一回。縣令道：琳宮何處？蛋子和尙道：離此不遠。縣令送出前堂。蛋子和尙道：告求淨水一碗，小廝取水到來。蛋子和尙接得在手，口中念呪，含水向下一噴，只見階前一片水響，變成江湖，波濤洶湧，印月如銀。左黜向腰間解下柳瓢，拋下，變成一葉小舟。只因這番有分教。

左道成羣，敍出生死公案。冤家相遇，翻成貧富波瀾。

未知去向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胡員外冒雪尋相識

五行生剋本無窮，一氣靈圓萬法通。噴水成江瓢作艇，張來殼扇自生風。

話說蛋子和尙噴水成江，癩師將柳瓢擲下，化成一葉扁舟，邀請縣令同登。縣令看這船時，從頭至尾，不上八九尺長，如何容得多人。再三推辭不肯。蛋子和尙讓張鸞先下，坐在中間。蛋子和尙坐在船頭，癩子在船



尾。三人向縣令拱手稱謝。張鸞豎起鼉殼扇，如風帆一般，長嘯一聲，如飛而去。眨眼之間，船與水都不見了。依然舊時光景，驚得縣令目瞪口呆，恰似做了一個怪夢。雖然求了一壇甘雨，救濟萬民，却擔了無限的小心驚恐，不知是仙術，還是妖術，好難判斷。怕他們又來纏擾，便吩咐將五龍壇廢了。三日之後，各縣傳聞，博平縣有個遊方道士，立刻致雨，他們也都在亢旱之際，於是都紛紛的備禮來迎。濮州知州也有文書下縣，縣令淳于厚瞞不過了，只得含糊將不識姓名僧道三人，前後祈雨鬪法，及登舟而去。許多奇異事跡，備細申文回復。知州見請不來，甚不歡喜。各縣因求雨不應，見博平縣却雨足，便都懷妬忌。又來知州面前，大家亂嚷道：據文書所說，分明一夥妖人，縣官不該與他接洽。誠恐情熟生變，有累地方。知州聽了，便嚴飭博平縣，着他體訪妖人姓名住宅。一面將事情申報樞密院去。樞密院奏過朝廷，以為東京地方廣闊，恐有妖黨潛伏為禍，朝廷便出榜曉諭，遇有踪跡詭異者，即便報官，不許隱蔽。從此東京傳播，遊方僧道，俱不敢入城。後人有詩歎淳于縣令之枉云：

陰謀忌嫉起同寮，祈雨無功反坐妖。只爲仕途公道少，高人直欲老漁樵。

話分兩頭，再說張鸞三人，乘坐着小船，御風而行。霎時到岸，蛋子和尙引着張鸞先走，癩師後隨，不多步，到了一個所在，但見茂林修竹，鶴鹿成羣，中間閃出一座精緻茅菴來。張鸞問道：此是蛋師習禪之所麼？蛋子和尙道：平生不習禪，亦無常所開雲去住，偶然而已。張鸞歎服。蛋子和尙向癩師道：張先生在此，何不請聖姑姑來相會？癩子仰面對月，連叫三聲聖姑姑，只見月中飛出一道金光，忽地墜下，變成一個老婆子。那婆子生得蒼形古貌，雪髮龐眉，頭戴星冠，身穿鶴氅，真個有飄然絕塵之相。張鸞已知是聖姑姑，便上前道：名稽首。聖姑姑慌忙答禮。兩下正在答敘相慕之意時，聖姑姑看那張鸞身長七尺，偉幹修髯，面如噴血，目若朗星，丰神異凡人不同，暗暗稱奇。當夜月白如畫，四人都進庵坐定，上邊聖姑姑居首，張鸞居次，癩子旁坐。蛋子和尙在下相陪。聖姑姑問道：小女媚兒，何處與先生相會？張鸞便把十三年前，淑景園中風吹媚兒下

來。直至胡員外投胎養育之事。備細敘了一遍。聖姑姑稱謝道。若非先生始終用情。吾女永絕人身矣。又對癩兒道。可記得嚴三點之言乎。真神醫也。張鸞道。莫非益州嚴半仙麼。聖姑姑道。先生也曾會過。張鸞道。貧道曾在東京一個宦家竊得一丸催生藥。送與胡員外家媽媽。度其產厄。曉得是半仙堂嚴三點家來的。但聞其名。實未會面。癩師道。你們丟了正務不說。却講閒話。當下張鸞問起貝州之事。聖姑姑也把夢中遇見了武則天娘娘一段說話敘過。又道。此乃天數。不可強也。張鸞又提起胡家女兒王家后之語道。今有胡員外家託生。上半句已應了。只不知王家后是何如。聖姑姑道。他日到貝州。自有分曉。張鸞道。此事何時起手。聖姑姑屈指道。從此去一十五年。真人方出。先生乃第一起手之人。但幫助的尙該有幾位。且看緣分如何。大家去用心招引。以成其功。說話良久。蛋子和尙喚小沙彌看茶。只見庵裏面走出一個清瘦小沙彌。手捧朱紅托子。托出杏子一盤。比梨還大。比橘還黃。蛋子和尙道。此臨淄所出金杏。漢帝最愛之物。今土人稱爲皇帝果。茅庵無好水。聊以此當一茶之敬。盤中八枚金杏。四人各取二枚食之。這時小沙彌看見衆人吃杏。便口內流涎。失手將朱紅托子打得粉碎。蛋子和尙大怒。一手提起小沙彌。步出中庭。拋向半天裏去。張鸞方欲上前勸解。只見那小沙彌從空中墜下。一聲響亮。直挺挺的跌在地下。不動。張鸞看時。却是根齊眉短棒。再看那朱紅托子。乃是一簇石榴花。聖姑姑喝道。大匠面前何須弄斧。張鸞道。蛋師神通廣大。非某所及也。此時月色西沉。東方將亮。聖姑姑起身道。老拙今往東京看女了。不時相喚。便得聚會。說罷。騰空而去。張鸞等三人也一時俱散。不知所之。有詩爲證。

茅庵夜月清如水。偏稱幽人促膝談。倏去倏來真自在。如斯妙法幾人探。

再說東京胡員外。請個學究先生在家。教水兒讀書。這水兒聰明敏慧。勝於男子。讀過的便會。講過的便知。看看長成一十三歲。生得面貌如花。又日寫算皆通。伶俐無比。多少一般樣的員外人家。慕他才貌。尖人說合。欲聘他爲媳婦。胡員外愛惜過了。揀來揀去。只是不就。正是婚姻前註定。遲早不由人。不在話下。且說聖

姑姑自到東京，在胡員外家前前後後串了好幾天，因是來無跡，去無蹤，他家並不知道。他看見永兒已長大聰明，心中歡喜，便想把法術教導他。但是他想道：他處這般富貴，在深閨繡閣，如何相見，便相見時，又如何肯信，倒不如使個神通，把他家萬貫家私攝去，弄得他流離顛沛，到那十分窮困之際，然後設法誘之，無有不從。主意已定，且攔過不提。再說胡員外家每年八月中秋，準備酒席，請陳學究玩月飲酒。其年因永兒年長，陳學究辭去了，沒有外客，便吩咐備酒在後花園中八角亭上，至親三口兒賞玩。那夜天色清明，一輪明月玉盤也似的從東升起，但見

桂華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玉兔映千山似水。一輪皎潔，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圓，解使乾坤明白。影搖曠野，驚獨宿之棲鴉；光射幽窗，照孤眠之怨女。冰輪碾破三千界，玉魄橫吞萬里秋。胡員外早早打發各解庫掌事的及主管人等回家賞中秋，又吩咐院子牢拴門戶，仔細火燭。自己同媽媽永兒到後花園中八角亭上飲酒賞月，只用嬾子侍婢伏事，並無三尺之童。看看坐到一更天氣，只見門公慌慌忙忙來報道：員外禍事！員外道：禍從何來？事在那裏？門公道：外面中間這個解庫裏火起，員外和媽媽永兒吃驚不小，都立下亭子來看時，果然是大火炎炎，但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勢難當。萬個水盆敵不住，高山頂上料應淩。媳逞英雄，鴉子江頭不若周郎施妙計，氤氳紫霧騰天起，閃爍紅霞捲地來。樓房好似破燈籠，土庫渾如鐵砲枝。

這火從解庫中起，延入中堂內室。若是一層層的燒將進來，還好做準備。只是這火是聖姑姑在此使神通降來的天火，能穿牆透壁，倒柱崩樑，就是砲枝上的藥線，也沒這樣傳遞得快。更兼括起大風，風助火勢，火趁風威，必剝剝只顧燒着。那時員外跌叫苦呼神道：喚祖宗，一面叫院子們傳話，願出重價，倩人救火。一面教家中男女到內室裏面，搶些細軟家私，緊要箱籠，那夥地方鄰里，初時也有許多人拈撓鉤擔水桶，似螞蟻一般，緣梯上屋去滅火。一時間火頭透起，如天摧地裂之聲，衆人發聲喊都走了。所以前後一週圍

房子頃刻之間，變做個煙團火塊。媽媽和永兒慌得抱頭而哭。員外見他母子悲切，倒去安慰道：「你兩個且不要慌，便燒盡了，也窮我們下半世不得。那時只見火燄騰騰，越冒越熾，整整的燒了一夜。三口兒只得在八角亭上權歇。常言道：人雖有千算，天只有一算。天若容人算，世上無窮漢。胡員外萬貫家私，不想被這場天火燒得寸草皆無，指望尋些燒鎔的金銀銅錫動用的什物，不料都被聖姑姑攝去。真個是百萬豪家一簇窮。胡員外三口兒就在亭子上住下，不多時，胡員外手中已用得罄盡了。看看早晚三餐，都不接濟。親鄰朋友好意的，送了一兩遍，也索罷休。就是去借些米柴，也只好一遭兩次，不常常去。於是不得不含辛茹苦的度生活了。不到半年，胡員外口內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無。便央人作中，情願將空地賤價賣與左右兩鄰，却又道：天火燒過地，十年沒生氣，地經天火燒，十年害枯焦，有這些俗忌。那個要他？胡員外看看窮得罄了，走去求告舊相識時，分明在家裏的，也只說不在。日常認得的，到此也只做不認得。路上撞着，還把扇兒遮臉，只當不看見。自古道：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但是又有句話道：行得春風，必有夏雨。胡員外平日間得一盤十，得十盤百，原是刻苦做家的人，說起窮似他的一輩子，不曾受過他一分恩惠。若與他一般樣的財主，便常時你知我己。到今日一貧如洗，誰肯道個可憐二字？就是說舊時相識，總爲他有錢有鈔，才相扳來往的。那裏有個管鮑心腹之交，所以有行止的窮漢，反有人扶持他，沒下梢的富家，往往一敗塗地。那胡員外住在亭上，四下又無牆壁，遇着晴天還好，倘然風雨雪落，怎地安身？不免搬到不廟求院裏居住，就似如今孤老院一般。時逢仲冬，彤雲密布，朔風凜冽，紛紛片片下了一天大雪。但見：

紛紛柳絮，片片鵝毛。空中白鷺羣飛，江上素鷗翻覆。千山玉砌，能令樵夫迷蹤；萬戶銀裝，多少行人腸斷。畏寒貧士，祝天公少下三分。近景王孫，願滕六平添幾尺。正是：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愛雪的是高樓公子，嫌雪的是陋巷貧民。在東京城都這個纔落魄的胡員外，原是大財主，只因天火燒得

落難蕩盡了家私。搬在不廝求院裏居住。正逢冬天雪下。三口兒廝守着火爐子坐地。日中兀自沒得早飯吃。那時媽媽將指頭向員外頭上指一指。胡員外道。媽媽沒甚事。媽媽道。怎的沒甚事。大雪下着。屋裏沒有飯米。我共你曾豐衣足食。享用過來。便今日忍飢受餓。也是合當。可是永兒他今年只得一十四歲。曾見甚麼風光來。叫我兒吃恁般苦楚。做爹媽的。又於心何忍。胡員外道。沒奈何。教我怎生是好。媽媽道。你是養家的人。外面却纔雪下。若一朝兩日凍住了。急切出去不得。終不成我三口兒活活餓死。你趁如今出去。向一兩個相識借得三四百文錢歸來。也過得幾日。員外道。近來世情。你可也知的。今番我出去。見誰好。媽媽道。雖然如此。一日不識羞。三日吃飽飯。你不去。終不成我出去。胡員外被媽媽罵不過。便起身道。且把腰繫緊些。個不知是一日的事。還是半日的事哩。即今的世界。只有錦上添花。那肯雪中送炭。却不是徒手擒虎。易開口告人難。你們且耐心着。莫要看得十分便易。說罷。含一眶眼淚。開了門出來。他出得門來。走了兩步。倒退了三步。口裏道。好冷。那時真是劈面寒風似箭。侵入冷氣如刀。他被西北風吹得倒退幾步。欲待回身轉來。媽媽早把門來關上了。沒計奈何。只得冒着風雪而行。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彤雲四野雪紛紛。滿地瓊瑤路不分。欲乞青蚨贍妻子。眼前誰是孟嘗君。

胡員外要尋相識。顧不得羞。只得在舊院左近街坊中行。這市上人多有認得的。見他來時。便點點頭。道。這便是財主。的下場頭了。也有那輕薄的。却低低唱道。胡員外。天降災。好日去了。惡日來。又有曾在解庫內吃過虧的。便道。出戲輕。入戲重。假紋出。真紋入。世間只有開典當的欺心。只望一個個像胡家老兒。現世受報。胡員外聽了。好不傷心。便低着頭。只顧走。一時劈面撞着一個人。手裏拿柄小扇。叫一聲。胡員外。雪大那裏去。胡員外看時。却是舊時請在家內教永兒經書的陳善先生。胡員外滿面羞慚。作了個揖。便道。瞞不過學究。只因家中艱難。特出來尋個相識。則個陳善道。既是窘乏時。如何不去投奔四牌坊下那一個人來。胡員外問道。那一個學究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話。胡員外大喜。拱手道。全仗學究扶持攬撥。陳善道。當得當

得。就把胡員外扯向小傘底下。一同遮蓋了。胡員外趁着傘。復身從舊路轉南向四牌坊門樓下來。原來那入姓麋名必達。東京人氏。原是個閒漢出身。因得了樞密院一個官員的心。才扶持他做個提轄。三年前要謀陞遷。缺少些使用。因陳善是他的故友。曉得他在胡員外家教書。便托他去借了三百兩銀子。湊辦衙門管幹。才得陞冀州都監之職。做了二年有餘。因與同寮不睦。改調青州赴任。順路帶家小上任。看看回家。只得兩日。當初借契上會有保人陳學究花押。今日胡員外雖然燒沒了文契。且喜保人今在。況且是恩債。萬無不還之理。今日陳學究正去拜望。有他引進。却不兩便。所以胡員外欣然而去。到得門首。只見多少官身。私身一出一入。好不熱鬧。管門的門公一見員外衣衫襤褸。分明像個乞丐模樣。便咄喝起來。不令他進去。陳教授分說。也不作准。只得把小傘與他。道：「權且站在街頭等我進去。」見了都監。必然相請。衆人又道：「街頭上站立個叫化模樣的人。壞他官府體面。直趕得他在對門簷頭去了。」却說陳學究進廳去。和麋都監相見。敘了寒溫。賀喜的說話。吃茶罷。麋都監請陳學究到書房中寬坐。陳善道：「還有個朋友在外面。特來奉拜。麋都監道：「是甚人。」陳善道：「原與都監有往來的。叫做胡大洪。麋都監道：「莫不是平安街上開解庫的胡員外麼。」陳善道：「然也。麋都監道：「快教請進。」家僮卽忙傳話出去。請胡員外進來相會。門公道：「從不見有什麼胡員外到來。」胡員外在對門簷頭下聽見了。便走過來說道：「我便是胡員外。衆人笑道：「走盡了四百軍州。也沒見你這個員外。你這副嘴臉也。叫員外時。像我們都該叫尙書了。門公把他攔住。不放進去。胡員外便高聲叫起。陳學究來。那時只見它裏走出一個老漢。姓留名義。是麋家的老蒼頭。爲人老實忠厚。向來跟在任上。當初麋必達在胡員外家借銀。是他經手擔回。也往來了好幾遍。今日員外雖然改樣。面龐兀自認得。他便喝住門公。上前迎住員外。胡員外便將遇難的大略。并今日來意對他說了。留義道：「家主相請。定有好情。便引着員外到廳上來。陳學究望見胡員外來了。便慌忙起身。那麋都監看見是個襤褸窮漢。便有欺他之意。竟自坐定。胡員外走近椅子邊。恭恭敬敬的作個揖道：「尊官久違了。麋都監在椅上把手淺淺一兜。又依舊坐下。

問陳學究道：「此位何人？」陳善道便是胡大洪員外。麋必達故意斜着眼睛，覷了一覷，便道：「一別三年，竟不相認了，便口裏叫聲請坐，又不看椅，倒是陳學究半主半賓的拖把椅子在上面同坐了。」胡員外見麋都監不言不語，只得先開口道：「在下有句不識進退的話奉告。麋都監只做不知，問道有何見教？」胡員外道：「當初三年之間，在下還開解庫家事，頗裕。尊官曾立個券約，與在下取銀三百兩，契上加二起利。尊官榮任冀州時，在下並不敢啓齒。近因在下命運窮困，招了一場天火，燒得寸草不留，食缺衣單，實難度日。幸遇尊官高眷回府，特來叩謁，利錢已不敢計較，只望見賜本銀，與在下爲營生之資。麋必達道：「下官初任提轄時，曾借過百金使用，也沒借許多，到冀州一年，本利都寄還了。那裏又欠甚麼銀兩？」胡員外道：「貴人多忘事，實是三百金，並不會見還。麋都監道：「既是未還，必有借券，取出來看便知。」員外道：「借券已被火焚了，現有保人陳學究在此爲證。」陳善道是學生經手的，果係未還，想都監記錯了。麋必達變了臉道：「常言道：有文便不鬥口，既無原券，有何憑據？」你兩人口裏說三百，就是三百。若說三千，就是三千麼？」陳善道只道他偶然忘記了，便道：「監休要執意。天理良心，有則有，無則無，請自慢慢思量。」胡員外陪着笑說道：「如今在下也不敢說三百二百，但憑尊官齋發些便了。」麋必達大怒，立起身來說道：「你兩個一吹一唱，同謀同夥，硬要人的錢鈔，好沒來由。你若原契時，三千兩也還你，沒有原契，休想半文破錢到手。」說罷，一直走進內宅去了。老人家留義先出來，留義便道：「員外休要着急，容小人從容向家主再稟，定有處置的。」這半日想飢餓了，若不嫌小人下賤，請到店上吃三杯，便屈教授同去走一遭何如？」陳善一肚子氣，那裏要吃留義的東西，見胡員外面有飢色，只恐自己辭了，也累他也沒得吃，只得倒扯胡員外勸他同走，留義便引着胡員外、陳學究到左近處一個僻靜酒店內來。胡員外這番真個是絕處逢生，死中得救，正是：

飽食三餐非足貴，飢時一口果然難。

畢竟胡員外怎的回家，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陳善留義雙贈錢 聖姑永兒私傳法

近日廚中乏知供，嬰兒啼哭飯糶空。母因附耳和兒語，爹有新詩譎相公。

話說廉都監倚富欺貧，見胡員外窮形窘狀，便負債不還。胡員外冒雪而往，落得一場怠慢。肚裏又氣又苦，倒是廉家老院子留義見員外飢寒之色，看他不過，拉他到僻靜處，小小一個酒店內，揀副乾淨座頭。請員外上座。陳學究下面又喚酒保吩咐打兩角酒，要煖得滾熱，却不用小杯，有上好叻飯，只顧搬來。酒保道：「只有新出籠的黃牛肉，別沒甚賣。」留義道：「有肥雞宰一個來，却不好？」胡員外道：「一味足矣，何勞過費？」留義道：「簡褻休笑。」留義親到甕邊把酒嘗得好了，方教酒保去煖。又滿滿的切一大盤牛肉，連小菜鹽醋碟，一齊擺下。放着三個大甌子，酒保正待斟酒，留義奪了他酒壺道：「待我們自便，你自去宰雞，快快煮來。」胡員外對留義道：「你老人家請坐了。」留義道：「員外和教授在上，小人如何敢坐。」陳學究道：「你不坐時，連我與員外坐下的都不安了。」留義道：「既恁地吩咐時，小人旁坐斟酒。」大膽休怪，便坐在一邊。滿斟兩杯，送與員外和學究吃。胡員外是空心出門的，吃了兩甌熱酒，便覺面紅心跳，道：「在下不能飲了，有飯求一盃罷。」留義怕他肚飢，也不苦勸，便吩咐酒保道：「先拿一位的飯來。」我陪教授還吃壺酒。酒保煮熟了雞，切做一盤，連酒送到，又取盃盛飯，捧來問道：「那一位用飯？」留義叫送在胡員外面前。員外擎着飯盃，手剛咽到一口，想着家中妻女，眼睜睜在指望，如今却空手而回，我便有這盃飯吃了，他們的飯還不知在那裏。幾時到口，便不覺吊下兩行珠淚。陳學究已知其意，便道：「當初是我多嘴的，不是帶累員外將財買氣也。料不到廉家是這樣人，又對着留義道：「你家的主公幼年與我相交，如一個人，百事與我商量，有仁有義。今日紗帽上了頭，叫聲老爺，就似閻羅王面前，重換個人身一般，連肚裏心肝五臟都改過了。」留義道：「黃河尚有澄清日，豈有人無得運時？」員外暫



時落寞終有好日。且請吃個飽。却又理會。若是我家主到底不認時。在小人身上。會也打一個。與員外經紀過活。胡員外道。如此時。不勝感謝。胡員外吃了兩盃飯。便放下筷。留義道。再請些。胡員外道。多了些。酒實吃不得了。留義道。如此。員外既不用飯。還勸杯酒麼。陳善道。員外從來節飲。胡員外道。自從患難之後。一發來不得。真個是酒落愁腸。陣陣燒。今日領二位高情。已爲過分了。陳善吃完了酒飯。便立起身來。在袖裏摸出三百文銅錢。把與員外道。這一串錢。胡亂拿回家去。買頓點心。只恨窮教授。不能十分加厚。留義喚酒保會過了鈔。還剩得一百多錢。也送與胡員外道。小人却輕褻了。聊當一茶之敬。胡員外想着家中景况。又見他兩個都出於至誠。只得受了。作揖稱謝。正是。有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有詩爲證。

欺心官長輸窮漢。有意家奴勝主人。善惡俱由心上發。從來不在富和貧。

常言道。施不在多。要於當厄。東京城內有名堆金積玉的胡員外。今日患難中見了三百多銅錢。便十分歡喜。百分感激。把陳留贈錢之事。一看。越顯得廉都監的人品。遠不如他們了。話分兩頭。且說張院君和女兒冷冷清清坐着。永兒道。爹爹出去求人。未知如何。媽媽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爹爹沒奈何。擔着臉皮去求人。知道如何。永兒又道。媽媽。雪又下得大。風又冷。爹爹去求誰。媽媽道。我兒。家中又沒錢。不叫爹爹出去。終不成。餓得過日了。我兒。你且去牀頭邊尋得幾文銅錢。出巷去買些點心來吃。待你爹爹回來。却再作道理。當時。永兒去牀頭翻來倒去。止尋得八文銅錢。媽媽道。我兒。都拿去買幾個炊餅來。你且胡亂吃幾個。充飢。永兒拖着一雙破鞋。將衣襟兜着頭。踏着雪。走出不廝求院來。那街市上。不比深山曠野。因往來人衆。所以地下積雪。都踐做爛泥。十分難走。永兒纔轉個灣。一脚踏個高低。跌上一交。手中銅錢。撒做一地。衣服都泥污了。永兒爬將起來。顧不得衣服。且在爛泥中檢起銅錢時。却只有七文。那一文不知拋向那裏去了。尋了一會不見。只得罷了。行到大街賣炊餅處。永兒便與店小二道。個萬福道。叔叔買七文錢炊餅。小二哥接錢在手看時。有一文錢是破的。揀出不用。水兒把來繫在衣帶上。道。只買六文錢罷。小二哥把一片荷葉。

## 第九十回

包了六個炊餅。遞與永兒。永兒接了。取舊路回來。已是未牌時分。永兒沿着屋簷正走之間。到一個空處。只見一個婆婆拄着一條竹杖。胳膊上掛着一個籃兒。從背後趕上前來。那婆婆怎生模樣。但見。

腰陀背曲。面瘦皮寬。眉分兩道。雪髻挽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髮似楚山雲淡。形如三月盡頭花。命似九秋霜後菊。

却說這個叫化婆子。看着永兒道。個萬福。永兒還了禮。婆婆道。你買甚麼來。永兒道。家中母親教奴買炊餅來。那婆婆道。我兒。好教你知道。我昨日沒晚飯。今日沒早飯。你肯請我吃個炊餅麼。永兒口中不語。心下思量。我媽媽也。昨日沒晚飯。今日沒早飯。這婆婆許多年紀。好不忍見。便解開荷葉包來。把一個炊餅遞與婆婆。婆婆接得在手。看了一看。道。好却好了。但只一個。我如何吃得飽。何不都與了我。永兒道。告婆婆。奴家却不敢都把與你。奴家中三口兒。兩日沒得飯吃。媽媽叫爹爹出去求人。祇留八文銅錢。教奴家出來買炊餅。中途跌失了一文。又退了一文破錢。只買得六個炊餅。媽媽吃兩個。奴家吃兩個。還留兩個等爹爹回來。只怕他沒吃甚麼東西。要把他救飢。因是婆婆年高。奴心不忍。只得讓一個與婆婆吃。婆婆道。若你媽媽問。炊餅如何買得少了。你却說甚的。永兒道。媽媽問時。只說奴自肚飢。就路上先吃了一個。就是婆婆道。既然炊餅要將回去。把這文破錢捨我罷。永兒全無難色。真個就在衣帶上解下這文錢。遞與婆婆。婆婆道。倘你媽媽問起錢來。又是怎的回答。永兒道。只說街上泥濘。跌失了兩文錢。就是婆婆道。難得我兒心好。且自聰明。實對你說。我不肚肌。不要吃這炊餅。還了你去。永兒道。我與婆婆吃的。如何又還了奴。婆婆道。我是試探你的。難得你這片慈悲孝順的心。我擦撥你粟子。那時婆婆將這文破錢在手。心中顛一顛。呵。一口氣。使變成周周正正的一文好錢。遞在永兒手裏。問道。這法兒好麼。永兒道。甚麼樣法兒。婆婆教會奴家。則個婆婆道。這小法不為希奇。你肯學時。還有許多好粟子的一發教你。你識字麼。永兒道。奴家識得幾個字。婆婆道。我兒。恁地却有緣法。便伸手去籃兒內取出一個紫羅袋兒來。看着永兒道。你好生收了。永兒接了袋兒道。

婆婆這是甚麼物事。婆婆道：「這個喚做如意寶冊，許多好要子法兒都在上面，你可牢收了。若有急難時，可解開冊子來看，便有解法，倘不省得處，只暗暗的喚聖姑姑，我便來教你，切勿令他人知道。」永兒把冊兒揣在懷內，把這文變好的錢，仍穿在裏頭衣帶上，謝了婆婆便走，走不上幾步，回頭看時，那婆婆忽然不見，永兒心中好生奇怪，後人有詩云：

一枚炊餅見人心，羅袋天書報德深。識得好心還好報，施恩何必吝千金。

永兒捧着炊餅還家，媽媽道：「我兒如何歸來得恁遲，衣服都泥污了，敢是跌了一交麼？」永兒道：「媽媽，街上泥滑難行，又跌失了兩文錢，只買得六個炊餅。」媽媽歎口氣道：「我兒，命苦的只是苦多，兩個錢炊餅也飽不得我們一世，只索罷了。」只泥污處莫動彈他，等待乾時擦去了，就是娘兒兩個把炊餅各吃了兩個，那兩個仍把荷葉包了放在一邊，不多時，員外歸來，媽媽見他臉紅，問道：「你去這半日，見甚人來？」那裏得酒吃，員外把中途遇了陳學究，同到糜都監家，道話述了一遍，又道：「喜得天無絕人之路，虧了他家老院子留義一片好心，請我到店中吃了酒飯，他又與陳教授湊出三百多錢相助，媽媽歡喜，便教員外去糴些米，買些柴炭，且過三五日，再作區處。」娘兒兩個把剩下的炊餅，又分吃了，等待米來，免不得養些飯吃了，到晚去睡。永兒却睡不着，想道：「日間那婆婆與我冊兒時說道，有急難，便可解開來看。今日爹爹雖買得些米，穀得幾日之用，少不得又是飢餓，也算做急難了。我且去開開看看，有救餓的法兒沒有。」永兒便款款的起來，輕輕的穿了衣裳，摸出房門，原來胡員外住下房屋，是一間一披，無非是些籬籬土砌，那側邊披屋破了，只好將就做個炊爨之所，把那一間屋隔斷，做下兩個臥房，前半段逼近了外街，自己老夫妻倆居住，後半段便把與女兒做房，却又在左邊抽出一條走路，通石廚下天井裏去。當夜永兒開門出來，雖不經由爹媽牀邊，却在緊貼壁，如何不驚覺他們？媽媽問道：「我兒那裏去？」永兒道：「我肚痛要起來，有事。」媽媽道：「我兒想是受寒了，你起身時仔細避風，多穿件衣服，莫要重重生病。」永兒道：「我自知道，不妨事的。」永兒走出房來，走到側邊破屋

內只見雪光照耀如同白日。他便從懷中取出紫羅袋兒來，解開細麻索兒，打一抖，抖出這個冊兒來看。只因胡永兒看了這個冊兒，有分教：少年閨女變成作怪妖精，倒運乞兒仍作多錢員外。正是：

三十六州年號改，五六七載戰塵飛。

畢竟永兒怎麼樣變化，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胡洪怒燒如意冊 永兒夜赴相國寺

九天祕冊特驚人，但恐於中傳不真。若得善傳并善用，等閒疑鬼復疑神。

當夜胡永兒解開紫羅袋外邊纏的麻索，抖出那本冊兒來，走出披屋外，仔細看時，上面題着如意寶冊。揭開第一板看時，第一行就寫道：

變錢法 將一條索子穿着一文銅錢，打個脰脰，放在地上，用物掩蓋，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語念七遍。將口水望下一噴，喝聲疾，揭起蓋時，就變成一貫銅錢。

永兒道：「原來如此方法，便把解下來的這條麻索子，將日間婆婆變的一文好銅錢，從衣帶子解下來，穿在索上，打了脰脰，放在地上，將面桶來蓋了去，水缸內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語念了七遍，含口水望下只一噴，喝聲疾，放下水碗，揭起面桶看時，果然有一堆銅錢。」永兒吃了一驚，沒做理會處，思量道：「若把去與爹爹媽媽，必問是那裏來的，如何回答？」忽然心生一計，輕輕的開了後門，把錢一拋，拋在自家籬笆內雪地上。只說別人暗地裏捨施貧戶的，然後把後門關上，入房裏來，把冊兒藏了。媽媽道：「女兒肚裏痛也不？」永兒道：「不痛了。」依然上床再睡到天曉。三口兒起來，燒湯洗了面，媽媽開後門潑那殘湯，忽見雪地上有一貫錢，吃了一驚，慌忙提起，把與員外道：「不知誰人拋這貫錢在後面雪地上，我拾得在此。」胡員外道：「媽媽寧可清貧，不可濁富。我的女兒長成，恐有不三不四的後生來撩撥他，把這銅錢來調戲，我今又是沒氣運的時節，一時間。」

取用了，引得後生們到家曬呢。沒法擺布哩。媽媽道：「你好沒見識。東京城內有多少財主做好事，濟貧拔苦。見這大雪，可憐這院子裏有許多沒飯吃的，夜間拋在人家屋裏來捨貧，也不見得。員外只搖首道：『難說，難說。』我也是做個財主的，幾曾有此事麼？媽媽焦燥起來罵道：『老無知，真個是人貧智短了。自古道：賢愚不等，也有捨得的，也有不捨得的。那裏都要與你一樣。』」你被天火燒了，怎的別個財主，天火又不燒他們，行好事的到底好。自家女兒，你却三心四意去疑他。我女兒又不曾出去一遍，二遍，認得什麼人來。你却這般胡說，當下罵得員外頓口無言。點頭道：「也說得是。我昨日出去求人三二百錢，兀自不能夠得。如今有這一貫錢，且糶五百錢米，買三百錢柴，二百錢把來買些鹽醬菜蔬下飯，且不煩惱雪下，三口兒歡歡喜喜過了一日。到晚來二更前後，永兒自思昨夜變得一貫錢也好。今夜再去安排着他日裏便有這心，預先尋得一條索子，藏在身邊了。永兒款款的起來着了衣服。媽媽問道：「我兒做甚麼？」永兒道：「肚裏又痛，要去大解，則個媽媽道：「我兒，我兒，先前那幾日，有一頓無一頓，也不見得甚麼。這兩日有些柴米，不知飢飽，只顧吃多了。明日叫爹爹出去買帖藥吃。」永兒下床來，到破屋披下一，一如昨夜安排。如法做了，揭起桶來看時，和夜來一般。又有一貫錢。永兒開後門，把這錢又拋在雪地上，關了後門，入房裏睡了。天曉，媽媽起來燒湯洗面，開後門，潑湯。又看見一貫錢，好不歡喜，便拿了回來。員外道：「好不蹊蹺。這錢來得不明。」媽媽說：「莫胡說，我不怕這日當方神道，不忍見我們三口兒受苦，救濟我們。」又把這一貫錢安在我家。員外見媽媽昨日焦燥，今番再不敢說，只得含糊答應道：「媽媽說得是。」安在家中，慢慢用度，過了三五日後，雪却消了，天晴得好。媽媽對員外道：「趁家中還有幾日糧食，你出去外面走一遭，倘撞見熟人，賺得一二百錢也好。」員外聽得說，只得走出去。媽媽心寬無事，便到隣舍家吃茶閒話去了。永兒見媽媽出去，屋裏沒人，便閉了前門，取出冊兒，揚開第二板看時，上首寫着變米法。永兒道：「謝天地，既是變得成米，憂他什麼。沒飯吃，媽媽牀頭原有一隻米桶，一隻米缸。永兒去看時，都盛得有米，想了一回，便把桶裏的米爬在那缸內，將被單鋪在地上，把剩下的米都傾出來。」

了。祇存十數粒米，在空桶內。提在披屋內來，把件衣服蓋了。念了咒，噴一口水，喝聲疾。只見米從桶裏湧將出來。永兒心慌，不會念得解咒。只見米突突的起來，忽然一聲響，斷了桶箍。撒了一地米。後人聽說錢錢變米之事，因戲作詩云。

錢滿索時米滿屋，何物呪語能神速。有人肯把呪傳吾，生願事他死當哭。

永兒見了，失聲叫苦。媽媽在隔壁，聽見女兒叫苦，慌忙走過來看。這米被生人一衝，便不長了。只見披屋內一地俱是米。媽媽吃了一驚，道：「如何有這許多米？」永兒生一個急計，道：「好教媽媽得知，一個大漢，馱一布袋米，把後門挨開來，傾下在此，便去了。吃他一驚，因此叫起來。」媽媽看見桶箍散了，問道：「這米桶是我房屋的，拿出來做甚？」這桶裏的米那裏去了？永兒道：「是我傾在房裏，要用這空桶盛這披屋下的米，不想桶箍年久斷了。」媽媽道：「那大漢却是何人？是何意故？」正在絮叨，却被隔壁張大嫂聽了，不知高低，却敲着壁兒叫道：「胡媽媽，你直恁地不曉得，是那有錢的員外財主，見雨雪下了多日，情知院子裏有萬千沒飯吃的，做這樣好事，不叫人知道，拋錢拋米在人家裏，這是陰功。若明明的捨怕人囉呢。這個何足爲道？媽媽因張大嫂說了，便不言語，叫女兒作速收拾，自己也來相幫。兩個兀自收拾未了，員外恰好歸來，見娘兒兩個在地上掃米，便焦燥起來道：「那見你娘兒兩個的做作，才有一兩頓飯米，便要作場了。」媽媽道：「我如何肯作場？叫你看，甕裏缸裏桶裏盆裏，都貯得滿了。這裏還有許多兀自沒傢伙盛得哩。」員外看了吃驚道：「這米却從那裏得來？」媽媽道：「我出去了，我在隔壁吃茶，只聽得女兒叫起苦來，我連忙趕將回來時，只見披屋內一地上都是米。」員外道：「却是作怪。這米從何處來的？」媽媽道：「永兒說他見一個大漢，馱着一袋米，挨開後門，傾下米在家裏，便去了。那胡員外是個曉事的人，開了後門看時，籬笆內外都沒有有人來往的腳跡，不免心下疑惑。把後門關了，入來尋條棒，在手裏連叫：「永兒，永兒，見勢頭不好，連忙躲在自家房裏，不敢出外。員外把他扯將過來，媽媽道：沒甚事，打孩兒做甚麼。」員外道：「且閉了口，這件事却是利害。前日兩貫錢來得甚是蹊蹺。今日米又

來得不明，叫這妮子實對我說，我便不打。若一句不實，我一頓打殺便了。我且問你因何有這兩貫錢在雪地上。因何有這米在屋裏。這大漢的是何人。便道是財主家行好事的。難道偏偏照顧我家不成。其中必有緣故。永兒初時抵賴，後來吃打不過，又逼他招稱那大漢的來歷。這其中天大冤枉，承當不起。只得實說道：爹爹媽媽實不相瞞。那一日初下雪時，爹爹出去了。媽媽叫我出去買炊餅。我回來在路上撞見一個婆婆。他見了我，便說肚中飢餓，問我討炊餅吃。那時是我不忍，即把一個炊餅與他吃。他道：我不要吃你的，只是試探你。他把餅還了我。又道：是難得你慈悲，孝順好心，便把我一個紫羅袋兒，內有個冊兒，說道：你若要錢，要米，照這冊兒上的咒語，俱變得出來的。初時我不信，便一連兩夜依那冊兒上咒語，都已變得。今日媽媽在隔壁乾娘家去了。我把變米的法兒試用，果然又變出米來。胡員來聽得了，跌脚叫苦道：如今官司張掛榜文，要捉妖人，吃你連累我。我打殺這妮子，也免我本身之罪。拿起棒來就打。永兒大哭求救。隔壁張大嫂聽見打永兒，忙過來勸時，却又關着門。大嫂在門外叫道：員外，饒了孩兒，則個閑常時不會這般焦燥。今爲甚事打他。媽媽怎也不勸勸。員外含着一口氣，答道：大嫂，可奈這妮子藏着一本冊兒，說了半句，便住了口。大嫂道：冊兒上寫着些甚麼。員外道：都是些閒言閒語。大嫂認錯了，只說是永兒有什麼私情，便叫道：你女兒年紀小，又不理會得，須是街坊上浮浪子弟們，撩撥他論口辨舌，若不中看的，你只把這冊兒來燒了。戒他下次，便是何須動氣。把孩兒這般很打。當下員外被他提醒了，應道：大嫂說得是。使看着永兒道：你把冊兒拿來我看。永兒便向懷中取出冊兒來，遞與爹爹。員外接了道：你記得上面的言語也不。永兒道：記不得。若看上看時，便讀得出。員外叫媽媽點一把柴火來，連紫羅袋兒一包的都燒了。看着永兒道：今日看間壁乾娘面上，饒你這一次。後番若再恁地，活打殺你。永兒道：告爹爹再不敢了。員外對媽媽道：又是我夫妻福神重，只是自家得知。若還外人傳聞時，却是老大利害。媽媽被員外亂了一場，不知高低，只得由他。有詩爲證。

昔年媽媽焚仙書，員外今將寶冊燒。似此火攻能調慣，爭教天火肯相饒。

有人問道：這書第十三回上說聖姑姑和蛋子和尙左黜三人鍊法三年方就何等煩雜。今日胡永兒變錢變米，却恁地容易，可不前後相背了？看官有所不知，當初鍊神鍊鬼，都是生手做事。今日聖姑姑設法來度他女兒，陰空中暗暗佐助，若初次見得煩雜時，永兒又不肯學了。你看這冊兒第一頁便是變錢法，第二頁便是變米法，也只揀永兒家中缺少的打動他心。這都是聖姑姑引誘入門處，閒話休題。且說胡永兒被父親打了一頓，逼取冊兒燒了，好不氣悶，自去流淚。媽媽看見了，才勸住了。次日員外又出去了，媽媽仍到間壁張大嫂家閑話。永兒把前後門都閉了，悶悶的坐在房中思量。這本冊兒千金難換，那婆婆一團美意，把來與我就是變些錢米來度日，也免得求人，却被爹爹燒了。可惜後面都未曾看得，不知是甚麼要法。那婆婆吩咐不省得時，可叫聖姑姑，他便來教我。我今日雖沒了冊兒，且喚一聲，看他來也不來。若肯來時，或者他還存留得有，再與他取討一本，便走到天井中去，仰面看着天，低低喚一聲聖姑姑。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婆婆手攜竹杖，從屋檐檐而下，逕入披屋，悄然無聲。永兒跟進屋去，道了萬福，便把父親火燒冊兒之事，告訴過了。婆子道：冊子不會燒，原是取得在此，便在袖裏摸出冊兒，依然紫羅袋兒包着，毫無傷損。永兒吃了一驚，連忙下拜相求。婆婆扶起永兒道：我兒，我原是你前世的親娘，今番憐你受苦，特來度你。但你有這冊兒，家中不能施展，也是無用。可依我言語，日裏睡眠，養息精神，夜間莫脫衣服，待黃昏人定後，但聞鶴唳之聲，便是我差來迎你的。你便悄悄出房，跨鶴而來，我與你相會。五鼓仍回，這冊兒上的術法，我一傳授與你。得道之日，神通廣大，逍遙快樂，不可盡述也。永兒道：如此甚好，只是怕爹爹夜間覺察，尋覓起來，不見了奴家，早晨回去，如何抵賴？婆子道：這個容易，便把手中竹杖遞與永兒，吩咐道：我兒，把這杖兒藏好，到夜間動身時，放在臥處，將被蓋好。你爹爹來看時，便如睡着你一般。此乃仙家替身之法。永兒接了竹杖在手，那婆婆飛上屋簷，忽地又不見了。永兒心下歡喜，把杖兒放在蓆子底下，依着婆婆言語做事。到黃昏時候，



果然聽得一聲鶴唳。永兒便在簾子下取出杖兒，覆於被內，悄悄步出庭中，只見一隻仙鶴，舒頸迎接。永兒跨上鶴背，望空飛去。須臾到一個所在歇脚，只見婆婆先在，又不是先前打扮了，頭戴星冠，身披鶴氅，甚是齊整。那婆婆把手一招，那鶴便鑽入他衣袖裏去。取出看時，却是一個紙剪的仙鶴，慌得永兒又拜下去。婆婆扶起道：「我兒休得驚恐，永兒覺得站身之地，甚是高峻，問道：「此處是那裏？婆婆道：「這是相國寺中大浮圖第一層人跡不到，正好教導你。如今先教你個藏形法，可以穿窗入隙，出入不用開門。次教你個飛行法，跨有個板橋上，念個咒語，這樣隨音變化騰空而起。你每夜自來自去，何等方便。永兒會了這法，自此暮去晨回。把這如意寶冊次第領會。一來永兒聰明見性，書符念咒，一教便會。二來多分是聖姑姑見成鍊就的法兒，交付與他，只須指點運用，甚是省力，不提永兒學法。且說胡員外燒冊的時節，米桶裏有米吃，牀頭邊有錢用。古話說：「坐吃山空，立吃地陷。」一日三、三日九，過得十日半月，桶裏米漸漸的淺了，床頭錢漸漸的短了。再過幾時，米盡錢空，依然有一頓沒一頓，求告人，又沒求告處。媽媽想起永兒變錢變米之事，便冷痛熱疼，埋怨老公道：「你却把永兒來打，又燒了他的冊兒。今日你合該餓死，只連累我和女兒受苦。你如何做這樣人？靠米缸餓死，叫我娘兒兩個忍飢受餓。」員外道：「事到如今，也沒奈何。你只願埋怨我怎的？媽媽道：「才有些飯吃，便生出許多事來。你既然膽大打他，使須處置錢米。如今窮性命尚在，那冊兒却把來燒了。員外道：「是我一時沒思量，千不合萬不合，燒了。早知留了那冊兒也好。媽媽道：「你省得時，却遲了。員外道：「沒奈何。我陪些下情，央我女兒，想他遠記得，再變得些錢和米，搭救我們則個。你且去問他看。媽媽道：「女兒自從吃打後，再不到爹媽身邊來。日裏只在自己房裏悶悶昏昏打瞌睡。夜裏上床，便如一塊木頭相似，昏迷不醒。我前晚半夜裏起來解手，見後房門關得不緊，被風吹開了。我怕女兒傷了風，打得燈火看時，他緊緊攥着被兒，睡倒。隨你左搖右搖，只是不醒。好端端一個聰明孩兒，被你一頓拳頭，打得呆了。還記得什麼冊兒不冊兒，要問他時，你自去問。我沒這副嘴臉。員外真個走進裏面，陪着笑道：「我兒，爹爹問你這個冊兒，上變錢米的。」

法還記得也不記得。永兒道：告爹爹不記得了。員外道：女兒救了爹娘，又不搭救了別人，休得使性。是做爹的不是了。永兒只不開口。媽媽走進房門，把員外一攬，罵道：死漢走開，又向前道：我兒莫看爹面看娘面，好歹記得些法兒，便救娘的性命。則個員外道：今後再不打你了。永兒道：前番因爹爹打後都忘記了，便暗暗記得些兒，不知用得也不。爹爹你去取橈子坐定，我叫你看。員外依了女兒，在板橈上坐了，只見女兒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那橈子從空飛起，嚇得媽媽呆了。員外頭頂着屋梁，只叫救人，下又不下來，若沒這屋，直騰在半天裏去了，正是：

不會施展神通手，先把爹娘耍一場。

未知胡員外如何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販綵帛員外重興 戲草豆永兒作法

五人正法，少人知。左道流傳世所奇，不作欺心負天地。神通遊戲作仙機。

話說胡永兒，裏着員外，坐在板橈上，橈便飛起，直頂屋梁。那時員外好慌，看着女兒道：這個是什麼法兒？且教我下來。永兒道：告爹爹知道，變錢米法兒都忘了，只記得這個法兒，救不得，飢又救不得，急。員外道：好怕人吓，且放我下來，則個。永兒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橈子便下來了。員外道：好險，幾乎要跌下來，便不死也少不得青腫了幾處。永兒道：爹爹，你真個要錢也，否？員外道：我兒，你說痴話。爹媽兩三日沒有吃了，便不要錢也罷，難道不要性命麼？永兒道：既爹爹要錢時，去尋兩條索子來，且變一兩貫錢來使用。員外口雖不語，心卜思想道：有心做女兒，不着一客不煩兩主。趁他心肯時節，多尋些索子，要他變幾百貫錢，教我快活，則個事發到官，却再理會。員外到處看時，只剩得三條索子，心上嫌少，便一徑走出巷來，到大街相識的鄒大郎雜貨鋪內問道：大郎，細麻索要大些，一捆。鄒大郎道：什麼用的？員外是老實人，便道：穿錢用的。鄒大郎笑

道員外又發財了。有許多錢穿哩。索子儘有數錢來便了。員外此時纔覺得身邊沒錢。便將身上舊布疋衣。權時脫下爲當。鄒大郎想道。他買索子的錢也沒有。那裏有錢穿。眼見是虛話。恁般貧困。口食不周。知道將麻索子去做什麼把戲。明日弄出一場是非。莫要連累着我。便道。小店本少利微。現錢便買。這衣服休要脫下。員外道。寄下一時少停。便來取贖。鄒大郎那裏肯依。員外只得下了階頭。想着相熟的。且是如此。別家定然也是不肯的。足見我薄命。日把三條索子先變三貫錢。再處便急急跑回院子裏來。鑽進房內。住床頭忙忙檢看。不見了索子。媽媽和永兒看了。忍不住的笑。媽媽道。老無知。你忙着什麼。員外道。我檢出三條索子在此。如何不見了。媽媽道。我把與女兒變得三貫錢在此。你又跑到那裏來。員外道。我想着有心央女兒一遭。多尋百十條索兒。變些錢米來長遠受用。叵耐開雜貨舖的鄒大郎。定要現錢才賣。我脫這疋衣與他爲當。他再三不肯。媽媽道。你莫要利心太重。有一二貫錢在家也够你下半世不求人了。員外問道。錢在那裏。媽媽道。在被裏頭蓋着。員外不勝歡喜。便取去糴米買柴。明日又同媽媽去求永兒變錢。自從這日爲始。永兒不時變些錢米。缸裏米也常常有。員外自己身旁也常有錢買酒食吃。衣服逐件置辦。身上也比前光彩了。一日員外出去買些東西歸來。永兒道。爹爹我教你看件東西。便去袖子裏摸出一錠銀子來。員外接在手裏顛一顛。約有二十四五兩重。便道。這錠銀子那裏來的。永兒道。早起在門前看見賣香紙老兒的車兒。上有紙塗的金銀錠。被我把一文錢買他一錠。將來變成真的。員外道。變成百十貫錢。值得什麼。若還變得金銀時。我三口兒依然富貴了。便走到紙馬舖裏。買了三弔金銀錠歸來。看着女兒道。若還變得一錠半錠。也不濟。索性變得二三十錠。也快活下半世。永兒接那金銀錠。安在地上。腰裏解下裙子來。蓋了口中。念念有詞。噴上一口水。喝聲疾。揭起裙子看時。只見一堆金。一堆銀。在地。胡員外看見。喜自不必說了。他看着媽媽和永兒商議道。如今有了金銀富貴了。終不成只在不斷求院裏居住。我意思想在熱鬧處去尋間房屋。開個綵帛舖。你們道是如何。媽媽道。我們一冬沒得飯吃。終日去求人。如今猛可地去開個綵帛舖。只

怕被人猜疑。員外道：不妨。有一般一輩的相識們。我去和他們說道：近日有個官人照顧我。借得些本錢。再問牙人現買一半。除一半。便不猜疑了。媽媽道：也說得是。當日。胡員外打扮得身上乾乾淨淨。出去見幾個相識的。說道：我如今承一官人照顧。借得些本錢。要開個小舖兒。你們衆位相識們。肯扶助我麼。只是要除一半。買一半。望作成小子。則個衆人道：不妨。不妨。都在我們身上。員外向衆相識。一時說了。便去那當坊市井。賃得一所空房。置些櫥櫃傢伙物件。揀個吉日。開張舖面。雖說除一半。買一半。其實只做個媒兒。都虧了永兒在舖中聽了。要長要短。也到裏面去變將出來。只因不費本錢。所以但是一貫貨物。只賣別人九百文。加一相讓。人人都是要便宜的。見買得賤。貨物又比別家的好。便都來買。舖內貨物。件件賣得。員外不勝歡喜。因此家私漸漸的長起來了。舖裏用一個主管。兩個當值。兩個養娘。沒二三年。家計只見富足。便次第把平安街火發場空地。依先造起屋來。雖比不得舊時齊整。一般也有廳屋堂房。後園種植些花木。正是頓開新氣象。重整舊門風。那時。東鄰西舍。都來作賀。幾年斷絕的人家。到此仍舊送盤送盒。做相識來往。胡員外住在八角亭上。和那不虧求院裏。將及二年。賃房子開舖。又有三年。共是五年。還歸故里。依然是個胡員外。這纔是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意時。有詩爲證。

貧富升沈總運該。家貨攝去又還來。憑誰寄語塵都監。落魄員外又發財。

別家店裏見他家。一應貨物都從裏面取出來。真有些蹊蹺古怪。主管們又疑道：貨物如何均不安在櫃裏。却從裏面取出來。胡員外理會了他們疑忌的意見。便自忖道：我家又不曾買。却是女兒變將出來。如今吃別人的疑忌。如何是好。過了一日。到晚收拾了舖。使進裏面來吃晚飯。三口兒吃酒之間。員外吩咐養娘道：你們自去歇息。我們要商量些家務事。養娘得了言語。各自去了。員外與永兒說道：我兒。一個家緣家計。皆出於你。但是來買緞疋的。通通有些疑惑。因爲只見賣出去。不見買進來。從今以後。你休到門前來。若是露出斧鑿痕跡來。被人識破。倒是利害。會把家計都拋了。我想今後也休變出來了。永兒道：告爹爹。奴家自有

裏面，只不出來。門前聽便買賣便了。員外道：「若恁地甚好。自從當晚吩咐女兒以後，舖中有的綬疋便賣，沒的便去別家買來。女兒也不出來了。」胡員外甚是放心。隔過一月有餘，胡員外猛省道：「這幾日只顧門前賣，不曾管得家中女兒。」若納得住定盤星便好。倘是胡做胡爲，教養娘得知，却是利害。當日胡員外起這個念頭，來看女兒。來到中坐，尋女兒不見。房裏亦尋不見。走到後花園中也尋不見。偶從柴房門首過，見柴房門開着。員外道：「莫不是在這裏面麼？」便移身拔腳，入得柴房門，只見永兒在那空中地上坐着。面前放着一隻水碗，手裏拿個朱紅葫蘆兒。員外自道：「遍地裏沒尋他處，却在此做什麼？不敢去驚動，便立住腳看他。」那時只見永兒把那朱紅葫蘆兒拔去塞口一傾，傾出二百來顆赤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合口水一噴，喝聲疾，都變做三尺長的人馬，都是紅盔、紅甲、紅袍、紅纓、紅旗、紅號、赤馬，在地上團團的轉。擺一個陣勢。員外自道：「那個月的初十邊，被我叮嚀得緊，不敢變物事，却在這裏舞弄法術。且看他怎地計劃。」只見永兒又把白葫蘆兒拔去了塞一傾，傾出二百來顆白豆，并寸寸剪的稻草在地上。行起法術，仍舊都變做三尺長人馬，都是白盔、口甲、白袍、白纓、白旗、白號、白馬，一似銅牆鐵壁一般。也擺一個陣勢。這柴房許多寬轉，却容了四百多人馬，排下兩個陣勢，還空得有戰場，並不覺一分兒狹窄。員外看得眼花撩亂，如在夢中。只見永兒去頭上拔下一條金箍兒來，喝聲變，手中箍兒變成一把寶劍，指着兩邊軍馬。喝聲道：「交戰。」只見兩邊軍馬合將來，喊殺連天。胡員外驚得跌了，說道：「早是我見，若是別人見時，却是老大的事。」終久被這妮子連累，要無事時，不如早下手，顧不得父子之情。員外十分焦燥，走出柴房門，去廚下尋了一把砍骨的釐刀，復轉身來，却說胡永兒執着劍，喝人馬左右旋合，龍門交戰，只見左右混戰，不分勝負。良久，陣勢走開，赤白人馬分做兩下。永兒把劍一揮，喝聲收，只見赤白人馬，依先變成赤豆、白豆、寸草。永兒便收拾到紅白葫蘆兒內去了。胡員外在背後提起刀，看得永兒分明，用力一刀，只見頭隨刀落，尸橫於地。有詩爲證：

父子天性豈忍戕，只妨妖法作災殃。可憐兩隊如雲將，不救將軍一命亡。

員外看了永兒身首異處，心中又好苦，又好悶，又好慌，便把刀丟在一邊，拖那尸首到僻靜處，蓋了，把那柴房門用鎖來鎖了，沒精打彩，走出鋪裏來坐地，心中思量道：「罪過，我女兒措辦許多家緣家計，適來一時之間，我見他做作不好，把他來壞了，也怪不得我。若顧了他時，我須有分吃官司，寧可把他來壞了。我夫妻兩口兒，倒得安全，他的娘若知時，如何不氣，終不成一日不見，到晚也不問，將說什麼道理殺了他。」胡員外一時坐立不定，走出走入了百十遭，到晚收了鋪，主管去了，便吩咐養娘道：「安排酒筵，我與媽媽對飲三杯。」員外與媽媽吃了六七杯酒，媽媽并不提起女兒，只見員外嘆了一口氣，簌簌的兩行淚下，媽媽道：「沒甚事，如何這等哭？」員外道：「我有一件事，又是我的不是，我看女兒做作不好，一時間見不到，把來壞了，你也不要煩惱。」媽媽道：「員外，怎的這麼說？」孩兒又做怎麼蹊蹺的事，員外把永兒變那人馬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媽媽聽得，頓足捶胸，哭將起來道：「你忘了三年前在不齋院裏住着，忍飢受凍，不是我的女兒，如何有今日？你使下得手，把我孩兒來壞了。」員外道：「雖是我一時焦燥，却也是爲着身家所繫，萬不得已，你休怨我。」媽媽道：「你殺了我的女兒，我如何不煩惱？」當時媽媽又疑心道：「適纔我見女兒好好的在房內，如何說是壞了？」乃問道：「你幾時殺的？」員外道：「是日間殺的。」媽媽道：「既是日間殺的，我教你看個人。」媽媽進去不多時，劈臉膊拖一人出來，員外仔細看時，吃了一驚道：「正是我女兒。」日間我一刀殺了，如何却活在這裏？嚇得員外肚裏慌張，想道：「終久被這作怪的妮子連累，不免略施小計，保我夫妻二人性命，只因員外動了這念頭，有分教：永兒弄出一段奇異姻緣，鬧遍了開封一府，正是：

一味平安方是福，萬般怪異總非祥。

畢竟員外施出什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焦熬哥洞房花燭

多言人惡少言痴。惡有憎嫌善又欺。富遭妬嫉貧遭辱。思量那件合天機。

話說媽媽一隻手牽着永兒臂膊出來。永兒見了爹爹背轉臉來。道個萬福。對娘道。爹爹沒甚事。叫孩兒出來做甚。說罷。依舊進房去了。胡員外親眼見了女兒好生在那裏。到是滿面羞慚。開了口合不得。又被媽媽搶白了一場。員外只得含糊過了一夜。次日員外早起。走去開柴房門看時。嚇得跌了。只見刀在一邊。剝的尸首。却是兩截芒掃帚。員外道。哎呀。昨日明明是我不下手的。如何却是掃帚。似此成妖作怪。決留他不得了。只教他離了我家便了。員外躊躇了一日。到吃夜飯時。與媽媽商議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如今永兒年已長成。只管留他在家。不是長久之計。他的終身。也是不了。媽媽道。今日家計都是女兒掙持的。何忍推他出去。況且你我膝下並無第二個人。還是贅個女婿進來。幫家過活。你我也得個半子倚靠。員外道。媽媽。我初意亦如此。只是女兒從幼嬌查慣了。專好頑耍。員外使開養娘。把柴房中豆人草馬爭戰之事。一一說了。似此弄手弄脚。倘然落在別人眼裏。說將出來。可不斷送了你的性命。不如擇個良姻。嫁他出去。在公婆身邊。到底不比自家的爹媽。少不得收斂些。過了三年五載。待他年長老成。連女婿收拾回來。可不兩得其便。只這一席話。哄過了媽媽。便應道。員外見得也是。次日天明。便叫當值的叫得兩個媒婆來。有一首小詞名駐雲飛。單道做媒婆行徑云。

堪嘆媒婆兩脚搬來。捷似梭。八字全憑做。年紀傳來差。舌上弄風波。將查作富。撮合成交。那管終身誤。只要男家財禮多。并望花紅謝禮多。

那兩個媒婆。一個喚做快嘴張三嫂。一個喚做老實李四嫂。兩個來到堂前。叫了員外媽媽萬福。媽媽叫坐了。請茶。茶罷。安排酒來相款。張三嫂起身來告。媽媽和員外連叫媳婦們來。不知有何使命。員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見過我女兒麼。張三嫂道。前次曾見小娘子來。好個小娘子。員外道。我家只養這個女兒。年方一十九歲。要與他說親。特請你二人來商議。則個。張三嫂道。謝員外媽媽肯照顧媳婦們。既是小娘子要說親事。

## 第二十二回

不知如今要入贅，却是嫁出去。胡員外道：「我只是嫁出去。」李四嫂道：「若是嫁出去時，這親事却有員外取出二兩銀子來。」道：「權與你二人做脚步錢。」若親事成時，自當重重相謝的。兩個道：「媳婦們不會出分毫之力，如何先蒙了厚賜，受之不當。」口裏雖恁般說，兩個却都伸手去接那銀子。兩個受了銀子出來，借戲子平分了。他們一路上商量道：「那裏有門當戶對的好人家，趁熱就去說便了。」李四嫂道：「急切難的，只看我們造化。」張三嫂道：「今日講過了，你也不要瞞我，我也不要瞞你。」大家分頭去尋訪，訪得一頭來，我兩個有話同說，有錢同尋，有酒同吃。」李四嫂道：「說得是我尋得來，也對你說，你尋得來，也對我說。」日後媒金二人均分，兩個約定了分路去。張三嫂想道：「西街上張員外單生一個兒子，年方十七歲，要說一個好媳婦，我且去走一遭，只怕他嫌胡家年長，不成吃三瓶，且去哄杯酒吃也好。」當下張三嫂均到張員外家，張員外見個媒婆來，便問道：「有何事到我家？」張三嫂道：「有一門好親，特地來說。」員外道：「多少人來說過，都不成得。」如今不知誰家女兒，張三嫂道：「是開綵帛鋪胡員外的女兒，生得花枝般好。」員外道：「我曾在金明池上見來，真個生得好，只不知多少年庚？」張三嫂道：「一十九歲，獨養女兒。」張員外道：「長兩歲也不妨，只怕他不願嫁出來。」我只有這個兒子，我却不肯入贅。」張三嫂道：「胡員外也情願嫁出來。」張員外見說，十分歡喜，教安排酒來，與張三嫂吃三杯，取出一兩銀子相送。說道：「若親事成時，別有重謝。」張三嫂收了銀子，作謝出來。張三嫂吃了兩家的酒，醺醺而來，自言自語道：「今日是好日，都順溜。」這頭親事，管教要成了。明日起個黑早，到胡家去說，莫要通知李四嫂，却說李四嫂這日因在金沙唐員外家門首經過，想着他有個兒子，年方二十一歲，本來定下徐大戶家的女兒，因此女害了癆症，未曾完娶。二月間女兒已死，那唐小官人是要緊做親的，若說胡員外宅裏女兒，亦必樂從。走到唐家門首，却好唐員外在門前閒坐，看見李四嫂前來，原是相熟的，便道：「四嫂那裏來？」李四嫂道：「有句話特地到府來說。」唐員外道：「既有話，請到裏面講。」李四嫂跟員外進去，坐了道：「小官人在宅裏，唐員外道：出去未回。」李四嫂道：「徐家小娘子沒了，另扳得有好親事麼？」唐員外道：「還不會，你看見有好的麼？」作



成則個李四嫂道。有一個好的說來必定中意。唐員外道。是那個來。李四嫂道。是開綵帛鋪的胡員外的女兒。年方一十九歲。唐員外聽說笑道。我想胡員外的女兒真是生得好。又聰明伶俐。當初胡家開典。當的時節。我家便央人求去。胡員外要招贅在家。搖得顛落不肯。因此扳了徐家這頭親事。只不知胡員外有口風沒有。你却如何說來。李四嫂道。昨日胡員外叫將我去。與我一兩銀子。託我訪一位好女婿。又與了三杯酒。吃要說門當戶對的親情。願嫁出。故此媳婦特來說知。唐員外見說。十分的歡喜。即時叫安排酒席。叫李四嫂吃了。也把一兩銀子相送道。若親事成時。另有重謝。有煩用心着力。這個李四嫂謝了唐員外出來。一路上歡歡喜喜。也打帳瞞過了張三嫂。明日獨自去做這個媒人。却說次日張三嫂來到胡員外門口。剛要進門。遠遠望見東邊來的好似李四嫂的模樣。張三嫂道。這婆子清早起。到那裏去。我且躲在一旁看他。只見李四嫂來到胡家門首。兩頭打一石。逕鑽進門內來了。正與張三嫂打個照面。正是夜眠清早起。更有不眠人。當時兩下都吃了一驚。好生沒趣。張三嫂道。你來有甚話說。李四嫂道。看見你在此。特地進來陪你。張三嫂道。我也想到你。決然到此。所以先來等候。兩個笑了一場。李四嫂道。阿媽。你實說。尋得好主兒麼。張三嫂道。不瞞你說。有一個上好頭腦。包官十說九成。李四嫂問。那個。張三嫂道。是大鋪張員外家一十七歲花枝般的小官人。李四嫂道。阿媽。吳怪。我說男大女小。團圓到老。如今到是雌的大兩歲。恐怕不中本宅的意。張三嫂道。你快閉了口。常言道。妻大一有飯吃。妻大二多利市。妻大三屋角攤。如今剛大兩歲。正是利市發財。旺去。如何不好。你嫌我這主兒不好。有甚別主兒勝得這一頭的。李四嫂道。我這家却勝過多多。是金沙唐員外家長房長媳。目下說成。就行聘。就做親的。張三嫂道。便是那望門守寡的硬東西麼。誰家女兒是銅盆。肯去對那鐵掃帚。恁般頭腦。不講得也罷。也省得後來報怨。李四嫂道。我與你擊個掌。偏要員外成。我這頭親事。張三嫂道。不須賭得。從今說過。成了你的。我也不來爭。成了我的。你也休指望。八刀只吃杯喜酒便了。鋪裏主管聽了。便插口道。這句說得是。正是船底有水。各人自行。拌乾了涎。唾兒也是沒用。正不知我家員

## 第二十二回

外受那一頭哩。姻緣是五百年前結下的，也勉強不得。兩個方纔住了口，雙雙的走進客屋裏來。有詩爲證。媒婆兩脚似船行，有水河中各奔程。空自相瞞爭起早，誰知員外不應承。

却說胡員外正走出客堂來，見兩個媒婆來便教坐道：「難得你們用心，昨日說了，今日便有。」張三嫂不等李四嫂開言，便搶着應道：「有一頭好親事，是小媳婦尋來的，西街內大鋪張員外家單生兒子，年方十七，人才出衆，真個十分伶俐，一手寫，一手算，胡員外一聽，說道：『且放過這頭親事。』李四嫂道：『我說的又是一個主兒，是金沙唐員外家好個小官人，年二十一歲了，百般伶俐，寫算俱精。五六年前曾在宅上求過親的，不曾成得。今番又來相求。』胡員外搖頭道：『這頭親也且放過一邊，別有親事，再煩你二人來說。』兩個媒婆都道：『恁地好親事，如何教放過了？』員外且與院君商議，則個胡員外道：『我心裏有些不愿意。』院君便十分做不得主，便去衣袖裏摸出一兩銀子來，送與二人道：『天早不敢相留，權當一茶，有煩用心體訪一個誠實小官人，須待我自心裏願意才好。』兩個媒婆受了銀子，只得起身出來，說道：『雖然親事說不成，也不白折了，只個早起，想想這頭媒人，不是獨做得的。今後須是你吹我唱，大家攬掇，恁恁不怕他不聽。』兩個又把一兩銀子分了，各自去訖。從此兩個媒婆真個和同水蜜，一條跳板上走路。但是有了好親事去說，員外總教放過了。如此也不知幾次。後來李四嫂道：『他說要尋個誠實小官人，莫非嫌那忒聰俊了的麼？』張三嫂道：『今日我們兩個沒處去尋，我和你去胡員外宅裏騙他幾杯酒吃。有采時，更騙得他兩把銀子，大家取一回笑耍。』李四嫂道：『你有甚親事去說？』張三嫂道：『你休管，只顧隨我來，叫你吃酒便了。』兩個來到胡員外家，却好員外正在鋪裏兩個坐定。員外問道：『有甚親事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今有和宅上一般開綵帛鋪的焦員外，他有一個兒子，甚是誠實，只怕太過分了些。』員外問道：『他兒子幾歲？』諸事如何？張三嫂道：『焦員外的兒子雖則也是一十九歲了，還是奶子替他着衣服，三頓喂他茶飯，口邊常流着涎沫，他不十分曉人事。滿門都稱他憨哥。』胡員外聽了道：『這頭親事倒稱我意，煩你二位用心說說，則個院君面前莫說實話，只是褒獎便了。』兩個媒婆聽得。

說口中不言。心下思量。千頭萬頭好親。花枝相似兒郎。都放過了。却將這個好女兒。嫁這個瘋子。兩個又吃了數杯酒。每人又得了二兩銀子。謝了員外出來。李四嫂道。好沒來由。教我忍不住笑。捏出兩把汗。只怕胡員外焦燥起來。連累我。張三嫂道。我和你說道。許多頭親事。都教放過了。我自開娶着他。若胡員外焦燥時。我只說取笑。誰想到成了事。那李四嫂道。想必中了他意。若不中意時。今日如何把四兩銀子與我們。比往常更是加厚。兩個廝趕着。一頭走。一頭笑。不一時到了國子門。焦員外家。焦員外叫二人請坐。吃茶道。你兩個上門。是喜蟲兒。有甚好話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我兩個特來討酒吃。與小員外說親。焦員外道。我的兒子是個獸子。不曉人事。誰家女兒肯把來嫁他。李四嫂道。與員外一般。開綵帛鋪的胡員外宅裏。花枝也似的一個小娘子。年方一十九歲。多少人家去說親的。都不肯。方纔媳婦們說起宅上來了。胡員外便肯應承。特教我兩個來說。焦員外見說。好生歡喜。道。你兩個若說得成時。重重的相謝。兩個吃了數杯酒。又每人得了二兩銀子。二人出得焦員外家。逕來見胡員外。李四嫂道。焦員外見說宅上小娘子。十分歡喜。教來稟復。要員外揀個吉日良辰。下財納禮。要甚安排。都依府上吩咐。胡員外聽說。不勝之喜。便道。你們去對張院君說一說。若院君細問時。只說小官人生得豐厚。是個有造化的。只是從小妓養慣了。穿衣服還要別人服侍。生在這般的富貴人家。好不受用。二人走去一說。果然院君也允了。焦家得了回音。便使媒人下財納禮。奠雁傳書。焦員外因是自己兒子不濟事。便每事從厚。不一日。揀了吉日良辰。成就親事。却說焦員外和媽媽。叫嬾子來吩咐道。小官人成親。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若使夫妻和順。我却重重賞你。嬾子道。多謝員外。媽媽嬾子自有道理。媽媽道。恁地時。你慢慢教他好。嬾子同媽媽入房裏來看。愁哥道。愁哥。明日與你娶老婆也。愁哥也道。明日與你娶老婆也。嬾子又道。且喜也。愁哥道。且喜也。嬾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我們員外好不曉事。這樣一個瘋子。却討媳婦與他做什麼。苦害人家的女兒。那胡員外也沒分曉。聽得人說。這個女子十分標緻。又聰明智慧。寫算皆精。却把來嫁這個瘋子。不知是何意思。次日。焦家打點親事。到了晚間。胡媽

媽送新人入門，少不得要拜神講禮。參筵拂塵，嬾子扶那憨哥出來。胡媽媽看見吃了一驚，但見：

面皮垢積，口角流涎，帽兒光歪，置雙丫衫子新橫牽過體，帶眉縮頰，反耳斜睛，靴穿歪，脚步踉跟。六七人攙，涕掛撇，嘴唇腫，一雙袖抹，瞋目視人無一語。渾如扶出猙獰，短毛連鬢，有千根，好似招來鬼魅。蠢驅難自立，窮崖怪樹搖風，陋臉對神前，深谷妖狐拜月，但見花燈，那解今宵合卷，雖逢鴛侶，不知何事成親，送客驚翻滿堂笑倒，洞房花燭，分明織女遇那羅，簾幙搖紅，宛似觀音逢齋戒，便教嫫媧也嫌憎，縱是無鹽羞配合。

當晚嬾子扶着憨哥行禮，揖不成揖，拜不成拜。平昔間慣隨人口裏說話，到此沒隨一頭處，口中只是亂哼。胡媽媽看見新女婿這般模樣，不覺的歎歎的淚下，暗地裏叫苦道：「老無知，却將我這塊肉斷送與這樣人。」我女兒的終身，如何是了，便要叫兩個媒婆來發作事。那李四嫂已躲過一邊去了，張三嫂看見辭色不善，却先把說話迎住道：「老院君，這頭親事，媳婦們也不敢斗膽，都依着老員外吩咐下來。老院君回去問老員外時，自然明白。今日大喜之日，列位高親在此，望院君凡百包涵，隱惡揚善，則個只這幾句話。張院君到不好開口了，正是啞子慢嘗黃連味，難將苦口對人言。沒奈何與許多親眷，酬酢了一夜，次早，張院君拋了女兒，別了諸親回家，一見了員外，不覺怒氣冲天，撥下了髻兒，撞一個滿懷，便叫天叫地，價哭將起來。員外說道：「好時好日，沒事爲着甚的。」媽媽道：「我想你是一家之主，百事憑你，誰知你是個老禽獸，沒人心的。我這一個成家立業的好女兒，千百頭親事來說，只是不允，偏揀這個瘋子嫁他，是何道理。」胡員外道：「我女兒留在家中，久後必然累及我家，便是嫁出別人家裏去，嫁了個聰明伶俐的老公，壓不住定盤星，露出來，斧鑿痕來，又是苦我。如今將他嫁個麻木不曉人事的老公，便是有些泄漏，他也不理會得。」媽媽道：「這等一個好女兒，嫁憑地一個瘋獸子，豈不害了我女兒一身。」員外道：「他離了我家，是天與之幸，你管他則甚。」媽媽罵一回，哭一會，整整的廝鬧了一夜，不在話下。却說胡永兒見媽媽去了，不由得又陸續相送諸親出門，眼淚不從

一路落苦不可言。晚飯已畢，謝了婆婆，道了安置，隨嬾子入房中來。只見愁哥坐在牀上，嬾子道：「你和小娘子睡，愁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嬾子道：『你和小娘子睡，休愁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心裏道：『只管隨我說道：『請小娘子寬衣睡了罷。永兒見嬾子請睡，含着兩眶珠淚，忖思道：『爹爹媽媽，找有甚麼虧負你處，你却把我嫁個瘋子，你都忘了，在不廝求院裏受苦味，如今富了，不知虧了誰人，休，我理會得爹爹意了，教我嫁一個聰明丈夫，怕我叫他些什麼，因此把我嫁這個瘋子，抹着眼淚，叫嬾子安置，脫了外套衣裳，與愁哥同睡。嬾子自歸房裏去了，永兒上得床，把被緊緊的捲在身上，自在一邊睡，不與愁哥同被，心中思道：『我久有跟隨聖姑姑出門之意，只爲難忘爹爹養育之恩，拋不下意，但是他又無第二個男女可靠，如何忍將奴出來，竟教永兒安心息念，又過幾時，正是。」

夫妻本是前生定，莫怨東風只自嗟。  
畢竟聖姑姑說出什麼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焦愁哥誤登城樓脊 費將仕怒碎遊仙枕

駿馬慣馱村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姻緣都是前生債，莫向東風怨老天。

話說胡永兒夢中見聖姑姑乘鶴而來，對他說道：『我兒，聞得你嫁了新郎，特來看你，永兒便把心中苦楚告訴了一遍。聖姑姑道：『你終身結果自在貝州，這裏原非你安身之處。永兒道：『奴奴今日便跟了娘娘去，休聖姑姑道：『宿債未完，還不是脫身之時候。永兒道：『奴奴與那瘋子有何宿債？姑姑道：『你前生做我女兒的時候，我同你到劍門山關王廟中避雪，有個年少的道士賈清風，與你眉來眼去，雖則未曾成就，你却沒有決

然絕他。後來那道士爲思念你，一病而亡，只爲他情意忒重，所以今生投胎，變成痴子，但他的情根，却也種得深了。少不得今世要開花結果。今日與你做一場夫妻，也是還債到緣分了時。自有個散場，你也須索忍耐。休得搬弄神通，惹人猜疑。若有急難，可到鄭州來尋我，說罷，依然乘鶴去了。永兒醒來，一句句都記得在心裏。曉得前緣宿債，倒也定了。且說張院君回家第二日，一心只牽掛女兒，道：「不知這一夜女兒如何過了。他眼兒也一定哭得紅腫了。」便差兩個養娘去看。養娘回來說道：「歡歡喜喜在那裏，媽媽不信，着人看了幾遍，回報都是一般話兒。媽媽嘆口氣，也放了心。從此不和員外爭釀。那焦員外夫妻兩口兒，也只怕新娘子心中不樂。如今見他兩個孝順，自是十分歡喜。焦員外又親到胡親家處來稱謝。從此兩家無話。再說永兒與憨哥，雖爲夫婦，實則同床各夢。憨哥從來不省人事，不來纏老婆。永兒也落得推開，常倒懷可憐之意。冷冷熱熱，常照顧他，恰像添了一個奶子。永兒有時節閉上房門，演弄法術兒頑耍。憨哥默默看着，只不作聲。所以一向相安無事。荏苒光陰，不覺過了三載。這一年六月間，天氣倍加炎熱。永兒到晚來，堂前叫了安置。與憨哥來天井裏乘涼。永兒道：「憨哥，我們好熱麼？」憨哥道：「我們好熱麼？」永兒道：「我和你往一處尋涼，你不要怕。」永兒見憨哥七顛八倒，心中好悶。當夜永兒和憨哥合坐一條橈子。永兒念念有詞，那橈子變做一雙吊眼白額大虫，背着永兒和憨哥從空便起。直到一座城樓上，這座城樓叫做安上大門樓。永兒喝聲住，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兒與憨哥道：「這裏好涼呀。」憨哥道：「這裏好涼呀。」兩下乘涼到四更。永兒道：「我們歸去休。」憨哥道：「我們歸去休。」永兒念念有詞，只見大虫從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裏，落下依舊變做橈子。永兒道：「我們去睡休。」憨哥道：「我們去睡休。」自此夜爲始，永兒和憨哥夜夜騎虎直到安上大門樓屋脊上乘涼。到四更便歸，有詩爲證。

白雲洞法大神通，木橈能令變大蟲。不信試從吳地看，西山跳虎是遺踪。

忽一日，永兒道：「我們好去乘涼也。」憨哥道：「我們好去乘涼也。」永兒念念有詞，橈子變做大虫，從空便起。直到

安上大門樓乘涼。當夜沒有風。永兒道：「今日好熱，拿着一把月樣白紙扇兒不住的搖。此時月亮却有些朦朧，有兩個上宿軍人出來巡城，少不得是張千李萬兩個巡了一遍。來到城門樓上，張千猛抬起頭來看，月吃了一驚道：『李萬，你見麼？門樓屋脊上坐着兩個人。』李萬云：『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張千定睛一看道：『真是兩個人。』李萬道：『據我看時，只是兩個老鴉，因兩個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搖扇，既不是老鴉，如何在高處展翅？』張千道：『據我看一個像男子，一個像女子。如今我也不管他是鴉是人，教他吃我一箭，便去那袋內取弓搭箭，拽滿弓看箭射去，不偏不正，正射着慙哥大腿。慙哥大叫一聲，從屋脊上骨碌碌滾將下來，跌得就是爛冬瓜一般。』張千李萬上前看時，却是個漢子，幸得不曾跌死，將繩來縛了，再看上面時，不見了那一個婦人。次日早間解到開封府來，知府陞堂，張千李萬押着慙哥跪下稟道：『小人兩個是巡夜軍人，昨夜三更時分，巡到安上大門樓地抬起頭來看，見兩個人坐在城樓屋脊上，搖着白紙扇子，彼時月色明亮，約莫一個像男子，一個像婦人，小人等計算這等高樓，又不見有梯子，如何上得去，必是飛檐走壁的歹人，隨即取弓箭射得這個男子下來，再抬頭看時，那個婦人却不見了。今解這個男子在台下，請相公發落。』知府聽罷，對着慙哥問道：『你是什麼樣人？』慙哥也道：『你是什麼樣人？』知府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受苦。』慙哥也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受苦。』知府大怒罵道：『這廝可惡，敢是與我撒瘋。』慙哥也瞪着眼道：『這廝可惡，敢是與我撒瘋。』過堂簇擁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無可奈何，叫衆人都來廝認，看是那地方的人。衆人上前認了一會，都道：『小人們並不會認得這個人。』知府思想道：『安上大門城樓壁斗樣高，這兩個人如何上得去？那個像婦人的，就是上得去，如何不見下來，却暗暗地走了一定，那個像婦人的，是個妖精鬼怪，迷着這個男子，到那樓屋上，不提防這廝們射了下來，他自一逕去了。如今看這個人胡言胡語，兀自清醒，但不知這個人姓名家鄉，如何來解決這頭公事。』知府尋思了一會，喝道：『且把這人枷號在通衢十字路口，又看着張千李萬道：『就着你兩個看守。』如有人來與他廝問的，便拿來見我，不多時，獄卒取面枷將慙兒枷了。張千李萬攙扶到十字街上時，鬧動

了大街小巷的人，捱肩擦背，爭着來看。却說那焦員外家，嬾子和丫頭，清晨送臉湯進房裏去，不見了。愁哥水兒吃了一驚，慌忙報與員外媽媽知道。員外媽媽都驚呆了，道：「門不開，戶不啓，走那裏去了？」焦員外走出，走人沒做理會處，忽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說道：「昨夜安上大門，城樓屋脊上有兩人坐在上面，被巡軍射了一個下來，一個走了。」又有的說道：「如今不見枷在十字路口，焦員外聽得說，却似有人推他一般，出門竟走到十字路口，分開衆人，挨上前來看時，却是自家兒子，便放聲大哭起來，問道：「你怎的走上城樓去？」你的娘子在那裏？」張千李萬見焦員外來問，便不由分說，將他橫拖倒扯，捉進府門。知府問道：「你姓甚名誰？」那枷的是你什麼人？」如何直上禁城樓上坐定，意欲幹何歹事，與那逃走婦人有甚緣故？」你從實說來。」我便怨你，焦員外躬身跪着道：「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這個枷的是我的小兒子，他枉自活了二十多年紀，一毫人事也不曉得，便是穿衣吃飯，動輒要人，人若問他說話時，便依言語回答，因此取個小名叫做愁哥。小人只是叫他伏侍的嬾子看管，雖中門外一步也不放他出來。三年前偶有媒人來與他議親，小人欲待娶妻，與他恐誤了人家女兒，欲待不娶與他，小人只生得這一個兒子，沒人接續香火，感承本處有個胡浩，不嫌小人兒子，獸蠢，把一個女兒叫做胡永兒，嫁他。永兒且是生得美貌伶俐，不料昨日吃了晚飯，雙雙進房去睡，今早門不開，戶不啓，小人的兒子和媳婦都不見了，不知怎的出門，得到城樓高處，又不知媳婦如何不見下來，便走得去。知府喝道：「休得胡說，既是你的兒子媳婦，如何不開門啓戶，走得出來？」媳婦是你一定藏在家中了，快快叫他來見我。」焦員外道：「小人是安分愚民，怎敢說謊，便拷打小人至死，端的屈殺小人。」知府聽他言語真實，更兼愁哥依人說話的模樣，又是真的，便再差兩個人去拿胡永兒父親來審問。公差領了鈞牌飛也似趕到胡員外家裏來，却說胡員外聽得街坊上喧傳這事，早已知是自家女兒做出來的勾當，害了愁哥，與媽媽正在家暗暗的叫苦，只見兩個差人跑將入來，叫聲員外在麼？」員外驚得魂不附體，只得出來相見，問道：「有何見諭？」公差道：「奉知府相公嚴命呼喚，請即移步。」胡員外道：「在下並不會管閒為非，不知



有甚事相煩二位喚我公差道。知府相公立等去。則便知分曉。員外便在鋪內取出十兩銀子。送與二位道。權當酒飲。沒事回來。再當酬謝。兩個公差接了銀子。不容他轉動。便推扯出門。逕到府裏。知府正等心。焦員外。拿到胡員外。便把城樓上射下。慙哥。次後焦員外說出永兒并慙哥。對答不明。要永兒出來審問。情由說了一遍。胡員外只推不知。知府道。我聞你女兒極是聰明伶俐。女婿這般獸蠢。必定別有奸夫。做甚不公不法之事。你怕我難爲他。不說出真情。一意藏在家中。反來遮掩。焦員外跪在那邊。插口道。若在你家。快把他出來。救我兒子性命。胡員外道。世上只有男子拐代女人做事。分明是你把我女兒不知怎的緣故。斷送那裏去了。故意買囑巡軍。只說同在城樓屋脊上。射了一個。走了一個。相公在上。城樓在半天中一般。又無梯子。難道這兩人插翅飛上去的。若果同在上面時。怎的瓦不響。這般逃走得快。况女人家又是弓鞋小襪。巡軍如何趕他不著。眼睜睜的放他到小人家中來躲了。知府聽他言語。句句說得有理。便喝道。把慙哥的父親與張千李萬俱夾起來。指着焦員外道。這事都是你謀死了他的女兒。却同張千李萬設出這般計策。把這瘋癲的兒子做個出門入戶。不打如何肯招。大喝將三人重重拷打兩邊。公人一齊動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焦員外受苦不過。哀告道。望相公青天作主。原不曾謀死胡永兒。容小人圖畫永兒面容。情願出三千貫賞錢。只要相公出個海捕文書。關行各府州縣。懸掛面貌信賞。若永兒端的無消息時。小人情願抵罪。知府見他三個苦死不招。先自心軟。况兼胡員外也淡淡的。不口緊。要人便道。這也是說得一邊。把三人放了一面。取慙哥。准府開了枷。一千人俱討保。暫且回家伺候。又着令焦家圖畫永兒面貌。出了海捕文書。各處張掛。有詩爲證。

自古公堂冤業多。無如訟口惑人何。上官比及回心轉。一頓嚴刑已受過。

這四句詩是說聽訟之難。假如兩邊說來都是有理。少不得要看那一邊理勝一分的聽他。但是有恁般理的。却未必有恁般事。卽如胡員外當堂一番說辨。何等可聽。知府爲此將焦玉和巡軍一齊拷打。誰知都是

冤枉。所以坐公堂的一切不可自恃明察。輕易用刑。且說胡永兒見慙哥中箭跌下去了。便口中念念有詞。從空而起。獨自一個回家。想道。失了慙哥。必在這裏住不成了。爹爹媽媽家裏也不好去得。如何是好。但是成親之日。夢見聖姑姑與我說道。此非你安身之處。若有急難。可來鄭州見我。現今無處安身。不若去鄭州投奔聖姑姑。當下永兒穿了幾件隨身衣服。帶了隨身的法物。依舊跨着橈子。從空而起。直到野地無人處。才下來。拋了橈子。取路躡行。此時天色方明。恰好遇見昔時從他讀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從鄉裏趕早入城。有些事幹。看見了永兒。認得是自己的女學生。吃了一驚。問道。賢弟爲何獨行至此。爹爹媽媽何在。永兒道了萬福。答道。奴奴爲夫家遭難。隻身逃出。不及對爹媽說。知在身邊取出一個白土做的光滑滑的小方枕兒。遞與陳學究道。有煩師父將這枕兒寄與我家爹媽。聊表掛念。此乃九天遊仙枕。悅人魂夢。枕之百病俱除。師父是必寄去。陳學究接了在手。問道。賢弟如今往那裏去。胡永兒指着前面道。前邊有一親眷等我。同到他家去。陳學究抬頭向前面望時。永兒使個隱身法。忽然不見了。陳善把眼睛一抹。嚙了一口唾。叫聲見鬼。莫非永兒已死。方纔精魂出現。麼這泥做的枕兒。分明不是陽間用物。欲待拋棄他。又是他特地寄與爹媽。再三叮嚀。難道是鬼話。我也莫管他真假。便悄悄去問個信兒。怕他怎的。便將衣袖裏着枕兒。忙忙的走入城來。陳學究忽然又想道。今日我家還有緊要事件。不得工夫。況且平安街不是順路。帶着枕兒行走。好不方便。看看走到費將什門首經過。一個小廝叫道。陳師父那裏去。原來陳善也會在費家教授過來。這小廝正是舊時學童。陳學究便把枕兒遞與他道。這東西權寄你處。今日忙些個。明日來取。就順便來看將什說罷。自去了。學童看着這土枕兒。也不在意。帶進宅裏。就拋在耳房中自家睡的鋪上。早飯後。費將什出外拜客。書童沒些事。到鋪上去睜覺。見枕兒方便。就用着他。也是這小廝夙有姻緣。好個九天遊仙枕。多少王侯貴戚。目不曾見。耳不曾聞。倒是他便宜受用。正是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學童正在熟睡之際。有與他一般樣的兩個小廝來尋他。同打陞官圖。耍子。尋到耳房裏。見他齣齣的睡着。一個便去抓腳心。一個去

撚個紙條兒，弄進他鼻管內去。只見學童一連幾個噴嚏，似風邪般舞將起來。亂嚷道：「好快活，好快活，兩小廝每人扯了一隻耳朵，喚他醒了。問道：『你怎樣好快活？』學童道：『纔睡去時，忽見枕牆上兩扇門開，異香撲鼻。一班女樂吹彈，圍出個個有月貌花容，迎我去仙界遊玩。轉步之間，果然仙山仙水，仙花仙鳥，景致非常。一個仙女執壺，又一個把盞，連勸我仙酒三杯。第三杯還不會吃乾，被你們囉哩醒了一個道：『我不信，我不信。』一個便槍那枕兒在手，看時，只見一邊枕牆上泥金塗寫九天遊仙枕五字，那一邊畫成兩扇門兒，上面橫個牌額，寫仙界二字。看看仔細，方知所夢乃此枕之故。一個道：『不知你是真是謊。』今夜我把這枕兒拿去，去也睡一夜，看有夢也沒有。那一個道：『不要太偏了。大家受用受用。』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費將仕拜客方回。在旁邊過去聽得說要分上下半夜受用，只道商量什麼歹事，一脚踢開門來，只見三個小廝，叢着一個白土做就光滑滑的小方枕兒，在那裏胡言亂道。費將仕一時怒起，雙手搶那枕兒在手，眼也不去瞧。高高的望空一撲，在青石板上打個粉碎，可憐無價遊仙枕，化作塔前一片塵。難道這枕只與尋常枕頭一般，隨手而碎，別沒有什麼靈跡顯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八角鎮永兒變異相 鄭州城卜吉討車錢

遊仙枕上遊仙夢，絕勝華胥太古天。此枕有誰相贈我，一生情願只酣眠。

話說費將仕不由分說，將枕兒望空撲下。學童剛叫一聲「啊呀」，只見那枕兒跌在青石階前，打得粉碎。就那枕兒碎破之時，嗆的一聲，只見一陣東西，既不是蝶兒，又不是雀兒，有影無形的，飛起屋檐上去了。費將仕走下階頭看時，原來是三寸多長一班的仙女，手中執着樂器笙、簫、絃索，無所不具，也有執壺執盞，執扇執如意的，共二十餘人，如一棚木偶人相似。一個個艷質濃粧，美麗無比。那一班仙女做一字兒，站在簷頭，向着費將仕齊齊的道個萬福，啓鶯聲，開燕語，說道：「奴等原係前朝的内班近侍宮人，被九天玄女娘娘符令

拘禁在此。今叨恩庇，釋放逍遙，實乃萬分之幸也。說罷，把樂器動手，聲調和諧，淒婉可聽。徐徐從屋脊上行去，向北方漸漸沒了。費將仕跌跌的看了半日，再把破枕片兒細細檢起看時，裏面滑滑淨淨，都是些細山細水、亭榭樹木。這枕兒是一塊白土捏成的，外面並無一點破綻，不知裏面畫工如何。動手豈不是個仙枕？費將仕把三個小廝喝來跪下，問這枕兒的來歷。那兩個小廝指着學童道：「是他說陳學究上生寄與他處，約明日來取。小的們並不知情，只聽得他說枕着睡去時，便有許多快活受用。看的是仙境，聽的是仙樂。吃的是仙酒，小的們見枕牆上寫着九天遊仙枕五個金字，心下疑惑，正在此商量議論。不期老爺回來，再問學童，果是如此。費將仕只是不信，將三個小廝鎖禁一間空房裏，且待來朝陳學究來時，問明確實，方纔饒恕。再說陳善到次日，身上空閒了，要去平安街胡員外家走一遭，便先來看費將仕，就便討枕頭兒去。費將仕一聽得陳學究來，請進內書房相見。費將仕問道：「教授曾有個枕兒寄在小童處麼？」陳善道：「不曾教對將仕公說。將仕公何以知之？」費將仕道：「此枕有些怪異之處，教授實說從何來的？」下官亦有言告訴陳善道：「小可舊時曾在平安街胡大洪家住館，那女學生叫做永兒，年長嫁人，已經三載。昨日早上忽然在城外相逢，說夫家有難，故此潛逃。將此枕託小可寄與他家爹媽收下，聊表情念。小可因昨日有些事忙，也不會仔細看得，不知有何怪異。費將仕道：「如此說，又是教授不曾寄得到好，便把學童夢見之事，及自己撲碎了枕兒，又有恁般怪異，一一說了。現今官府行文，出三千貫錢，拿妖人胡永兒，教授若將這枕頭去時，剛好做個表證，須有分吃官司。早是下官撲碎了妖物，混於無跡，倒好。陳善聽了，嚇得魂不附體，謝道：「小可因僻居鄉村，與城中遠隔，並不知官府事情。若非將仕公說明，小可險為所誤。只不知官府怎見得胡永兒是妖人，將仕公必知其詳。費將仕又把張下李萬，在安上大門城樓屋脊上射下愁哥，并焦胡兩家見官對證始末，也了一遍，說得陳善毛骨悚然。當下費將仕留吃酒飯，陳善再三稱謝而別，竟自回去，也不到胡員外家去了。費將仕開了鎖，放出三個小廝來，吩咐從今以後，再不許提起枕兒一節。若有外人聞風時，我便把你三

個狗奴當妖人解官。三個小廝連聲不敢。自此無人提起遊仙枕之事。再說胡永兒離了陳學究。獨自行了。一日天色已晚。到了一個涼棚下。見個點茶的婆婆。永兒入那茶房裏坐了歇脚。那婆婆點盞茶來。與永兒吃了。永兒問婆婆道。此是何處。前面往那裏去。婆婆道。前面是板橋八角鎮。過去便是鄭州大路。小娘子無事。獨自個往那裏去。永兒道。爹爹媽媽在鄭州。要去探望則個婆婆道。天色晚了。娘子只可在八角鎮上客店裏宿一夜。明早再行。永兒變十數文錢。還了茶鈔。謝了婆婆。又行。行不到三里路。遇見一個後生。但見他六尺以下身材。二十三年紀。三牙掩口。細髻七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本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頂銀絲。似白紗衫子。繫一條蜘蛛斑紅綠壓腰。着一對土黃色多耳皮鞋。背着細行李。挑着柄雨傘。

那後生正行之間。見永兒不戴花冠。縮有個角兒。插兩隻金釵。隨身衣服。生得有些顏色。便向前與永兒唱個喏道。小娘子那裏去來。永兒道。哥哥。奴去鄭州投奔親戚。則個那廝却是個人家。浮浪子弟。便道。我也往鄭州那條路去。我獨自一個。尙且難行。你是女人家。如何一個獨自行得。我與小娘子一處行罷。一面把些恐嚇言語驚他。走到一個林子前。那廝道。小娘子。這個林子最惡。時常有大蟲出來。兩個人同行。便不妨。若獨自一女子走。大蟲便來馱你去了。永兒道。哥哥。若如此時。得你的氣力。拖帶我則個。那廝一路上逢着酒店。便買點心來。兩個吃了。他便還錢。又走歇。又坐歇。看看天色晚了。永兒道。哥哥。天晚了。前面有客店歇麼。那廝道。小娘子。好叫你知道。一個月前。這裏捉了韃子國裏兩個細作。官府行文書下來。客店裏不許容單身的人。我和你都討不到房兒哩。永兒道。若討不到房兒時。今夜那裏去歇宿。那廝道。若依得我口。便討得房兒。永兒道。只依哥哥口說便了。那廝道。小娘子。如今不真個。只假說我們兩個是夫妻。便討得房兒。永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這廝與我從無一面萍水相逢。並沒句好言語。只把鬼話嚇我。硬要討人便宜。我胡永兒。可是怕事的麼。便道。哥哥。拖帶睡得一夜也好。那廝道。如此却好。二人來到八角鎮上。有幾個好客店。都過了。却到市梢頭一個客店來。那廝人那客店問道。店主人。有空房也沒。我夫妻二人討間房兒宿。店小二

道大郎莫怪沒房了。那廝道：「苦也！我上上落落，只在你家投宿，何以今日沒了房兒？」店小二道：「都歇滿了，只有一間房，鋪着兩張床，方纔做皮鞋的鬍子歇了，怕你夫妻二人不穩便。」那廝道：「且引我去看一看。」店小二在前，那廝同永兒隨後走去。店小二推開房門，與那廝看了。那廝道：「怕甚麼事？他自在那裏。」我夫妻二人在對床。店小二道：「恁地時，你兩個自入房裏去。」永兒自道：「叵耐這廝，我又不認得，你却教我做老婆來討房兒，我只教你認了一認老婆手段，有詩爲證。」

堪笑浮華輕薄兒，偶逢女子想爲妻。黃金紅粉高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

那廝看着店小二道：「討些熱湯洗脚。」店小二道：「有，便看着待詔道：他夫妻兩個自東京來的，店中房都歇滿了，只有這房裏還有一張床，沒奈何，教他兩個歇一夜。」待詔道：「我只睡得一張床，有人來歇，教他自便。」永兒進房來，叫了待詔萬福。待詔還了個禮。那廝看着鬍子道：「蒿惱則個。」待詔肚內自思量道：「這個言語不似東京人，恁地個孤調調的行徑，不像是夫妻，事不一心，有些脚叉的樣子。」干我甚事？由他便了。鬍子便道：「你們自穩便。」那廝和永兒便在床上坐了。店小二撥腳湯來，那廝洗了脚，討一羹油點起。鬍子不做夜作，喚了安置，朝着床裏面睡了。那廝道：「姐姐，路上貪趕路，不曾打得火，我出去買些油食來吃。」轉身出房去了。永兒道：「却叵不耐這廝無禮，他買酒去了，我且作弄他。」耍子則個口中不知說些什麼，舒氣向鬍子床上只一吹，又把自己臉上摸一摸，就變個鬍子，帶些腥紫色，正像做皮鞋的待詔。待詔却變做了永兒，假待詔也倒在床上假睡着，却說那廝沾了酒，買些下飯，拿入店中，肚裏尋思：「我今朝造化好，遇着這等一個婦人，客店裏都知道我是他的丈夫了。今晚且快活睡他一夜。」那廝推開房門，放酒瓶在桌上，剔起燈來，看那床上時，却是做皮鞋的待詔。疑惑道：「是什麼緣故，如何過來我床上睡着？」那廝看那對面牀上時，却睡着婦人，便道：「想是日裏走着辛苦，倒頭就睡着在這裏。」使向前，雙手搖那婦人，叫道：「姐姐，我買酒來了，你坐起來，只見那做皮鞋的待詔跳將起來，劈頭掀翻來，便打那廝，叫道：『做什麼便打老公？』鬍子喝道：『誰是你的老婆？』那廝定睛

一看，却是個做皮鞋的待詔，慌忙叫道：是我錯了，莫怪莫怪。店小二聽得大驚小怪，入房內來問道：做什麼待詔？可奈這廝走將過來搖我，叫我做姐姐。小二道：你又不瞎眼，你的牀自在這邊，店小二勸開了待詔，依舊上牀睡了。那廝吃了幾盞酒，我的晦氣，眼睜睜你是個婦人，原來却是待詔。那廝回頭看見這邊牀上，姑娘睡着，使叫道：小娘子起來吃酒，定睛只一看時，却是個朱紅頭髮，碧綠眼睛，青臉獠牙的叫聲，有鬼，忽然倒地。店小二正在門前吃飯，只聽得房裏叫有鬼，入來看時，見那廝跌倒在地上，連忙扶起，驚得做皮鞋的待詔也起來了。店內歇的人都起來救他，也有嘔吐的，也有咬中拇指的。那廝吃剝削了一夜，才三魂再至，七魄重生。那廝醒來道：好怕人有鬼，有鬼。店小二劈臉兩個嘔吐道：我這裏清淨處，客店裏有甚鬼，是甚人叫你來壞我的衣食，將燈過來道：鬼在那裏。那廝道：牀上那婦人是鬼。店小二道：這廝却不弄人，這是你渾家，如何却是鬼。那廝道：他不是我渾家，我在路上撞見他，和我同到此討房兒，做假夫妻的。方纔我出去買酒，來到房裏看他，却是個鬍子，因此我錯教了待詔，吃他一頓拳頭。我再去看他時，却是朱紅頭髮，碧綠眼睛，青臉獠牙的一個惡鬼。衆人吃了一驚，燈光之下，看那婦人時，却如花似玉，一個好婦人，都道：眼花了。這等一個極好婦人，你如何說是鬼。永兒道：衆位在此，可奈這廝沒道理，我自要去鄭州投奔爹爹。媽媽這廝路上撞見了，要和我一路同行，只把恐嚇的言語來驚我，又說這個林子裏捉了細作店裏不容單身，身的歇，強要我做假夫妻，來討房兒，及至到了這裏，又叫我是鬼，一晚胡言亂語，不知這廝懷着什麼意思。衆人和店小二都罵道：可奈這廝情理難容，着他好生離了我店門，若不去時，衆人一發上打，教你粉骨碎身。於是把這廝趕出去，把店門關了。那廝出到門外，見黑洞洞的，不敢行，又怕巡軍捉了吃官司，只得在城外僻淨處人家門前，蹭了一夜，到大曉，那廝走了六七里路，却待要走過一林子去，只見林子裏走出胡永兒來，看他道：哥哥昨夜罪過，你帶挈我客店裏歇了一夜，你却如何道我是鬼。今番青天白日裏，看奴家是鬼不是鬼。那廝看永兒生得如花似玉，肚裏又不能捨了，想道：莫是昨晚我真個是花了眼，便道姐姐待

和你同行。只因昨夜兩次嚇得我怕了。想你不是好人。你只自去休。永兒道：昨夜你要我做假夫妻。今日如何又怕起我來。我有些怕冷靜。要哥哥同行。則個那廝道：白日裏怕什麼。永兒道：哥哥昨日說有大蟲出來傷人。那廝道：說便是這等說。那裏真個有大蟲來了。說聲未了。永兒用手一指道：這不是大蟲來了。只見林子內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看着那廝一撲。那廝大叫一聲撲地便倒。那廝閉着眼。肚裏道：性命今番休矣。過了多時。那廝見沒些動靜。慢慢的閃眼來看時。大蟲也不見了。婦人也不見了。便道：我從來愛取笑人。昨日不合撩撥這婦人。吃鬍子一頓拳頭。又吃他驚了。教我魂不附體。今朝他又叫大蟲出來。我道性命休了。原來是驚耍我。這婦人不知是妖是鬼。若是面前又撞見他。却了不得。我自不如回東京去了。便依舊轉身回去了。後人有古風一篇爲證。

美人顏色如嬌花。獨行踽踽時與嗟。身旁忽逢年少子。殷勤借問向誰家。答言鄭州訪爹媽。客店不留。繚繚寡假爲夫婦。望成真。誰道歡娛翻受耍。交牀對面神難察。迷瞋色眼真羞殺。豈是美人會變鬼。老人原是生羅刹。老拳毒手遭苦楚。明日林中驚復覩。何曾美人幻虎來。美人原鼻胭脂虎。少年貪色不思量。乍逢思結野鴛鴦。英雄難脫美人手。何況無知年少郎。

且說胡永兒變出大蟲驚了那廝。那廝再不敢由這路來了。自己便向鄭州慢慢的行去。此時天氣炎熱。永兒且行且住。將近巳牌時分。看見一株大樹下好歇。便暫坐一回。正坐之間。聽得車子碌碌剝剝的響。只見一個客人頭戴范陽氈。立身上穿着紅羅布衫。手巾縛腰。行纏抓着膀子。穿着八搭麻鞋。推那車子到樹下。却待要歇。永兒站起身來道：客長萬福。販甚寶貨。推車子那裏去。客人還了禮道：娘子何處去。永兒道：往鄭州投奔爹爹媽媽去。脚痛了走不得。在這裏暫歇。客長販貨推到那裏去。客人道：我是鄭州人氏。販皂角去東京賣了回來。永兒道：客長若從鄭州過時。車箱裏帶得奴家去。送你五百錢買酒吃。客人道：恁地不妨。便教永兒上車廂裏坐。客人用盡氣力推那車子。也不與永兒說話。也不把眼來看他。低着头。只顧推車而



行。永兒自思量道：這客人是個樸實的人，難得難得。昨夜那廝一路上把言語攪動我，被我略用些小神通，雖不害他性命，却也嚇得他好看。若似這客人，正好度他。日後也有用他處。那客人一直推到鄭州東門外，問永兒道：你爹媽家在那裏住？永兒道：客長，奴奴不識地名。到那裏，奴奴自認得。客人推着車子入東門來，到十字路。永兒道：這裏是奴家了。客人放下車子，見一所空房子鎖着。客人道：小娘子，這是鎖着的一所空房子。如何說是你家？永兒跳下車子，喝一聲：那鐵鎖便落下來，用手推開一扇門，走入去了。客人在門前等了一個多時辰，天色將晚，不見有人出來，便舒着頭向裏面望，不提防背後一人喝道：你只管舒望，它門做什麼？這宅門誰人打開的？嚇得客人回頭不迭。見是一個老人，便慌忙唱喏道：好教公公知道。適間城外見個小娘子脚痛了，說走不得，許我五百文錢，催我載到這裏人去，不出來了。叫我等了半日。老兒道：此宅是刁通判廨宇，我是看守的，原係封鎖在此。今是誰開來？客人道：恁地時，相煩公公去宅裏說聲，取些銀子還我。則個老兒道：碎。我問你宅門誰打開的？客人道：是你小娘子自家開的。老兒道：鎖着的空宅子，並無一人居住。那有什麼小娘子？你說恁般鬼話，莫非誑我麼？客人道：好沒道理。我載你家小娘子來家，許我五百文錢，又不還我，倒說白府話。你叫我人去，若是小娘子不在時，我情願下情陪禮。一老兒道：你說了這話，若不見時，不要走了。老兒開了門，客人入去，到堂前及迴廊，直至後廳，遠遠的見永兒坐在廳上。客人指着道：這不是小娘子麼？老院子心中正有疑惑。這婦人從那裏來的？只見客人走上前道：小娘子不出來，還我銀子。是何道理？永兒見客人來，忙站起身來，望後便走。客人踏步走到後廳，永兒見他趕緊，不好躲閃，一直走到井邊。石井裏便跳下去了。客人見了，嚇得連叫苦也。苦也。却待要走，被老院子一把扯住道：這婦人，你又不認得他，却自同他來，又逼他下井去。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逼死人命。你却脫身，倘或這婦人家屬知道，到此索命。那時那裏尋你說話。今番罷休不得，便緊緊抱着他，叫起街坊人等，將客人一條索子縛了，直解到鄭州，只因這番有分教。老實客長，却打着沒影官司，無墨州官，轉弄出欺心手段，直教匹夫跌跡，壯士

捶心。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衆水手撈屍驚鬼 推車漢下井遇仙

怪說離奇顯妖氛。壺中天地了無痕。從來曠宅多狐鬼。井底誰知別有村。

話說老院子和街坊人等。將客人一條索子縛了。直解到州裏來。正值大尹在廳中斷事。地方里甲人等。解客人跪下。備說本人在刁通判府中。將不識姓名女子。趕下八角井中去了。大尹將客人勘問。客人招稱。係本地人氏。姓卜名吉。因販皂。往東京銷售回來。行到板橋八角鎮五十里外大樹下。遇見不識姓名女子。言說脚痛行走不得。欲賃車子。前到鄭州東門十字街。爹爹媽媽家去。情願出錢五百。卜吉載到本家門前。女子卽開門入去。並不出來。吉等已久。只看老院子走來。言說我家是刁通判廨宇。無人居住。一時間不肯還銀。使同老院子進去尋看。不期女子看了。自跳在井中。並非相逼。大尹教且將卜吉押下牢中。到來日再去刁通判宅裏。井中打撈屍。次日大尹委官一員。獄中取出卜吉。同鄰里等。押到刁通判宅裏來。街上看的人。捱肩擦背。人人都道。刁通判府中。時常聽得神號鬼哭。人都不敢在裏面住。有的人道。看今日打撈屍首如何。到得宅裏。委官坐在交椅上。押卜吉在面前跪下。委官問老院子。并四鄰人等。卜吉如何趕這女子落井。卜吉告道。女子自跳下井。並不會趕他下去。委官叫打撈水手。唱了咒。着了水背心。委官道。奉本州台旨。委我押你下去。你須仔細打撈水手道。告郎中方纔。小人去井上看驗。約有三五十丈深淺。若恁地下去。多不濟事。須用爪扎轆轤。有急事時。叫得應。委官道。要用甚物件。可叫一面速卽辦來。水手道。爪轆轤。架子。要用三十丈索子。一個人竹籠。一個大銅鈴。人夫二十名。若有急事。便搖動銅鈴。上面好拽起來。不多時。取辦完備。水手扎縛了轆轤。銅鈴。竹籠。使道。請郎中台旨。教下井去打撈。委官道。你衆水手中。着一個會水。了得的下去。四五個人。扶着轆轤。約莫放下去。有二三十餘丈。只聽得銅鈴響甚緊。委官叫衆人退後。急把轆轤

絞上籬來。衆人見了，一齊吶喊，看着那籬裏時，亘古未聞。於今罕見，那水手當初下去，紅紅白白的一個人，如今絞上來，看時，一個臉子黃如蠟皮也似的手脚，却板僵死在籬裏了。委官叫擡在一邊，一面叫水手老小押他下去殮殮，不在話下。委官道：終不成只一個下去了，不得公事便罷了，便再差別一個水手下去。衆水手齊告道：郎中在上，衆人家中都有老小適才見這樣子麼，着甚來由，把性命打水拋兒，斷然不敢下去。若是郎中定要小人等下去，情願押到知州相公面前吃打，也在岸上死實是下去不得。委官道：這也怪不得你們，却是如何得這婦人的屍首上來，你一千人都在此押着卜吉，等我去稟復知州相公商議，則個委官見了知州，說了一遍。知州也沒做道理處。委官道：地方人等都說刁通判府從來不淨乾，今日又死了一個水手，誰人再敢下去，只是打撈那婦人的屍首不得，如何斷得下卜吉公事。依卑職愚見，不若只教卜吉下去打撈，便下井死了，也可抵命。知州道：也說得是你自去處分。委官辭了知州，再到井邊，押過卜吉來道：是你趕婦人下井，你自己去打撈屍首起來。我稟過知州相公，出豁你的罪。卜吉道：小人情願下去，只要一把短刀防身。衆人道：說得是，隨即除了枷，去了木杻，與他一把短刀，押他在籬裏坐了，放下轆轤，許多時，下不得底。衆人發起喊來道：以前的水手下去時，只二十來丈，便鈴響，這番索子上看看放盡，却不作怪，放許多長索，兀自未能夠到底。正說未了，轆轤不轉，鈴也不響，且不說井上衆人，却說卜吉到井底下，擡起頭來看時，只見得井口一點明燈，外面再一摸時，却沒有水，把腳來踏時，是落實地。他一面摸，一面行，約莫行了一二里路，見有明處，摸時却有兩扇洞門，隨手推開，閃身人去。看時，依然再見天日。卜吉道：井底下如何有這個所在，卜吉提着刀，正行走之間，見一隻大蟲伏在當路，便道：傷人的想是這隻大蟲，想來你必傷我。我左右是死，便大踏步向前，看着大蟲剗去，忽然一聲響亮，只見火光迸散，震得一手麻煞了半晌，仔細看時，却是一隻石虎。卜吉道：裏面必然定有去處，又行幾步，只見兩株松樹中間一條行路，却是鵝卵石砌嵌的。卜吉道：既有路，前面必有個去處，便仗着刀入那松徑裏，行了一二百步，閃出一個去處，嚇得卜吉不敢近。

前。定睛看時，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住戲明珠，雙鳳幃屏鳴曉日。紅泥牆壁，紛紛御柳間宮化，翠靄樓台，淡淡祥光籠瑞影。窗橫龜背，香風冉冉透黃紗。簾捲蝦蟇，皓月團團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宅，定是人間帝王家。

當下卜吉道：「這是什麼去處，敢是神仙洞府？」我若推開門，遇着兇神惡煞，又怎樣處？若空手回去，又無些表證，却如何了這公事呢？正躊躇之間，又只見開的門開，走出一個青衣女童，叫道：「下大郎，聖姑姑等你多時了。」卜吉聽得說，想道：「這個女童如何認得我？」却是什麼姑姑姓聖，我三黨之親都沒有這個姓。他却又等我做什麼的？卜吉只得隨女童到一個去處，見一所殿宇，殿上立着兩個仙童，一個青衣女童，當中交椅之上，坐着一個婆婆。卜吉偷眼看時，但見那婆婆：

蒼形古貌，鶴髮童顏。眼昏似秋角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繡衣玉帶，依稀紫府元君；鳳髻龍簪，彷彿西池王母。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儀形像，畫難成。

卜吉想道：「必是個神仙洞府，亦是有緣才到得這裏。」卜吉下拜道：「告真仙娘娘，小人卜吉謹參拜。」拜了四拜，婆婆道：「我這裏非凡，你福緣有分到得此間，必是有功行之人。請上階，賜坐。」卜吉再三不肯坐。婆婆道：「你是有緣之人，請坐不妨。」卜吉方敢坐了。婆婆叫點茶來，女童獻茶已罷。婆婆道：「來到此間，非同容易。你却因何至此？」卜吉道：「告姑姑，小人販皂角去東京賣了，推着空車子回來，路上見一個婦人坐在樹下道：『我要去鄭州投奔爹媽，脚痛了行不得，許我五百文錢。』我載他到東門裏，刁通判宅前。婦人道：『這是我家了。』下車推門走入去了。許久不見出來，我尋進去，他就跳下井裏。因此地方捉了我，解送官司。差人下井打撈，又死了一個水手。知州只得令小人下來，小人下得井來，見井底有路，便信步到此。婆婆道：『你下井來，會見的甚物。』卜吉道：『見一隻石虎。』婆婆道：『此物成器多年，壞人不少。凡人到此見此虎，必被他吃了。你到剝了他一刀，你

後來必然發跡。卜吉我教人看個人。看着青衣女童道。叫他出來。女人入去不多時。只見走出來那個跳在井中的婦人。來看着卜吉道。個萬福道。客長昨日甚是驚動。卜吉一見婦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罵道。打脊賊人。却不匡耐。見你說脚痛走不得。好意載你許多路。脚錢又不與我。自走入宅裏跳在井中。教我被官司捉了。頂上帶枷。臂上帶鈕。牢獄中吃苦。這杆事如何分說。只道永世不見你。你却原來在這裏。且教你吃我一刀。就身邊拔起刀來。向前劈胸揪住。便剝。永兒喝了一聲。卜吉便驚住了手。渾身手脚都不能動了。胡永兒道。看你這個剪手。一路上載我之面。若不然。把你剝做肉泥。我因見你純善穩重。待要度你。你却如此無禮。敢把刀來剝我。婆婆起身勸道。不要壞他。日後自有用處。仍要他們來助你。婆婆看着卜吉臉上。只一吹脚。便動得。卜吉看着婆婆道。小娘子是個噙嚙的人。婆婆道。若不是我在這裏。你的性命休矣。自後休得無禮。卜吉道。小人有緣。得見姑姑。若救得卜吉牢獄之苦。出得井去。無事時。回家之日。焚香設位。禮拜姑姑。婆婆道。你有緣。得到這裏。隨我來飲數杯酒。與你回去。卜吉跟着走到裏面。吃驚道。我本是鄉村下人。那曾見這般好處。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四壁張翠幙。鮫綃獨桌排。金銀器皿。水晶壺內。盡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盞供。熊掌駝蹄。麟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蕊。

婆婆請卜吉坐下。吉不敢坐。婆婆道。卜大郎坐定。異日富貴。均各有分。卜吉方纔坐了。只見酒來。又見飯來。他幾時見過這般施設。兩個青衣女童在前。而不仕。斟酒服侍。杯杯斟滿。盞盞飲乾。酒至半酣。卜吉思忖道。我從井上來。到這裏許多路。怎有恁地個去處。遇着仙姑。又見了這個婦人。知他是神仙。是妖怪。在此不是久長之計。便起身告姑姑和小娘子道。我要去井上看車子錢物。恐被人偷去。婆婆道。錢物值得什麼。我教你帶一件物事上去。富貴不可說。不知你心下如何。卜吉道。感謝姑姑美意。休道是值錢的物事。便是不值錢的。把去井上做表證。也免得小人之罪。婆婆叫永兒近前附耳低言。永兒便入去了。不多時。只見一個青

第二十六回

衣女童從裏面雙手掇一物件出來，把與卜吉。卜吉接在手裏，似有些沉重，思想這件是什麼東南，却用黃羅包袱包住，使道：「告姑姑，把與小人何用？」婆婆道：「你不可開，將上井去，不要與他人，但只言本州之神收此物已千年，今當付與知府，使可免你本身之罪。又有一件事吩咐你，你凡有急難之事，可高叫聖姑姑，我便來救你。」卜吉聽得說，一都記了。婆婆叫青衣女童送卜吉出來，復由舊路入土穴。卜吉行到竹籬邊，走入竹籬內，坐了搖動索子，上面聽得鈴響，便把轆轤絞起，衆人看時，不見婦人的屍首，只見卜吉掇抱着一個黃羅包袱來，見委官卜吉道：「衆人不要動這件東西，是本州之神交付與知州的，須到知州面前開看。」委官上了轎，一千人簇擁圍定着卜吉，直入州衙來。那時正值知州陞堂，公吏人從擺開，委官上前稟道：「卜吉下井去大半日，續後聽得鈴響，絞他上來時，只見卜吉抱着黃羅包袱，口稱是本州之神，付與州官，卑職不敢妄動，敬取台旨。知州叫押過卜吉來，問道：「包袱中是何物件，因何得來？」卜吉道：「告相公，小人下到井底，不見婦人的屍首，井底沒有水，却有一條路徑，我順路走去，約莫二里，方見天日，那裏見一隻虎，幾乎被他傷命。小人剝一刀去，只見火光迸散，仔細看時，是隻石虎，只見有一條松徑，我走入去，見有一座宮殿，有個青衣女童引小人至殿上，見一仙人，仙人口稱是本州之神，與小人的酒食吃了，又將此物出來，叫小人付與州官收受，不許漏泄天機。知州捧過黃包袱，覺得沉重，放在公案上，想道：「一件寶物出世，合當遇我，使叫卜吉人日退，親手打開黃包袱看時，却是一個黃金三足兩耳鼎，上面鑄着九個字道：「遇此物者，必有大富貴。知州看罷，再把黃包袱包了，叫個家人親隨拿進去，以爲鎮庫之寶。州吏向前稟道：「卜吉候台旨發落。知州尋思道：「欲待放了卜吉，州中都知道他趕一個婦人入井，及至打撈，又壞了一個水手性命，若只恁地放他，州中人須要議我，我欲待將卜吉償那婦人的命，怎奈屍首無處找尋，倒將金鼎來獻我，如何是好？」驀然提起筆來，斷道：「卜吉只此一斷，有分教：知州登時死於非命，鄭州一城人都不見安寧。正是：

有興店中賒得酒，災來搖見有心人。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野林中卜吉遇救星 山神廟張鸞幻雙月

君遠天高雨不靈，貧官丐吏敢橫行。腰間寶劍如秋水，要與人間斷不平。

話說知州心下躊躇了半晌，舉筆判道：卜吉不合逼取車腳錢，致不識姓氏婦人一名，情慌走避，誤足入井。井在欠閒空宅中，素多凶怪，撈屍不獲，亦一異事也。卜吉原無威逼之情，似難抵償，然誤死人命，不爲無因。合應脊杖二十，刺配山東密州牢城營當軍。當下當廳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字匠人，刺了兩行金印，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一個是柳超，一這是薛仁，當廳押了卜吉，領了文牒，出州衙前來。卜吉到州衙外，立住了脚，回頭向着衙內道：我卜吉好屈，婦人自跳在井中，我又不曾威逼他，他又不是別人，是本州土神，教我下去獲得這件寶物，獻你，你得了寶物，相應免我之罪，倒把我屈斷，刺配密州去。我若掙扎，得性命回來，却將你隱匿寶物事情，敲皇城，打怨鼓，須要和你理論。柳超見他言語不好，只顧推着卜吉行了。薛仁道：你在這裏出言語，累及我們，却是利害，使急急離了州衙，走到一個酒店前，三個人進去坐定。柳超道：取兩角酒來。薛仁道：我兩個雖然奉公差遣，護送你至山東密州，路程許多遙遠，你路上也要盤纏。我們日不曾帶盤川，隨人走的，你有甚親戚相識，去措置些銀兩，路上好使用。我兩個不要你的。卜吉道：告二位，小人原有些錢，只爲吃官司時，不知誰人連車子都推了去。今叫我問誰去討？小人單身獨自，別無親戚，實是無處措辦。盤纏薛仁焦燥道：我們押了多多少少兇頑罪人，不似你這般嘴臉。你道沒有錢費，便是李天王，也要留下甲仗生薑，也要捏出汗來。在我們手裏的行貨，不輕放的。說了一場，還了酒錢，兩個押解着卜吉出鄭州西門外來。正走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柳牌，柳超回頭看時，認得是本州吳孔目，使叫薛仁押着卜吉先行，自己落後一步，與他相見。吳孔目道：在下奉知州相公所委，適間斷配卜吉出來，這廝在州衙前放刁。

如今奉知州相公台旨，叫你二人怎的做個道理。就僻靜處結果了他，揭他面上金印回話。重重賞你。柳超應承了，自趕上來和薛仁知會。只就前面林中結果了他，便休兩個押卜吉到一所空林子前。柳超道：「我有些困倦，行不動。且就林子裏睡一睡，則個。」薛仁道：「才離州衙，行不到三十里路，如何要歇？」柳超道：「因今日起得早了些，要歇一歇，只怕卜吉逃走了時。」生藥舖裏沒買處，我們縛他一縛，便是睡也心穩。」卜吉道：「上下要縛使縛，我決不走。」柳超拿條繩索縛住卜吉雙腳，提起索頭去那邊大樹枝梢上倒吊起來，手裏拿着水火棍道：「卜吉，我們奉知州相公台旨，要結果你，不干我們事。明年今日，今日今時，是你死忌。那時卜吉慌得魂不附體，兩眼吊淚，哀告道：『二位，我與你目前無怨，往日無仇，便是知州相公，我也並沒得罪於他，如何就要結果我性命？望二位開一線之恩，保留殘命，生生世世，當效犬馬之報。』」一頭說，一頭淚下如雨。柳超道：「你啼哭也沒用。知州相公怪你在州前放刁，要結果你，他是一州之主，誰敢違拗？你要性命，我回去倒替你受毒棒不成。」薛仁道：「柳超哥，有恁般閒氣力，與這蠻子講話。」早了早放，等他閻王面前討個好人生罷。」說罷，在柳超手裏奪過棒來，却待舉起要打卜吉道：「苦呀，苦呀，我命休矣。」猛然記聖姑姑囑咐有急難時，便叫他之話，乃大叫聖姑姑救我，則個叫猶未絕，只見林子外面一個人喝道：「防送公人不要下手，我在此聽得多時了。」柳超二人吃了一驚，慌忙跑出林子外看時，見一個先生，怎生模樣，有西江月一首。

奕奕風神出衆，堂堂七尺身材。面如紫玉美鬚腮，目若朗星堪怪。束髮鐵冠如意，紅絕腰繫黃縑。天師張姓自天來，只少虎兒騎在。

那先生捧拳拽步，趕入林子裏來，看着兩個公人道：「知州教你們押解他去，如何將他吊起害他性命？是何道理？」兩個公人慌了手脚道：「先生，我們奉知州相公台旨，並無私怨。先生說道：『且慢，如今官司清明如鏡，緣何無罪要壞他的性命？我是出家人，本當不管閒事。』方才聽得林子裏高叫聖姑姑，是何緣故？你且放他下來，待我問他。」柳超只得把卜吉解放了，卜吉便將路上車載胡永兒，井底遇了聖姑姑，送寶鼎與知州，沒有



免罪。反遭刺配密州。到此柳薛二人要害他性命等等的話。詳詳細細的訴述了一遍。先生聽了。說道。原來恁地。又看着兩個防送公人道。這卜吉不當死。遇着貧道。可同來林子外村店裏吃三杯酒。史贊助你們些盤纏。好好押他到頭。則個柳超薛仁道。感謝先生。四個人同出林子外來。約行了半里路。見一個酒店。四人進那酒店裏坐了。酒保來問道。張先生打多少酒。先生道。打四角酒來。有雞買一隻。與我們吃。酒保道。街市遠。沒買處。先生道。又沒甚蔬菜。如何下得酒。酒保掣酒來。四個人各吃了一盃。先生道。便心請人。却無下口。東觀西望。見壁邊一個水缸。先生走去。看時。是一缸乾淨水。便從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兒來。拔了塞兒。抖出一丸白藥來。放在水缸裏。依先去。攪上坐了。叫酒保來道。我們四人如何吃得淡酒。我方纔將下口放在你水缸裏。與我將去。煮來。酒保道。先生。你四人空手進來。不曾見什麼下口。先生道。你自去水缸裏看。酒保去看時。只見水動。雙手去撈。撈出一尾三尺長鯉魚來。道。却不作怪。只得替他刷了魚。落鍋煮熟。略加些鹽醬椒醋。將盤子盛了。捧來。與他們下酒。柳超說。感謝先生厚意。薛仁道。這魚滋味甚好。怎的再得一尾吃也好。先生道。這個不足為禮。貧道平日好酒。食杯難得相遇二位。四海之內。皆相識也。若不棄嫌。同到貧道院中。吃醉方休。來日起程。不知二位尊意如何。薛仁是後生。心忒道。難得先生好意。相請今日。也將晚了。我們就同往仙院借宿一宵。只是不當取擾。柳超年紀較大。明曉世事。叫薛仁到靜處說道。這先生是個作怪之人。着甚來由。同他到院中去。薛仁道。柳大哥。你空活這許多年紀。不識得事。這酒店裏。主人家也認得他。但有差遲。只問酒店中要人。柳超道。也說得是。先生還了酒錢。四個人離了酒店。一路說些閒話。不知行了多少路。只見那先生用手一指道。這個便是貧道小庵。柳超看時。好座茅庵。雖不甚大。却也精雅。只是庵前庵後。沒有一個人家。兩個不免有些心疑。先生開了門。請三人就門前坐地。先生道。你們三個莫憂。這裏儘有歇宿處。今晚日快活歇一夜。明早便行。此時是六月中旬。月兒早上。先生掇張桌子出來。放在外面。又人內裏去安排些葷腥及素菜之類。鋪有桌上。先生道。方才有酒店中請二位。不足為禮。就此盡醉方休。這時二人

面面相覷。私議道：「這先生酒店請我們吃了，如今來在庵中，又安排許多酒食，欲待不吃，肚裏又饑，待吃他，又不知他主意如何。」柳超道：「我兩個押着這個罪人，關係不小，方離得鄭州一程路，就撞見這個蹺蹊的先生。若是有些緩急，都有老小在家中，不是要薛仁道不來由客來時，由主。既到這裏，且吃了他的，看他如何。」先生將酒出來，各人吃了十數杯，都醉飽了。兩個公人道：「謝先生酒食，多吃不得了。我三個借宿一宵，來早便行。」先生道：「淡酒不作爲禮，何必致謝？」二位且請坐。那先生起身進去不多時，拿出兩錠銀子來，都有五十兩重。便道：「二位各收一錠，休嫌輕微。」薛仁不則一聲，柳超道：「感謝先生賜了酒食，只爲過擾，這銀子決不敢受。」先生道：「你二位權且收了，表意而已。」二人被先生推不過，各收了一錠。先生說：「貧道有一件事奉告，不知你二位肯依麼？」兩個公人思道：「酒也吃了，銀子也收了，如何不依得？」便道：「先生休說一件事，十件也依得他。」只是以慈悲好生爲念，且聽卜吉說道：「他是無辜的人，却叫他吃這場苦官司，望二位怎的做個方便，留他在庵中相伴貧道。」貧道姓張名鸞，若知州問時，只說張鸞要救卜吉便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柳超不敢叫聲。薛仁却叫將起來道：「先生，你好不曉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雖是出家人，住在鄭州地界，也屬知州所管。他是本官問出來的罪人，誰人敢收留他？你道我們得了你的銀子，你便挾制我們，你的銀子分毫未動在此，請你收回。」先生道：「不須焦燥，肯留時便留下，不肯留時，你二位收下銀子，再告杯酒。」柳超道：「擾了先生酒食，又賜了銀子，何須只管勸酒？」先生道：「不只勸酒，貧道有個小術，就呈二位看看。」自上知州下及庶民，都教他們賞雙月則個。先生就懷中取出一張紙來，將剪刀在手，把紙剪了個團圓。月兒用酒滴在月上，喝聲起，只見那紙月望空飛將去。三個人喝采道：「好！只見兩輪明月在天上，品瑩無比。有詩爲證。」

堪憐卜吉本無辜，獻鼎無功反遭評。只爲覆盆難鑒察，故將雙月照糊塗。

先生道：看貧道兩輪明月面上，再請一杯酒。這裏四人自在吃酒。鄭州城裏却上自知州，下及百姓，哄動城裏城外居民，都看空中那兩輪明月，有那曉事的道：自古只有一輪明月，那有兩輪明月，此必是妖月了。大家說吉說凶，亂個不了。且說這先生與三個人賞月吃酒，將散。先生道：二位做個人情，把卜吉與了貧道罷。柳薛二人道：我們家中各有老小，比先生不得。知州知道，我兩個實難分解。先生道：知州吩咐你們，要安排他死，其事甚容易。我叫你兩個帶一件表證，與知州看。只見先生將道袍袖結做一個肥膽，揣在背後，雙手揪住卜吉，用索子將卜吉背剪綁了，縛在草廳上。薛仁道：先生剛才却要救他，緣何如今又要縛他？先生道：教你二人帶他一件物事去見知州。柳超道：我知教我帶什麼物事去？先生道：知州既要壞他性命，如今貧道替你下手剖腹取心，帶去付與知州。表你二人能事。柳超道：使不得，這是斷了的罪人。知州要謀害他，是知州的意思。如今將着心肝去，知道的，便道是先生殺了他，不知道的，只說是我兩個謀財害命。這一場屈官事，叫我兩個吃不起。先生笑道：原來你們怕吃官事，我也是取笑你們，便把卜吉解了，就安排三個人睡。先生道：二位若回州裏去時，說我張鸞要救卜吉，可牢記取。三個叫了安置，就在外面歇宿。先生進裏面去了。柳薛二人一睡直睡到天明，閃開眼來看時，吃一大驚，身旁不見了卜吉，也不見了庵院和先生。自己却睡在山神廟內，紙錢堆中，兩個面面相覷道：苦也，苦也。我兩個不曉事，走了罪人，如何是好？柳超道：我們不曉事，且去見知州。一逕直回到鄭州，值知州午衙降廳，柳超薛仁來廳前跪下。知州便問道：你二人解卜吉往山東，如何今日便回？柳薛二人道：告公，昨日押卜吉上路去，在三十里外，撞見一個道士，邀到庵中，要奪卜吉。小人們與他爭鬥，那道士是個異人，剪一輪紙月，吹在空中，叫小人們看。一霎時，天上便見兩輪明月，知州得見，作怪作怪，因見兩輪明月，吵鬧了州城一夜。後來却是如何？柳超道：那道士叫小人們就庵裏歇睡了一夜，今日早起開眼一看時，却是睡在山神廟的紙錢堆裏，正不知卜吉和道士那裏去了。那道士自稱我叫做張鸞，知州道：既有姓名，這妖人好捉了。當下即喚緝捕使臣吩咐，言猶未了，只見一個道

士鐵冠草履，皂沿緋袍，直上廳中，高聲道：「貧道張鸞在此，喏也不唱。知州大怒道：『汝乃妖人，怎敢如此無禮。張鸞道：』汝乃一州之主，如何屈斷平民？卜吉無罪，把他刺配山東。兀自叫人路上殺害他性命，又取了他無價寶物，是何道理？知州道：『休得胡說，他有什麼無價的寶物？』張鸞道：『金鼎現在你庫中，我叫他出來，只見張鸞叫道：』金鼎金鼎，我今相請，作速出來。衆人立等，只見金鼎從空中飛將下來，兩隻耳朵搖動，如翅膀相似，直飛到廳上，嚇得知州和廳上廳下的人都呆了。知州見了，道：『怪哉，怪哉，說猶未了，金鼎內出鑽一個人來。那人正是卜吉，一跳跳出金鼎外來，左手仗劍，右手揪住知州，就廳上把知州一劍刺爲兩段。衆人見知州身死，俱合手足無措。廳上廳下衆人都道：『終不成殺了知州，就恁地罷了。』便一齊向前捉那張鸞。卜吉兩個見衆人來捉，便提着金鼎，跳在馬臺石上，放下兩個齊把雙脚跨入鼎內，叫聲：『列位請了，我們去也。』將頭向下一鑽，兩個人都不見了。忽然一陣狂風吹過，連金鼎也都不見了。衆人面面相覷，却道：『自不曾見這般怪異的事。』就請本州同知管事六房吏典買辦棺木，將知州屍首殮了，一面差緝捕公人四下裏搜捉張鸞。卜吉一面商議具表奏聞朝廷，只因此起有分教：大鬧河北，鼎沸東京。朝廷發兵發馬收捉不得，惹出一位正直大臣，治國安民，正是：

聊將左道妖術法，哄誘如龍似虎人。

畢竟朝廷表奏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左癩師大惱任吳張

君起早時臣起早，趕入朝門天未曉。多少山中高臥人，不聽朝鐘直到老。

且說鄭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仁宗皇帝就將表文在御案上展開看了，遂問兩班文武道：『鄭州知州已破妖人殺害，卿等富去剿捕祛除，道猶未了，忽見太史院官出班奏道：夜來妖星出現，正照雙魚宮，下臨』

魏地主有妖人作亂。乞我皇上聖鑒。早爲准備。仁宗皇帝曰。鄭州新有此事。太史又奏妖星出現。事屬利害。卿等當預爲區處。衆卿共奏道。曰。今南衙開封府缺。知府須得揀選清廉明正之人任之。庶可表率四方。祛除妖佞。仁宗皇帝問。誰人可去任開封府。衆官奏道。龍圖閣待制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爲人剛正無私。不苟言笑。有人見他笑的。如見黃河清一般。必須此人方可任此職。仁宗准奏。教宣至殿前。起居畢。命卽日到任。包拯謝了恩出來。開封府伺候人等迎至本府。免不得交割牌印。卽日陞廳。行文書下東京。并所屬州縣令百姓五家爲一甲。五五二十五家爲一保。不許安歇游手好閒之人。如有外方之人。須要詢問籍貫。來歷各處客店。不許留單身客人。東京大小有二十八座門。各門張掛榜文明白曉諭。百姓都燒香頂禮道。好個龍圖包相公。治得開封府一郡人民無不歡喜。真個是。

兩行走立春冰上。一郡民居寶鏡中。鬼魅潛形愁洞照。皇親斂手避威風。

那時行人讓路。鼓腹謳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肅清了一個東京。不在話下。却說那後水巷裏。有一個經紀人。姓任名遷。因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大小一哥。乃是五熟行裏人。何謂五熟行。就是賣麵的。喚做湯熟。賣燒餅的。喚做火熟。賣鮮的。喚做醃熟。賣炊餅的。喚做氣熟。賣餛飩的。喚做油熟。這大小一哥是個經紀好人。一日他挑着擔子。出到馬行街十字路口歇着。取一條三脚凳子方纔坐下。只聽得嘩朗朗地響震聲。一個人逕奔到架子面前。看那嘩朗朗響的物事。喚做隨速殿家。又喚做法環。是那解厭法師搖着做招牌的。那法師搖着法環。走來任遷架子邊。看着任遷道。招財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任遷。忍不住笑着。那解厭法師時身才矮小。又攞了一腿。一步高一步低。頭巾沒額。頂上破了。露出頭髮來。却似亂草。披件破布衫。穿條舊布褲。脚穿破行纏。斷耳麻鞋。腰裏繫一條無鬚皂纒。任遷道。厭師仔細。照管地下。不要踏了老鼠尾巴。已牌前後來解厭。好不知早晚。癩師道。我也說出來得早了。只討得三文錢。任遷道。何不晚些出來。癩師道。哥哥莫怪。我娘兒兩個在破窰裏住。此時兀自沒得早飯吃。胡亂與我一文錢。買些柴來。娘兒們煮粥充飢。任

遷見他說得苦惱了。想與他一文錢，便去腰裏摸一摸，却不曾帶得出來。看着癩師道：「我有錢也不爭執一文。奈今日還未曾發市哩。」癩師見他說沒有，便問道：「哥哥炊餅怎的賣？」遷道：「大的兩文錢一個，小的一文錢一個。」癩師便向懷中取出三文錢來，攤在盤中道：「哥哥賣個炊餅與我娘吃。」任遷收了兩文錢，把一文錢還了癩師道：「我也只當發市，將這一文捨施你。」癩師得了一文錢，藏在懷中，任遷去蒸籠裏取一個大，一個小，遞與癩師。癩師伸手來接，任遷看他手，腌腌臢臢，黑越越地道：「不知他幾日不曾洗的。」癩師接那炊餅子，在手裏看一看，捻一捻，看着任遷道：「哥哥，我娘八十歲，如何吃得這般硬餅？」換個饅頭與我罷。」任遷道：「弄得腌腌臢臢，別人看見須不要了。」便接來安在前頭差兒裏，再去蒸籠內拈一個饅頭與他。癩師接得在手裏，又捻一捻，問任遷道：「哥哥裏面有什麼？」任遷道：「一包精肉在內。」左癩師道：「哥哥，我娘吃長素，如何吃得換一個砂餛與我？」任遷道：「未曾發市，撞着這個男女，待不換與他。」只見架子邊，又許多熱鬧，只得忍氣吞聲，又換一個砂餛與他。癩師接在手裏，又捻一捻，道：「如何吃得他飽？」只換一個炊餅與我罷。」任遷看了焦燥起來，道：「只賣得兩文錢，到壞了三個行貨，這番不換了。」癩師道：「哥哥，休要焦燥，兩個炊餅如何吃得我娘兒兩個飽？不如只糴米煮粥吃罷。」便去架子上拈了銅錢，看着架子上吹口氣便走。任遷道：「回耐這廝壞了我三個行貨，你待走那裏去？」便趕來打那癩師，忽然又立住了腳，尋思道：「這等一個模樣，吃得幾拳頭脚尖，若有些一差二誤，倒打人命官司。」只好饒他罷休，便回過身來，他走到架子邊，定睛一看時，只叫得苦，原來一架子饅頭炊餅都變成浮炭也似黑的了，有詩爲證：

炊餅饅頭隨意換，弄得腌臢不好看。鄉下老兒也憎嫌，要買除非是瞎漢。

任遷大怒道：「這廝蒿惱了我半日，又壞了一架子饅頭，這一日道路罷了，真要和他拚個性命。」便吩咐一般經紀人，看着架子，揜拳拽步來趕那癩師，趕了半日，不會趕到，欲待回來，只聽得前頭嘩朗朗響聲。任遷道：「莫非是那廝麼？」又望前頭直趕來，却又不看見，翻來覆去，直趕到安上大門樓下，見一夥人圍住一個肉

案子門前看任遷道。這是我們相識張屠家中。不知做什的有這許多人。便立住了脚。去人叢裏探望。只見一個婆婆倒在地上。一個後生扶着。口中不住叫娘。叫了半個時辰。婆婆醒來。但緊緊的閉着眼。不肯開。後生道。你放鬆些。開了眼。婆婆道。快快扶我歸去。後生道。你開開眼。婆婆道。我怕了。開不得。後生扶了。婆自去了。任遷道。不知這婆婆因甚倒在這裏。只見張屠道。衆人散開。沒甚好看。任遷曉得那人姓張名琪。排行第一。便道。一郎多時不見。張屠道。任大哥那裏去來。任遷道。幹些閒事。張屠道。任大哥入來。我告訴你。任遷入去。問張琪道。門首爲什麼這等熱鬧。張屠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的事。方才一個癩師。上包破頭巾。身穿破布衫。手中拿法環。口中道。招財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我道。癩師。你好不知早晚。想是你家沒有。天窗癩師聽了道。沒錢便罷。却休取笑。那時他看着掛在案上的豬頭。摸一摸。口中動動的。不知說些什麼。搖着法環自去了。我也不把他爲事。在側首院子裏做花兒的翟花郎。定下這個豬頭。却教他娘來取。我除下豬頭。與他。這豬頭忽然扎眼。扎眉。張開口。把婆婆一口咬住。驚死那婆婆在地。我慌忙教小博士叫他兒子來。想是救得他活。若是有些山高水低。倒要吃他一場官司。他兒子提起這豬頭看時。又沒一些動靜。便道。老人家自眼花了。何曾見死的豬頭。扎眼。扎眉。方纔扶着他娘去。任遷聽了。把適間癩師買炊餅的事。從頭至尾。對張屠說了一遍。張屠道。作怪。作怪。說猶未了。只聽得法環響。任遷道。這厮兀自在面前。張屠道。壞了你炊餅。不打緊。也不甚厲害。險些兒教我與婆婆償命。不須你動手。待我捉這厮打一頓好的。任遷道。我和你同去。趕那厮兩個。拽開脚步來。趕癩師。趕了半日不見。張屠看着任遷道。如何是好。若還趕着。斷無干休。如今趕他不上。回去罷了。却待要回。又聽得法環響。於是又趕了五六里。出安上大門。約有十餘里路了。還聽得法環響。只是趕不着。兩個却待要回。只見市梢頭一個素麵店門前。一個人拿着一條棒棍。打一個漢子。張屠認得。那人是賣麵店吳三郎。便道。三郎息怒。看我面饒恕他罷。吳三郎住了手道。一店人要吃了。麵趕路。教他去燒火。橫也燒不着。直也燒不着。半日不能得鍋內熱。人都走去了。似恁般做生意時。不如

折了店面罷。定叫他皮開肉綻。張屠道：「看我面罷休。」吳三郎道：「你今朝如何出來開走？」張屠遂把適纔瀾師的故事一一說出。吳三郎聽罷，呆了道：「恁般我便錯打了他兩個聽我說。」我當看竈上，只見一個瀾師搖着法環，到我門前叫道：「招財來，利市來，和合來，把錢來。」我手中正忙，我道：「你也沒早晚，日中出來解厭。」晚些出來怕鬼捉了你去。我沒另碎錢，且空過這一遭。只見他看着我鍋中吹口氣兒，便走了去。他轉了背，我叫小博士去燒火，却如何燒得着。有兩頓飯久，只是燒不着。許多吃麵的人，等不得都散去了。我因此就打他。若不是你們說時，我那裏知道這廝却是毒害。壞了我一日買賣。正說之間，只聽得法環響。吳三郎望一望，見瀾師在面前一路搖將來。吳三郎任遷張屠三個一齊道：「我們去趕瀾師。」瀾師見三個人來，急急便走。只因他三個趕瀾師，有分教：到一個冷靜佛門，見一件蹊蹺作怪的事。正是：

開天闢地不曾聞，從古至今希罕見。

畢竟三人趕瀾師到何處，見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瀾師入佛肚 任吳張夢中逢聖姑

炊餅皆烏火不燒，豬頭扎眼術何高。只因要捉瀾師去，致使三人遇女妖。

話說當下瀾師見任吳張三人趕來，急急便走。緊趕緊走，慢慢走，不趕不走。三人只是趕不上。張屠道：「且看他下落，却和他理會不妨。」三人離了京城行了一二十里，趕到一個去處，叫做蛟虹莫坡。那條路真個冷靜，有一座寺叫做莫坡寺。只見瀾師逕走入莫坡寺中去了。張屠道：「好了，他走了死路了。」看他那裏去。我們如今分三路去趕。任遷道：「說得是。」吳三郎從中間去趕。張屠從左廊入去趕。任遷從右廊入去趕。瀾師見三人分三路趕來，逕奔上佛殿，爬上供桌，踏着佛手，爬上佛肩，雙手捧着佛頭。三人齊趕上佛殿，看着瀾師道：「你好好的下來，你若不下來，我們自上佛身，拖你下來。」瀾師道：「苦也，佛救我到個，只見瀾師把佛頭只一攬。」



那佛頭骨碌碌滾將下來。獼師便將身鑽入佛肚子裏去了。張屠道：「却不作怪。佛肚裏沒有路。你鑽入去則甚。終不成罷了。」張屠爬上供桌，踏着佛手盤上佛肩，雙手扳着佛腔子，一望裏面黑黯黯的，只見佛腔子中伸出一隻手來，把張屠劈角兒揪住。張屠倒跌入佛肚裏去了。吳三郎任遷叫聲：「苦不知高低。兩個計較道怎的好。」任遷道：「不妨事。我上去看一看，便知分曉。」吳三郎道：「小大哥哥，放仔細些。休要也入去了。」任遷道：「我也不比張一郎，即時爬上去，供桌踏着佛手盤在佛肩上，扳着佛腔子，望裏面時，只見黑黯黯的，叫道：『張一郎，你在那裏叫時不應？』只見一隻手伸出來，一把揪住任遷，吃了一驚，連聲叫道：『親爹爹，活爹爹，可憐見饒我。我再也不敢來趕你了。』我特來問你，你若要吃餅，要饅，首要砂鍋，我便送將來與你吃。只見任遷頭向下，脚向上，也打撞入佛肚裏去了。吳三郎看了道：『苦呀，苦呀，他兩個都跌入佛肚裏去。我却如何獨自歸去得。』欲待上去望一望，看只怕也跌入去了。欲待自己回去，這兩個性命如何沒做道理處。只得上去望一望，爬上去，供桌手脚酸麻，抖做一堆，不敢上去。尋思半晌，沒奈何，只得踏着佛手，扳着佛腔子，欲待望一望，又怕跌了下去。欲進不得，欲退不得，忽然計上心來道：『好沒智術，何不去尋些硬物來，將佛腔子打破，救他二人出來。』吳三郎正待要下供桌，却是有人在背後抱住了，只一摔，把吳三郎也跌下肚子裏去。一脚踏着任遷的頭，任遷叫道：『踏着我的頭。』三郎道：『你是兀誰。』任遷應道：『我是任遷。』吳三郎道：『一郎在那裏。』只見那張琪應道：『在這裏。』任遷道：『吳三郎，你如何到這裏來了。』吳三郎道：『我上佛腔子來望你們一望，却似一個人把我攔入佛肚裏來了。』任遷道：『我也是一個人，伸隻手劈角兒揪我入來。』張屠道：『我也是如此。這揪我們的，必然是獼師。他也耍得我們够了。』四下裏摸着，若摸得他見時，我們且不要打他，只教他扶我們三個出佛去。他若不肯扶我們出去時，不得不打他了。當時三個人四下裏去摸，却不見獼師。任遷道：『原來佛肚裏這等寬大。我們行得一步走一步。』張屠道：『黑了，如何行得。』任遷道：『我扶着你走。』吳三郎道：『我也隨着你行。』迤邐行了半里來路，張屠道：『却不作怪。莫坡寺殿裏能有得多少大佛肚裏，到行了許多路，正說之間，忽見前面一點明。

亮吳三郎道：這裏原來有路，又行幾步看時，見一座石門，參差門縫裏射出一綫亮來。張屠向前用手推開石門，注目定睛，只一看，叫聲好！這裏山清水秀，樹密花繁，好一個所在。吳三郎道：誰知莫坡寺裏有此景致。任遷道：又無人煙，何處可歸？張屠道：不妨，既有路，必有人煙。我們且行，又行了二三里路，見一所莊院，但見名花灼灼，嫩竹青青，冷冷溪水，照人清。陣陣春風拂面，暖。芬齋寂靜，銜泥燕子翻風，院宇蕭疎，弄舌流鶯穿日，騎犢黃頭稚子，吹來短笛無腔。荷鋤黑體村夫，唱出長歌有韻。羸羸瘦犬，隔疎籬亂吠行人。兩山禽藏古木聲催過客。

張屠道：待我叫莊院。當時張屠大叫道：我們是過往客人，迷蹤失路的，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門開處，走出一個婆婆來。三個和婆婆廝叫了。婆婆還了禮，問道：你三位是那裏來的？張屠道：北三個是城中人，迷路到此。一來問路，二來問莊裏有飯食買些吃。婆婆道：我是村莊人家，如何有飯食得賣？若過往客人到此，便吃一頓飯，何妨？你們隨我入來。三個隨婆婆直到草廳上，木凳子上坐定。婆婆掇張桌子，放在三個面前。道：我看你們肚內飢了，一面安排飯食，你們吃。你們若吃得酒時，大家先吃杯酒。三個道：恁地感謝莊主。婆婆進裏面不多時，拿了一壺酒，安了三隻碗，香噴噴的托出盤鹿肉來，斟下三碗酒。婆婆道：不比你們城市中酒好，這裏酒是杜醞的，胡亂當茶。三個因趕獼師走得又飢又渴，不會吃得點心，聞了肉香氣，便道：好吃。一人吃了兩碗酒，婆婆搬出飯來。三個都吃飽了。三個道：感謝莊主，照例納錢。婆婆道：些少酒飯，如何要錢。一面收拾傢伙人去。三人正要謝別婆婆，求他指引出路。只見莊門外一個人走入來。三個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獼師。張屠道：被你這廝窩惱了我們半日，你却在這裏。三人急下草廳來，却似鷹撲燕雀，捉住了獼師。正待要打，只見獼師叫道：娘娘救我！我則個那婆婆從莊裏走出來，叫道：你三人不得無禮，這是我的兒子。有事但看我面。那婆婆下草廳來，叫三人放了手，再請三人入草廳坐了。婆婆道：我適間好意辦酒飯相待，如何見了我孩兒，便要打他。你們好沒道理。張屠道：罪過。莊主辦酒相待，我們實不知這獼師是莊主的兒。

子奈他不近道理。若不看莊主面時，要打他粉骨碎身。婆婆道：「我孩兒做什麼來？你們要打他。」張屠任遷吳三郎都把早間的事對婆婆說了一遍。婆婆道：「據三位大郎說時，都是我的兒子，不是待我，叫他求告了三位。則個癩師走到面前，婆婆道：「三位大郎且看老拙之面，饒他則個。」三人告婆婆道：「我等且不願與他爭了，只叫他送我們出去，使了婆婆道：「且請少坐，我想你三人都是有緣的人，方到得這裏，既到得這裏，終不成恁地回去，便罷了，却却有法術，叫你們一人學一件，把去終身受用。」婆婆看着癩師道：「你除非不出去，去便要惹事，直叫三人來到這裏，你有甚法術，教他三人看，又看着三人道：「孩兒學得些劇術，對你們三位施逞，則個。」三人道：「多謝婆婆。」癩師道：「請娘娘法旨，便去腰間取出個葫蘆兒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葫蘆兒口裏倒出一道水來，頃刻間波濤泛地，衆人都道：「好。」癩師道：「我收與哥哥們看，漸漸收那水入葫蘆中去了。」癩師又喝有道：「疾。」只見葫蘆內放出一道火來，頃刻間烈焰燒天，衆人又道：「好。」癩師又漸漸收那火入葫蘆中去了。張屠道：「告癩師，肯與我這個葫蘆兒麼？」婆婆道：「我兒，這個水火葫蘆兒，與了這個大郎。」癩師不敢逆婆婆意，就將這水火葫蘆送與了張屠。張屠謝了癩師道：「我再有一劇術，教你們看。」取出一張來，剪下一匹馬安在地上，喝聲道：「疾。」那紙馬立起身來，尾搖一搖，頭擺一擺，變成通身雪練般一匹白紙馬，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眼大頭高背穩，昂昂八尺身軀。渾身毛片似銀堆，照夜玉獅無比。雲錦隊中曾養，每聞伯樂聲嘶。登山度嶺去如飛，真個日行千里。

癩師騎上那馬，喝一聲，只見曳曳的從空而去。良久，那馬漸漸下地，癩師跳下馬來，依然是匹紙馬。癩師道：「那一位大郎要吳三郎道：「我要學那個紙馬兒法術，則個。」癩師就將這紙馬兒與了吳三郎。吳三郎謝了婆婆，看着癩師道：「兩個人郎皆有法術了，這個大郎如何？」癩師道：「娘娘法旨，本不敢違，但恐孩兒法力低小，正說之間，只見一個婦人走出來，那婦人不是別人，正是胡永兒。永兒與衆人道了萬福，向着婆婆道：「告娘娘。」

奴奴教這大郎一件法術。請娘娘法旨。婆婆道。願觀聖作。胡永兒入去。撥一條板凳出來。安在草廳前地上。騎上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只見那凳子變做了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這大蟲怎生模樣。有西江月詞爲證。

項短身圓。面小吊睛。白額雄威。爪蹄輕展。疾如飛跳。澗如同平地。剪尾能驚麋鹿。咆哮嚇煞狐狸。卞莊雖勇。怎生施子路。縱強也難當。

胡永兒騎着大蟲。叫聲起。大蟲便騰空起來。喝聲住。這大蟲漸漸的下來。喝聲疾。只見那大蟲依舊是條板凳。婆婆道。大郎。你見麼。任遷道。告婆婆。已見了。婆婆道。吾女可傳這個法術。與了任大郎。胡永兒傳此法。與任遷。任遷謝了。婆婆道。你三人各演一遍。三人演會了。婆婆道。你三人既有法術。我有一件事對你們說。不知你三人肯依麼。張屠道。告婆婆。不知要我們依甚麼。但說不妨。婆婆道。你們可牢記。他日貝州有事。你們可前來相助。同享富貴。三人道。蒙娘娘吩咐。他日定來貝州相助。今乞指引歸路。婆婆道。我叫孩兒送你們回去。瀾師道。領法旨。三人拜謝了。婆婆要走。婆婆道。我今日教孩兒暫送了回去。明日可都來莫坡寺中等。三人辭別了。婆婆永兒。當時。瀾師引着路約行了半里許。只見一座高山。瀾師與三人同上了山來。道。大郎。你們望見京城麼。張屠吳三郎。任遷看時。見京城在咫尺之間。三人正看時。只見瀾師猛可地把三人一推。都跌下來。三人警然驚覺。却在佛殿上。張屠正疑之間。只見吳三郎。任遷也醒來。張屠問道。你兩個曾見什麼來。吳三郎道。師教我法術來。你的葫蘆兒在也不在。張屠摸一摸看時。却在懷裏。吳三郎道。我的紙馬兒也。在這裏。任遷道。我學的是變大蟲的呪語。張屠道。我們似夢非夢。那瀾師和婆婆。并那胡永兒。想都是異人。只管說他日可來貝州相助。不知是何緣故。三人正沒做理會處。只見佛殿背後走出瀾師來。道。你們且回去。把本事法術。記得明白。明日却來寺中相等。當時。三人辭了瀾師。各自歸家。有詩爲證。

逍遙蝴蝶真成幻。富貴南柯亦偶然。怎似夢中齊授法。等閒變化作神仙。

次日。早飯吃罷。三人來莫坡寺裏。上佛殿來看。佛頭端然不動。三人往後殿來尋婆婆和瀾師。却沒尋處。張

屠道我們回去罷。正說之間，只聽得有人叫道：「三人不得灰心，我在這裏等你們多時了。」三個回頭看時，只見佛殿背後走出來的，正是昨日的婆婆。三個見了一齊躬身唱喏。婆婆道：「三位大郎何來甚晚，昨日傳與你們的法兒，可與我施逞一遍，異日好用。」張屠便取出水火葫蘆兒，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葫蘆兒口內倒出一道水來，叫聲收，那水漸漸收入葫蘆裏了。又喝聲道：「疾！」只見一道火光從葫蘆兒口內奔將出來，又叫聲收，那火漸漸收入葫蘆兒裏去了。婆婆歡喜道：「會了。」吳三郎去懷中取出紙馬兒，放在地上，口內念念有詞，喝聲疾，變做一匹白馬，四隻蹄兒得的行。吳三郎騎了半晌，跳下馬來，依舊是紙馬。任遷去後，殿掇出一條板凳來，騎上，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只見那凳子變做一隻大蟲，咆哮而走。任遷喝聲住，這大蟲漸漸收了，依舊是條凳子。三人正逞法術之間，只聽得有人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你們在此施逞妖術，現今官司明張榜文，要捉妖人。若官司得知，須連累我。」衆人聽得慌忙回頭來看時，却是一個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帶金環，那和尚道：「貧僧在廊下看你們多時了。」婆婆道：「吾師恕罪，我在此教他們些小法術，和尚道：「教得他們好，便不枉你用心了。」教得他們不好，空勞心力，可對貧僧施逞則個。」婆婆再教三人施逞法術，三人俱各做了婆婆道：「吾師，我三個徒弟何如？」和尚笑道：「依小僧看來，都不爲好。」婆婆焦燥道：「你和尚家敢有驚天動地的本事，你會什麼法術，可做與我們看一看則個。」只見這和尚伸出一隻手來，放開五個指頭，指頭上放出五道金光，金光裏現五尊佛來。任吳張三個見了，便拜三個正拜之間，只聽得有人叫道：「這座寺乃朝廷勅建之寺，你們如何在此學金剛禪法術？」和尚收了金光，衆人看時，却是一個道士，騎着一匹猛獸，望殿上來。他見了婆婆，便跳下猛獸，擎拳稽首道：「弟子特來拜揖。」婆婆道：「先生少坐。」先生與和尚拜了揖。任吳張三個也來與先生拜揖。先生問道：「這三位大郎皆有法術了麼？」婆婆道：「有了。」先生道：「貧道也度得一徒弟在此。」婆婆道：「在那裏？」只見先生看着猛獸道：「可收了神通。」那猛獸把頭搖一搖，尾擺一擺，立起身來，不見了猛獸，却是一個人。衆人大驚。婆婆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客人卜吉卜吉與婆婆唱個喏。婆婆道：「卜

## 第二十九回

吉。因何到此。卜吉道。告姑姑。若不是老師張先生救得我性命時。險些兒不與姑姑相見。婆婆問先生道。你如何救得他。先生道。貧道在鄭州三十里外林子裏。聽得有人叫聖姑姑救我。則個貧道思忖。此乃婆婆之名。爲何有人叫喚。急趕入去看時。却見卜吉被人吊在樹上。正欲謀害。貧道問起緣由。卜吉將前後事情對貧道說了。因此略施小術。救了他。大難。婆婆道。原來如此。恁的時先生也教得他法術了。卜吉道。有了婆婆道。你們曾見我法術麼。和尚并道士道。願觀聖作。只見婆婆在頭上取出一隻金釵來。喝聲疾。變爲一口寶劍。他把劍向胸前打一劃。放下寶劍。雙手把那皮貝一拍。拍開來。衆人向前看時。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盈簷。交加翠柏當門。合抱青松遶殿。仙童擊鼓。一羣白鶴聽經。玉女鳴鐘。數個青猿煨葉。不異蓬萊仙境。宛如紫府洞天。

衆人正看之間。只聽得門前發聲喊。一行人從外面走入來。衆人都慌道。却怎的好。和尚道。不要慌。都跟我來。衆人便跟着他。掩人暗處。背身藏了。看那一行有二十餘人。都腰帶着弓弩。架着鷹鷂。也有五放家。也有官身。也有私身。馬上坐着中貴官人。來到殿前下了馬。展開交椅來坐了。隨從分立兩傍。原來這個中貴官叫做善王太尉。是日却不該他進內上班。因此得暇。帶着一行人出城來開遊戲耍。他們信步直來到莫坡寺中。踢一回氣球。射了一回箭。他賞了各人酒食。自己在殿中飲了數杯。便上馬。一行人衆隨從自去了。這裏衆人再到佛殿上來。婆婆道。我道是做什麼的。却原來一行人作了樂耍子。也教我們吃了一驚。張屠任遷。吳三郎道。我們認得他是中貴官。在白鐵山住。喚做善王太尉。如法好善。齋僧布施。和尚聽得。說道。看明日去。蒿惱則個。衆人各自散了。只因和尚要去。蒿惱善王太尉。直使那開封三十年來個眼明手快的公人。伶俐了得的觀察使臣。不得安跡。見了也捉他不得。惱亂了東京城鼎沸了沛州郡。真所謂白身經紀。番爲二會子之人。清秀愚人。變做金剛禪之客。正是。

只爲學着妖邪法。斷送堂堂六尺軀。

畢竟和尚怎的去惱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王太尉大捨募緣錢 杜七聖很行續頭法

天玄女法多端，要學之時事豁然。戒得貪噴淫慾事，分明世上小神仙。

話說善王太尉那日，在城外遊玩歸府，衆人都自散了。次日，官身、私身、閒身都來唱喏。太尉道：「昨日出城閒走了一日，今日不出去了。只在後花園安排飲酒，衆人都休息散去。且在園中看戲，閒耍子。原來這座花園不止一座亭子，佳景處甚多。今日太尉來到這座亭子，謂之四望亭。衆人去那子亭裏安排着太尉的飲食。太尉獨自一個坐在亭子上，上自官身、私身，下及跟隨服侍的，各自去施逞本事，給太尉觀看。正飲酒之間，只聽得那亭子的柱上一聲響，上自太尉，下至手下的人，都吃了一驚。看時，不知是甚人打這一個彈子來，花園裏。太尉道：「叵耐這廝，早是打在亭子上，若打着我時，却不厲害，便叫衆人看是誰人打入來的。衆人望亭外看時，老大一座花園，周圍牆垣又高，如何打得入來。正說之間，只見那彈子滾在那亭子地上，托托的跳了幾跳。一個陀螺兒也似團團的轉轉了千百遭。太尉道：「却不作怪。當時又只見一聲響，爆出一個小的人兒來。初時小，被凡風這一吹，便漸漸長大，變成個六尺來長的和尚，身披烈火袈裟，耳墜金環。太尉并衆人見了，都吃了一驚。那和尚走向前來，看着太尉道：「拜揖。太尉見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好像僧家，不可慢他。抬起頭來還禮，問道：「聖僧因何至此？」和尚道：「貧僧是代州雁門縣五台山文殊院行腳僧，特來拜見太尉。欲求一齋。這太尉從來敬重佛法，時常拜禮三寶，見了這般的和尚來求齋，又來得蹊蹺，如何不驚喜。太尉教請坐，和尚對着太尉坐了。道：「有妨。太尉飲宴，太尉一面命廚下辦齋，向和尚道：「吾帥肯相伴先飲數杯酒麼？」和尚道：「多感。面前鋪下器玩食饌等物，盡是御賜金盞金盤，和尚道：「有心齋僧，這等小盞子如何吃得貧僧快活。太尉見說，即時叫取個大金盞子來，放在和尚面前。太尉只是盞子吃，和尚用大盞子吃。太尉叫斟

## 第二十二回

酒和尚也不推却。吃上三十來大盂子。太尉歡欣道：「不是聖僧，如何吃得許多酒？」廚下稟道：「素食辦了，太尉道：齋食既完，請吾師齋，便教搬將來放在和尚面前。」太尉面前些少相陪，和尚見素食拿起來吃，竟不放下碗和筴。太尉又叫從人入去添來。這和尚飯來羹來，酒來盡數吃光，直叫那供給的做手脚不迭。手下人都呆了。太尉見他吃得也呆了道：「這個和尚，必是聖僧，吃些酒飯，都不知吃往那裏去了。」只見和尚放下了飯碗和筴，手下衆人道：「慚愧，也有吃了的日子。」和尚道：「總飽了衆人收拾過齋器，點將茶來。」茶罷，和尚起身謝了太尉。太尉喜歡道：「吾師粗齋不必致謝，敢問吾師齋罷往何處去？」和尚道：「吾乃是奉五台山文殊院化主長老法旨，教貧僧來募緣。因文殊院山門崩損，須用得三千貫錢修蓋山門。貧僧今日遭際，太尉家賜一齋。太尉若捨得三千貫錢，成就這山門盛事，願太尉增福延壽，廣增福田。」太尉道：「這是小緣事，不知吾師幾時來鉤疏？」和尚道：「不必鉤疏，便得更好。」太尉道：「吾師，我把金銀與你如何？」和尚道：「把金銀與貧僧，不便去買物料。若得三千貫文甚好。」太尉暗笑道：「吾師，你獨自一個在這裏，三千貫銅錢也須得許多人搬挑。」和尚道：「太尉貧僧自有道理。」太尉即時叫主管開庫，教官身私身虞候輪番去搬銅錢來，堆在亭子外地上。一百貫一堆，共二十堆。太尉道：「吾師，三千貫銅錢在這裏了，路途遙遠，要使許多人夫腳錢，怎的能夠得到五台山？」和尚道：「不妨。」和尚起身下亭子來，謝了太尉喜捨道：「不須太尉費心，貧僧自有入夫搬挑去。」袖中取出一卷經來，太尉口中不道，心下思忖，且看他怎的。和尚道：「僧家佛法甚大，自把經來自誦一遍。」叫一行入且開，只見那和尚一眨眼，把那卷經向虛空中打一撒，變成一座金橋。這時和尚望空中招手，叫道：「五台山衆行者和火工人夫，滾滾滾，快攘下來，都到四望亭下。」將這三千貫銅錢，馱的馱，挑的挑，搬的搬，交叉往復，剎時間都運了去。和尚向前道：「以謝太尉賜了齋，又喜捨三千貫錢，異日如到五台山，貧僧當會衆僧撞鐘敲鼓，幢幡寶蓋，接引太尉貧僧歸五台山去也。」和尚與太尉相辭了，也走上那金橋去，漸漸的去得遠，不見了空中起一陣



風。那金橋依舊化作一卷經典。隨風吹入空中去了。太尉甚是歡喜。叫從人焚香禮拜道。小官齋僧布施。五十餘年。今日才遇得這個羅漢。衆人都來與太尉賀喜。後人詩曰。

布施空門種福田。片言曾不吝三千。長安多少飢寒者。何不分些救命錢。

自此善王太尉一家。人人都稱贊聖僧。彈子和尙。把彈子和尙一個名頭。利時傳播京師。並不知有舊名蛋子二字。且說太尉次日是上值日期。他早起梳洗畢。人從跟隨直躡府前下轎。太尉當日來得早些。往外待班。閑子前過時。遇着一個官人。這官人正是開封府包待制。自從他治了開封府。那一府百姓。無不歡喜。因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常懷忠孝之心。每存仁慈之念。戶口增田野闢。黎民頌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潛。父老謳歌喧市井。攀轅截轡名標青史播。十年勒有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果然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正騰龔黃。

太尉是個正直的人。包待制是個清廉的官。彼此都交結得來。太尉心中却很喜歡這包待制。包待制亦喜歡王太尉。當時兩個在閑子坐下。太尉道。凡爲人在世。善惡皆有報應。包待制道。包某受職亦然。如包某在開封府時。斷了多少公事。無非是善惡報應。但那犯事的人。必待斷治。方能改過遷善。似乎事前是不曉得有報應的一樣。太尉平常好善。不知有什麼瑞應。王太尉道。且不說別事。如王某昨日在後花園亭子上賞玩。從空打下一個彈子。彈子內爆出一個聖僧來。口稱是五台山文殊院化主。問某求齋。某齋了他。又問某化三千貫銅錢。某教人把錢搬出來。只見他把一卷經向空中打一撒。化成一座金橋。叫下五台山行者。火工。人夫。無片時都搬了去。和尙也上金橋去了。凡間豈有此諸佛羅漢。王某一世齋僧供佛。果然有此感應。包待制道。難得難得。他雖然是這般順口答應。心下却思忖道。這件事又作怪。世上那有此理。漸漸天已曉。文武俱入內早朝。朝罷。百官回了衙門。包待制回府。問當日聽差應推人役是誰。只見階下一人唱喏。却是

## 第二十九回

緝捕使臣溫殿直，包待制道：「今日早朝，在待班閣子裏聽見善王太尉說，昨日他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外面打一個彈子入來，彈子裏爆出一個和尚，口稱是五台山文殊院募緣僧，抄化他三千貫銅錢去了。」善王太尉道：「是聖僧羅漢，我想他既是聖僧羅漢，要錢何用？據我見識，必是妖僧。」見今鄭州知州被妖人張鸞卜吉所殺，出榜捉拿，至今未獲。怎麼京城禁地容得這般妖人？又揮着溫殿直道：「你即今就要捉這妖僧赴廳見我。」溫殿直只得應諾，領了台旨，出府門，由甘泉坊逕入使臣房來廳上坐定。兩邊擺着做公的衆人，見溫殿直，眉頭不展，面帶憂容，都低着头，不敢則聲。內有一個做公的，是當時溫殿直最喜歡的，其人姓冉名貴，叫做冉士宿。他有一隻眼長閉着，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能做，會與溫殿直做了許多疑難公事。因此溫殿直喜歡他。當時冉貴向前道：「不知長官有甚事，恁般煩惱？」溫殿直道：「冉大，說起你也煩惱，却纔太尹叫我上廳去說。早朝時白鐵班善王太尉說道：昨日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見外面打一個彈子入來，爆出一個和尚，問善王太尉布施了三千貫錢文去。善王太尉說他是聖僧羅漢，太尹道他既是聖僧羅漢，如何要錢？必然是個妖怪，限我今日要捉這個和尚。我想他既有這般好本事，定然有個藏身之處。他覓了三千貫錢文，自往他州外府受用去了。叫我那裏去捉他？」包太尹又不比別官員，且是難事，只得應奉承出了。終不成和尚自家來出首，沒計奈何。因此煩惱冉貴道：「這件事何難？如今吩咐許多做公的，各自用心分路去繞京城二十八門去捉。若是遲了，只怕他逃走了。」溫殿直道：「說得有理。你年紀大，終是有見識，便看做公的道：「你們分頭去幹辦，各要用心。衆人應允去了。」溫殿直自帶着冉貴和兩做公的心腹人，也出使臣房，離了甘泉坊，奔東京大路來。溫殿直用暖帽遮了臉，冉起扮做當值的模樣，眼也不閉，看那來往的人。茶坊酒店鋪內略有些可疑的人，即便拮查訊問。溫殿直對冉貴說道：「他投東洋大海中去了。」那裏尋冉貴道：「觀察不要輸了志氣，走到晚，却再理會。」兩個走到相國寺前，只見靠牆邊簇擁着一縣人，在那裏冉貴道：「觀察少等，待我去看一看，拮起腳來，從人叢裏見一、二百人中間，圍着一個人，頭上裹着一頂頭巾，戴一朵羅

帛做的牡丹花。腦後盆大一對金環。拽着半衣。繫條繡裹肚。着一雙多耳麻鞋。露出一身錦片。也似文字。後面插一條銀槍。豎幾面落旂兒。放一對金漆竹籠。却是一個行法的。引着這一叢人在那裏看。原來這人在京有名。叫做杜七聖。那時杜七聖拱着手道。我是東京人氏。這裏是諸路軍州官員客旅往來去處。有認得杜七聖的。有不認得杜七聖的。不識也聞名。每年朝東嶽。與人賭賽。只是奪頭籌。有人問道。杜七聖。你會甚本事。我道。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天之上。地之下。除了我師父。不會撞見過對手。與我鬥法。術回頭叫聲。壽壽我兒。你出來。那小廝剝了上截衣服。出現王磚也似的白肉。那夥人喝聲采道。好個孩兒。杜七聖道。我在東京上上下下。有幾個一年。也有會見的。也有不會見的。我這家法術。是祖師留下的。續頭法。把我孩兒臥在凳上。用刀割下頭來。把這布袱來蓋了。依舊接上。衆位看官在此。先叫我賣了這一百道符。然後施逞自家法術。我這符。只賣五個銅錢一道。打起鑼兒來。那看的人。時刻間擁擠不開。雖有二三百人。只賣得四十道符。杜七聖焦燥。看着一夥人道。莫不衆位看官中有會事的。敢下場來鬥法麼。問了三聲。又問三聲。沒人下來。杜七聖道。我這家法術。教孩兒臥在板橋上。作了法。念了呪語。却像睡着的一般。正要施逞法術解數。惱恨人叢裏一個和尚。會得這家法術。因見他出了大言。便先念了呪語。把孩兒的魂魄收了。安在法衣袖中。却走對門麵店中去了。和尚道。我正肚飢。且去吃碗粥麵來。却還他兒子魂魄未遲。和尚走入麵店樓上。靠着街窗。看着杜七聖坐了賣麵的來。放下筷子。鋪下小菜。問了麵。自下去了。和尚把孩兒魂魄取出來。用碟兒盪了。安在桌上。一邊自顧麵吃。有詩爲證。

莫向人前誇大口。強中更有強中手。續頭神術世間無。誰料妖僧竊魂走。小兒如玉得人憐。魂去魄來不值錢。戲耍萬般皆可做。何須走馬打鞦韆。

却說杜七聖念了呪。拿起刀來。剝了那孩兒的頭看的人。越多了。杜七聖放下刀。把臥單來蓋了。提起符來。去那小兒身上盤幾遭。念了呪。又對衆人道。看官休怪。我久佔獨角案。此舟過去。想無舟趁了。這家法賣這

一百道符。雙手揭起被單來蓋時，只見孩兒的頭接不上。衆人發生喊道：「每常揭起臥單，那孩兒便跳起來。今日接不上，決撒了。」杜七聖慌忙再把臥單來蓋定，用言語瞞着那看的人道：「這道容易，管取這番接上。再叩頭作法，念呪語，揭起臥單來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衆位看官在上，道路雖然各別，查家總是一般，只因家伙相通，適間言語不到處，望看官們恕罪則個。」這番教接了頭，吃杯酒，四海之內，皆相識也。又伏罪道：「我不是了，這番接上了。」又只顧口中念呪，揭起臥單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焦燥道：「你叫我孩兒接不上頭，我又求告你，再三認自己的不是，要你恕饒，你却直恁的無理，使去後面籠兒內，取出一個紙包兒來，就打開撮出一顆葫蘆子去那地上，把土來掘鬆了，把那個葫蘆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噴上一口水，喝聲疾，可是作怪，只見地口生出一籐兒來，就漸漸長大，便生枝葉，然後開花，便見花謝，結一個小葫蘆兒，一夥人見了，都喝采道：「好。」杜七聖把那葫蘆兒摘下，左手提葫蘆兒，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成道理，取了我孩兒的魂魄，叫我接不上頭，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蘆兒攔腰一刀，剝下半個葫蘆兒來，却說那和尚在樓上拿起麵來，正要吃，只見他頭臚從頸兒上骨碌碌滾將下來，一樓上吃麵的人都吃了一驚，小膽的丟下麵碗跑下樓去了，膽大的立住脚看，只見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筯，起身去那樓板上摸一摸，摸着了頭，雙手捉住兩隻耳朵，撥那頭安在頸兒上，安得端正，又把手摸一摸，道：「原來是我只顧吃麵，忘却了他兒子的魂魄，使伸出手去，揭開碟來，這裏却好揭得起碟兒，那裏杜七聖的孩兒早跳起來，看的人發聲喊：『杜七聖道，我從行這家法術，今日撞着師父了。』」却說麵店內吃麵的人沸沸的說出來，有多口的與杜七聖說道：「破了你法的，却是麵店樓上一個和尚。」溫殿直和冉貴在那裏聽得這話，冉貴道：「觀察這和尚莫不便是騙了善王太尉銅錢的麼？」溫殿直道：「我也有些疑惑，冉貴道：『見兔不放鷹，豈可空過。冉貴把那頭只一掀招，一行做公的大喊一聲，多搶入麵店裏來，見那和尚正走下樓，衆人都去捉和尚。那和尚只用手一指，有分教，鼎沸了東京城，大鬧了開封府，惱得做公的看了妖僧，捉他不得，惹出一個貧財。」

的後生來。死於非命。正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惱煩皆因強出頭。  
畢竟當下捉得和尚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彈子僧變化惱龍圖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爲人本分守清貧。非義之財不可親。命裏有時當自至。不然好處反遭迤。

話說溫殿直帶着一行做公的。搶入麵店內。只見和尚下樓來。溫殿直便把鐵鞭一指。教做公的捉這和尚。那和尚見人來捉。用手一指。可煞作怪。櫃上主人攬撥的小博士。并店中吃麵的許多人。都變做和尚。溫殿直與做公的。也是和尚。若干人你看我。我看你。都跌了做公的。看了不知捉那個。是得麵店裏鬧了一場。吃麵的都白散了。溫殿直看那主人家并衆人。依舊面貌一般。看那店裏不見了和尚。溫殿直即時教做公的分投去趕。又發報子到各門上去。如有和尚出門。便叫捉住。即時溫殿直回府。正值太尹晚衙。溫殿直唱了咒。龍圖太尹道。我要你捉拿妖僧。事體若何。溫殿直稟復道。使臣領相公台旨。緝捕彈子和尚。適來大相國寺前。見一個行法的。叫做杜七聖。因接不上孩兒的頭。不勝焦燥。就在地上種出一個葫蘆兒來。他把葫蘆兒一刀剝下半個。那麵店樓上吃麵的和尚。便滾下頭來。那和尚去樓板上摸那頭來。接上了。下面孩兒頭也接上了。使臣見這般作怪。教人去捉。只見那和尚把手一指。店內人都變做和尚。連使臣并手下做公的也變做和尚。教使臣沒做道理處。告相公。這等妖人。實難捕捉。望相公台旨。主裁。龍圖太尹道。我乃開封一府之主。似此妖人在城之內。恐生別事。致朝廷見罪。即時吩咐該吏寫押榜文。各門張掛。一應諸處庵堂等院人等。若有拿獲彈子和尚者。官給賞錢一千貫。如有容留來歷不明僧人。及窩藏隱匿。不首發者。鄰右一體運坐。因此京城內外。說得沸沸的。却說東京市心裏。有一個賣青果的李二哥。夫妻二口兒。在客店裏住。

方才害了病起來。沒本錢做買賣。出來求見相識們。要借二三百文錢做盤費。當日出去借不得。歸來悶不已。渾家道：「二哥，你今日出去借錢如何？」李二道：「好教你得知。今日出去借不得錢。街上人鬧哄哄的。經紀人都做不得買賣。說昨日一個和尚在麵店樓上吃麵。只因他的頭骨碌碌滾將下來。他把手去摸着了頭。雙手捉住耳朵安在腔子上。依舊接好了。做公的見他作怪。一齊去捉他。被那和尚用手一指。滿店中人都變做了和尚一般模樣。如今開封府出一千二貫錢。要捉這和尚。原來這和尚三五日前曾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銅錢。叫做彈子和尚。渾家道：「二哥，真有這話麼？」李二道：「我方才看了榜來。如何在你處說謊？」渾家道：「二哥，我如今和你沒飲食吃。若有采的捉得這個和尚。請得一千貫錢來。把我們做買賣。却不是好？」李二道：「胡說。官府得知不是耍處。渾家道：「我包你請得一千貫銅錢便了。」李二道：「你怎的教我請得一千貫銅錢？」渾家道：「二哥，好教你得知。這個和尚不在別處。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在目前。李二道：「在那裏？」渾家道：「在隔壁房裏。」李二道：「你見他什麼破綻來？」渾家道：「間壁這個和尚來這裏住。有三個月來。從不曾見他出去抄化。也不會見他與人看經。每日睡到吃飯前後才起來。出去抄化。我半月前。因吃了些冷物事。脾胃不好。肚痛了上坑。却打從他房門前過。那時有已牌時候。只見他房裏放出些燈光來。我想這早晚怎兀自有燈。望壁縫裏張一張時。只見那和尚坐在床上。渾身迸出火來。和尚把頭抬一抬。離牀直頂着屋梁。嚇得我不敢上坑去了。便歸房裏來了。這和尚必然就是妖僧。」李二道：「這事真麼？」渾家道：「我與你說。什麼脫空。」李二道：「你且低聲。不要走漏了消息。吩咐了渾家。出門暗地裏。逕到使臣房來。却又不敢入去。只在門前走來走去。做公的看見。喝聲道：「李二，你有甚事。不在此走來走去？」李二道：「告上下。男女有些機密事。特來見觀察。做公的引李二到廳下。唱了喏。溫殿直見了。不敢驚他。笑吟吟的問道：「李二哥，有甚事來見我？」李二道：「告觀察。男女近日病了。不曾做得道路。早晚出來幹些閒事。只見張掛榜文。男女也識幾個字。見寫着出一千貫賞錢捉妖僧。歸去和渾家說了。渾家道：「隔壁歇的和尚是妖僧。男女特來稟知溫殿直。不敢大驚小怪。笑着道。」

李二哥這件事却要仔細。你夫妻兩個見他什麼破綻來。李二把渾家言語說了一遍。溫殿直道：「這事却要實落。你去補一紙首狀來。」李二應了出來。做公的草了稿兒，討一張紙，親筆寫了，直入來常廳遞了。溫殿直道：「如今這和尚在店裏麼？」李二道：「每日早飯後出外，到黃昏便歸。」溫殿直道：「你且在這裏坐下，待我叫人去买些酒來與你吃。不多時，買將酒來。」教李二吃了。溫殿直即同做公的來，教李二向前帶路。一行人離了溫殿直家，竟來客店左側一個茶坊裏坐了，叫做公的外面去探聽動靜。當日未有黃昏時候，只見那和尚吃得醉醺醺的，跟踉跄跄回來。李二忙慌入茶坊裏見溫殿直道：「告觀察和尙來了，却好和尙走到茶坊門前。」溫殿直指着一行做公的道：「捉這妖僧。」衆人發聲喊，正是皂隴追紫燕，猛虎啖羔羊。一發都上把那和尚橫拖倒拽，把條麻索綁了。衆人前後簇擁，押着奔甘泉坊使臣房裏了。有詩爲證：

世間誤事無如酒，一醉能將萬事忘。試看神通蛋和尙，何曾醉裏脫災殃。

溫殿直教衆人把那和尚網縛做餛飩兒一般。那和尚醉了不醒，餛飩的睡着。溫殿直即時進府，申覆太尹道：「妖僧已捉下了。本合押赴廳前，因這和尚大醉不省人事。現在使臣房裏稟領相公台旨。」龍圖太尹見說，教日牢固看守。待來日早衙解來。溫殿直出府，到使臣房裏看那和尚，還醉着未醒，便吩咐衆人小心看守。却說那和尚到半夜酒醒，覺得好不自在，開眼看燈燭照耀，如同白日。兩邊坐着都是做公的，他問做公的道：「貧僧有什麼罪過，將我來縛在這裏？」衆做公的情知這個和尚是妖僧，不敢惡他。內中有個年紀老成的道和尙，你不要錯怪了我們。這是我們的職事。我們家中各有老小，不去惹空頭禍。因你客店裏隔壁賣青果的李二說你住了三個月，不會與人看經，又不去抄化，每日吃得醉醺醺的，說你來歷不明。因此我們來捉了你。和尙道：「我自官員府院齊我，這也不干他事。做公的道和尙沒奈何，等到天明，你自去太尹面前和李二分辨來。」到了五更，溫殿直叫做公的簇擁着和尙人，開封府的廊下伺候。太尹出來公座，甚是次第一對水晶燈籠，却似照天蠟燭，皂隸喝低聲。溫殿直押那和尚到廳下唱了喏。太尹看見李二的首狀，看

### 第三十回

着和尚焦燥道：「叵耐你出家爲僧，不守本分，輒敢騙惑人錢財，便教獄卒取面長枷來，把和尚枷了，叫兩個有氣力的獄卒過來道：『與我把這和尚先打一百棍，却再審問他。』獄卒唱了喏，將和尚腿上打不得二三棍，衆人發聲喊，門子隨聲喊住了他們。太尹看時，枷窟裏不見了和尚，却縛着一把掃帚，便道：『怎有這般妖人，方纔捉拿和尚枷在這裏，却如何是把掃帚正說之間，只聽得府衙門外有人發喊。』太尹驚道：『有甚事？把門的來報道。』告相公有一僧人在門外拍手大笑道：『好個包龍圖，無奈妖僧何。』包太尹聽得說，大怒道：『這廝敢如此無禮，即時叫人下手去捉。』這番捉着妖僧，依例賞錢一千貫。當時做公的奔出府門，逕來捉這妖僧，和尚見人來捉他，連忙走到街市上，不慌不忙擺着褊衫袖子去了。做公的見了，緊趕上去，他那裏緊趕，走慢慢走，不趕不走，做公的趕的得沒氣力了，立住了脚，雖只差得十數步，只是趕他不着，衆人將趕到相國寺前，那和尚在延安橋上，望見衆人趕來，便連忙走入相國寺去了。溫殿直道：『這和尚走了死路，好歹被我們捉了。』吩咐一半做公的圍住了前後寺門，一半向佛殿兩廊分投趕捉。只見本寺長老出來，與溫殿直見過了道，告觀察：『本寺是朝廷香火院，觀察爲甚事，領着一行人手執器械來寺中大驚小怪。』溫殿直道：『我奉太尹相公台旨，趕捉一個僧人到寺中，你莫隱藏了會事的，即便縛將出來。』長老道：『寺中有百十衆僧，都是有度牒的，有掛搭僧到來，寺中有知客，不會敢留過夜。若是觀察趕到寺中，必然認得此僧，何不便捉了。』却來這裏討人。溫殿直道：『這妖僧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文，蓄惱一府人，不得安逸，若不送出來，待我稟過太尹，教你寺中受累，嚇得長老慌了道：』告觀察：『本寺僧衆都是明白的，不是妖僧，若不信時，都叫出來，叫觀察一點過。』溫殿直道：『最好。』長老即時鳴鐘，聚集本寺僧衆百來個，叫溫殿直點視。溫殿直同做公的看時，都叫不是。溫殿直道：『長老，我親自趕入你寺裏來，如何便不見了。』須是叫我們搜一搜看。長老道：『貧僧引路，任從觀察搜看便了。』從僧房內到廚下，淨頭庫堂都搜不見，轉身到佛殿上，見塑着一尊大神佛，三個頭，一似三座青山，六隻臂膊，一似六條峻嶺，托着六件法寶。溫殿直道：『寺內不塑佛像，却爲何塑哪吒太子長。』



老道：「哪吒太子是不動尊王佛，以善惡化人。溫殿直與衆人見殿上空蕩蕩的，便同做公的一行人走出殿門，只聽得佛殿上有人叫道：『溫殿直，包太尹教你來捉貧僧，見了貧僧如何不捉？』溫殿直與衆人回頭看時，却見那哪吒太子是五采粧成，約有一丈五六尺高，六隻臂膊，拿六樣物，三顆頭中間這個頭張開口，血潑潑的露出四個長牙，叫道：『溫殿直，你來捉我去，嚇得長老和尚衆人大驚道：『作怪，作怪！衆人要來捉哪吒，却又又是泥塑的，如何捉得他去？』哪吒又叫道：『怎的不叫人來捉我去？衆人商議道：『莫不是泥塑的哪吒成了妖，出來惱人麼？』如今去稟復太尹，須把哪吒打壞了，便不出外惱人。』長老道：『觀察，這却使不得，那有泥神會說話，無非是妖物憑借作怪，不干法身之事。』粧塑的工本大，將他壞了，便不易得成就。溫殿直道：『既有妖物憑借作怪，合該毀除了，免留後患。』衆僧中一個有德行之和尚，合掌向佛前道：『龍天三寶，可以護法，須遣妖僧出來，否則恐壞了神像。』祝禱已畢，只聽得外面有人拍着手，呵呵大笑道：『觀察，我在這裏，何勞你費力？』一行做公的見了，正是和尚發聲喊，都來捉妖僧，又只隔得十來步，只是趕不上。那和尚引着一行人，出了相國寺，逕奔出大街來，經紀人都做不得賣買，推翻了架子，搗倒了檯牀，看的人越多了，走來走去，直趕出了城，過了義官廳，將到市梢頭，那和尚說道：『你衆人不要來趕我，貧僧自歸去了。』罷，看着汴河裏，將身一跳，只聽得撲通一聲，和尚攔入水內去了。那做公的道：『今番好了，好得他自死在水裏，也省了許多氣。』那汴河的水浪沸騰也似的，衆人都道：『他的屍首不知流到那裏去了。』溫殿直只得回去稟復太尹。太尹在廳上打斷公事，溫殿直唱了喏，把捉妖僧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包太尹聽了道：『叵耐這廝，惱得我也沒奈何。』好得他自己在水裏死了，也罷，說猶未了，只聽得階下有婦人聲叫屈。太尹問道：『爲甚事叫屈？』婦人道：『告相公，丈夫李二，因爲首告妖僧，已經捉獲到官，反將我丈夫拘禁於今。婦人也不願支賞錢，只要放丈夫回家。趁口度日，望相公台旨。』太尹道：『李二首告得實，合給賞錢與他，如何把他監禁了？溫殿直道：『不曾監禁他，而且朝夕款待他酒飯，留在使臣房中，伺候相公台旨。』太尹教放他出來。溫殿直即時到使臣房裏，叫李二到廳前。太尹

道。既出榜文在先，合給賞錢一千貫與他。當時東京一貫錢作銀一兩，李二是個窮經紀人，平白得了一千貫文，非常歡喜。李二夫妻兩個當廳領了賞錢，謝了太尹，出門回去。有詩爲證。

誰近龍圖手內錢，當時李二賴妻賢。妖僧不怕千金子，受用浮財得幾年。

古往今來的事，總是一般。沒錢便罷休，有錢便有沈待詔來攬掇。張博士來相幫，當時李二去相國寺前典了一所房屋，門前開設一個大菓子鋪。夫妻二人衣豐食足，時遇冬天，一日晌午前，他們生着一爐栗炭火，安排了幾杯酒。夫妻二個正向火吃酒之間，只見一個人走入來，叫聲：「李二郎，有菓子賣些個。」夫妻二人都認得是和尙，驚得都呆了。和尙道：「李二郎，你不因貧僧如何得有今日快活？我特來問你求一齋。」那時他夫妻二個若有一個懂事的，就出來拜謝這和尙，齋他一齋，打甚麼緊？終不成他真個要你的齋吃。他是來試探你也未見得，或者把幾句好言語指斷他，求他離了我家便了。李二夫妻却沒有這般見識，千不合萬不合，起個念頭道：「這妖僧說你被做公的趕捉，已跳在汴河水裏死了，你却因何又來我家引惹是非？你若會事，快快走去。若少遲延，我這裏叫一聲當地巡軍來捉你去吃官司，不要怨我。」和尙道：「若奈何得我時，捉了我多日，你首我吃官司，我却周全你請了一千貫賞錢，叫你夫妻二人快活受用。我來見你，你合當謝我，倒發惡念頭，要叫做公的捉我，你這漢子甚不近道理。」且教你受些疼痛，用手一指，喝聲：「疾！」只見那火盆飛起來，望李二臉上只一掀，李二大叫一聲，忽然倒地。渾家慌忙來救，扶起看時，栗炭燒得臉上都是燎漿。泡那和尙登時又不見了。李二被火燒得疼痛不可當，沒錢時也只得自受休了。因有了這幾貫錢，便請醫生救治，不料敷上藥，越疼得緊，叫了三日三夜，煩惱得渾家沒措置處。一日只見門前一個道人，青衿黃袍，走到櫃邊，叫聲：「抄化李二。」嫂道：「我家沒得事時，便與你兩三個錢，不大要緊。這裏人命關頭，却沒工夫與你。」先生道：「娘子，你家中可有甚事？」李二嫂道：「好叫先生得知，被一個妖僧把我丈夫潑了一臉火，燒起許多燎漿，泡敷上藥，越痛叫了三日三夜，只怕要死。」先生道：「貧道收得些湯藥，敷上便不痛，瘡醫便脫落，屢試屢驗。」

救了許多人。李二嫂道：休言便好，只要止得疼痛時，自當重重相謝。先生道：你去請他來，就取些水來。李二嫂入去，扶出李二，把碗水遞與先生。先生打開一個藥包，抖些藥物放在水裏，用鵝毛蘸了敷在瘡上。李二歡喜道：好妙藥，就是鋪水散雪的，便不疼了。先生道：這個不爲奇妙，而且即時下落醫瘡，叫你無事。你意下如何？李二道：若得恁地感謝先生，先生道：此乃熱毒之氣，你可出外面風涼處吹着，瘡疤即便脫落。李二依先生言，出街上來。先生叫李二坐在凳上，看着他道：你叫三聲瘡疤落，這瘡疤使落下。李二聽好歡喜，盡性命叫了三聲，只見那李二坐的凳子，望空飛起去，到那相國寺十丈長的旛竿頂上，不歪不偏，端端正正的擱一個住。街上人見了，發喊起來。李二嫂出來看見，吃了一驚道：苦也，苦也。先生我丈夫如何得下來？先生道：不要慌，我叫他下來，教你認得我則個。那先生脫了黃袍，除下青衫。李二嫂仔細看了一看，嚇得叫苦不迭。原來却是和尚和尙道：你丈夫不近道理，一心只要害我，却又害我不得。我且叫他在旛竿上受些驚恐，滿街人哄哄鬧鬧都來看。內中有做公的看見了道：見今官司明張榜文，堆塚賞錢，要捉妖人。這和尚又在這裏逞妖作怪，須要帶累我們。做公的與當坊里甲一齊來捉這和尚。那和尚望人叢中一躲，便不見了。衆人道：自不曾見這蹊蹺作怪的事。那李二緊緊的坐在旛竿頂上，下又下來不得，如何是好？因此驚動了滿城軍民都道：這和尚却也利害。這個人如何得下來，却說當坊巡軍飛也似來報包太尹。包太尹即時坐轎來到相國寺裏，下轎，排開桌椅，坐在殿前，抬起頭來看時，見李二坐在旛竿頂上，凳子上高聲叫救人。包太尹尋思：沒個道理救他下來，便叫他妻子來問他。李二嫂向前拜了，包太尹問道：你丈夫爲何緣故得在上頭？可對我實說。李二嫂把和尚投齋潑火的事，和道人敷藥的話一一說了。包太尹道：區耐妖僧這般無理。若今次捉住，斷然不與干休。話猶未了，佛殿上一壁廂走出一個和尚來，到太尹面前唱個喏。包太尹睜著眼問道：和尚，你有甚事來見我？和尚道：貧僧有個道理叫李二下來。包太尹道：吾師若救得李二下，當以齋供相謝。這和尚輕輕的溜上旛竿，雙手抱着李二，高叫道：包龍圖，你是清正的官，我貧僧不敢來惱你。我自

問善王太尉化得三千貫錢。干你甚事。你却要來捉我。我無可報答你。還你一個李二。從空中把李二直擲下來。衆人發聲喊。看那李二時。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畢竟李二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胡永兒賣泥蠟燭 王都排會聖姑姑

妖邪法術果通靈。賽過仙家智略精。且看永兒泥蠟燭。黃昏直點到天明。

話說這李二不合爲這一千貫錢。首告那和尚。既得了賞錢。做資本開個果子店。和尚來投齋。埋合將恩報恩。反把言語來惡了他。當日被那和尚從旛竿頂上直擲下來。正跌在包龍圖面前。龍圖看時。只見李二頭在下。脚在上。把頭直撞入腔子裏去。一命嗚呼了。李二嫂大哭起來。免不得叫人抬扛屍首回去入葬。不在話下。却說那和尚在旛竿頂上凳子高處坐着。看的人山人海。許多人喧嚷起來。手下人禁約不住。龍圖看了。沒個志意捉他。便要使刀斧砍斷這旛竿。諸處寺院裏旛竿都是杉木做的。惟有這相國寺旛竿是銅鑄的。不知當初怎的鑄得這十丈長的。原來相國寺裏有三件勝跡。一佛殿前有一口井。三十丈深。頭髮打成的索。黑漆吊桶。硃紅字寫着大相國寺公用。忽一日斷了索子。沒尋吊桶處。以後有人泛海回來。到相國寺說道。我在東洋大海船上。只見水面上浮着一個吊桶。水手撈起來看時。硃紅字寫着大相國寺公用。正看之間。風浪大作。幾乎覆船。隨即水手送還吊桶。風浪即時平息。因此來方知那口井直通着東洋大海。二相國寺門首有條吊橋。叫做延安橋。在橋上看着那座寺。如在井裏一般。及至佛殿上看着那條橋。比寺基又低十數丈。三就是這條銅鑄的旛竿。截不得。据不得。共是。三件勝跡。那和尚在旛竿頂上。將言語調戲着太尹。太尹甚是焦燥。沒奈何他處。猛然想了一計。叫去營中喚一百名弓箭手來。聽着的即時叫到。包太尹

叫圍了旛竿射上去。那弓箭手內中有射得好的，射到和尚身邊，和尚將褊衫袖子遮了。包太尹正沒做理會處，只見溫殿直手下做公的，再貴跑上稟道：「小人有一惡計獻上，可捉妖僧。」包太尹道：「你有何妙法？」再貴道：「他是妖僧，可將豬羊二血及馬尿大蒜，蘸在箭頭上射去。」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包太尹聽說大喜，命取豬羊二血及馬尿大蒜，手下人分頭取來。包太尹教將來攪和，澆在箭頭上。一聲梆子響，衆弩同發。不射時，萬事俱休。一百箭齊射上去，只見內外有一二千人發聲喊，見這和尚虛空裏連凳子跌下來。衆人都道：「這和尚不死也殘疾了。」那佛殿西邊却有一個尿池，這和尚不偏不側，不歪不斜的，跌在尿池裏。衆公的即時拖了起來，就在池子邊將一桶豬羊血望和尚光頭上便澆，把條索子縛縛了。包太尹上轎回府，陞廳叫押那和尚過來。包太尹道：「叵耐你這妖僧，敢來帝輦之下使妖術，擾害軍民。今日被我捉獲，有何道理？」便吩咐取第一等的枷過來，將和尚枷了。又吩咐押下右軍巡院，勘問籍貫姓氏，恐有餘黨，須要審究明白。一併拿治。太尹吩咐了，自去歇息。這和尚滿身都是尿血沾住了，使不得法術，被一行做公的押出府門，到右軍巡院。將太尹的話對推官說了。推官道：「我奉太尹台旨，勘問你這妖僧踪跡，你必有寺院安息。同行共有幾人，却也好問你不得。」使教獄卒拖下拷打。獄卒把和尚兩脚吊在枷梢上，着實打了三百棍子。那和尚不則一聲，也不叫痛。推官低頭仔細看時，只見和尚麴麴的睡着。推官道：「却不作怪。」便教獄卒目監在獄中，少停再帶出來勘問。一日三次拷打，役卒打得無氣力。這和尚一如無事，只是不則聲。若打他時，他便睡。推官勘問了十來日，無可奈何，只得來稟太尹道：「蒙台旨勘問妖僧，今經數日，每日三次拷打，但打時，他便睡着了。這般妖僧，實難勘問。若久留獄中，恐有後患，謹取台旨。」包太尹道：「似此妖僧，停留則甚。」即時文書下來，將妖首擬定條法，推出市曹處斬。推官叫押那和尚出來，逕奔市曹。犯由牌上寫着「不合故殺李二」，又不合東京與妖作怪，擾害軍民，依律處斬。犯人一名彈子和尚，京城內外住的人聽說要殺妖僧，都來看。這犯由牌前引棍棒後跟劊子手，押着妖僧，離了右軍巡院，看的人挨擠不開。且說一行人押那和尚，看着來到

市心裏不遠。和尚立住了脚。劊子手道：「前頭去做好人，如何不行？」和尚道：「衆位在上，貧僧一時不合攪擾太尹。有此果報，告上下。前面酒店有酒，討一盃與貧僧吃了，棄世也。」劊子手料得沒事，可憐他是將死之人，只得去酒店裏討了一碗酒，把木杓盛了叫他吃。和尚將口去木杓內吃了大半。衆人擁擠了又行，將次到法場上。只見和尚含着一口酒，望空一噴。只見青天白日，風雨不知從何處而來。一陣風起，黑雲罩了法場。瓦石從人頭上打將下來，看的人都走了不多時。風過，黑雲散了。獄卒劊子手，并監斬官，一行人看那和尚時，迸斷了索子不見了，便四下搜尋。那有個影兒，正是鯨魚脫了金鈎釣，擺尾搖頭再不來。有詩爲證：

和尚生來忒怪異，捉時煩難去時易。縱教醇酒不沾唇，未必光頭便落地。

那時上至監斬官，下至獄卒劊子手，都煩惱道：「走了和尚，恐怕太尹見罪，我們這一行人都要受苦，無可如何。只得且回開封府報知太尹。」龍圖閣報即時，驛監斬官便帶着一行人來請罪。此時龍圖閣知道妖人出現，朝廷要勦刀兵，不肯叫人胡亂吃官司，只發放一行人自己去。自己星夜寫表申奏朝廷，以爲就少時還好治理。若日久妖人聚集多時，恐難勦捕。朝廷降旨，遍行文諸路鄉村巡檢，着實用心緝訪勦捕。文書行到河北貝州，州衙便把榜文懸掛出來。那州衙前是個熱鬧去處，那日有一個婦人帶着孝，手內提個籃兒，在州衙前面走來走去。這婦人若還生得不算好時，也沒人跟隨着。但他不十分打扮，却大有顏色。到處有這般閒漢問道：「姐姐，我見你走來走去，五七回爲着甚事？」婦人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媳婦因沒了丈夫，無可度日。有一件本事要賣三五百錢，把來做盤費。」那人又問道：「姐姐，你有甚本事可賣？」婦人道：「無甚空地賣不得。若有個空地纔好賣。」那人與他趕走了衆人，道：「這畧好，也曾有人在這裏打野火兒過，在這裏做好。」那婦人便盤膝在地上坐了。衆人一來看見這婦人，生得好，二來又見婦人打野火兒，便有二三十人圍住着。都道：「他不知賣什麼，只見婦人在籃裏取出一隻碗來，看看一夥人道：「衆位在上，媳婦不是路歧，也不會賣藥打卦，只因沒了丈夫，無計奈何，不得不自出來賺二三十文錢使用。」那位哥哥替我將碗去討碗水來，有個小

廝道：我替你去討不多時，小廝討將一碗水來看的人道：不知他賣什麼東西，要水何用？婦人揭起籃兒，晃晃拿出一把刀來，看的人多道：莫不是這婦人會行法？只見這婦人把刀尖去地上掘些土，起得掘得鬆鬆的，傾下半碗水在土內，和成一塊，又在籃內取幾條竹棒兒出來，捏一塊泥滾在竹棒兒上，捏成一枝燭，安在地上，又捏一塊泥，再把一條竹棒兒捏成一枝燭來，頃刻間，做了十來枝，都安在地上，看的人相挨相擠，冷笑道：沒來由，我們到吃這婦人家耍了。引這半日，又沒甚花巧，裂裂缺缺的，捏這幾枝泥燭，要他何用？有的人道：你們且閉嘴，看他必有個道理。婦人將剩下的半碗水洗了手，揩乾淨了，看看一夥人道：媳婦因沒了丈夫，無可度日，不敢貪多，只要賣三文錢一枝，這十枝要賣三十文足錢，每一枝燭，在黃昏前點起，直可點到天明，看的人都笑道：這姐姐把我貝州人取笑，泥做的燭，方纔做的兀自未乾，如何點得着？分明是取笑人，沒個人來買。婦人見沒人來買，又道：你貝州人好不信，直難道媳婦脫空騙你三文錢？那個哥哥替我取些火來，有一個專一幫閒的沈待詔，替他去茶坊裏討些火來，把與婦人，那婦人遂去籃兒內取出一片硫磺發燭，把泥蠟燭從頭點着，一夥看的人都喝采道：好妙劇術！一枝濕的泥燭，便點得，又只要三文錢一枝，那裏不使了三文錢？有好事的，取三文把與婦人，婦人收了錢，拿一枝過來，吹滅了，遞與買的。霎時間都賣了。婦人抬起身來，收拾了刀和碗，放入籃內，與衆人道：個萬福，便去了。明日婦人又來空地上，來人都簇着，看了看婦人道：昨日生受，賣得三十文錢，過了一日，今日又來煩惱，衆人道：真個作怪。昨日三文錢買了一枝泥蠟燭，恰好點一夜，比點燈又明亮，倒省了十文錢油。婦人在場子上討些水，掘些泥，又做了十枝泥蠟燭，衆人道：不須點了，都爭着買了去。婦人又賣得三十文錢，自收拾去了。以後逐日來賣，不落手，便有人買去了。但每日賣十枝，賣了半個月，鬧動了貝州一州人，都說道：有一個婦人在州衙前賣泥蠟燭，且是耐點，又是亮，當日婦人正在攤場，做得一枝，州衙裏走出一個人來，衆人看時，却是個有情有分的人，姓名則現做本衙排軍，那人怎生模樣，但見。

鳳眼濃眉如畫，黃鬚白面高冠，手垂過膝，闊雙肩，六尺身材，壯健善會，弓開發弩，更兼使棒擲拳，一生志氣在人前，王則都排出現。

這王則的父親，原是本州一個大富戶，因信了風水先生的說話，看中了一塊陰地，當出大貴之子孫。這塊地就是近鄰人家葬過的，王大戶欺他家貧，掙放些債負與他，故意好幾年不算，後來累積無償，逼要了他的地，掘起屍棺，把自家爹娘靈柩葬在上面，自葬過之後，媽媽劉氏一連懷八遍胎，只第一胎是個女，其餘七胎都是男，那王則是第五胎生的，他臨產這一夜，王大戶夢見唐朝武則天娘娘特來他家借住，說道：你象合生有福之男，與基立業，昌大門閥，醇來時恰好，媽媽生下孩兒，王大戶大喜，取名王則，小名叫做五福兒，以紀夢中之兆。王則從小伶俐，五歲時便會讀書，一日外祖劉太公到來，看見大小挨肩的七個甥男，甚是歡喜，知道只有五福兒聰俊，便出一對道：小孩兒，五歲聰明冠世，王則應聲道：大丈夫一朝富貴，驚動劉太公道：好，又出一對道：一母八胎生七子，小者如虎，大者如龍，王則又對道：單槍匹馬領三軍，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劉太公大驚道：此子雖然穎異，必非安穩保家之人，囑咐女婿道：五福兒若長成，休得教他拳棒，恐怕他不守本分，爲家門之累，又一日，王則在街上頑耍，遇一個過往的相士，立住脚，定睛看了他一回，說道：此兒骨格非常，將近三旬，必然大有際遇，只是刑尅太重，須尅盡六親，蕩盡祖基，方纔發福，又看一看道：只可惜有始無終，娘子進去，傳與王大戶聽了，王大戶正走出來，要細問時，那相士已自去了，果然，王則到七歲時，父親一病而亡，以後六個弟兄，接連患病，死個乾淨，母親劉媽媽不勝痛苦，單單剩得一身，有詩爲證：

不料多男盡喪亡，獨留五福敗門牆，相家未必全無准，陰地何如心地良。

此時劉太公也故了，王則並無親族，會長拘束，到十五六歲，長得身雄力大，不去讀書，專好鬥雞走馬，使槍掄棒，供養多少教師在冢，又喚了巧手匠人，在背上刺五個福字，還有一件他喜的是，千般術法，逢着就學，只是僅僅學得些小小戲耍法兒，不曾遇得名師，傳授什麼大本領，雖然如此，這裏頭也不知費了鉅萬錢。



鈔還有一件。他從小好的是女色。若見了標緻婦人，寧可使百來兩銀子，一定要勾他上手。其他娼家窰戶，自不必說。又有一班閒漢，幫他使錢。這裏頭又不知費了多少錢鈔。過了十多年，把個家產費得罄盡。房子山地也都賣來花費了。單靠着一身本事，在本州充做個排軍頭兒。在州衙後巷賃下一所小小民房居住。他從幼娶得一房媳婦，並未生育。前二年也被他尅了。依舊剩個單身。他便只在娼樓妓館及落腳人家走動。不會娶得老婆。人家見他所賴，也沒個肯把老婆與他。偶爾有肯與他的，他又偏嫌好道。正是志高難滿意，運晚未逢時。但是說起來，他也有一節好處。就是爲人慷慨，接交沒錢時，寧可束了肚皮過日。一有錢鈔在手，便三兄四弟終日大酒大肉價同吃。若是有些不如意時節，拽出拳頭就打。所以衆人又畏懼他，又歡喜他。這一日，王則五更入衙畫卯，幹辦完了職事出來，見州衙前一夥人圍着了看，便立起腳來望一望。見一個着孝的婦人，坐在地下，仔細看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麻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嬌嬈，懶染翠珠。生定天姿秀麗，雲鬢半整，如西子初病捧心，星眸轉波。若文君含愁聽曲，恰似嫦娥離月殿，渾如織女下瑤池。

王則就問跟隨的人道：「這婦人在此做甚的？」跟隨人道：「久聞得這婦人在賣泥蠟燭。」王則道：「我逐日在此官府衙內，聽得說是一個婦人賣泥蠟燭。我的一般當官執事的人說，也會買來點。且是明亮，我便是要問怎的喚做泥蠟燭。」跟隨人道：「說起來，且是驚人。那婦人在地上掘起泥來，把水和了，捏在竹棒上，似蠟燭一般。焐着燈，便着從上燈時點起，直到天明。王則聽了，心裏思忖道：「却也作怪。我從來好些劇法術，這一件却又驚人。」乃挨身入人叢中，見那婦人都做完了，在把水洗手道：「我這蠟燭賣三文錢一枝，人人都爭搶要買。」王則道：「且住，你們都不要買。衆人都認得王則是有情的人，他叫聲不要買，便都不敢買。婦人抬起頭來看見王則，起身來叫聲萬福。王則還了禮道：「你把泥來做蠟燭，如何點得着？」婦人道：「都排在上媳婦在此賣了半個多月了。若點不着時，人却不來問我買。每日做十枝，只是沒得賣。」王則道：「不要耍我，便扯起衣襟在袋

內取出三十文錢，都買了婦人將蠟燭遞與了王則。王則道：「且住，買將去點不着，枉費了錢，不是我不信事，真個不會見，且點一枝，叫我看看。」婦人道：「這個容易，都排叫人去討火種來。」王則教跟隨的去討火種，遞與婦人。婦人炙着發燭兒，將十枝泥蠟燭都點與王則看。王則看了，喝采道：「果然真個驚人，這十枝蠟燭，我又不要，你們要的都將了去。」衆人都拿了去。婦人起身收拾了刀碗，安在籃裏，向衆人道：「個萬福，自去了。」王則打發跟隨人先回，自己信步隨着那婦人。王則口內不說，心下思忖道：「這婦人不是我貝州人，想是在草市裏住的，且隨到他家，用些錢學得這件法術也好。」只見那婦人出了西門，過了草市，只顧行去。王則道：「既不在草市裏，不知在那裏住。」又行了十來里，到個不認得的去處。王則道：「這婦人是個蹊蹺作怪的人，我且回去待明日看那婦人來賣時，問他住處便了。」轉身却待取路回來，抬眼看時，不是來時的舊路，只見漫天峭壁，峯巒高聳，擋住去路，歸去不得。又沒個人行走，正慌之間，只見那婦人在前面高聲叫道：「王都排，不容易，你到這裏，如何便要回去？」嚇得王則戰戰兢兢向前道：「娘子，你是誰？」婦人道：「都排，聖姑姑使我來請你去論大事，你不要疑忌，我和你同去。」則王則心下想道：「却不作怪，欲要回去，叵耐迷失了路，只得且隨他去。」便同行入松林裏，良久轉過林子，見一座莊院。王則問道：「這裏是什麼去處？」婦人道：「這裏是聖姑姑的所在，等都排久矣。」王則到得莊前，莊裏走出二個青衣女童來，叫道：「此位是王都排麼？」婦人道：「是。」青衣女童道：「仙姑等你久矣。」引着王則逕到廳下，稟道：「王都排請到了。」聖姑姑叫請王則上廳，三人坐定，點茶罷，聖姑姑教女童置酒款待。王都排心局志氣，甚是歡喜，對聖姑姑道：「王則有緣，今日得遇仙姑，不知仙姑有何見教？」聖姑姑道：「且一面飲酒，與你商議。」你現今氣數到了，應着天數，合當發跡。河北三十六州之主，聖姑姑道：「你若無此福分時，仙姑莫說此話。」官中耳目較近，王則是貝州一個軍健，豈敢爲三十六州之主。聖姑姑道：「你若無此福分時，我便不着人來請你，只恐你錯過了機會，可惜了。」更有一事，恐你隻身無人相助成事，指着賣泥蠟燭婦人道：「吾有此女，小字永兒，尙是女身，與你是五百年姻眷，今嫁此女與你爲妻，助你成事，你意下如何？」王則心

中不勝歡喜。思忖道：我今年二十八歲，渾家去世死了，尙不會繼娶。今日仙姑把這美婦人與我，豈不是天緣奇遇？便道：感謝仙姑厚意，焉敢推阻。王則幼小時，曾遇着一個異人，相我道：年近三旬，必然發跡。今日幸蒙仙姑抬舉，果應其言，只是一件。區耐貝州知州，及王則取辦一應金銀綵帛物件，俱不肯還。鋪行錢鈔，害盡諸行百業。那一個不怨恨唾罵。近日本州兩營官軍，又三個月要關支一個月請受，他也不肯。欲待與他爭競，他朝中勢力大，和他爭競不得。與王則一般一輩的人，不知吃他苦害了多少。我們要去除一個虐民官，尙且無力量，如何幹得大事。聖姑姑笑道：你獨自一個，如何得力？必須仗你渾家手下有十萬人馬，相助你成功。王則笑道：我聞行軍一日，須費千金，暫歇暫停。江湖絕溜，若有這許多軍馬，須用若干糧食草料。莊院能有多少？大這十萬人馬，安放在那裏？聖姑姑笑道：我這裏人馬不用糧草，亦不須屯割，有急要用，便用不用時，便收了。王則道：恁的時却好。聖姑姑道：我且教你看我的人馬。聖姑姑叫胡永兒，入去搬出二只小籠兒來。一籠兒是豆，一籠兒是剪的稻草。永兒撮一把豆，撮一把稻草，把草一撒，喝聲疾，就變做二百來騎軍馬，在廳前。王則看了，喝采道：既有這剪草爲馬，撒豆成兵，何憂大事不成？正說之間，只聽得莊外有人高喊道：你們在這裏好做作！官司現今出榜捕捉妖人，你們却在此剪草爲馬，撒豆成兵，待要舉事謀反，嚇得王則大驚，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來。真所謂機謀未就，怎知窗外人聽計策纔施，却早簫牆禍起，正是：

會施天上無窮計，難避隔窗竊聽人。

畢竟那裏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了夙緣永兒招婿 散錢米王則買軍

人言左道非真術，只恐其中未得傳。若是得傳心地正，何須方外學神仙。

話說王則正在草廳上。看着軍馬說話之間。只聽得有人高叫道。你們在此舉事謀反麼。王則嚇得心慌膽落。抬頭看時。只見一個人。生得稀奇古怪。頭戴鐵冠。足穿草履。身上着皂沿緋袍。面如靨血。目似怪星。騎着一隻大蟲。逕入廳來。聖姑姑道。張先生。我與王都排在此議事。你來便來。何須大驚小怪。先生跳下大蟲。喝聲。退那大蟲往門外去了。先生與聖姑姑施了禮。王則向先生唱了喏。先生還了禮。坐定。聖姑姑道。張先生。這個是貝州王都排。後五日你們皆爲他輔助。先生對王則道。貧道姓張名鸞。常聞聖姑姑說。都排可以獨霸一方。貧道幾次欲要與都排相見。恐不領諾。不敢拜問。聖姑姑如何得王都排到此。聖姑姑道。我使永兒去貝州衙前用些小術。引得都排到此。方欲議事。却遇你來。先生道。不知都排幾時舉事。聖姑姑道。只在旦夕。待軍心變動。一時發作。你們都來相助。舉事言尙未了。只見莊門外走一個異獸。人來至草堂上盤旋。哮吼。王則看時。却是一個獅子。心下又驚又喜。道。此乃天獸。如何凡間也有。必定是我有緣得見。方欲動問。聖姑姑道。這廝既來相助。都排何必見怪。可收了神通。獅子將頭搖了一搖。不見了。獅子却是個人。王則問聖姑姑道。此人是誰。聖姑姑道。此人姓卜名吉。便教卜吉與王則相見。禮畢。就在草廳上坐定。聖姑姑道。王都排。你見張鸞卜吉的本事麼。王則道。二人如此奢遮。不怕大事不成。聖姑姑道。須臾還得一個人教你成事。王則道。又有何人。正說之間。只見從空中飛下一隻仙鶴。來到草廳立住了。背上跳下一個人來。張鸞卜吉永兒都起身來。與那人施禮。王則看那人時。癩了一隻腿。身材不過四尺。戴一頂破頭巾。着件粗布衫。行纒破碎穿一雙斷耳麻鞋。將些草帶繫着腰。王則見了他這般模樣。也不動身心裏道。也不知是甚麼人。聖姑姑道。王都排。這是吾兒左黜。得他來時。你的大事濟矣。如何不起身迎接。王則聽得說。慌忙起身施禮。左黜上草廳來。與聖姑姑唱個喏。便坐在衆人肩。上問聖姑姑道。告娘娘。王都排的事成也未。聖姑姑道。孩兒。論事非早。卽晚。專待你來。這事便成。左黜道。既然商斟停當。難得都來到此。卽今晚便屈留與妹子永兒。完成親事。就煩張先生爲媒。却不好麼。聖姑姑道。正合吾意。便吩咐女童引王都排到香水浴堂洗澡。王則

洗了個淨浴。女童將新衣與他通身換過了。聖姑姑教捧出龍袍玉帶冲天冠。無憂鞋。請他穿着。王則從不曾見這行頭。那裏敢接。只見癩師拐將過來。叫道：「都排休懷謙遜。你若疑慮時。我引你到三池上去照你今世的出身。」王則跟了癩師走出莊院。來到一個清水池邊。癩師教王則向清水中自家照着。王則看了大驚。只見本身影子照在水裏。頭戴冲天冠。身穿滾龍袍。腰繫白玉帶。足履無憂鞋。相貌堂堂。儼然是一朝天子。癩師道：「都排你見麼？」天數已定。謙讓不得。王則方纔信了。當時就裝起來。那時草廳上鼓樂喧天。八個女童紗燈官扇服侍。永兒出來。珠冠繡袂。別是一般裝束。就如皂宮妃子一般。兩個在草廳上行禮。夫婦之禮。但見。

名香滿燕。異彩高懸。百歲姻緣。笑語撮成花燭。一場歡喜。笙歌擁入蘭房。何處來風流帝子。分明巫山夢裏襄玉。誰得似窈窕仙娘。除非天寶宮中妃子。恩山義海歡娛足。錦地花天富貴多。

當晚洞房花燭鋪設得十分齊整。王則想道：「莫非是夢麼？不是夢。難道是真。又道便是夢。也是個好夢。我也落得受用。」只因王則和胡永兒一個是武則天娘娘托生。轉女作男。一個是張昌宗托生。轉男作女。他先前在白花亭上發了真願。願世世永爲夫婦。到今四百年來。重諧舊約。再結新歡。夫婦恩情。不必提起。王則一連的住了三日。真個是軟玉溫香。迷晝夜。花團錦簇。送時光。這也不在話下。到第四日。聖姑姑請王都排議事。說道：「氣運已至。宜作速相機而動。休得貪戀新婚。忘其大事。」癩師道：「都排且回。我明日與張先生等入貝州來替你舉事。」王則心。上巴不得再住幾日。但一來被衆人催逼。二來三日不會到家中看。生怕州裏有事。只得謝了聖姑姑。別了胡永兒。依舊做來時打扮。癩師引王則離了莊院。出林子來。指一條路叫他回去。王則回頭看時。不見了癩師。行不多時。早到了貝州城門頭。王則吃了一驚。道：「却不作怪。前番行了半日。才到仙姑莊上。如今行不得數十步。早到了城門頭。原來這一班都是異人。都會法術。來扶助我。我必是有分發跡。」王則當日進城。已是未牌時分。先打從州前走一遍。看其動靜。只見兩三個做公的。見了王則。便道：「王都

排那裏去了好幾日。知州相公喚你不到，好不心焦哩。王則聽說，慌忙跑進州裏，見了知州。知州問道：「王則，你這幾日在那裏？」王則道：「小人往鄉里看個親戚，原想一日轉回，不意道路上感了些風寒，睡倒了三日。今早才起得身，聞知相公呼喚，小人特來參見，還不會到家裏。」知州道：「既有病，不計較了。五日前差你到鋪中取來綵帛，奶奶嫌顏色不鮮明，尺頭又短，用不着，你可領去照數作速換來，限你明日交割。」小姐吉期近了，專喚裁衣，休得遲誤。喚個心腹親隨到私衙裏討出彩帛來，共是十三疋。教王則點清了數目收去。王則答應了，兩手抱出州衙，一直來到自家屋裏坐下，想道：「我王則好晦氣，纔快活得三日，回來沒討杯茶吃，這職官又來歪纏了。你自要嫁女兒，干我貝州人甚事？鋪家銀又不肯發，還教人硬賒，取着東西，還要嫌好道，歡弄得亂亂的，又去勸換，你做官府的，怎恁強橫？」王則一頭說，一頭把綵帛展開，待要重新摺好，提起看時，吃了一驚，先前送進去是個整疋，如今尺頭剪動了，逐疋展看，都是如此。取尺來量着，每疋短了五尺。王則道：「少了疋把，倒是小事，可惜都剪殘了。既不是原物，鋪家如何肯換？一定是手下人作弊。」官府那裏曉得，少不得去稟明，看他如何說。連忙摺了，重抱到州裏來。知州已自退堂了。王則道：「且拿回去，明日來稟他。」未遲。次日清早，伺候知州上廳。王則捧了十三疋綵帛，跪在下面。知州見了，喜道：「王則，還是你會幹事。昨日吩咐得你，今早就換來了。」王則稟道：「還不會換來。昨日相公發出這些綵帛來，不是原物了，不知何人每疋剪去了五尺。教小人如何好換？」相公台旨，知州道：「昨日堂中教你檢收，既然剪動，當時就該說了。」王則道：「小人當堂只點得疋數，到家用仔細檢看，方知短少。連忙來報知相公，時相公已散衙了。天色已晚，小人不該傳報。今早特來伺候。」知州大怒道：「胡說。昨日驗收明白，就該發還鋪家。你又拿回家裏，自不小心，被家中什麼人剪動了。今早反來我這裏胡稟，若不念你平日效勞之勤，就該打你一頓毒棒，快去立等換來，再休得多口罵得王則頓口無言，只得依舊抱回。悶悶的坐在家裏。王則正在尋思無計，只見三個人從外面入來。王則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左黜和張鸞、卜吉。鈸禮已畢，三人見桌兒上堆着許多綵帛，問道：「那裏來的？」王則道：

一言難盡。便將知州剪壞了原物。要他鋪中換取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左黜道：「這個何難。在貧道身上包換還你。當下把十三疋綵帛。做一堆兒堆在地下。脫下粗布衫蓋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掀起布衫來看時。變了十三疋鮮明綵緞。王則大喜道：「有煩三位少坐。待小可送去州裏。再來陪你說話。」三人道：「我等正有話商議。快去快來。」王則笑容可掬。捧着綵帛去了。有詩爲證：

任所如何辦嫁粧。剪殘綵緞要人償。有官望使千年勢。沒理天教一旦亡。

王則送綵緞到州衙時。知州還未曾退衙。見換到鮮色綵帛。歡喜自不必說。王則如數點明。交付私衙收訖。王則回家裏。三個人正在那裏相待。王則陪禮道：「有失陪侍。得罪得罪。得三位至此。合當拜茶。奈王則家下乏人。三位請到間壁酒市中飲幾杯好麼。」張鸞笑道：「還不會擾一杯喜酒。指着癩師道：「這位大舅。今日只當請媒麼。」左黜跳了起來道：「休論親道。故既然相見。少不得盡醉方休。」卜吉道：「還是癩師說得爽利。」王則道：「今日是個下班日分。那綵帛又交付過了。正好久坐。四個人便到店樓上靠窗坐定。正飲酒熱鬧。只見樓下官旂成羣拽隊走過。王則道：「今日不是該操日分。如何兩營官軍盡數出來。」左黜道：「王都排你下去問問。看是何緣故。」王則下樓來出門前看時。人人都認得王則。回來唱喏。王則道：「你們衆人那裏去。管營的道都拚知州苦殺我們。我們役過了三個月。却一月的錢米也不肯關與我們。我們今日到倉前。管倉的吏只是趕打我們回來。」王則道：「若是恁時。却怎的管營的道。如明日再不肯關支。衆人必要反也。」管營人和衆人自去。王則上樓來把管營的說話。對左黜說了一遍。左黜起身來道：「你快去趕上管營。教他們回來。支一個月錢米。與他們。教這兩營軍心都歸順你。」王則道：「先生那裏有許多錢米。」左黜道：「你只教他們回來。我自備置。王則當時趕着管營道：「你可叫住許多人。且不要行。都轉來。與你們一個月錢米。管營聽得說。叫轉許多人都回。王則門首那時。只見王則家裏山也似堆起米來。王則肚裏想道：「如何家裏桌凳都不見了。這一屋米從何而至。只見癩子把手招道：「你們衆人。如有氣力的。搬一石兩石。不打緊。只是不要曬呢。」那衆人三三五五

來搬。也有馱得一石的，也有馱得兩石的，儘着氣力搬運。王則道：「這米看來只有百來石，兩營共有六千人，如何支散得遍？」左黜道：「你休管我，包你都教他有米便了。」衆人自午牌時候搬起，直搬到申牌時候，何止搬一萬餘石，但家中尙剩下四五石。管營和若干人都來謝王則。左黜道：「王都排一客不煩兩主，有心賣個人情，今夜有引亮的，你和管營說，教他去營裏告知衆人，就今晚來請一個月錢，省得到明日一件事兩截做。」管營見說，不勝歡喜，飛也似的去報衆人來領錢。王則道：「先生散了許多的米，如今錢在那裏？」左黜道：「我有張鸞道，貧道有一千貫寄在博平縣城隍處，今早收得來了。現在都排牀下，王則進去，看時果然床下都塞得滿滿的，不知如何運來。」正驚訝間，只覺得腳底下踏着個錢索頭兒，恰像埋在地下的一般。王則屈身下去，將手一扯，那索子隨手而出，索上密密的都穿得，有上好官錢似紡車兒一般，抽個不了。王則抽慌了，手脚却待放手，只聽得大笑一聲，驀地錢索上鑽出一個和尚，耳帶金環，身披烈火袈裟，嚇得王則魂不附體，拋了手，望外便走，只見和尚也隨身出來，叫道：「貧僧今日來遲了，都排休怪。」張鸞等見了，都認得是彈子和尚。對王則道：「此位是禪師，也是我們一家。」來幫都排舉大事的王則道：「莫非是在開封府惱了包龍圖相公的癩師道？」然也。王則方纔心穩，上前相見。彈子和尚道：「向年貧僧化得善王太尉三千貫錢，沒處化消，早間開得張先生往博平縣取錢與都排賞軍，貧僧也把這三千貫運來相助。」癩師道：「六千人每人與他一貫，現有了四千貫，還少二千貫。」張鸞道：「貧僧包足三千貫。」卜吉道：「不勞吾師神力，徒弟已辦下了。」五個人同入裏面，馱將出來，一千貫做一堆，堆得滿屋，都是錢，堆尙未了，只見請的都到門前。王則教他們入來搬去，每人只許搬一貫。這夥人喜出望外，也沒一個敢多要的，乘着月色，約莫搬了兩個更次，恰好兩營人都有了。這六千人和老小，那一個不稱道？好個王都排，誰人肯將自己的錢米任意教人搬去？但有快脚手，有氣力的，關了三個月錢米，安在家裏，煩惱甚的，當日左黜等四人散完了錢米，別了王則，自約到明日。又來王則次日，正該上班日分，五更三點入州衙前伺候。知州陸廳，這個知州姓張名得，滿郡人罵他是。



綺羅裹足真禽獸。百味珍羞養畜生。堪嘆地方都晦氣。何時拔出眼中釘。

這知州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錢。當日坐廳上。便喚軍健王則。王則在廳下唱喏道。請相公台旨。知州道。王則我聞你真恁的豪富。昨日替我散了六千人請受錢米。似此要散與他們。何不先來稟我。待我發放。王則不敢說是甚人變化出來的。正待支吾答應。尙未出口。只見階下兩個人。身穿紫襖。腰繫勒帛。唱喏稟道。告相公。倉廩不動封鎖。不見了十數廩米。那知州吃了一驚。正沒理會處。只見管庫的出稟道。告相公。庫裏不啓鎖。不見了二千貫錢。原來灑帥的米。卜吉的錢。都是本倉庫運來的。知州道。是了。是了。王則我倉裏失米。庫中失銀。你家又沒倉庫。如何散得六千人。分明你使個搬運法兒。盜去了。王則被他道着。無言回答。知州教獄卒取一面馬枷來。當廳把王則枷了。教送下獄去。教司理院勘問。這張太尹只因把王則下獄。有分教。自己身首異處。連累一家死於非命。貝州百姓不得安身。直待朝廷起兵發兵。剪除妖孽。克復州郡。正是。

貪官污吏當刑戮。假手妖人早滅亡。

畢竟知州惹出甚禍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左癩師顯神驚兵衆 王都排糾夥殺州官

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這首詩是個有名才子王淑能所作。那紹興錢清鎮有個一錢太守廟。這太守姓劉名龍。在西漢桓帝時爲會稽太守。一清如水。絲毫不染。臨行之日。山陰縣許多父老。嚙泣相送。每人齎百文錢。贈爲行資。劉龍感其來意。揀一文大錢受了。後人思其清德。立廟祀之。號爲一錢太守。這鎮就喚做錢清鎮。王淑能偶然在這鎮經過。拜了一錢太守遺像。因想近來仕路貪污。只要大主錢兒便取。所以題這四句詩。寫在廟中壁上。借意譏諷。又有人說。這四句詩雖做得好。還未盡其意。如今做官的。若單揀大主錢兒。方纔上索。就算做有志氣。

### 第三十三回

的了他的算計。却像歸乘法兒。分毫不滿。他的取錢。却像做土磚的地皮也。斫下了三分。那管你大主兒小主兒。恰像扒灰掃地的。畚得來簸箕裏頭。就是只說揀大錢。可不是未盡其煮了。另有詩云。

當初只揀大錢裝。近日分毫也入囊。若是取錢能收小。喚爲廉吏亦何妨。

那貪官也有個計較。他取得錢來。將十分中拚着幾分在上面打點使用。一般得個優差萬一公論穿了。犯着對頭。便能職家居。也做個大大財主。落得下半世豐足。受用子孫肥田美宅。鮮衣駿馬。何等奢華。任他地方百姓。呪罵我耳朵裏。又沒聽得。那做清官的。沒人扶持。沒人歡喜。一筆勾消回去。地方上的許多鼻涕眼淚。却帶不回家。累及妻子。不免飢寒。六親無不抱怨。便有聖明帝王。他在九重之上。那裏曉得外邊備細。恁般說將起來。可不是做貪官的便宜。雖則如此。那百姓千萬張口。呪詛祝頌。難道全然沒用。或者生下子孫賢愚不等。後來家道消長。不齊。暗暗裏報應。天道自然不爽。只目前人不知道。還有一件。假如朝廷洪福齊天。地方平靜。且算做僥倖。若是氣運不好。地方合當有事。定然是個貪官惹出禍來。這禍依然是他自家先當。前一回說那貝州知州張德。若不見恁般胡做。如何激變了軍心。弄成大禍。這便是貪官的樣子。且說當日知州見倉裏失了米。庫裏失了錢。不勝焦燥。將王則枷了。送司法院。如法勘問。這勘官姓王名獎。問王則道。說你昨日散了兩營請受。你家能有多少大。如何堆放得六千人錢米。今日州庫不見了許多錢。倉裏不見了許多米。你且說如何弄將出來的。王則初時抵賴。後來吃拷打不過。只得供認道。昨王則下班在家裏閒坐。只見那多有請的從王則門前過。都怨恨道。役了三個多月。要關支一個月錢米。也不能得。又有四個人不知從那裏來。不由王則分辨。借王則家裏散了六千人錢米。那四個自去了。實不知是甚人。勘官道。豈有不識姓名的人。你不詢問他來歷。使容他在家裏散錢米。教獄卒拖翻王則。着力好生夾起。再打王則。受不過苦楚。只得供說。一個姓張名鸞。一個姓卜名吉。一個喚做瘋師左黜。一個喚做蛋師。又名彈子。和尚勸官把紙筆教王則開將出來。見了大驚。想道。張鸞卜吉。是殺了鄭州知州逃走的。彈子和尚是騙

了善王太尉三千貫，包龍圖三番兩次，奈何他不得。現今兩庭都行得有文書緝捕，那癩師左黜不知何人，一定也不是善良之輩。如何這班人都合做一夥，聚在貝州。此事非同小可，當下教將王則押了，依舊監禁獄中。即時回覆知州細細的陳其利害，嚇得知州面如土色，想道：欲待認真收捕，誠恐這夥妖人等閒的拿不到手，反惹其禍。欲待隱瞞過去，連王則都寬了他罷。奈倉庫中錢米失散，王則明明的招出四個人來，衆人共知，怎好丟手這般大事。虎頭蛇尾，如何壓服得軍民。左思右想，只得出個榜文榜云：

貝州知州張 爲緝捕事。據排軍王則招稱，同張鸞等竊盜倉庫，現該妖賊等未獲。如有擒捕真賊來獻者，每名賞給官錢一千貫，知情不首一體治罪。

一名張鸞，係遊方道人，頭戴鐵如意冠，身穿皂沿緋袍。

一名卜吉，客人裝扮。

一名癩師，左黜，係癩脚，頭戴破巾，身穿粗布衫。

一名蛋師，又名彈子和尙，耳帶金環，身穿烈火袈裟。

慶歷四年 月 日

知州吩咐書手將榜文一樣寫十來張，懸掛各門及州前，并城內外衝要處。一面喚緝捕使役，立限捕獲。不在話下。却說兩營六千人和老小都得知王則借支錢米發散，知州將他罪過，把他送在獄中受苦。便都在茶坊酒肆裏說，可惡知州這狗賊，不近道理。那時癩師走來營前，拍掌高叫道：營中的官人們聽着，王都排把錢米散與你們衆人，你們都看見他在自家裏搬出來的。知州却把倉中的米庫中的錢，隱匿過了。反陷王都排偷盜，即今要差人來拿着兩個管營的，追取你們錢米還庫。還倉我想你們窮漢的買賣米是吃了錢是用了，那裏賠出去還官衆人聽了，都亂嚷起來道：我們吃的又不是官物，現在該支的錢糧不肯關與我們，反要追奪我們的。恁地時，真個逼我們反了。癩師道：王都排好意支散錢米與你們，如今被知

第三十三回

州打得皮開肉綻。禁在獄中。性命不保。你們知恩報恩。肯出力救他出來麼。衆人道。我們也有此心。只是力量不及。又沒一個頭腦。如何救得他出來。左黜道。官人們也說得是。必須要一個爲首的。我與你們做主。衆官人肯相助否。衆人看了左黜。口裏不說。心下思想道。看他這一些兒大。又癩着脚。便跳入人家咽喉裏。也刺不殺人。隨他去。恐不了事。倒粧慌了。便皆默然不答。左黜見衆人不則聲。問道。你們因甚不則聲。莫不是欺我身小力微。奈何不得人。我變個奈何得人的。教你們看看。左黜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將身顯出神通。不見了。那四尺來長的齧師。只見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頭似車輪。目如燈盞。手中執兩把潑風刀。如兩扇板門相似。衆人見了。大驚忙忙的拜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天神。衆人拜罷起來。看時。端的只是個齧師。齧師道。衆人休三心兩意。因是你貝州人。合當有難。天教我來提拔你們。你們從與不從。只在今日。說聲未給。營裏跳出兩個鎗棒教師來。一個姓張名成。一個姓竇名文玉。那兩個各提一條棒在手。教道。王都排是好。人合當救他。那個不肯去的。我先與他鬪一百合。衆人齊聲道。都去。都去。齧師道。難得兩位恁般義氣。就煩你做個頭領。教他們在此整頓氣概。我如今獨自一個先去救王都排。壞了貝州知州。你們就來接應。輔助得王都排做了貝州之主。教你們豐衣足食。快活下半世。衆人聽得說。都應。我們就來相助。有詩爲證。

重瞳客賞終亡國。吳起同甘便勒勳。只爲米錢私散去。一朝反了六千軍。

左黜離了營前。迤邐奔入州衙裏來。正值知州陞廳。坐在虎皮交椅上。胡言亂道。左黜入去時。使個隱身法。並無一個人看見。左黜一閃。閃在知州背後。捉個空兒。將交椅往後一退。知州扑地的跌了。衆人慌忙扶起。知州道。想是這交椅日久。脚損壞了。另換一張坐罷。左黜暗暗的笑道。這狗賊怎知道我齧師也來借名嘲我。我再耍他一耍。衆人將交椅換過。鋪上虎皮坐褥。安放得穩妥。知州方才坐定。左黜在後將他猛打一下。扑的一聲響。那紗帽離頭。似箭一般去了。直到廳下落地。衆人只知道知州相公堂內放出一隻鷄。鴿子來。只見知州捧着頭。叫道。快拾取紗帽來戴。衆人方才曉得是知州的紗帽。正待去拾取。却被左黜隱在下面。又

先拾得在手大跨跨的拐上廳來。對着知州叫道：「太尹，你今日沒了冠也，你今日沒了頭也，把紗帽捻起，又道：「太尹，你的頭兒也被左黜拾得在此，衆人聽得左黜二字，便道：「這裏正出榜文捉他，却來將頭套枷。知州見他身材短小，不將他爲意，乃問道：「你便是那癩師麼？」左黜將左腿一拍，說道：「這隻脚可是癩的麼？」知州道：「我正要拿你，你如何敢來？」左黜見問，便道：「曉得太尹見怪，待來拜見請罪。」知州大怒，罵道：「從不曾見恁般大膽的妖賊，喝教左右拿下。」取長枷來，將左黜枷了，送到司理院去。與王則對證錢米，獄卒把左黜押到管事廳前，就獄中洩出王則來。王則見了，大驚道：「左黜你爲何也來在這裏？」左黜道：「不是我進來，如何救得你出去？」司理院王獎問道：「你這漢子從實供來。」倉裏米庫裏錢怎樣攝了去？」左黜道：「勘官連你也不理會得。」知州慫恿錢米俱不肯放支與他們，教兩營人切齒怨恨。我到陪着四千貫錢替知州散了，他不感激謝我，反欲加罪。是何道理？」王獎焦燥，喝令獄卒着力拷打。獄卒提起杖子，拖翻左黜，便打纔打下去。左黜全然不覺，倒是行杖的叫痛，恰似打在自己身上一般。換幾個獄卒行杖，都是如此。但一下杖，便叫起痛來，拋着板子，躲向一邊去了。王獎不信，走下來自提杖子去打。這棒不像打左黜，倒反打了自己。勘官也拋了杖，把手掩着屁股便走。連叫作怪。只見左黜哈哈大笑，喝聲疾，他自己身上和王則身上的索子就如爛葱也似都斷了。枷也開了，嚇得王獎道：「這漢子真是個妖人。」忙叫獄卒並衆人一齊向前來捉。被左黜用手一指，許多人的脚好似生根的一般，一步也移不動。左黜和王則從容走出，走到廳下，只見知州正在廳上，依舊戴了紗帽，坐着虎皮交椅，比較錢糧。左黜喝道：「張太尹，你害盡貝州人，報應只在今日。我不爲貝州人除害，非大丈夫也。」知州見兩人來得凶，抽身望屏風背後便走。忽地堂內也搶出兩個人來，那兩人非別，正是張鸞、卜吉各仗一口刀，卜吉向前揪住知州，張鸞向知州一刀連肩帶臂，斷額分屍殺了。嚇得廳上廳下人都麻木了，轉動不得。王則道：「你衆人聽我說，你們內中有一大半是被他害的，今日我替你們去了禍胎。」一州人都得快活。你們吃他的苦也够了。隨我入衙裏來，搶掠些金銀，叫你們富貴。衆人見說，都來幫助。王則兩營教師張

成寶文王率領着六千軍卒，却好都到州衙前，聽得說王則殺了知州，一齊搶入來，正遇着司理院王獎引一家老小出衙逃避，張成棍起，先把王獎打倒，衆人齊上，踹爲肉泥。一家老小都結果了性命。胡永兒自己也到了州衙裏面，和左黜等將知州滿門殺盡，又訪問知州平素心腹用事之人，都搜尋來殺了，打開獄門，把罪人都放了。到知州衙裏，搬出金銀財寶，綾羅緞疋，在階下堆積如山，連這十三疋綵帛剪下來的五尺零頭，做一包兒包着，也在奶奶房裏搜將出來。王則道：許多財物，都是貝州人的骨髓，今分做三分，把一分散與營中，一分給債鋪行欠賬，及知州詐索被害之家，一分散與窮經紀人，教他安心做道路。王則據了州衙，便出榜撫安百姓，令兩營軍人，整齊兵器，頂盔掛甲，分布四門，緊守城池。兩個教師就充做統領，使分領兩營軍馬。如今做一回話說過去了。那其間事，老大一場事，當時只走了二個官，一個是通判董元春，一個是提點田京，二個收了印信，棄了老小，奔上東京，奏知朝廷，要請兵與知州報仇。只因這番有分教，討賊將軍空勞這回心力，謀王術士大施萬種妖邪，正是：

一燈能發千家燄，尺水翻成萬丈波。

畢竟朝廷遣甚人來勦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劉彥威三敗貝州城 胡永兒大掠河北地

從來叛亂數膺然，也是朝廷政未全。試看聖明全盛日，放牛歸馬任安眠。

話說大宋慶歷年間，仁宗皇帝雖然聖明，却被奸臣夏竦引用，王拱辰、魚州詢等一班小人，造謠生事，謀逆忠良，一連罷去了六個賢臣。那六個文彥博、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包拯，他六個都是老成練達，肯替國家做好事的。自六個人去後，夏竦受樞密使之職，專一妬賢嫉能，招權納賄，所以州縣貪官不少。天下不得太平，西夏反了趙元昊，廣南反了儂智高，都未收服。今日貝州反了王則，也爲貪官而起。當時貝州一州的

官只走得通判董元春提點田京兩個竟至京師。把反情奏知朝廷。仁宗天子聞奏便召樞密院官商議。夏竦奏道：此乃張德不放錢米一時激變軍心。非地方之反叛也。不煩聖慮。臣保一人乃冀州劉彥威太守。此人將門之子。文武雙全。只消此人領着本部人馬前去相機而動。可保無虞。仁宗准奏。即忙傳下聖旨。令冀州太守速領本部人馬。逕往貝州。或撫或勦。一任便宜行事。事平之後。論功陞賞。這太守姓劉名彥威。雖然。是文科出身。家世將門。精通韜略。使一柄大桿刀。有萬夫不當之勇。當日接了勅書。便請都監茹剛商議。茹剛道：聞得貝州一夥妖人作亂。廣有神通。須當量力而進。不可輕敵。劉彥威大笑道：劉某曾讀詩書。自古道：邪不勝正。吾仗天威討妖賊。有何懼哉。當下擇個吉日。點起本部五千人馬。使茹剛領一千人爲前部。先鋒牙將段雷領一千人馬爲合後。自己統一千人馬爲中軍。一齊進發。殺奔貝州來。却說貝州報子探聽得劉彥威起兵來。飛馬來報王則。貝州一州人却都慌了。王則雖然學得些武藝。從未經過戰場。也不免驚懼。即請左黜張鸞。卜吉三個人來商議。且說彈子和尙因三遍到白雲洞。袁公處盜法時節。曾到白玉香爐前。誠心禱告。發願替天行道。不敢爲非。只爲不識天書。虧了聖姑姑辨認。就是聖姑姑並左黜等。亦借着天書起事。故聖姑姑說王則在貝州合當爲主。衆人該得輔佐。王則除了貪官污吏。這都是替天行道。和尙聽了這般言語。所以把善王太尉三千貫錢相助。王則散與二營軍士。以後衆人去殺貪官。和尙就躲過一邊。不會同去。爲甚的一來是佛門中出身。又是慈長爺手下長大的。終帶三分慈悲之意。二來他心靈性巧。既說過了。願常把替天行道四個字存在胸中。就是蓄惱包龍圖。也是包龍圖先要去拿他。却不是他惹禍。今日雖然信道天數。也要看其動靜。不肯赤身露體生事業。這裏王則佔了貝州城。那和尙自在城外甘泉寺裏居住。當日王則請三人商議。彌師道打聽得他那裏有多少人馬。王則道：有五千入馬。左黜道：便是他有五萬亦不足慮。這裏二營共有六千人。留一半守城。一半迎敵。看我左黜本事。王則親到教場點軍。只見軍中二個新添統領張成和竇文玉走來參拜過了。稟道：兩營軍士受了主帥大恩。並無寸報。某等情願各分本

部一千五百人出城。乘他安營未定，殺他一陣，破他銳氣，使他不敢藐視咱們貝州。王則大喜，各人賞了披掛一副，戰馬一匹，點了三千人馬犒賞已畢，吩咐來日出兵。小心在意，次日兩個統領便全身披掛，整頓軍馬，大開城門，分兩路殺將出去。獮師見他去得雄猛，且教他看試來兵虛實，也不阻擋，且說張成引着五千五百軍先行，離城三十餘里，到了傅家疇，却好遇着冀州先鋒茹剛軍馬，兩下正欲排開陣勢，準備廝殺。竇文玉軍馬又到了，茹剛引這一千軍喘息未定，怎當這兩支生力軍驍地沖來，況且寡不敵衆，便立脚不住，四散奔走。茹剛連斬數人，只是按納不住。張成竇文玉見敵軍亂竄，兩匹馬一齊拍動前來，想擒茹剛，茹剛力敵二將，全無懼怯，鬪了二十餘合，見貝州軍泰山般走將來，回顧手下，祇剩得一人一騎，便無心戀戰，殺開血路而走。張竇二將恰好追趕，報馬到來，冀州大軍到了，相距十里之外，二將不敢進逼，慌忙收軍，轉回貝州，把軍馬紮住城外。二將入城，見了王則，稟道：冀州前部先鋒已被小將殺得大敗虧輸，正欲追趕，怎奈劉太守大軍已到，小將只得收兵。現屯城外，專候主帥鈞旨。王則道：聞得劉彥威手段高強，今前軍失利，已滅威風。二位將軍便算第一功了，乘此銳氣，便可住紮城外，防他攻城。明日交戰，須要灑師們相助。二將得令，連夜離城十里，紮了兩個大營，二人各把一營，倘有敵軍來攻，互相救援。却說茹都監收拾殘敗軍卒，來見劉太守謝罪。劉太守大怒道：凡行軍者，必須遠遠哨探，一有風聲，預作準備，你全不用心，被賊人出其不意，沖動官軍紀律何在？本當斬首號令，但今交戰在初，誠恐於軍不利，喝教細打一百，罰在後隊催糧。糧草倒換後隊，段雷爲先鋒之職，到傅家疇下寨，探子來報道：打聽得張成竇文玉率領賊軍離城十里，分爲二隊紮寨。劉太守笑道：我知賊人無能爲也。這傅家疇乃是貝州咽喉之路，若賊人乘勝就此紮寨，截住來路，雖有十萬之師，安能窺其城池哉？今乃捨此不守，依城立營，吾破之必矣。便吩咐段雷道：打劉字旂號，先行約至來日，平明到彼寨前索戰，只要輸不要贏，引他到傅家疇一路而來。我自計段雷引計而去。劉太守又差兩個校尉，各引三百步軍，連夜潛行伏在他棚近側左右，等他們出寨迎敵，更去奪寨放火。又吩咐



茹剛準備雲梯火砲攻城之具。來日午時在貝州城聚齊。處分已畢。自己中軍少不得拔寨都起。別有號令。不提。却說張成寶文玉雖槍棒教師。實不通兵略。偶然初次出兵得勝。自誇其能。便看得不在意。次日。聞得官軍搦戰。旗號上打着劉字。張成和寶文玉都要建功。爭先出陣。各使一根鑲鐵鎗。騎着戰馬。耀武揚威。那時官軍早排成陣勢。門旂開處。擁出一員將來。頭戴鐵盔。身穿繡鎧。手中掄一柄宣化大斧。二將道。這不是劉彥威是誰。二將更不打話。挺槍直取那將。那將握斧相迎。鬥了三十餘合。賣個破綻。叫聲暫歇。撥回馬頭。便走。張寶二將催動人馬。儘力趕殺。那將且戰且走。約有十餘里。回轉身來。又鬥上十合。又走。二將不捨。只願追趕。官軍拋下金鼓旂槍滿地。賊人亂搶。正趕之間。只見後馬如飛報來。叫道。將軍休趕了。後面寨中火起。張成寶文玉知道中計。遂着了忙。急引衆軍退時。後部早已亂了。行不多路。只聽得連珠砲響。斜刺裏一支軍沖將出來。爲首一員大將。橫刀躍馬。大喊反賊休走。劉彥威在此等候多時了。二將從不見恁般威容。先自心慌。措手不及。被劉彥威手起刀落。先斬寶文玉於馬下。張成料走不脫。只得舞槍來鬪。不上十合。劉彥威瞋目大呼。嚇得張成手軟。掄鎗不動。被劉彥威一手提下雕鞍。擲於馬下。衆軍齊上。結果了性命。劉彥威揮兵。渾殺三千軍馬。殺得四散奔逃。有詩爲證。

兵家料敵最先機。輕敵須知定喪師。堪嘆教師矜小勝。一鞦墮計盡與屍。

再說王則聽得城外廝殺。急請左黜等一同出城幫助。只見敗軍紛紛而至。叫道。張寶二統制已被殺了。劉太守兵隨後便到。速開城門。放我們進來。王則教守門的放進。問其備細。大驚對左黜道。劉彥威英雄名不虛傳。列位有何退敵之法。左黜道。貧道已算下了。且教敗殘軍守城。替出一千五百人來。貧道與張鸞卜吉。各領五百。在我們三個身上。大家殺他一陣。教他片甲不回。王則道。每位五百人恐太少了。左黜道。自有天兵鬼卒。這五百人只將來擺樣助陣而已。王則道。全仗列位扶持。同享富貴。王則便傳下號令。挑揀一千五百精壯軍人。分爲三隊。正在選軍未畢。只聽得城外喊聲連天。官軍已到。劉彥威吩咐段雷茹剛。一面準備。

### 第三十四回

攻城。自己跨一匹追風好馬，立於陣前，將刀頭指着城內，大叫道：「貝州有會事的，將王則綑綁出來獻與朝廷，免你一城人屠戮。」土則見他軍容雄壯，不敢則聲。左黜穿領布衫，仗一口劍，領着五百軍步行出城。將劍尖兒指着劉彥威道：「你會事時，領了人馬速回冀州，免納級首。若少遲延，教你一行人都死於吾手。」劉彥威道：「你這斷是助王則的逆黨，看你身上衣甲皆無，又沒馬匹，怎敢和我廝殺？可惜你殘疾之人，還不够我一刀哩。」左黜道：「我不與你鬥口，教你看我手段。」這個劉彥威在陣前施逞刀法，欺敵左黜，左黜用劍尖一指，喝聲疾，只見面前捲起一陣狂風，吹向官軍陣裏，黃沙撲面，一陣都開眼不得。劉彥威叫道：「罷了，撥回馬頭便走。」左黜領軍大殺一陣，方纔轉去。劉彥威走到二十里外，方才風息。計點軍馬，三停損了一停，不多時，段雷茹剛等軍都來問其緣故。稟道：「小將正欲攻城，只見大風飛沙走石，料是賊人妖法，恐有損折收軍，而回。」劉彥威道：「吾不知賊人伎倆，誤墮其計。且在傅家曠休息三日，吾自有計破之。」便吩咐軍中每人預備青紗眼罩一個，聽用。到第四日，四更造飯，五更起身，只選五百匹好馬，五百名長槍手，各帶眼罩在身邊，以備風沙一遇賊軍，不論好歹，更直沖過去，用長鎗刺殺。二將帶領馬軍爲左右翼，一等中軍殺入賊營，兩軍使圍將上來，務要殺他個盡絕，休要走脫一個。却說左黜勝了一陣，王則心下稍安，連日兩次雖然不見動靜，守城的也不敢懈怠。到第四日，飛馬報道：「官軍又到張轅道，前日癩師建功，今日該輪到貧道了。」卜吉道：「徒弟替吾師去走一遭，也引了五百步兵飛奔出城，你道卜吉怎生模樣？」

頭挽雙丫髻，身穿綠錦袍，凶睛眉打結，橫肉臉生毛，仗劍諸神伏，揚聲百戰嘯。鄭州無運客，天下有名妖。

劉彥威只道原是這癩子出陣，今日却換了一個，又不知什麼妖法。莫等他做手脚，只管衝突前去便了。只見卜吉不慌不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把兩個袖望前張開，袖裏奔出千萬萬豺狼虎豹之屬，張牙舞爪，齊向官軍陣上沖去。劉彥威的馬見了，驚得直跳起來，將劉彥威掀翻在地。卜吉正踏步欲待向前，却被

左右兩翼一齊攏來。急救上馬。官軍見了異獸。都拋戈棄鼓。各自逃生。卜吉乘勢追殺。奪了二百餘匹好馬。軍器不可勝記。劉彥威又折了一陣。軍士損傷者極多。仍退在傅家疔寨內。想道：「我一生未嘗見此妖人。欲待收兵回去。心下不甘。欲待再戰。又無良策。况且五千人馬。折了一半。若再摧折。豈不恥笑。」正躊躇未決。便吩咐軍中。牢守寨柵。不得妄動。過了一日。只見冀州有文書到。原來冀州僉判夏有守。招募壯勇軍一千。戰馬三百匹。差統領使陶必顯。押來助戰。陶必顯遞了軍冊。參見過了劉彥威大喜道：「天使我成功也。」打發回文去了。就教陶必顯領新到一千軍。另立一營。爲犄角之勢。吩咐軍中。畫像將棉布畫成獅子圖形三百具。限十日內報完。未到十日。俱已齊備。劉彥威對陶必顯道：「你引新到軍爲前部先鋒。將畫成獅衣。披之三百戰馬身上。倘賊軍作起妖法。虎豹突至。放出獅衣馬軍。士三百箇。隨後。獅爲百獸之尊。篩籙以像其聲。虎豹見之必退矣。」自引大軍隨後而進。再教段雷。茹剛各引三百弓弩手。預先埋伏左右。只等賊兵出城。抄出背後亂箭射之。雖有風沙虎豹。只宜向前不許退。後劉彥威分撥已定。自謂必勝之策。再說王則正和左黜等三人議事。探子報官軍又到。張鷟道：「這番少不得貧道行了也。」引本部五百馬軍出城迎敵。卜吉道：「劉彥威這廝連敗不退。歇了許久時。又來。其中必有計謀。不才願隨師父同往一看。」左黜跳將起來道：「說得是。今日我們都去。索性殺盡了他。省得終日來刮得俺們不自在。」王則道：「貝州成敗。全仗諸位此番出兵。」張鷟灑子卜吉都引軍去了。王則親上城樓。擂鼓助戰。且說陶必顯初至。不知高低。使着一根狼牙棒。抖擻精神。大叫搦戰。只見吊橋下處。人馬飛也似的冲將過來。爲首一個道人。頭帶鐵冠。身穿緋袍。面如噴血。目若朗星。手執畫殼扇一把。背上背着松紋古劍。陶必顯暗暗稱奇。想道：「這廝手中不拿軍器。一定靠着妖法。已有準備。何足懼哉。」喝教左右一齊冲上去。對面張鷟口中念念有詞。將畫殼扇一揮。喝聲疾。只見平地起一陣冷風。吹得人毛骨悚然。凜冽如冬天一般。空中起朵黑雲。正罩在官軍陣上。冰雹亂下。打得頭破腦傷。馬俱股慄。不容不亂竄。倒把劉彥威一軍動冲。弄得七顛八倒。官軍急急鳴金收軍。點兵時。不見了陶必顯。原

來陶必顯嚇得昏昏沉沉，倒撞入賊營中去了。被賊乘綁縛獻功。再說段雷，茹剛兩路伏兵，聽得喊殺連天，已知交戰，急忙引軍殺出，分明看見左黜卜吉在前，用力追趕，須臾天色昏昏，不辨人形，兩軍却好相撞，各認做賊軍，六百弓弩手一齊發箭，都是自射自軍，少停天氣清明，六百人止剩得百餘個活的，其餘都射死了。此乃左黜卜吉行法之力也。段雷先伏在土窟中，不曾傷命，脫去盔甲，混在殘兵中逃去。茹剛身中五六箭，倒在地不能行動，望見賊兵來到，拔出身邊佩劍自刎而亡。後人有詩讚云：

不是將軍無智武，熠熠妖星如衆虎。甘陵城畔吊忠魂，白日清霜共千古。

劉彥威見段雷引敗兵逃回，曉得茹剛身死，痛惜不已。又打聽陶必顯被擒，方知妖人如此利害。他夜間秉燭而坐，正思去住之處，忽然營中發喊起來。他只安坐不動，差人問時，知是營前密布鹿角，全然失去。正驚動間，只聽東邊鼓角齊鳴，殺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劉彥威叫段雷將軍向東邊迎敵去，須臾東邊寂然。西邊鼓角又起，火光燭天，如在一二里之近。劉彥威大怒，提刀上馬，自引數百人往西迎去。約行了三四里，許金鼓也不聞，火光也漸息了。劉彥威只得轉回，方到營前，只見南邊鼓聲又起，殺聲至近。劉彥威吩咐段雷後營巡視，自己在前營立馬而看，也想去迎他。軍中點了火光通紅，如同白日。不多時，南邊聲響又絕，殺氣又從北邊而來。劉彥威一夜不睡，正沒理會處，約莫五更時分，又發起喊來，說道：「司更的被大蟲咬去了。」劉彥威喝道：「此地那裏有大蟲，說猶未了，只見營裏面一個美婦人，手中仗劍，騎着一匹大蟲，直沖出來。劉彥威連忙跳下雕鞍，婦人和大蟲又都不見了。軍中一夜俱不得安息。次日天明看時，滿營都是虎跡，巡風的報道，夜來失去鹿角，只在里許之外，做一堆兒堆着。劉彥威嘆口氣道：「此般妖人，教劉某亦無可奈何矣。」即時拔寨奔回冀州。連夜申文到樞密院去，說妖人如此作耗，乞添兵遣將，廣求智謀之士，速行勦除，以絕後患。原來宋朝一款，但凡舉薦邊將失機誤事者，薦主一同罪罰。因此樞密使夏竦，瞞過朝廷，不行舉奏。話分兩頭，且說騎大蟲的婦人是誰，正是胡水兒。他見官軍屢戰不退，今番又一場大廝殺，也到陣前觀看。已

知張鸞得勝，還不了事。直到傅家驢劉彥威寨前布散鬼兵，蓄惱他一夜，只爲劉彥威壽數未絕，所以結果他不得，只逼迫他逃走。且說當時張鸞等收兵入城，衆軍解到陶必顯請功，陶必顯磕頭願降。王則准了，就封爲統領使之職，領着張寶二將的軍馬點兵時，並不損一個。王則大喜，連夜殺牛宰羊，大賞三軍。又吩咐守城軍士，小心在意，自己和張鸞等三人排宴在州廳上，吃個盡醉方休。看看五更將盡，只見廳前一聲響亮，躡個胡永兒進來，衆人大驚，連忙起身迎接。胡永兒道：「你們吃酒快活，誰知我一夜辛苦，劉彥威這廝已被趕回冀州去了。把夜來蓄惱事情說了一遍。」王則稱謝道：「貝州方有泰山之安也。」胡永兒道：「堅守孤城，不成大事，趁此目下軍威，便可收伏附近州人。」衆人道：「說得是。」當下再查點人馬，王則同左黜引軍打東南一路，胡永兒同卜吉引軍打西北一路，只留張鸞守城。不上片時，連得了曲安、肥鄉、邯鄲、廣平等十數縣城池。招降人馬，多得錢糧，變得勢力大了。東京賣肉的張琪賣炊餅的任遷，賣麵的吳三郎，打聽得胡永兒是王則的渾家，俱到貝州投奔王則。王則見人心附己，乃自立東京郡王，勅封胡永兒爲皇后，左黜爲國舅。張鸞爲丞相，卜吉爲大將軍，彈子和尙雖不會出力，衆人推他手段高強，封爲元帥。月贈錢米，在甘泉寺供養。只怕日後有用他之處，旋撥張琪任遷吳三郎三人各帶得兵馬分出抄掠，各處聞得他妖術通神，無不聞風而降。河北三十六州盡爲他有。王則於是役起人夫，就州改造王府宮殿，與朝廷制度一般。左黜張鸞卜吉等都造得有衙門，耗費錢糧無算。又尊聖姑姑爲聖母娘娘，創造行宮一所，以備他不時來往。百姓晝夜并作無不嗟嘆。又訪民間有顏色閨女，納入王宮。上等的立爲妃嬪，次的做宮娥服侍。又選美女三十人，分與左黜等三人。張鸞原是天闕近不得女色，辭而不受。卜吉見張鸞辭了，也不敢受。只左黜原爲調戲婦人，被趙大郎一箭射中左腿，做了癩子。今日雖然學得一身法術，淫心不改，收納了十個美女，日夕取樂。又各處自行選取，與王則賭賽的受用。只因這般有分教，草頭天子坐不成一面山河，癩脚妖人做不徹千般鬼怪。正是。

好淫無度終遭禍，變詐多端久必窮。  
畢竟王則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趙無瑕拚生給賊 包龍圖應詔推賢

學些伶俐學些騷，伶俐兼騷是大才。騷無伶俐難成事，伶俐無騷做不來。

話說胡永兒先前引兵攻打州縣之時，軍中擄掠得人口，內中有個小廝，生得十分清秀。永兒一見便喜，問他來歷，答道：姓王名俊，年方一十三歲，父母雙亡，隨着外公出來避兵，不意中途失散，被搶到此。望娘娘饒命。永兒見他言語敏捷，容色可憐，又且與王則同姓，便收在帳下爲養子，出入不離，甚是憐愛。王則見了，也自歡喜，教外人都稱他做小王子，不覺過了二年，那小廝一十五歲，越長成得好了，有讚爲證。

面如傅粉，體似凝脂，唇若塗朱，目如點漆，身才秀溜，似未經嚼破的幸童，態度妖嬈，像不曾戴髻的美女。賦性清湯，真自喜出，詞價利得人憐，馬上共驚挾彈子，主家重見賣珠兒。

胡永兒朝夕相傍，倒看上了他，與他私下成了好事。原來婦人家只是初次廉恥要緊，難得破例壞事，到得開手時，一不做，二不休，連自家也把不穩念頭了。永兒初時跟着聖姑姑行動，風雲作伴，山水爲家，半像個出家人樣子。這個道兒是不想着的，如今住在曲房深院，錦衣玉食，合着了飽煖思淫慾這句話了。眼見宮中翠袖成羣，娥眉作隊，自己只守着一個王則，況且他有三妃六嬪，不得夜夜相聚，看了粉粧玉琢，這般個小廝，能不動情。這小廝竭力奉承，奈永兒淫心蕩漾，不滿所慾，這小廝乖巧，但出外見個美男子，便訪問他姓名，進與永兒，永兒自會法術，便攝他到僞宮中行樂。中意時，多住幾日，不中意時，就放他去了。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若要不出，除非莫說。王則與永兒同寓居住，雖然不會親眼看見，難道沒些風聲吹在耳朵裏面。一夜間，王則吃得大醉，忽想起這事，怒氣勃發，提了一把青鋒寶劍，到宮中來殺永兒，步至僞宮。

門前忽然回個念頭道。事不三思。終有後悔。這一套富貴。都是永兒作成的。怎好負他。況且他神通廣大。若死他不得。反壞了面皮。不好相處。轉回念頭。將寶劍擲在地下。嘆了口氣。自去睡了。王則次日早起。一逕來見聖姑姑。敝了閒話。王則便道。近來仗聖母福。地方倒也變靜。只是訪得民間婦女。多有私下養着漢子的。敗壞風氣。宜如何處置他。聖姑姑道。凡男女相悅。都是夙世姻緣。那做夫婦的是正緣。私合的是旁緣。還有一件。七情六慾。男女總是一般。女當爲節婦。男豈不當爲義夫。男子三妻九妾。兀自嫌少。如何偏怪得婦人。况且婦人嫌着男子。都爲男子治外。一應事體。都是他做作。婦人靠着他的現成吃着。所以要守男子的法度。從一不亂。若是有才有智的。賽過男子。也不受人制。人也制他不得。你且說這漢帝劉邦。誅秦滅項。何等英雄。他任呂太后在宮中胡亂爲作。全然不管他。也不把呂后當個尋常女子看待。人生世上。得志難逢。趁着好時好運。得便宜處。且便宜。得快活處。且快活。此等閑事。非達者所當經心也。這一席話說得。王則默默無言。王則辭別回府。想着聖姑姑說話。亦自有理。從今以後。我也莫管他。他亦莫管我。各盡其樂。豈不爲美。當時召張琪任遷等。教他三路察訪民間美色。不拘有夫無夫。只要美色標緻。不一日。張琪訪得本州闕家莊。闕疑之妻趙無瑕。年方二十歲。姿色無雙。王則就教張琪領兵取來。觀其顏色如何。張琪訪得本州闕家住闕家莊。立要趙氏。闕疑又不在家。慌得他一門老小都躲了。趙氏道。賊徒慕我一色而來。我若不挺身出去。倘被進門搜索。反爲不美。乃取解手刀一把。插在身邊。就自出中堂來見張琪。見他果然天姿國色。心中大喜。便欲拖他上馬。趙氏大喝道。將軍休得無禮。將軍此來取妾。還是自要。還是郡王要。張琪道。王府聞娘子美色。特遣小將相迎。此去富貴非常。切勿遲疑。趙氏道。既是郡王要妾。須郡王自來。妾有話相對。若郡王不來。妾雖死亦不去也。張琪單馬飛去報王。則王則乘了匹五花驄。引着僑府中各軍。親自到闕家莊來看。了趙無瑕。真個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吳宮西子不下。楚國南威遠遜。王則大驚道。原來世上有這般女子。可上前與寡人攀話。趙無瑕口稱萬福。不慌不忙的說道。犬王爲一方之主。侍巾櫛者。必須香閨淑質。纔

開狡姿。如妻貌陋殘軀。不足以辱後宮。願大王以綱常爲重。恕妾一身。大王陰德。必當享年千歲。王則道。寡人所愛。是你的顏色。卽當立你爲后。休得閒話。趙氏再三求告。王則只是不允。趙氏料道不免。便大聲道。你這反叛賊。如魚游釜中。不久亡滅。還要污人妻子。恨不得一刀砍下賊人之首。豈肯從汝哉。身邊拔出解手刀。便欲目刎。衆人搶得快。做不成手脚。趙氏罵不絕口。只求速死。王則心中不忍。吩咐張琪散了衆軍。只留五十名壯士環守着。他務要勸他降順。如執意不從。滿門斬首。王則自回僞府中去了。却說趙氏被張琪同壯士看守。一日一夜。求死不得。心生一計。便道。大王既真心要妾。妾何敢執迷。以害全家之命。但妾頗讀書知禮。若以威相逼。雖死不從。妾有老姑在堂。丈夫在外。須待他一面而別。另居他室。擇日禮聘。庶妾無苟合之羞。大王亦免強婚之議。望將軍善言傳達。張琪又將這班說話飛馬傳去。王則依允道。着他婆婆看守。只不許他夫妻相會。來日就要聘娶入宮。張琪喚他婆婆出來。把媳婦交付他身上。倘有差池。全家不保。五十名壯士分守着前後門。不容他丈夫回家相見。原來闕疑已自回了。見說家中有這一件事。不敢進門。只在左近人家住下。含着眼淚打聽消息。那婆婆也只怕兒子回來。被衆軍人所害。悄悄地寄信叫他不要回來。當晚婆婆兩個割捨不得。抱頭而哭。趙氏收淚對婆婆說道。媳婦今日不難一死。只恐連累婆婆。但媳婦到彼僞府。必然自盡。以全節操。婆婆可預先收拾細軟家私。約會了丈夫。待妾起身之後。作速逃竄東京。以避賊人之害。媳婦與丈夫雖做了兩年夫婦。並無生育。丈夫年紀正小。前程萬里。自然別有良緣。只恨媳婦薄福。奉侍婆婆不了。到今生死之際。又被強徒隔絕。不得與丈夫見面。指上玉戒子一枚。煩婆婆寄與丈夫。做個紀念。說罷放聲又哭。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過死別與生離。縱教鐵漢應腸斷。便是泥人也淚垂。

婆媳兩個這一夜眼淚不乾。泣聲不絕。捱到天明。婆婆真個吩咐養娘。收拾得兩包細軟金珠。又寄信與兒子。教他預先遠遠的覓一輪小車兒。準備走路。且說王則將聘娶的事。都托在張琪身上。張琪侵早先到闕



家莊巡哨了一遍。打聽得夜來無事，歡喜不勝。少停聘禮已到，四錠黃金，每錠重四十兩，四錠百銀，每錠重五十兩，綵帛二十端，雙羊雙酒，大吹大擂，送上門來。排宴在中堂，婆婆兩個重新哭起。婆婆道：「這些東西分明是買我身上的肉，我何忍要他？」趙氏道：「天兵到來，捉住這些賊徒，少不得千刀萬剝，你把這金銀留着，到那時送與劊子手，在刀頭上買賊的肉來祭你媳婦。」我在泉下也得快活。張琪見那婆婆收了禮物，自己又去催取迎親人，從一百名，如那府僞親軍，金鼓鑼旗前導，二十來個宮人都乘着寶馬，捧的是金冠繡蟒，玉帶紅袍，有僞內臣執了龍鳳掌扇，引着香車細轎十乘，樂隊吹打，天要奉承趙氏歡喜，所以儀容極盛。趙氏別了闕家祠堂，又拜了婆婆四拜，又望空拜了丈夫四拜，哭了一場，登車下簾，衆人一擁而去。那婆婆哭倒在地，闕疑知道妻子起身，方敢回家，已自哭得不耐煩了。忙忙的收拾行李，和養娘扶着婆婆，潛地逃入東京去了。再說王則，聞張琪報道，新人已取來了，喜從天降，慌忙大排儀仗，親出府門迎接。軍士們人人望賞，個個生歡，做兩行排列，讓香車進府。王則親自開簾，不見動擗，扶出來看時，頸上繫着羅帛，原來趙氏在車中密地自縊了。真烈婦也。史官有詩讚曰：

罵賊非難給賊難，夫家免禍九泉安。似茲賢智從來少，不但芳心一寸丹。  
後人又有詩云。

罵賊曾聞元楷妻，從容就義更稱奇。衣冠多少偷生者，不及清河趙與崔。

清河就是貝州之地。隋末時，有個崔元楷，元楷之妻罵賊而死。此詩是表彰烈婦之大節。男子不及也。王則這晚一場插典，想這是婦人性烈，不干衆人之事。將屍首着張琪給歸原夫，追還聘禮。次日張琪聞知闕家逃走去了，便稟過王則，葬於城外。王則又出榜，但是民間美色，或父母獻女，或丈夫獻妻者，俟選中日，官給聘禮百兩，倘藏匿不獻，致被他人首出，即治本家之罪。於是奪取民間妻女，不計其數。百姓討了個有姿色的老婆，便道這不祥之物。吾討了醜的，反生歡喜。當時有個口語道：

莫貪顏色好。醜婦良家寶。休休官不要。夫妻直到老。

至今說醜婦乃良家之寶。語起於此。永兒自得王俊之後。淫心益甚。但是自己有些私事。不要王則進宮。便把一隻金鸞掛在檻外。繞屋却做一團烈火。若把一隻銀簪插在檻外。繞屋却做一派大水。寸步難進。閒常沒事時。收了法術。或是請王則到宮相聚。或是王則自來。夫婦依然歡笑。虧殺他夫婦貪淫戀色。墮了進取之志。也是氣數只到得如此。蛋子和尙見王則所爲不合天理。久後必敗無成。竟自不辭而去了。左翻自恃國舅。凡事恣意施爲。張鸞卜吉。雖在其位。全無權柄。到落得受用。吳三郎改名吳旺。和張琪任遷都討個地方。做了知州之職。享用富貴。時常領兵寇掠鄰境。搶擄些子女財帛。貢與王則。只爲奸臣夏竦蒙蔽朝廷。養成了這般人勢。致一方百姓受苦。一日。仁宗皇帝御駕往那太乙宮行香禮畢。正欲還朝。忽然百官隊裏走出個新參御史。那人姓何名郟。上前快走幾步。一手扯住御衣。伏地大哭。仁宗道。卿有何屈事。奏與朕聽。朕當爲卿申理。何郟奏道。臣沒甚屈事。只可惜太祖皇帝四百軍功。看看侵削。陛下枉有堯舜之資。將來不免桀紂之禍也。仁宗大驚道。卿何出此言。可細剖之。何郟奏道。西夏反了。趙元昊。邕州反了。儂智高。無人可伏。今貝州反了。王則。河北一路皆爲賊巢。陛下不思選求良將。去討賊安民。竊輿圖日盛。天下非復趙家之有矣。仁宗道。朕已命范雍征討元昊。楊畋征討儂智高。未見次第。貝州兵變。當便遣冀州太守劉彥威征討。卿言從何而來。何郟又奏道。范雍年老。爲元昊所輕。楊畋久出無功。缺乏糧草。貝州反賊王則殺得劉彥威片甲不回。稱王僭號。連河東地方都騷動了。告急文書。雪片到京。都被樞密院使夏竦隱匿不奏。陛下不誅夏竦。天下不得太平。此時夏竦也在御前。嚇得面如土色。支吾不得。仁宗大怒道。夏竦奸臣。朕委你執掌兵權。不思報效。反欺君誤國。本當斬首。姑削爲庶民。夏竦滿面羞慚。只得謝恩去了。仁宗又問道。方今何人可授樞密使之職。何郟奏道。只今天下聞名。剛正無私的。莫如包拯。此人先前曾爲開封府尹。治得一清如水。只爲不肯依附夏竦。故不得顯用於朝廷。今陛下欲削平三處大寇。只消起用包拯爲樞密使之職。可也。於

是仁宗皇帝即日召包龍圖。陸爲樞密使之職。包龍圖亦因受了樞密使之職。即時謝了恩。仁宗問道。今西夏、廣南、河北、貝州、並冀州等處皆叛。卿有何計。包拯奏道。以臣愚見。范仲淹可專任西夏。狄青可專任冀州。文彥博可專任河北。陛下要天下太平。除非委此三人前往勦滅。仁宗道。貝州之亂。特因軍卒鼓噪。如何恁的利害。包拯奏道。王則不足道。他有一班妖賊。代他大興妖法。仁宗道。彥博年已八旬。卿如何舉薦他。包拯奏道。聞民間諺語有云。八隻眼兒噴。巍然三教尊。天神爲將鬼爲軍。不怕武。只怕文。只因則字旁是貝。而貝州有八隻眼之義。妖人中僧道俱有。獨奉王則爲主。故說巍然三教尊。神將鬼軍。乃妖術也。這一般人武有餘而文不足。所以不怕武。只怕文。今着文彥博去。正合着這句讖語。又貝字着一文字。是個敗字。臣所以不薦他人。獨薦彥博。他雖然年老。精力不衰。才智過人。老成持重。若此人一去。王則必敗無疑矣。仁宗聞奏大喜。遂降三道詔書。令使命分頭召取三人。連夜赴京擢用。有詩爲證。

夏竦奸邪太不仁。欲將一網盡賢臣。但看忠佞分明日。便是邊疆息戰塵。

不說范仲淹狄青二人之事。就中單表文彥博。此人乃河東金州人氏。先年曾討西番有功。累官做到首相。因與夏竦不合。因求去任。罷爲西京留守。年已七十九歲。精力如同二三十歲的後生。使命領敕星夜到了西京。文彥博并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聖旨。至州衙裏問讀罷。各官望上叩頭謝恩。文彥博領了詔令。別了家眷。兼程而行。不一日到了東京。官員多在接官廳伺候。迎接入城。次日早朝。隨班見帝。但見。

祥雲迷鳳闕。瑞氣罩龍樓。含煙御柳拂旌旂。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叢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繡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輿。鳳羽扇開。白玉階前停玉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日仁宗皇帝宣文彥博至面前。仁宗道。河北貝州王則造反。今命卿爲元帥。收伏妖賊。當用人馬幾何。副將幾人。任卿便宜酌處。文彥博奏道。臣聞王則一黨。也是妖人。若人馬少。恐不能取勝。臣願保舉一人爲副。

將二十萬人馬可以克敵仁宗道。軍馬依卿所奏。但不知保舉何人爲副將。文彥博奏道。臣乞曹偉爲副將。仁宗道。這曹偉莫非是下江南四十餘州。封王的曹彬的子孫。歷文彥博奏道。正是曹彬的子孫。仁宗准奏。卽傳旨命宣曹偉見駕。仁宗當殿封文彥博爲總兵。招討使曹偉爲副招討使。賜內帑金銀錢帛犒賞三軍。二人謝恩出去。次早便去各營點兵發馬。樞密使包拯具酒送行。私對文招討說道。老相公。此行定成大功。但賊人中有一妖僧。叫做彈子和尙。此人變化多端。相國可以預備。文招討道。多承指教。三杯酒罷。包拯別去。文招討卽離京上路。渡黃河直抵河北界上。軍馬就於冀州駐紮。真個是。

人人欲建封侯績。個個思成蕩寇功。

畢竟文招討征伐貝州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文相國三路興師 曹招討啣筒破賊

勝敗兵家本無常。從邪從正判殃祥。若知邪正殃祥理。及早回頭不用商。

話說文招討大兵到冀州。駐劄冀州太守劉彥威迎接。文招討入城。備說王則妖法難敵。文彥博與曹偉商議。道王則占據州郡。身住貝州。目今進兵。還是合兵逕打貝州。還是分兵四下攻取。招討必有奇謀神策。曹偉道。曹某係副將。安敢僭越計謀。主帥有命。一聽指揮。文招討道。不然。招討乃名將之子孫。曾與先王建功立業。彥博雖爲主將。終是書生。全仗招討共成王事。不必謙遜。曹招討應言道。河北州總雖歸王則。皆因懼勢。非爲誠服。今聞大兵到此。自願不暇。何暇出兵相助。我仗主帥神威。直擣貝州。若是貝州攻破。餘者不消加兵。自然解矣。文招討道。招討所見極明。打聽他城中兵不滿萬。我道裏有大兵十萬。更得招討奇謀。破賊如反掌矣。曹招討道。曹某亦探聽得王則等輩。雖不能用武施文。却盡行妖法。日前劉太守去收伏時。被王則施用妖法。是以損兵折將。而回。據曹某愚意。主將將三萬人作中軍。以二萬人與曹某作左輔。以二萬人

與總管王信爲右弼，分爲三路，作長蛇之陣，以二萬人與轉運使明鑄爲押後，以五千人令各營巡視，以五千人與劉彥威幫助孫輔，就是司道。今王則兵不滿萬，止可敵我一路，我軍若勝，則三路並進，若有少虧，則兩路必來救應，此萬全之策也。文招討見說，大喜道：「招討如此用兵，何愁貝州不破？」此日文招討分三路人馬來收貝州，先打個榜文前去，榜上數王則十般大罪：

- 一、不合激變軍心。
- 二、不合擅殺州官。
- 三、不合擅據城池。
- 四、不合聚集妖黨，殺傷官兵。
- 五、不合稱王立后。
- 六、不合擅封官職。
- 七、不合縱兵侵掠州縣。
- 八、不合私役人夫，起造王宮僞府。
- 九、不合姦淫民間婦女。
- 十、不合叛國害民，長惡不悔。

今天兵十萬，前來征討，只要首惡王則一人，餘黨悉赦不問。如有擒斬王則來獻者，一體敘功。倘王則自知其罪，束手歸降，當奏聞朝前，待以不死。如其仍照前執迷抗拒，兵臨城下，悔之無及。

王則見了這榜文，嚇得手足無措，急聚一班人計議。左黜道：「前日冀州劉彥威殺得片甲不回，今文彥博年已八旬，自來送死，雖有烏兵十萬，能奈我何？」張鸞道：「貧道昔在京時，多聞文彥博之名，曾有異人推他八字，說他一生出將入相，富貴無比，年近八旬，再爲朝廷建大功勞，安邦定國，壽近百歲而終，此乃天上

福神不可輕也。又童謠有云：貝州一郡虎，怕文不怕武。今文招討與兵前來，吉凶難保。依貧道愚見，不若把你與兵緣由，悉曲訴明。卑詞謝罪，煩文招討上奏天子，願自具軍糧替國家出力，或征西夏，或討廣南，亦得功成奏凱，仍不失候王之位。不知軍師意下如何？左黜道做大難爲小仗，我等法力便超，官家自來亦不怕。何怕一老頑兒哉？丞相奈何自損志氣？張鸞道：當初舉事本爲貪官害民，人心共憤，恰遇奸臣在朝，上面不奏，使我輩得成其事。今朝政清明，去奸用賢，命大軍統重兵而來，大非往時可比。我等單恃些法術，安知彼處無會事之人？軍師請三思之。卜吉在旁只不開口。王則見二人議論不一，抽身便起，衆人俱散。王則逕入僞宮，來見胡永兒，把兩般言語都述一遍。永兒道：大王奈何棄已成之業，而束手受制於人乎？千斤擔子，自有我姐妹二人承當，再不敢心。可請母親聖姑到來，萬無一失。張鸞之言不可聽也。王則聽了大喜，道：皇后之言是也。是晚飲酒盡歡，就宿於永兒宮中。却說卜吉心下想道：我本是做客生理，爲胡永兒三個人壞了州官，幾送殘生。幸遇我師父跟隨王則，以報此仇。誰知王則不知義理，更生異心。我等若不見機而作，要與招討作對，誠爲逆理。罷了，遂連夜來見張鸞，說道：適間癩子甚有不滿師父之意，師父在此，有損無益。爲今之計，不若見機而作，跳出往天台爲上。張鸞道：汝所言正合吾機。我有個師父在天台山玉霄峯隱居修道，不如逕到彼處尋訪，採藥練丹，圖個神仙正果，豈不爲美？二人商議已定，當夜遂離了貝州城，望天台山而去。有詩爲證。

一念貞邪轉吉凶，奸宄何必逞英雄。今朝雙翮冲霄去，方識玄門道法工。

後來道君皇帝蓋萬歲山，差四員制使採花石樹木。有一制使在天台玉京洞看好了一株金枝玉葉松，生在花石之上，舒條如細柳，結子如碧桃。只有台州生產，實爲希有之物。那制使覓得松石，十分欣喜，命人將一面內府御用字樣黃旗插着，一面繪圖奏聞道君皇帝。領了人役掘松，有一老道道：此樹乃先師冲霄居士手植，爲仙家之寶，不可掘動。奉勸制使千萬休動他罷。制使道：此石圖樣已進在御前，如何覆旨？老道

道。倘若萬歲爺問時。但說鄭州卜道人求來作伴。制使不聽。吩咐人役作速動手挖起。正挖時。只聽一聲響亮。石倒下。石上之松一時枯死。制使吃了一驚。老道重又再三求告。制使才依允。老道遂將手輕輕的拔起。金公倏時金松依舊茂盛。制使回朝奏與道君時。朝中有曉得仁宗故事的。說道。冲霄居士名張鸞。卜道人是卜吉。仁宗到道君時。將近百年。卜吉尚存。疑其得仙矣。此是後話。再說王則次早聽得有人報道。張鸞卜吉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急向左右問之。左黜道。張鸞原與我們不同支派。他因議論不合。懷漸而去。卜吉是他徒弟。一同去了。我們也不算着他。可召張琪任遷。吳旺三人同來聽用。張琪等正在各地方爲官享福。聞得貝州信到。各率本處軍馬齊來助戰。王則打聽得文招討大軍已到。乃大開城門。引軍靠城擺列陣勢。癩子緊緊相幫。左手吳旺。右手任遷。留張琪和陶必顯在城頭擂鼓吶喊。胡永兒親自領兵。遶城巡警。文招討將兵分作三路。出於陣前。與王則對話。王則見了文招討出馬。唱個喏道。王則因州官貪濫。挺身爲百姓除害。衆人推我暫領一隅之地。又不侵犯別郡。朝廷何必興兵到此。文招討大喝道。汝造下十大滔天罪惡。今大兵到來。理合開門投降。膽敢拒敵。不知死活。王則道。久聞招討大名高壽。宜知進退。以享餘年。若必欲交鋒。恐手下不相饒。讓勿罪勿罪。文招討大怒。喝叫擂鼓。先鋒孫輔便挺鎗指揮人馬來搶城。捉王則。王則見人馬搶來。望後一退。讓左黜馬頭在前。劉彥威在文招討身邊指着鬍子道。這賊道慣使妖法。元帥宜防之。說猶未了。只見左黜在陣前叩齒作法。烏風猛雨。雷聲閃電。火塊亂滾。就兵馬隊裏捲起一陣黃沙來。罩得天昏地黑。黃沙內盡是神頭鬼臉之人。引着許多豺狼虎豹前來衝陣。衆官軍只鬪得人如何能鬥得鬼怪。猛獸只見戰馬驚得亂攛。馬鞍上的將都顛將下來。王則見文招討陣腳亂動。乘機趁勢驅人馬一掩。文招討同先鋒孫輔大敗而走。土則領人馬隨後趕來。副招討曹偉。總管王信。見招討兵敗。便各引本部兵馬前來救應。王則見兩路軍馬齊來。心中大恐。急下令收軍馬入城。文招討引軍馬離城三十里到傅家疃下寨。計點軍馬。殺傷并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文招討曹招討及總管王信。聚集衆將商議破賊之策。文招討道。我

### 第三十六回

與西番戎兵大小也會戰數百陣。不會見王則這等妖法。可知劉太守輸與這賊。劉彥威道：小將初時被妖賊刮起風沙。敗了一陣。小將吩咐軍中各備眼罩。第二陣却趕出猛獸來。又折一陣。小將又吩咐軍中將布畫成獅形。覆於馬背。此孔明破南蠻之計。不料第三陣却是陰風冰電。人馬一半凍死。這夥妖人真是變化不測。必須破其妖法。方可取勝。曹招討道：聞得貝州會妖術者。不過四五人。餘者俱不會使這妖邪術法。曹某有個道理。可以破得。文招討聽了。歡喜道：敢問招討有何妙計。可破妖法。曹招討道：王則這家法術。和尚家喚做金剛禪。道士家多叫做列道術。若是兩家法術都會。喚做二會子。皆是邪法。只怕的是猪羊二血。及馬尿。犬糞。蒜。若滴一點在他身上。就變不成神鬼。弄得邪法。文招討大喜。吩咐軍士道：但交戰時。刀鎗頭上都要蘸血。曹招討教做五百個唧筒。滿盛猪羊二血。選五百個身長力大的軍人做唧筒手。配着五百個弓弩手。交戰時若見神鬼異獸。唧筒弓弩便一齊發作。有詩爲證。

邪不勝正從來有。識破之時豈能久。任你妖羣變化多。今朝敗在唧筒手。

文招討犒賞了軍士。至次日。擺布軍馬。留明鎬守傅家疃大寨。其餘多叫依舊分作三隊。離城三里排列陣勢。鼓聲振地。喊殺連天。原來王則手下無甚英雄。好漢廝殺。屢次全仗妖法取勝。便不把文招討在意。當日官軍兵馬臨城。張琪和任遷吳旺商議道：我等三人自到貝州。從無尺寸之功。皆學得道術在身。今日何不施展。三人一齊來稟王則。情願領本部兵出戰。王則道：前日文彥博大敗。被他左右兩路兵救去。今日吳旺可引一支兵東去。邀住他右軍。任遷可領一支兵西去。邀住他左軍。張琪作先鋒。與孫輔交戰。寡人同國舅軍師攻取中軍。務要擒此老翁。以絕後患。三人得令。引兵出城。分路而去。却說先鋒孫輔領着五千人。直逼城下。搦戰。正撞着張琪軍馬。張琪不知武藝。只靠着水火二葫蘆的法術。便忙忙的念咒。把那葫蘆口向前擊掣。只見水葫蘆中湧出水來。渾如萬道銀泉。火葫蘆噴出火來。恰似那烈燄騰空。遇水的淋頭滿面。遇火的燎髮焦眉。孫輔抵當不住。又恐沖動大軍。便撥馬斜望東而走。張琪指揮人馬追趕去了。王則見前軍



得利，便大驅人馬而進，却與文招討大軍相遇，門旗開處，左豔披髮仗劍，又使出許多神鬼異獸出來，文招討喝開陣門也，放出五百個唧筒手，五百個弓弩手，唧的射的一齊發上，箭上都是穢物，那些神鬼異獸被穢物、猪羊二血破了，形消影滅。左豔出其不意，吃了一驚，正要擺佈時，却被文招討人馬乘勢掩殺過來，大敗落荒而走。王則急急引兵入城，拽起吊橋，將城門緊閉不出，再說吳旺一支兵東去，正迎着曹招討前部驍將董忠、董忠挺鎗直取吳旺，吳旺從幼時也曾習過鎗棒，兩個鬥起鎗來，一來一往，約二十餘合，曹招討後陣已到，曹偉雙刀法神出鬼沒，親出陣前助戰，吳旺料不能敵，把馬一拍，騰空而起，其去如飛，曹招討追之不及，再說孫輔引着敗軍東來，忽見空中一將躍馬而過，離地數丈，料是妖人，慌忙搭起弓來，望空一箭，正中在馬上，那箭都蘸得猪羊血，吳旺騎的是妖馬，本是紙做就的，着了箭，仍變做紙，吳旺從半空中倒顛下來，孫輔帶轉馬頭，正待擒人，張琪軍恰好追到，見空中墜下一人，認得是吳旺，連忙救了，曹招討大軍都到，張琪不敢戀戰，保着吳旺走到城門，城上接應去了，吳旺這一支兵隔絕在後，盡數投降，在曹招討麾下，再說任遷將木凳變成大蟲，騎着搖頭擺尾，其勢無敵，領着大軍西去，王總管前部驍將柳春生原是獵戶出身，使一柄渾鐵鋼叉，部下都是步軍，柳春生認是真虎，提起鋼叉，便擲，任遷見勢頭來得兇猛，把大蟲一拍，那大蟲跳起有二丈多高，張牙舞爪，望柳春生身撲將下來，柳春生一跳跳過，把鋼叉向大蟲尾後盡力一擲，喝聲有倅僚一聲，只見大蟲倒地，看時不是大蟲，却是一條木板凳，板凳屬木，鋼叉是渾鋼打的，金能尅木，况鋼叉頭上也蘸得猪羊血，着了一些，其妖法便解，任遷腳跟落地，早落慌了，被柳春生肩膊上頭一擲倒地，活活綁住，賊軍無主，各自逃生，文招討這一陣廝殺，三路得勝，就逼近貝州城下寨，劉彥成在城下拾得無數怪物來獻，都是賊兵撒得那些赤豆、白豆之類，俱是粘着穢氣，故收不去了，先鋒孫輔也持得紙馬一匹來獻，曹招討得了軍士千餘，戰馬數百匹，柳春生解到正賊一名任遷，及變虎凳板一條，文招討一記在功勞簿上，文招討親自將任遷細細審明，方知起首連王則共是六人，以後又有張琪等三人，蛋子

和尚先去了。張鸞卜吉與左黜不合也去了。今城中只有胡永兒和左黜。張琪、吳旺四個。還有胡永兒母親。叫聖姑姑。往往出外。文招討臨行時。聽包龍圖說得蛋子和和尚恁地利害。今聞說不在城中。又放下了一頭憂處。當下審畢。喝叫上了囚車。送往大寨中。明鑄處看守。等待捉了干則。一同解京。每早用着豬羊血淋其頭。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與一齊來。有詩爲證。

紙馬形消木虎摧。數年妖法頓成灰。何如餅麵生涯穩。無是無非不吃虧。

王則輸了這陣。折了許多人馬。又失了任邊。正是不勝煩惱。這裏文招討十萬大軍。倍增勇氣。河北州縣先被王則侵占的。聞得官軍得勝。都潛地差人送款。眼見區區貝州。指日可得。文招討下令。差五百軍人上山砍伐竹木。做造攻城器械。雲梯、砲石、天橋、火箭。數日之內。俱各齊備。文招討令傍城搦戰。衆軍士便直到城邊。攻打只見貝州烏雲黑霧。罩了城子。虛空中隱隱現出神頭鬼臉。毒蛇猛獸。軍士都打不得城。反傷了許多兵馬。一連打了兩三日。只打不下。文招討在帳中納悶。夜間秉燭。隱几而臥。忽然一陣冷風過處。見一妖嬈美婦人。將白羅帕擁頸。冉冉而來。到文招討前。跪下。文招討大喝道。我奉王命引大兵到此。是何妖精。敢來衝突。婦人道。妾非妖精。乃本州闕疑之婦。趙無瑕也。王則愛妾之色。強妾成婚。妾守志不從。自縊而死。今塋葬在城外淺土。正在老相國軍營之內。被軍人囉唵不安。乞老相國憐憫。邊骨於十里之外。九泉啣恩。文招討道。原來小娘子是位烈婦。下官失敬了。小娘子精靈不泯。必知此賊何時可滅。婦人道。這賊人魔運將盡。但老相國三日之內。主有大厄。須當謹慎。文招討大吃了一驚。只因此烈婦精靈的三言兩語。有分教。鬼怪魔君。盡被雷霆碎首。邪妖逆黨。俱遭刀劍分屍。正是。

有限魔君難作厲。無知逆黨定遭殃。

要知結束。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白猿神信香求玄女

小狐妖飛磨打潞公

人生本是三更夢。世事渾如一局棋。但要心田存得正。平時亂世總相宜。

話說文招討夢見這美婦人對他說。三日之內。主有大厄。吃了一驚。醒將轉來。恍惚遠見這婦人的身影。冉冉而去。聽軍中更鼓正打三更。文招討一夜不睡。到天明。吩咐軍校在營中查訪烈婦趙無瑕的葬處。不多時。軍校來報。有軍士李十八。適將掘地埋鍋。因土鬆掘將下去。獲一婦人屍首。外邊稻草包裹。那婦人顏色如生。頸上緊繫着羅帕子。像個新縊死的。文招討便叫軍中用棺盛殮。備下三牲祭禮。親到靈前奠酒。離城十里外。擇個高阜處安葬。親題貝州趙烈女之墓。七個字於石上。令石工鑿石立於墓上。以記之。這趙氏冤抑三年。虧得文招討與他改葬立碑。表他是烈婦。分明是受了一道封號。把這烈婦的吊靈表彰出來。有詩爲證。

北邙山下塚纍纍。誰似清陽一土堆。記得潞公題石處。年年只有子規啼。

文招討想那烈婦所言大厄之事。只怕有刺客奸人。潛入營中。便吩咐小心巡警。教攻城將士暫時休歇。待三日之後。再議攻取。却說貝州城中一班妖人。驅神役鬼。不論日子的作弄妖法。那妖氣直透天庭。驚動了玉皇大帝。便遣太白星李長庚查看。李星君把王則等一班妖人。反叛始末。奏聞玉帝。玉帝道。天書祕冊在白雲洞中有白猿神看守。今被人盜法。生事害民。合當一體治罪。李星君奏道。臣聞妖不自作。皆由人興。只因趙宋真宗聽信奸臣王欽若。引誘三遍。偽造天書。矯誣上天。欺詐百姓。以此民間競尚妖巫。釀成妖覺。那時宮闈中便有妖狐之異。必主妖狐作亂。天下不得太平。司天監失於推算。恰遇白雲洞天書出現。妖法流傳。延至於今。狐黨猖獗。正應其禍。此乃天數。非關白猿神之咎也。况盜法乃是蛋子和尙。其人曾設大誓。合有道法因緣。白猿神原無私授之罪。玉帝道。蛋子和尙。何人也。李星君奏道。昔年有優婆夷十二歲出家修行。三十餘年。不曾破戒。偶於蓮花塘中。見鵝鴨交感。忽動了心。自覺有娠。一十三月。不覺一日。在迎暉山下。經過腹中作癢。產下一蛋。棄之水潭。後來有一和尙汲水。得此蛋。送雞巢中。鞠出一小兒來。從幼剃度爲僧。

是名蛋子和尙長成勇猛精進。一心好道。聞白雲洞有天書祕法。三年辛苦。剛奪得地煞變化七十二條。央老牝狐精聖姑姑辯識其字。因而同他母子修煉。又因狐女胡永兒與王則有夙世姻緣。所以狐黨輔助爲亂。蛋子和尙見機而作。並不與事。玉帝點頭。便命老金星於福祿壽三司查取王則命數。就向善惡司查勘。王則行過罪惡。詳議奏。有人說道。普天下人如恒河沙數。若是一個個人的命數。天上都像算命先生流年般。細細開載在那簿籍上。得幾間屋裝這簿子。每日生生死死。開除添造幾千萬個。壽年也算不來。福祿壽三位星官好不忙呢。就是人生一日間。百善百惡。善惡司那裏記得許多。看官有所不知。假如平民百姓。無祿無位。亦無大善惡比量。萬千相等。他的窮通壽夭。隨着世亂世治。年豐年歉。大小劫數內。總來總去。不計其數了。若是低低的一個前程。小小的一個財主。上界便留了個注錄。有善則升。有惡則降。又民間極善極惡之人。也是天地間靈氣所鍾。其姓名亦須入善惡簿中。況且草頭天子。他的命數修短。大則關係天下。小則關係一方。天庭如何沒有個紀錄。閒話休題。原來王則是人趣修羅中多欲魔王轉劫。五百年一出世。或男或女。妖淫好殺。應人間魔運而起。遇着昏君無道。便攪亂乾坤。若逢了治世明主。其魔亦不能逞也。因是真宗皇帝僞造天書。裝神說鬼。醞釀齋醮。妖氣深重。所以生下王則。湊着魔運。但如今是赤脚大仙治世。文曲武曲諸星皆爲輔佐。不能成其大害。前劫武則天娘娘福壽忒過分了。這一劫雖轉男身。事事減損。命中合居王位一十三年。遇天壽星而絕。享年四十。天壽星是誰。就是文招討使文彥博。他在唐朝姓張名東之一。一生抱文武全才。年近八旬。不得際遇。虧了梁國公狄仁傑薦爲丞相。領羽林軍勦滅了武氏。建立了李家。後因中宗皇帝不明。枉受冤死。上帝哀憐。使配天壽星爲姻。世享富貴遐齡。有五代爲馮瀛玉。在今日爲文彥博。都是正直忠臣。壽皆百歲。當初則天之亂。是他平定了。今日王則之亂。仍要做他的功勞。天早注定。非偶然也。據說王則有十三年王位之分。今方五年有餘。何故便敗。是他五年內殺害生靈十萬。又強占有夫婦女人。逼死烈婦一名。作孽太重。善惡司議將王則祿數。改作五年。只今三個月內。仍受國刑誅死。以

警萬衆。李星君同天曹各司回奏玉帝。玉帝道：王則處分極當。只是一般妖人，恐文彥博不能料理。李星君奏道：從來妖法易破，但此乃天書祕冊七十二法，變化無窮。既由白猿神白雲洞中盜出，臣願領帝旨，仍責成白猿神，令收伏妖黨，以贖漏法之罪。玉帝准奏。當下李星君領了帝旨，出了天門，撥開雲頭，望白玉爐中香煙而下，却說袁公正在洞中修真養性，忽見太白老金星下降，吃了一驚，慌忙跪接，問道：星君降臨，凡洞不知何論。李星君雙手扶起，便道：我在上帝前保奏，把一件大大的功績與你幹去。袁公道：諒小臣幹得甚麼功績。李星君便說起貝州之事道：這一班妖人，舞弄的法術，都是白雲洞壁傳出去的。玉帝要問你個監守不嚴，是老夫保奏下來，要你平妖贖罪。袁公慌得手足無措道：小神粗知劍術，曾無伏妖盪魔力量，恐誤大事，不敢任。李星君道：我說與你個門路，除非去求九天玄女娘娘，便有裁處。袁公叩首謝教，送了金星起身，便把師門信香焚起，望空參拜，連叫師父九天玄女娘娘三聲，只見旌幢焜耀，千羽紛紜，那娘娘聖駕在半空中駐扎。原來娘娘是九天道法之祖，但是徒弟都有信香分授，倘有急難，焚起香時，即來護救。當下袁公叩見娘娘，將李長庚傳來帝旨告訴了一遍道：拜求師父聖力裁處。娘娘笑道：原來如此。文招討與我平日有恩，我合當助他成功。但此事是蛋子和尙開端，還須要他出來的。目今他在大名府紫金山結菴，我今同你到彼，你可使引他來見我，說罷乘雲而起。袁公隨着雲車，逕到紫金山高峯之上。這紫金山是上古上女修真之處，滿山都是翠石，絕無撮土。蛋師愛他秀麗，自離了甘泉寺，便在此山結菴而住。正是：

山古仙留跡，菴幽石作鄰。一聲天際籟，不惹世間塵。

蛋師在菴前閒玩，抬頭忽然見一老者，認得是舊時指引他到白雲洞去的。慌忙問訊道：向日多蒙老翁指教，今日幸得再遇，請到小菴攀話。則個老者道：老漢非別，這白猿神便是我。玉帝命我看守白雲洞天書石壁，不可輕傳。向年因吾師曾設大誓，况有道法姻緣，才指點吾師到洞募法。誰知老狐精倚賴老師，得其變化，却去幫助王則造反，稱王殺人十萬。今妖氣騰天，玉帝聞知，追妖法之由，欲將吾師與老漢一同治罪。大

### 第三十七回

罰難逃。爲之奈何。蛋子和尙終是本分。早已心慌。便道：「動問老翁，如今有何解救？」老翁道：「老漢請得九天玄女娘娘聖駕到此。吾師若同去求他，此事可解。和尙變憂作喜，拱手道：「全賴老翁引見。當下兩個上高峯。蛋師見了娘娘，慌忙拜倒。自陳道：「貧僧雖叨法緣，獲遇白雲洞石壁天書，並不會欺天背誓。生事害民，今聞得上帝震怒，望娘娘解救。則個娘娘使叫袁公扶起，對他說道：「白雲洞中右壁乃天罡正法，左壁乃地煞邪法。今妖狐仗此邪法，生事害民，推究這法從何而來，你豈能無罪。目今文招討大兵征討，你若能助正除邪，將功贖罪，此萬全之策也。蛋子和尙道：「貧僧與他們本事，也只相等，如何勝得他。娘娘道：「我把天罡破邪法傳授與你，他的邪法自不能施。雖則如此，那狐精多年老魅，况有左道變化無窮，急切收他不得，必須請天庭照妖鏡，照破原形，方才了手。蛋子和尙當即拜玄女娘娘爲師，傳受了天罡破邪法。娘娘吩咐道：「你先在貝州居住城內城外，和尙道：「弟子見王則不仁，便在城外甘泉寺中着脚，從不入城。娘娘道：「你今仍到甘泉寺中住下，我自指引文招討來相會，以成三遂之事。蛋子和尙不知三遂是何語，也不敢問，領了法旨，辭別出山，再望貝州而去。路上想道：「我當初住在甘泉寺時，一寺中僧衆，都知我名號，那個不說是妖人。一黨今番又去，好沒嘴臉。又想：「我有一計了。寺中有個老和尚，姓諸葛名遂智，出外朝山十五年，不回，杳無音信。衆僧疑他已死，替他排下靈位。我曾見他掛的小像，又知他生年該七十一歲，何不變他形貌，也好棲身。少不得仍因爲地煞七十二變中的換形法來，便口中念咒，將臉一抹，就變做諸葛老僧。蛋子和尙才進得甘泉寺，衆僧接見，認得是本寺師父，又驚又喜，將靈位悄悄地撤去。大大小小盡來敘寒暄，問起居。蛋子和尙因話答話，大盼盼的看他掃舍安林，供茶敬飯，受他叫師父師公，全不在意。看官牢記話頭。蛋子和尙自在甘泉寺，且做老僧。諸葛遂智住着，再說玄女娘娘引白猿神往天庭見玉帝謝罪，遂請得照妖鏡同袁公到河北界內來。雲居霧宿，專等時候，以便滅妖定亂。暫且按下，再說貝州城中見官軍連打三日雲梯砲石天橋火箭，都架在城下。雖然攻城不破，好生慌怕。降將陶必顯與手下一個心腹商議道：「城破之日，性命難保，不

如獻城贖罪，便寫下密書，縛在箭頭上。等明日官軍打城緊急時，捉空射去。不期第四日文招討收兵回營，不曾射得。同謀軍士只道官軍退了，要在王則面前獻功，偷了密書出首。王則大怒，即將陶必顯並同謀諸人，一齊網來城上，梟首示衆。出首軍士賞了千戶之職。後人有詩云：

從王從賊兩無成，反覆偷生竟不生。何似茹剛同死節，甘陵城下表雙貞。  
又有詩單道那軍士，先見事急便同謀。後因兵退便出首，真小人也。詩云：

獻門救死本同謀，兵退潛爲塌賊圖。世上勢交皆若此，幾人心腹可無虞。

王則因見人心思變，心內越亂，急請左黜和老婆胡永兒，到點軍教場，一起商議。胡永兒道：「大王，且不必憂慮。奴有一計，只教文招討在城外死於非命。他十萬軍馬，沒了主將，不戰而自散。好麼？」王則道：「賢后有甚妙術，安排得他死，散得他十萬人解吾貝州之圍。」永兒向左黜耳如此如此說了一陣。左黜拍手大笑道：「要得官軍解散，除非此計。」便吩咐手下人去磨坊內取一塊大磨盤來。不多時，只見十來個人扛一塊大磨盤來到廳下。胡永兒走下廳來，將硃砂筆書一道符在磨盤上。右手仗一口劍，左手持一鉢水，口中念念有詞。噙一口水，看着磨盤，只一噴，喝聲疾，只見磨盤在地下左旋右旋，忽地漾漾的望空便起，如風吹紙鳶兒相似，逕往城外飛將去了。王則和衆人見了，無不喝采。想着這塊大磨盤由邊傍擦過，也須去一層厚皮。若是看得他打將下去，料不是個小小脛膝。莫說近八十歲個老文招討，就是精壯後生，一連擺他十來個在那裏，怕他不做個肉餅兒。這一番必然了事。正是急將妖法使，呆等好音來。不在話下。却說文招討正陞帳請副招討曹偉、總管王信、先鋒孫輔等，到帳中議論攻城之策。只見狂風驟起，望空中飛下一塊磨盤來。照定文招討門頂上，便落一聲響，震天動地。衆人驚得面如土色，只道打死了文招討。却說文招討正坐在交椅上，忽破一人攔腰抱過一邊。離交椅有五七步路，那磨盤下來，打不着文招討，却把交椅打做粉碎。地下打得一二尺深一個深洞。衆將見文招討無事，俱各大喜。文招討吃那一驚不小，別取交椅坐定，問道：「纔來抱

我者是何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到面前唱喏。其人生得身材長大，便貌醜陋。衆人看時，都不認得。又不是親隨人，又不是帳前士卒。文招討問道：「你是何人來救我一命，乞道其詳。」自當重報。那個人道：「某不是軍中人。今貝州王則使法將磨盤來壓死相公。某特來救相公之命。報相公向日一飯之恩。方便之德。」文招討見說大喜，道：「感謝你來救我。不知我文彥博施恩在於何處。願求姓名。」那人說出姓名來。真個百家小說未見其名。廿四史中從無其事。正是：

神聖有靈扶正直，妖邪無法害公卿。

畢竟說出甚姓名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多目神報德寫銀盆 文招討失路逢諸葛

一飯千金信有之，鬼神亦自報恩私。試看多目銀盆事，陰德從來豈受虧。

話說文招討若不是一代福人，險些兒被磨盤壓死。虧得那人救了性命，便問其姓名。那人道：「口說恐相公失忘了。可借銀盆筆硯來。」手下人取銀盆筆硯排列桌上。那人道：「乞退左右。」文招討喝退左右。那人提起筆來寫罷，將銀盆覆在地下，大跨步走出帳外去了。文招討即時使人追趕，便不見了。文招討道：「却又作怪。」教人揭起銀盆來看時，中間寫着多目神三個字。衆人皆不曉得其意。文招討沉吟了好半日，方才想得起來。原來文彥博初年末及第時，曾在九天玄女娘娘廟中祈夢。夢見娘娘親贈他十個字道：「人間名宰相，天上老人星。彥博從此央着高手畫工，畫成娘娘聖像，裱軸供養。每月朔親自展開焚香拜禱。又一日出外，到一館驛中借宿。驛使稟道：「此處有鬼魅，在此房宿者多遭損害。」此時文彥博不信其言，乃在驛房明點燈燭，置酒獨酌。夜至三更，忽然起了一陣狂風，風過處見一人披髮至案前叩頭呼彥博爲相公，求其酒食。文彥博問道：「你是人是鬼？實說當賜你酒食。」那人道：「相公不聞九天玄女娘娘部下有順風耳、千里眼、二神乎？千里



眼卽某是也。娘娘差委瞭望一事，因貪酒醉攪誤，觸了玄女娘娘震怒，貶到此地活餓三月，限期未滿，今見相公貴人，特來相求。文彥博道：你何以知我爲貴人也？那人道：凡大貴人所至，地方神道必先時替他驅逐一切鬼魅之屬，是以知之。某係娘娘屬吏，故容留於此耳。文彥博道：你既容留在此，如何敢損害居人？那人道：某因生來面醜，受罰之時，又被娘娘刺了數十刀在臉上，刺成多目，益增兇怪，人見某乞食，便自驚死，亦由他自膽小，非某之罪也。文彥博道：你將面貌我看，那人道：恐怕驚嚇了貴人。文彥博云：無妨，那人分開頭髮，只見青臉上霍霍眨眨，有八隻兒眼睛閃閃有光，若非先時見了，也自駭然。遂把酒飯儘他飲啖，文彥博又問道：我明日拈香拜禱聖像時，替你拜求方便，何如？那人道：若得相公一言，請寬我罰，待後相公有難，某必來相救。言訖隱然而去。次日，文彥博備下香燭，在神軸前拜告，求寬千里眼之罰。是夜又夢那人來謝道：承相公方便，已銷罰限矣。相公福壽非常，記取他時換眼相見。文彥博從此深自抱負，後來身榮及第，出將入相，益信玄女娘娘之靈。月朔禮拜，到老恭敬不衰。雖在軍中，未嘗間斷。因當初館驛中見的蓬頭垢面，臉上四對兇睛，今日雖然醜陋，却衣冠整飾，只有一雙元眼，所以文招討一時想不起來，見了多目神三字，想起他時換眼相見之語，方知此人卽娘娘部下千里眼之神也。文招討把這些事跡對衆說了，衆將一齊拱手稱賀，心中並皆駭然，都去看那銀盆時，只見旁邊有六個小字寫道：逢三遂，妖魔退。文招討仔細看了，問衆人時，都不解其意。曹偉道：主帥福分齊天，神靈護佑，據曹某看來，此賊不日可平矣。文招討道：何以見之？曹偉道：神名多目，又八個兇睛，乃貝字之義。今日換眼相見，八睛俱滅，此示貝州亡滅之徵也。因主帥敬事玄女娘娘，所以遣神預報徵兆。三遂雖然不明，後必有驗，只願進兵便了。文招討道：夢中趙烈婦所言大厄，此可應矣。既有令休兵三日，待日滿進兵未遲。諸公且去細想三遂之事，衆將應諾而退。各歸本寨，不在話下。却說貝州一班妖人，滿望磨盤成功，置酒作賀，一面差人打聽官軍寨中動靜，只見探事的來報道：文招討軍容嚴肅，隊伍整齊，依然無事。王則與衆人說道：若那邊沒了主帥，便不整齊，無心戀戰。今日文招討陣

內沒一些動靜。不知磨盤會害得他也不。左黜道：「這家法術百發百中，沒人解得，必然壓死。」王則道：「若是真知虛實，可叫人去下戰書，便知端的。」衆人道：「大王見得是，即時寫了戰書，差適當的軍士，直到文招討帳前下去。」招討見說是下書的，便喚至帳下，左右接了書，安上桌去。文招討展開看了，便解王則之意，思忖道：「他只因道使妖法把磨盤壓死了，我誰知我安然無事，見我這裏沒些動靜，故以下戰書爲由，來探虛實。」當時文招討當面批了來日交戰，與下書人帶回來。王則看了批回，喚軍士問道：「你會到文招討帳下麼？」下書人道：「告大王，文招討並無疑忌，直喚小人到帳下，親自寫了批回，打發小人回來。」王則聽說文招討無事，心下憂慌，連夜請左黜到僞宮中，與胡永兒商議對敵之策。左黜和胡永兒見說磨盤壓文招討不死，心下也有三分着忙，正在躊躇，忽報聖姑姑到來，衆人慌忙迎接上坐。王則告訴文招討血筒破法，及磨盤壓他不死，情由與刻期交戰之事。聖姑姑對左黜道：「何不行白馬行軍之法？」左黜道：「男女們兩次用法，皆是上等利害的，都被他解了，只恐行之無驗，反折軍馬，所以躊躇未決。」聖姑姑道：「我這家法術，千變萬化，但不可輕試，豈有試而不驗之理？只因行法之人，貪酒戀色，七情六欲，耗散精神，所以存想不定，取勝不得，自己力量不能相配，靈氣既薄，自然易解，譬如向空吹毛，或五六尺而墜，或一二尺而墜，皆由神氣有足有不足之故。」明日上陣，看老拙做作，他們破得破不得。」左黜和永兒低頭無語。王則道：「全仗聖母娘娘神力，當時計議已定。」來日天曉，王則整點一萬人馬，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排成陣勢，兩陣對門。文招討依舊帶了唧筒手，並猪羊二血，使人高叫王則打話。王則陣內並無一人出來，却說左黜師裸體跣足，不穿衣甲，領了張琪、吳旺一班人，攔着聖姑姑，看他作法。聖姑姑披髮仗劍，牽着一匹白馬，在陣中叩齒作法，脚下步魁罡，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把劍尖指着白馬的頭，刺出血來，飛口血水，出到陣前一噴，時正天清日朗，忽地只見烏風猛雨，霹靂交加，飛沙走石，那陣風吹得黑漆漆地，伸手不見掌，指這班血筒手和放箭手，不知東南西北，黑暗裏如何施展。衆士兵們被沙石亂打，人人喪膽落魂，棄甲拋戈，各自去尋生路。文招討在亂軍中，左一撞，右一撞，不知

高低幾乎跌下馬來。忽見馬前又起一陣旋風。風去處吹開一道毫光。淡如寒月。文招討趁着這點光兒。落陣逃走。回頭看時。並沒一個人跟隨。獨自騎着匹馬。好生慌張愁悶。正是

鳳落荒坡。脫盡渾身錦羽。龍居淺水。失却領下明珠。蜀王春恨啼紅。宋玉悲秋怨綠。呂虔亡腰下之刀。雷煥失匣中之劍。孤客夜行燈又息。破舟風盪雨還來。

當日文招討正行之間。只見面前是山林樹木。不知是那裏去處。勒馬轉過山嘴。天氣漸明朗了。見一條旛竿。悠悠聽得鐘聲響。驛馬看時。是一座寺院。文招討道。到此無奈。只得進寺院裏尋人問路。再作區處。來到寺前下馬。入寺裏來。見有一個行者。文招討對行者說。要看長老。行者道。老將軍是姓文麼。文招討道。你那裏便曉得我姓文。行者道。老師父說。今日有個姓文的將軍到此。吩咐我伺候迎接。文招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他師父預知找到此。必非等閒人也。便對行者說。正要見你師父。那行者牽了馬。前行引導。那老和尚早在方丈門前相迎。慌忙請入問訊了。各分賓主而坐。長老道。將軍必然飢渴了。忙教徒弟們。吩咐廚下備齋。將這馬牽在後院喂草。先叫行者討茶吃。茶罷。長老問道。老將軍可是曾入中書拜相。見今領十萬大軍來討王則的文招討麼。文招討道。吾師何以知之。長老道。昨夜伽藍神夢中見報。所以知之。老衲聞名久矣。今日山門多幸。方得招討到此。如何無隨從之人。文招討道。今早與賊對陣。不意大敗。單騎逃難至此。長老見說。大驚道。莫說招討大才。就是十萬大兵。他也對付不易。想貝州乃一窪之地。能有多少人馬。如何却輸與他。文招討道。若論對陣。他必不能取勝於我。今王則一班賊黨。皆會妖法。但交戰之時。他陣內便放出神頭鬼臉。猛獸怪物來。軍馬見了。俱各驚走。副招討曹偉獻計。用豬羊二血。馬尿。大蒜。印筒。勝他一陣。賊兵數日不敢出城。日前下官陞帳與衆將議論攻城之策。不期妖人使法。將磨盤從空壓將下來。幸得多目神救了性命。早間與賊兵對陣。不提防王則陣內起一陣惡風。忽然天地昏暗。疾雷驟雨。飛沙走石。打得陣勢散亂。下官獨自迷路在此。望乞吾師指引歸途。到寨定當重謝。長老聽說罷。離座拍手大怒道。當今乃堯舜之

世君聖臣賢。此等妖人何敢擾亂朝廷。請招討免憂。待老僧與招討出力。破其邪法。掃除逆黨。文招討聞言大喜。道：「不敢拜問吾師高姓。」長老道：「老僧複姓諸葛。名遂智。文招討聽了歡喜。道：「多目神曾寫六個字道：『三遂妖魔退衆。』」曉夜參詳。全然不解其意。今日天教遇着吾師。肯去破得貝州。下官奏聞朝廷。定賞功勞。不小。長老道：「老僧是空門中人。豈貪富貴爵賞。但今清平世界。不可容此妖人。老僧當效犬馬微勞。助招討勦平妖逆。今晚招討在寺中權宿一宵。明早五更同往大寨。文招討卸了衣甲。吃了晚齋。和長老講論了半夜。睡到五更。起來洗漱。吃些飯食。長老叫行者道：「寺中有馬取一匹來。我同招討去破賊。衆僧們一齊都叫起師父。師父來說道：「你老人家出外一十五年。方才回家。還沒數日。閒常日裏只是打瞌睡。幾曾曉得劫殺事情。却跟這位老將軍去。好沒來頭。那長老嘻嘻的笑道：「你們不須見阻。我自破賊之法。替朝廷幹這場功勞。也與寺中增光。待事畢。再回寺中與你們相聚。衆僧備了馬。文招討與長老都騎上馬。帶三個行者。明點火把離寺。迤邐來到寨前。衆將與士卒見了文招討。不勝歡喜。迎接至中軍。曹招討等都來動問道：「主帥一夜不回。衆將皆驚慌無措。不知落陣走到那裏。緣何同這個老師父回來。」文招討道：「昨日被王則一陣惡風吹得我迷踪失路。到一寺中。偶遇此聖僧。說能破邪法。我想正應多目神之言。乃去曹招討耳邊低低說道：「這個和尚叫做諸葛遂智。曹招討大喜。屏退左右。問長老道：「吾師有何神術。能破邪法。諸葛遂智道：「老僧遊方十五年。曾遇異人傳授五雷天心正法。凡遇金剛禪左道一應邪術。老僧見了。念動真言。即能反邪歸正。招討如不信。明日對陣。便見分曉。當日文招討留長老與行者在中軍。即修戰書一封。教軍士去貝州投下。約在來日交戰。一面從傅家疃老營內挑選一萬生力兵來補中軍損折人數。及替中傷軍士。自己退回後寨將息。且說上則見了戰書。使批回打發軍士自去。乃對衆人商議道：「前日一陣。被我殺得大敗而走。今日尚敢又來助陣。必須求聖母娘娘再用前日之法。直殺到界分。教他十萬人馬不留一個。話休煩絮。兩邊各自整點人馬。只等來日廝殺。次日。王則領人馬出貝州城。排一個陣勢。兩陣對衝。旗鼓相望。門旌影裏。又

見衆妖人簇擁着聖姑姑披髮仗劍牽着白馬在前口中念念有詞把劍尖刺着白馬嚙口血水噴只見王則陣上惡風急起沙石兩雹看看來到文招討陣前諸葛遂智在陣中見了搖動鈴杵口念真言把鈴杵一指刹時間那惡風沙石兩雹轉風王則陣裏打來王則剛叫聲呵哨看那一般妖人都不見了情知風勢不好連忙招軍馬急急回轉文招討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賊軍人亡馬倒折其大半趕落城濠死者不計其數王則急急收些敗殘人馬奔入貝州拽起吊橋關起城門緊守不出却說文招討三軍殺到城下割人頭耳鼻奪金鼓旗旛文招討令鳴金收軍離貝州城不遠下寨文招討請諸葛遂智上座躬身謝道這一陣皆吾師之力也若如此賊兵指日可破諸葛遂智道老僧以正破邪無往不利若是有老僧在陣中何懼王則一行妖法之人文招討聞言大喜道王則今日輸了一陣越守得城池緊了傳令叫軍士併力攻城只見貝州一股毒黑之氣罩定城頭內中或時見團團烈火或時見一派洪水種種鬼怪無計布置文招討教三路人馬團團圍了貝州城周圍如鐵桶相似擂鼓發喊只等城內軍馬出來這裏諸葛遂智以正破邪乘勢就殺將進去不知王則却仗着妖法死守只不出來文招討只得叫軍士離了貝州城下寨依先提鈴喝號遞箭傳吏又與曹招討議道下官同招討領十萬人馬一日費了朝廷許多錢糧到此將近有兩個月尚破不得貝州如何是好曹招討道主帥且請寬心容曹某再想良策當日曹招討別了文招討自回本帳文招討獨自在帳中憂慮不覺天色不早已是夜闌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營斜月映寒光透帳涼風吹夜氣雁聲嘹唳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  
伴人情緒苦軍中戰鼓一更未盡二更敲遠處寒砧百搗將殘千搗起畫檐間叮噹鐵馬敲碎士女情  
懷旗旛上閃灼青燈偏照征人長歎妖邪賊侶心如鷓忠義英雄氣似虹

當夜文招討在帳中翻來覆去睡不着至三更前後聽寨外靜悄悄地使起來離了寨房聽時正打三更見一個軍士打着梆子來交更口裏低低唱隻曲兒只因這隻曲兒有分教司更小卒同爲討賊之人仗鉞元

戎。早定平妖之策。真個是。

兵在精而不在多。將在謀而不在勇。

畢竟唱甚曲兒。生出甚事端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文招討聽曲用馬遂

李魚羹直諫怒王則

小齋長坐一爐燒。窗几生涼竹樹交。午睡起來無別事。聽人鼓掌說平妖。

話說文招討寢不成寐。三更時分起來。離了寨房。悄悄地巡行。只聽得唱曲之聲。上前窺看。原來是個打更的軍士。把那梆子按着板唱曲兒。唱道。

恨妖人粗心大膽。不怕朝廷的法令。從你據了這貝州城。不知殺了幾千萬軍民的生命。只爲你一個兒。害我十萬大軍。背井離鄉。操戈帶甲。受這般的危困。更有俺巡更的軍士們。擋着風。冒着露。整夜的行來步去。步去行來。喝號而提鈴。恁般辛苦。何曾有人道個可憐的一聲。

想將來。只是不公道的閻君。一般樣生。一般樣長。如何派我做軍人。若是有功的時節。大將算大功。小將算小功。何曾派到我小軍。只有陣上的鎗刀營中的細作。是我們做軍的本分裏。應受應承。

不合做了小軍呀。你便有張良般智。韓信般才。有誰做那裏去討個出身。笑殺那文招討曹招討。兩個有名的招討。到如今招得幾人。討得幾人。眼盼盼看這手掌大的城兒。裝妖作怪。何日得太平。酸辛。俺做小軍的。倒有三分主意兒。只恨不在其位。有忠難進。有志難伸。酸辛。若是有個築壇拜將的蕭何。俺這付忠肝義膽。情願報效了朝廷。

文招討聽得明白。便回寨房。喚身邊心腹之人道。悄悄去喚那唱曲打更的軍士進來。我有話說。須臾喚到。直至榻前。文招討問道。方才說有張良般智。韓信般才的。就是你麼。軍士跪着磕頭道。小人信口胡謔。不期

招討聞知小人該死。文招討道：你休要慌張。目今攻城無策，正是用人之際，你的三分主意兒是怎樣的。若說來可聽，要我築壇拜你，亦有何難。軍士道：不是小人誇口，小人能斬王則之首，獻與招討。文招討慌忙親手扶起，問道：你有什么計策，恁地方便。軍士道：不瞞招討說，王則與小人同鄉，自小同堂上學，結爲兄弟。原來軍士也是貝州人，與王則相交最厚，因跟隨一個房分叔叔到東京做客，消折本錢，叔叔又死了，我就落在東京，占了軍籍。文招討問道：你姓甚名誰。那人道：小人姓馬名遂。文招討聽了，暗喜道：想其人必應多目神之言。這漢子去，必能了事。便道：你且說如何用計。馬遂直走到文招討身邊，附耳低語了一陣。文招討大喜道：若事成之日，必當極力舉薦。管你出身不小，惟不可漏洩於人。馬遂應諾，悄悄地出了帳房，自去交更安息了。次日天明，文招討陸帳，衆將官都到帳下，聲諾過了，排立兩邊。文招討發放軍士已畢，叫左右喚昨夜打三更時唱怨詞的那馬遂來。不多時，馬遂喚到帳前跪下。文招討問道：你便是昨夜打三更唱怨詞的麼。馬遂說道：告招討，小人恐怕磕睡，誤了更次，把個小曲兒唱着消遣，其實不曾唱什麼怨詞。文招討大怒道：你背井離鄉，擋風冒露，網打有分，功勞無分，這不是怨詞麼。這廝捏造謗語，怠慢軍心，卽當斬首。喝叫刀斧手推出轅門，斬訖報來。馬遂道：告招討，饒小人之罪。小人情願招降王則。文招討教且押過來，問道：你這廝亂道，有甚本事。招降王則。馬遂道：小人與王則曾有一面相識，今日賊兵連敗，困於一城之中，勢堪危急。小人用詞說之，必使他不戰而降也。文招討道：我今寫一封密書與你，你若送得此書，招得王則來降，必當紀功重賞。如其不然，你的死自在後面。文招討當時寫了書信，封固了，交與馬遂。馬遂慌忙出帳，逕到貝州城下，隔着城河高聲叫道：城上人，我有機密大事來報你大王。可開城門放我入城。守城軍聽說，稟了守門官，開了城門，用小船過河來。渡馬遂上岸，少不得細細搜檢，並無夾帶寸鐵。衆人見有文招討書信，只道下戰書，的便押來見王則。王則認得馬遂是同鄉兄弟，便道：多時不見你，原來在文彥博軍中。今日有何事，却來見我。馬遂道：告大王，馬遂不才，失身在軍伍之中，本不敢來見大王。因前日夜間，該馬遂巡三吏，恐怕打磕

睡不合唱個曲兒。文招討道：我攪亂軍心，要殺我，幸我轉口得快。稟道：我有本事招降王。則文招討信了，權筆寫下一封書信，教不才來遞送。不才僥倖脫身，特來投順大王。不才盡知文招討軍中虛實，望大王收留。在帳下做一走卒，當以犬馬相報。就把文招討書信遞與王。則王看了書中有許多大話，即便扯碎，一面叫馬遂改換衣服，賜他龍袍錦帶。馬遂道：大王是三十六州之主，小人是蒙大王收留，執鞭隨鑿足矣。安敢如此。王則道：寡人與卿是同鄉，又是從小兄弟，與別人不同。馬遂只得允下。王則叫安排酒來，一面請馬遂吃酒。一面問文招討軍中虛實。馬遂道：文招討只有五萬人馬，便詐稱十萬。前日又輸了一陣，折了一萬多人馬。又傅家疇明鑄寨中，存下一萬老弱中傷之人。如今不上三萬實數。昨日討點糧草，聽得說只可開支十餘日。今大王用心把守，不過數日。文招討之軍不戰而自退矣。王則聽馬遂說了，十分歡喜。當日直飲到晚。王則對馬遂道：會記得少時同鄉，在書館中做對吟詩，何等快活。自從愛了鎗棒，便不攻文墨。今日故人相見，可各題詩一首，以表衷曲。馬遂道：小人從幼愚魯，趕大王脚跟不上。何況今日。大王先請吟。小人效顰而已。王則教取文房四寶，帶醉寫出四句道：

脫却軍裝換袞袍，六千人內逞英豪。他時破敵功成日，敢爲貧交吝節旄。

王則道：我爲散了六千軍士的錢米，知州見怪因而起手。第四句是不忘舊之意。馬遂道：大王佳作甚妙。小人如何敢和王。則道：正欲觀摩。廣和以占學問消長耳。馬遂依前韻也寫四句道：

交情僅見說梯袍，何幸今逢天廷豪。佐命願隨諸將後，敢言功績望旌旄。

王則看詩大笑道：卿立意甚美，不獨辭章也。兩個吃得盡醉而散。次日，馬遂來謝。王則封爲親軍指揮使之職，就留他在僞府中，與張琪一同值宿。時時請他談論。馬遂進些諛語。王則甚喜，並不疑他是行詐降計來的。但馬遂要殺王，則又下不得手。忽一夜，馬遂與張琪同坐，各談心意。說到忘懷之際，馬遂道：聞大王部下，人人都自道術，不知老兄有甚神通。張琪便把水火葫蘆來歷妙用，都說出來。馬遂見他醉了，定要求來一



觀張琪掀起衣服，只見貼肉汗衫上繫着一條軟纜兒，纜上掛着一個小小葫蘆，捉與馬遂看了，不解下來。馬遂看有眼裏，只推酒醉了，就張琪回宿。馬遂有心，到半夜只說解手起來，叫聲張大兄，張琪酒醉熟睡去了。馬遂要偷他腰間的法物，見縛得緊緊的，恐怕驚醒他，便把自己身邊皮袋內帶的羊血蒜汁，滴幾滴在內，照舊塞好。天明起來，那張琪全不知覺，正是高興事成，沒興事，無心人對有心人，不在話下。再說文招討見馬遂去了許多時，沒些動靜，便傳下令來，教衆將引兵四面攻城。孫輔攻打西門，董忠攻打東門，柳春生攻然南門，劉彥威攻打北門，各近城擂鼓吶喊助戰。當下王則請衆人計議，只有鬍子恰遇中酒，叫喚不醒，其餘都到城上來計議。一面差人報聖姑姑，胡永兒得知王則又喚馬遂問道：你說文招討軍中缺糧，緣何又來攻城？馬遂道：他趁得幾日糧草，如何不併力來攻城？只道大王折過一陣，不敢出兵迎敵。若出其不意，必然破之，破得他一枝軍，其他安身不牢，必盡退矣。馬遂的意見，只要調開王則身邊一班妖人，好於中取事。不料王則不解其意，點點頭問道：何人敢去衝陣？張琪自仗水火葫蘆，前番只他有功，便挺身出來。應道：孫輔是某手下敗將，某識破手段，情願引一枝兵出西門迎敵，說罷，飛身下城去了。王則道：再得一人接應，方好看吳旺、吳旺吃過驚嚇，本不願去，出於無奈，只得應承，快快而去。王則靠着懸空板，按住木闌干，在西門城上看戰，却說先鋒孫輔正在率衆攻城，忽見城門開處，一彪軍飛奔出來，孫輔慌忙約退軍士，挺鎗立馬等待廝殺。張琪不持兵器，手中擎着葫蘆，約莫官軍相近，便念起神火呪，把葫蘆去了塞口，喝聲疾，却不見火光透出，便再念聖水呪，連喝疾，把葫蘆籤筒般搖了幾搖，却也沒有涓滴兒滴將出來。把那葫蘆一望，只聞得內裏一般血腥蒜臭之氣，情知法破，撥回馬頭便走。孫輔飛馬趕來，原來王則與胡永兒做了夫婦，只學得兩個法兒，一個是禁人法，一個是隱身法，行起禁人法時，隨你千軍萬兵，追趕如飛，能令即時禁住，兩脚動移不得。直待一個時辰後方解。王則在城上望見張琪兵敗，後軍來追，正要念禁人呪，語馬遂立在身邊道：此時不下手，等待何時？但兩旁左右都執着刀斧器械，馬遂欲奪刀來殺王則，又怕破人知。

### 第三十九回

覺乃捏得拳頭去打。說時遲，那時快，王則呪語尙未念完，馬遂一拳打中嘴上，打落當中兩個牙齒來。綻了嘴唇，跌倒在城樓上。馬遂就奪左右的刀來砍，却被王則身邊一個心腹賊將，喚做石慶，腰裏早拔刀出來，手起刀落，把馬遂剝落一隻胳膊來。衆人一齊向前，捉了馬遂，救了王則。王則大怒，教左右斬去他首。馬遂大罵道：「我爲無刀在手，不能斬妖賊之頭，與萬民除害，我死必爲厲鬼，殺你矣。」衆人推馬遂去斬了，後人有詩讚云：

葫蘆水火已成空，又見妖人折齒凶。却笑荆卿名刺客，祖龍遠住竟何庸。

却說張琪走到吊橋邊，衆將爭先逃命，先把吊橋踏斷，背後孫輔趕來，張琪邊濠而走，遇泥濘處，馬前蹄陷下，被孫輔趕上一鎗，擲下馬來，跌入濠中溺死。可憐張琪賣肉爲生，不安本分，今日做了水中之鬼。孫輔教軍士將饒鈞拖起斬首，割了首級，到中軍帳下獻功去了。吳旺只推橋斷，竟不來救應，引軍而回。再說王則，被馬遂打綻了嘴唇，聲也發不出，恰好聖姑姑和胡永兒都到，見王則這般模樣，又損折了張琪，深恨馬遂之事，忙教了人將煖輿抬王則到僞府中，一面請醫調治，左醜醒酒來，知道此事，也來問安。胡永兒埋怨瀾子吃酒誤事，瀾子笑道：「我嘴又不綻，如何禁我飲酒？」胡永兒道：「且莫笑話，則今攻城緊急，必須從長計較，斬得他正將一二員，方才肯退。」聖姑姑道：「他既有破法之人，別無甚計，除非行烏龍斬將法。此法急切難破，但如意寶冊上寫道：此乃至徼之術，萬萬不可輕用，用之必有陰禍。如今也說不得了。原來這法用五金之精，聚於六壇脚下，煉七七四十九日，鑄成鬼頭刀一口，名曰神刀，自能鳴躍，用石匣盛之，藏於水底，金水相得，方不躍去。如遇至危之時，將純黑雄犬一隻，珠書斬將符三道，并開欲斬之人姓名，一同焚化，念斬將呪三遍，吸西方金氣一口，存想人頭落地光景，將神刀猛力砍落犬頭，所焚姓名人頭，同時并落。若把軍冊焚化，雖千萬人，亦皆落頭，此所以爲至惡之術也。當初聖姑姑等三個煉法之時，亦爲此法利害，只鑄得神刀一口，藏於天柱山頂池中。聖姑姑要去取來，斬取文曹二招討，及有名諸將之首，左醜和胡永兒都喜歡道，必

須如此方保無虞。聖姑姑飛身去了。左黜自和吳旺巡城守禁。胡永兒也回僞府中行樂。王則疼得煩悶。飲食不進。無法消遣。他平日最喜歡一個扮淨副的樂人。叫做李魚羹。彈得好琵琶。唱得好曲。又會說笑話。嘲笑耍子。王則喚他來解悶。當日李魚羹來到王則面前。也不彈。也不唱。閉着口。只不做聲。王則問道。李魚羹。你爲何不開口。心下有甚煩惱。李魚羹道。大王尙且煩惱。小人怎地不煩惱。小人與大王都是做私的。大王所倚者。只幾個興妖作法之人。如今彈子國師去了。張鸞丞相避了。卜吉將軍走了。左黜軍師輸了。任遷捉了。張琪死了。聖姑姑尋事兒躲了。今日在圍城之中。城外人馬越添得多了。併力攻打。雙日不着單口。着終久被他捉了。如今煩惱也算遲了。王則道。你的意思要如何。李魚羹道。不如及早受了招降。反禍爲福。王則大怒道。匡耐這廝反把言語來傷觸我。喝教左右拿下。手下人把李魚羹捉了。王則道。把他縛了手脚。吊在炮梢上。就城上打出去。跌做骨醬肉泥。衆人縛了李魚羹。吊在炮梢上。拽動炮架。一聲炮響。把李魚羹打出城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畢竟李魚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潞國公奏凱汴京城 白猿神重掌修文院

神器從來不可干。僭王稱制怎能安。潞公當日擒王則。留與妖邪做樣看。

話說王則怪李魚羹直言傷觸。吊他在炮梢上。打出城外。可煞作怪。不前不後。李魚羹恰好打在城濠過河裏。有攻城的軍士們。見城上炮打出一個人來。即時去石。將撓鈎搭上岸來。還是活的。隨即解了索子。押到文招討帳下。文招討問道。你這漢子是什麼樣人。姓甚名誰。因甚事打出城來。李魚羹道。告招討。小人是貝州樂人名喚做李魚羹。一時不合勸諫。王則歸順。招討。于則大怒。把小人做炮彈。打出城來。要跌小人做骨

醬肉泥。大幸不死。得見招討文招討問道：「你是個樂人，如何敢勸諫王則？」李魚羹道：「王則被一個馬遂一舉打落了當門兩個牙齒，綻了嘴唇，念不得呪語，叫小人解悶，小人乘着燥性，勸他歸順，豈知他全然不悟，反怪小人。」文招討見說，喜不自勝，道：「你雖是樂人，倒識進退，便教左右賞他酒飯。」李魚羹吃了酒飯，文招討又問道：「你既是個樂人，必然在貝州久了，定知城內虛實。」李魚羹道：「告招討：賊首王則被馬遂打綻了嘴唇，念不得呪語，已無用了。先前有國師彈子和尙丞相張鸞大將軍卜吉，都有本事的，因見王則不仁，前後都去了。如今出力的，只有獼脚軍師喚做左黜，善使妖術，還有王則的渾家胡永兒，也會興妖作法，胡永兒母親，叫聖姑姑，更是利害。王則全仗這幾個妖人，其餘多不足道。近日被官軍破了妖法，連敗幾陣，都着忙了。聖姑姑今往天柱山去取什麼神刀，只怕也是脫身之計。」文招討道：「城中兵糧還有多少？」李魚羹道：「他們靠的是豆人紙馬。若軍士在先，也不過萬餘，前番損折大半，今皆百姓頂補，都是烏合，不諳戰陣的。錢糧府庫原少，全是左黜等妖法攝取來的，所以時常不缺。」文招討又問：「城中有多少百姓？」坊巷、河道、衙門，怎地模樣？」李魚羹一一都說了。文招討道：「天使此人洩漏虛實，王則可擒矣。」文招討正說之間，只見帳下走出一員將官來道：「告招討：小將生擒王則來見招討。」文招討見這個人出來，甚喜道：「正應多目神之言。」逢三遂可破貝州。原來這個將官姓李名遂，先前諸葛遂智曾破妖法，殺了一陣。次後馬遂打綻了王則嘴唇，念不得呪語，行不得妖法。今又逢李遂，正是三遂，因此文招討喜歡。文招討問李遂道：「你有何計可捉王則？」李遂道：「小將手下見管着五百名掘子軍，今得李魚羹說破城裏虛實，城裏坊巷一應去處，圖畫濶狹，容小將再一一仔細問他端的，對圖本度量地面遠近，只須帶五百名掘子，手在城北掘一個地洞，直入貝州城內，到王則帳前，捉了一行妖人，然後開城門放大軍入城，有何不可？」文招討大喜，賞李魚羹、李遂各人衣服一套，就僉補李魚羹為帳前虞候，教李魚羹細說城內衙門地方坊巷虛實，即令浮寨官相度畫了個圖本，把與李遂。李遂看了，計算遠近虛實濶狹方向，稟復文招討道：「這事須密切，亦不是一時一霎之事。」望招討整頓軍旅時刻。

打通就好接應。但就要帶李魚羹去做眼。文招討道：「你可仔細用心。如拿得王則克復貝州，奏聞朝廷，你的功勞不小。隨喚五百掘子軍，都賞賜發放了。」李遂正要起身，只見諸葛遂智向前道：「告招討李將軍，雖掘得地洞入城，恐不能擒拿王則文。招討道：「吾師何以知之？」諸葛遂智道：「那貝州城中王則左右俱是一班妖人。若李將軍掘地洞入去，他那裏知覺了，行起妖法，不但不能擒拿王則李將軍，反爲他所害。文討招道：「若如此，何時能滅此賊？」諸葛遂智道：「不必招討憂心。老僧當同去，以正破邪，教他作不得妖法。盡皆擒捉，便了。」文招討大喜道：「若吾師肯去，大事濟矣。」諸葛遂智先辭出帳，去見九天玄女娘娘，告知其事，求他空中佑助。好歹這番要擒王則玄女娘娘，已知王則數盡，教他放心前去。這邊李遂領了將令，吩咐五百掘子手，教備下猪羊二血馬尿，大蒜之類，卽同李魚羹看了圖本，只有城北地面上寬濠淺，計算了地理，和諸葛遂智指揮掘子手，穿地洞打入貝州來，有詩爲證：

平妖一事十分難，喜得今朝有孔鑽。縱使滿天妖術很，敢教立地得平安。

話分兩頭，再說聖姑姑到天住山，在池中石匣內取了神刀回來。早有千里眼看見，報知玄女娘娘。娘娘仍變做處女模樣，中途迎住問道：「婆婆何來？」願少住請教。聖姑姑道：「老拙有些正事，不得伴話。」處女道：「婆婆有何正事？」聖姑姑道：「兒女們有急難，要去救他。」處女道：「婆婆有甚本事去救得人？」聖姑姑道：「老拙粗知道術。」處女道：「我最好的是道術，幸教一二。」聖姑姑道：「小娘子好的是那一家道術？」處女道：「我好的是大罡三十六變化法，但略曉得些，未曾煉就。」聖姑姑暗暗的吃驚道：「他學的更勝似我。」便道：「老拙會的是七十二般地煞變化。」處女道：「這地煞法乃是左道學之無益。」又問道：「婆婆手中抱的是什麼刀？」聖姑姑道：「此乃神刀，有詩爲證：金精自煉號神刀，仗此神靈神鬼嚎。時刻自鳴還自躍，等閒斬將不須勞。」處女道：「此刀如何鳴躍？」乞試一望。青姑姑將手向刀鞘上拍三拍，只聽得喊聲大振，慘如冤鬼哀號，猛似兇神叱喝，扑的一聲響，忽然躍起空中，有一丈之高。剎時仍落鞘內。處女道：「我亦有神劍，把與婆婆一看。」袖中摸出一個鉛彈丸兒，在手掌中旋

了兩轉一拋，拋起約有二丈高，化成雪白的寶劍，光芒四射，如長虹而下，直至於地，隨後躍起，墮於手掌，仍是一個彈丸兒。處女道：「我這劍能飛行千里，斬人之頭，還自飛回，又能舒能斂，變化無窮，比婆婆的刀不勝麼？」聖姑姑暗想道：「若得此劍，斬文招討之頭，有何難哉！」便道：「老拙欲將神刀與小娘子換取神劍，不知肯否？」處女道：「但憑尊命。」處女接得鬼頭刀在手，拔出來看了一看，暗暗念了伏魔咒，攝去了神光，其刀便不能鳴躍。處女道：「你的神刀，神氣已傷，全無用處，我不換了。」聖姑姑道：「那有此理！接過神刀來，把刀鞘左一拍，右一拍，全不動彈。」聖姑姑道：「這神刀也是眼善的，他見神劍威力勝他，便害羞不敢出頭了。」聖姑姑就起不良之意，拋了神刀，拿了神劍，便走。處女道：「婆婆要換便換了罷，只是還有訣兒，一發傳你。」聖姑姑不信，暗暗的道：「我且自家試看。」把彈丸兒拋向空中，這裏處女手掌中又托出一個彈丸兒，那空中的彈丸兒，如長虹而下，扑地跳起，逕到處女手掌中去了。原來兩個彈丸兒，正是雌雄二劍，留了雌的，則雄的來就他。聖姑姑尚不覺着，只道拋向地下看時，又不見，抬起頭來，連處女也不見了。聖姑姑不得神劍，又失了神刀，好沒巴鼻，起身在雲端瞭望，要尋那處女，只見前面一個白髮老叟，坐於山巖之上，手中正弄着兩個彈丸兒。聖姑姑走到山前，向老叟稽首道：「我翁手中弄的何物？」老叟道：「此乃神劍，有詩為證：雌雄二劍合陰陽，不合鋒芒不用光。飛去飛來隨意便，千軍萬馬不能當。」聖姑姑道：「這分明兩個彈丸兒，如何作用？」老叟道：「老漢舞一回你看，把那兩個丸兒拋起，須臾之間，左一跳，右一躍，如兩條金帕，纏繞盤旋，不離這婆子左右，一往一來，迸出萬道寒光，冷冽刺骨，耳中如聞千刀萬刃刺擊之聲，驚得這婆子戰戰兢兢，捏着避訣，口念避兵呪，牢牢站定，有魁罡位上，老叟看見害不得這婆子，收了劍術，暗叫：「師父九天玄女娘娘，只見處女又在面前。」聖姑姑一見了，大怒，把身一變，變做普賢菩薩聖像，身騎白象，望空來蹴踏處女。處女把天庭照妖寶鏡，扯出錦囊，一道金光放出，那紙剪的白象，空中落下。聖姑姑倒跌下來，把衣袖蒙頭，緊閉雙眼，只是磕頭告饒。原來萬物精靈，都聚在兩個暈神裏面，隨你千變萬化，暈神不改。這天鏡照着了，瞠神原形，便現。聖姑姑多年修煉，

已到大狐地位素聞得天鏡的利害見處女取出大孫機杆上織就的無縫錦囊情知是那件法物只恐現了本相所以雙眸緊閉束手受縛玄女娘娘收過了寶鏡叫袁公將老狐精解上天庭以墮瀆法之罪袁公進了天門剛跪在凌霄殿下啓奏其事早有天宮十萬八千聽差的天狐齊來殿下叩頭都替聖姑姑認罪求饒聖姑姑聞得衆天狐聲息才敢開眼見了玉帝喘做一團哀求不已玉帝降旨許他不死並且發下天獄等妖黨盡平之日玄女娘娘來時發落衆天狐都散了袁公仍下天門跟隨玄女娘娘話分兩頭却說貝州城被文招討圍困了三月有餘初時城中糧草都是左黜攝來支用如今被玄女娘娘下了天羅地網一切妖邪符呪都行開去不得六丁六甲城隍土地諸神都來聽娘娘法旨不被妖邪騙遣了所以糧草也都竭了只好刮下城內百姓的東西來用其時百姓的苦楚自不必說左黜胡永兒自仗千變萬化到底自己一身不得吃虧且自及時行樂端等聖姑姑取神刀來看是如何那邊老狐精已在天獄中坐下這邊那裏得知却只呆呆靠這一着全不在意再說李遂和諸葛遂智李魚羹引着五百掘子手掘了多時到一個去處約莫是王則僞府的左側李遂教掘子手從這裏掘出去掘子手掘通了問李魚羹道這是那裏李魚羹看時是僞府中後堂此時有四更時分李魚羹前面引路李遂和衆人發一聲喊竟奔入王則養病的臥房裏來却說王則因齒痛未痊睡在牀上閉着眼睛見烈婦趙無瑕領着千萬的鬼魂前來索命王則盪衣不寐心中害怕只教多點蠟燭教她妾輩做個肉圍屏兒圍着又心下焦燥不許他們說話淨悄悄守着個活尸靈兒忽聽得喊聲大起軍士蜂擁入來驚得衆姬妾們先走散了單剩王則一個躺在牀上却因打綻了嘴唇落了兩個常門齒念不得呪語所學的那禁人法和隱身法却靠不着了李遂上前叫軍士一把麻繩索兒綽個四馬攢蹄就打人胡永兒僞宮中來只見汪洋大水並無門路衆人都慌了諸葛遂智搖動鈴杵念起破邪神呪那水登時不見了李遂只聽得腳頭下踢着鐺的一響拾起來原來是一股銀釵此是胡永兒邪法所用之物却說胡永兒正與小王子王俊在牀上快活行雲雨之事衆軍士猝然日進胡永兒不知

高低剛扯得一件小衣服穿了，還不會下得床來。衆軍士那管三七念一，把豬羊二血馬尿大蒜，望着床上亂潑。諸葛遂智又念動呪語，胡永兒沒做手脚處。和王俊一齊被綁了。李遂吩咐刀手，簇擁着王則、胡永兒、王俊、軍士就僞宮放起火來。因是諸葛遂智施了道術，外面人全然不覺。吳旺見火起，只道失引，守着宮親軍拿着撓鈎水桶，入來撲救。正遇着李魚羹與李遂，便并心腹石慶等一齊都被擒拿綁縛。不啻會妖法，不會妖法，但是拿到的，都用豬羊二血馬尿大蒜，劈頭澆過。文招討大軍在外，准備接應。看見城中火起，已知掘子軍於中發作，便一齊併力來攻。也有從地洞入地來的，衆軍將士守城軍亂砍。大開了貝州城，放下了吊橋。文招討即時入城，向僞府中正廳坐定。一面教人救滅了火。李遂解王則、胡永兒一班人到面前，文招討教上了囚車，并老寨中先擒的犯賊任遷一同監候。吩咐先鋒孫輔牢固看守去了。再說諸葛遂智領着衆兵將圍住軍師府，要拿左黜。搜到中堂一個軍士喊道：在這裏了。衆軍撲入看時，分明見獬子靠在壁下，眨眼之間，走入壁裏去了。衆軍一齊把壁打倒，並無踪影。正在四處搜尋，只見總管王信處差人來報道：有人看見左黜走入一家碓坊裏去了。特請諸葛老師去尋拿。原來左黜立心要走，爭奈天羅地網密密重重，走不出去，只得躲到碓房裏去。却被人看見了。諸葛遂智當同衆人奔入內去拿他。總管王信親率到京，教軍士把前後門圍了進去搜捉。這個人家吃了一驚，問道：我家有什麼事？如此大驚小怪。衆人道：有妖人左黜走入你家，會事時放他出來，免得遭累。這主人家道：告將軍，自不會有妖人。左黜躲在我家。王信叫卑士屋裏細細搜尋。諸葛遂智入碓房周圍看了一遍，指着角牆一個碓嘴，叫主人家問道：這個可是你主人家物？也不是。主人家看了道：我家不會有這個閒碓嘴。諸葛遂智道：這個正是左黜。他兩瞳神分明在碓嘴上，不是老僧，無人認得。快取穢物來澆，說猶未了，已不見了碓嘴。復又搜尋，並無蹤跡。忽聽得天上一連數聲霹靂，如山崩地裂。衆軍士發起喊來。王信親去看時，却是一個獬脚雄狐，震死在地。原來左黜變了碓嘴，指望瞞過衆人，却被和尚識破，又復隱身而去。要變做諸葛遂智模樣，去害文招討，却被玄女娘娘將照妖



寶鏡空中懸起，照破了他的原形，變化不得，就着雷部登時震死，以全白猿神石壁之誓。可惜左黜多年，作了有法的瀾妖，一朝作了無靈的孤鬼，正是會使天上無窮計，難免艷都永劫災，不在話下。再說諸葛遂智，看了死狐，認的是左黜，已知玄女娘娘神力不勝欣喜，便教軍士抬到僞府門前，文招討和衆將看驗過了。文招討大喜道：「若非吾師以正破邪，妖人一黨如何平靜？」諸葛遂智向文招討耳邊道：「此乃朝廷有法去奸用賢，感動天庭，有九天玄女娘娘空中佑助，非老僧之功也。」正說間，有先鋒孫輔差人稟話，方知妖犯胡永兒適才亦被天雷震死，益信生事害民，天誅難免，非虛誓也。文招討見兩個魔頭都死，方才放心，即忙出榜安民。凡貝州軍士，不會妖法者，俱係脅從，一概免死。王則左黜採取民間美婦，有夫者給還原夫，無夫者聽憑父母領回擇配。其富戶之家，被賊搜刮受害者，就將餘下的軍餉計戶分給，以贖貧民。於是合城歡呼載道。文招討一面在府堂上置酒慶賀，并請明鑄匙席，大小三軍紮營城外，俱有犒賞。一面具表申奏朝廷，敘明功次，并一行妖賊或解京，或本州發落，專候聖旨定響。功勞簿上，諸葛遂智第一，諸葛遂智道：「老僧出家之人，要叙功勞，何用？乞分派與效勞將士名下。」只這老僧原來馬匹，到甘泉寺去回覆徒弟們，以全老僧之信。吾願畢矣。文招討再三勸留，不從，贈以金帛，無所取受，帶着三個小行者，別了衆將，騎馬出城而去。文招討暗地差人隨去打探他下落，却說甘泉寺中老和尚叫做諸葛遂智的，出外一十五年，恰好幾日間，真個回了衆徒弟，徒孫們只道他征戰回來，問起文招討事情，却全然不知。衆僧也委決不下。這一日，只見遠遠的三個行者，控馬而回，馬上坐的，又是一個諸葛遂智，與寺中全然無異。衆僧大驚，商量道：「我們不須煩嘴，竟去請裏邊的老和尚出來，待他兩個自辨真假。」却說外面的長老下了馬，一逕走入佛堂中去，裏面的長老出來一見了，便罵道：「什麼怪物假冒老僧的面貌，氣忿忿的，正要發作，衆僧都兩旁站着冷看，只見外邊的長老聽得個假字，連忙搖手道：『老菩薩莫要開口，貧僧已悟了，還你個明白去。』」便取筆硯在經桌上寫下一偈云。

假你本非真，真我亦是假。拋下假你我，自有真爹媽。  
嘆虧你今朝認得真，笑我十年空作假。

又寫四句道：

貝州城下霹靂吼，白雲洞裏翻筋斗。萬法皆歸空去來，蛋子如今不出醜。

寫完投筆，盤膝坐下，瞑目而逝。衆僧上前看時，已換了形相，只見濃眉隆準，闊口方頭，分明是蛋子和尙模樣。方知蛋子和尙是個聖像，各各驚訝不已。却說文招討差人來看下落的，知道此事慌忙回報。文招討大驚，即同曹招討、王信領了隨身軍士，親到甘泉寺來。衆僧正待商量盛殮之時，聽說文招討到了，嚇得顛之倒之，連忙和老僧諸葛遂智也出來迎接。見了文招討一齊跪下。文招討還在疑信之間，慌忙扶起道：「吾師何行此禮？」衆和尚稟道：「這是本寺住持前隨招討去的，乃是蛋師假托。今坐化在佛堂之內，已復原形。文招討方才信了。衆僧引至佛堂中，文招討看了蛻體，見他威容凜凜，儼然如生，便對曹招討說道：「包待制曾說此僧利害，教老夫仔細防備。如今反助我成功，乃知此僧非凡人也。」衆僧將二偈呈上。文招討看了，贊嘆不已。同衆將一齊拈香禮拜畢，又吩咐個高手工匠人，就將他肉身漆好，造龕供奉。又於軍中支取千兩銀子，以爲此庵衆僧香火之費。至今蛋子和尙真身還在甘泉寺中，做了本寺伽藍佛了。後稱爲彈子菩薩，或稱爲蛋頭菩薩，香火不絕。後人有詩題甘泉寺云：

三遍盜書都是假，一朝破假卽成真。若從得意中間破，便是竿頭進步人。

文招討再修一道表章，奏上朝廷。單奏九天玄女娘娘及蛋子和尙的事，却說樞密院將兩次表章進呈御覽。仁宗皇帝看了龍顏大喜，卽時聖旨傳下貝州。

反賊王卽於本州市曹凌遲劓碎。

從賊任遷、吳旺、王俊、石慶寺盡行處斬。

胡永兒雖已受天誅，仍鼻首示衆。俟傳旨京師告廟後，遞送各府州縣號令，左黜狐尸，燒灰風化。

貝州百姓遭王則暴虐者，准留兵餉計戶散給，以贍貧民。王則所造宮禁僞府，即改作九天玄女娘娘廟，贈號聖佑。

本州廳治，另行相地起建。

蛋子和尙棄邪歸正，平妖有功，追贈彈子禪師之號。

馬遂、茹剛、忠節、可嘉，俱從厚贈蔭。

趙烈婦無瑕，准立貞烈祠堂。

貝州知州久缺，就着文彥博於附近官僚量才推補。

河北各州縣官多有先行被賊脅從，以後歸正者，都着分別事情輕重，便宜處分。

其征討之偏正將佐，俱俟還朝之日論功陞賞。

文招討與各官接了聖旨，一一奉旨。次日早起，監中取出一行妖人，寫了犯由牌，打開囚車，推上木驢。文招討判了劄字，斬字，推出市曹。王則和任遷、吳旺等都各眼中流淚，面面相覷，做聲不得。貝州看的人壓肩疊背，也有唾罵的，也有嗟嘆的，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皂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鎗交加似雪。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難再活。長休飯喉裏，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咽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劄子手尤如追命鬼，請看當日凌遲者，盡是與妖判逆人。

午時三刻，劄子手將王則等押到十字路口，讀罷犯由，盡行如法凌遲處死。可憐王則剛剛反了五年，零六個月，今日受了極刑，絕了王大戶的後代。五福兒只做了五年反賊之讖，監斬官正坐在蘆蓆棚裏面看劄

#### 第十四回

子手行刑，只見人叢中一個人，扶着個老婆婆，推擠上來，跪在案桌前，擺着八錠金銀，放聲大哭，便問其緣故。那人道：「小的闕疑，這是我母親，小的妻房就是趙烈婦，因被王則逼娶不從，自縊而死，我母子逃在東京。今日聞王則已擒聖旨，就在貝州發落，我母子才復回故鄉。這金銀便是王則聘財，情願將來納官分用。」王則幾塊肉去祭奠亡妻，監斬官不敢擅便，稟知文招討。文招討吩咐叫劊子手將王則心肝，把與闕疑母子，其金銀作他自造烈婦祠堂費用。又將闕疑補了州學秀才，後來闕疑讀書登第，終身不立正妻。人謂節婦義夫出於一門。此是後話。當日文招討將各犯梟首，傳送京師，處置地方官吏，安撫軍民了當。修整玄女娘娘行宮，並塑多目神像，供養在內。來集有行道流主持香火。文招討又在廟中打了七日七夜醮事，超度陣亡將士，及貝州屈死冤魂，事畢，擇日班師回京。真是個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一路行軍，都有紀律，與民秋毫無犯。百姓們聞得文招討年已八旬，平妖定亂成了大功，人人要爭先，個個怕落後。都來認識文招討的容顏，文招討恐怕擠壞了百姓，每日只是騎馬，不乘煖輿，儘人觀看，看的人無不喝采。都道：「當初太公呂尚八十遇文王，興師滅紂，更無第二人了。今日文招討恁般精神丰采，可不是朝廷有道，方能生此福神治世。我等百姓都有造化，閒話不提。不一日文招討到了東京，面君仁宗，慰勞了一番，仍爲首相，封潞國公，包拯薦舉得人，就拜次相同平章事。曹偉封樞密使之職，其餘王信以下，各各加官進級。李魚羹也陞做統制之職，劉彥威就升湖北總管，不多時狄青也平了邕州，儂智高差官獻捷。范仲淹威振西夏，趙元昊害怕，遣人納了降唐，年年進貢，正是朝廷有道，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不在話下。再說九天玄女娘娘，除了貝州妖亂，同袁公回奏天庭，玉帝獎白猿神之功，釋其前罪，復了白雲洞君之號，仍在修文院掌九天祕「蛋」子和尙已證菩薩正果了，自不必說。老牝狐精，雖有天狐衆保奏，罪孽不小，罰在白雪洞替白猿神看守天書。聖姑姑聽說折了一雙兒女，不勝傷心，且喜出了天獄，又撥到這個好處去，却未免喜忻。想道：「我到那裏，落得飽看天書，連天罡變化，都是有分。比到白雲洞石壁之中，忽然一聲響亮，那安放白玉。」

爐的山峯崩將下來。恰好塞了洞門。霧縷白玉爐仍收回天上。從此白雲洞再無人到。此是玉帝以絕後患之意。從此天下太平。仁宗皇帝能用賢定國。天賜享國長久。只他一生有不可解之事。不肯冊立太子。百官爲此啓奏。只不允。忽一日。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立宗室爲皇子。是爲英宗。自己到福寧殿中沐浴。坐定。跣脫雙履。奄然而崩。宮中人都聽得仙樂嘹唳。異香馥郁。仍歸赤脚大仙之位矣。

詩曰。一盞清茶一炷香。閒將往事細商量。萬般氣數難逃避。一片精神可主張。天子昏明分治亂。人心邪正判災祥。但能行素終無愧。養得真君勝假王。